

巴黎聖母院

(上)

巴黎圣母院

(上)

維克多·雨果著

陳敬容譯





巴 黎 聖 母 院

著 者 維 克 多 · 雨 果

譯 者 陳 敬 容

出 版 者 駱 駝 書 店

定 價 全 部 四 十 五 元 五 角

上 海 中 正 北 一 路 三 百 零 二 號

◇ 有 版 權 ◇

中 華 民 國 卅 八 年 四 月 初 版 (001—1500)

Victor Hugo:
NOTRE-DAME
DE PARIS

* 上 *

原序

許多年以前，當本書的作者造訪——或者說得恰當一點，當他研究聖母院的時候，他在兩座岩樓之一的暗角上，發現了這個用手刻到牆上的字：

ΓΑΝΑΙΚΗ Θ ΗΛΙΟΥ.

這幾個因剝蝕而變黑了的，深深地刻在石頭上的大寫的希臘字，那粗率的形式和姿態，我們不知道是代表什麼，好像是爲了叫人明白那是一個中世紀的人的手寫在那兒的，特別是這些字所封鎖着的悲哀與不幸的意義，很快地激動了作者。

他覺得，奇怪久久地深深地思索，他設法去猜測那個痛苦的靈魂是誰——他非要把這

罪惡或不幸的印記留在古老教堂前面，才肯離開人世。

之後，人們粉刷過或是刮削過（不知究竟是粉刷過還是刮削過）這道牆，字跡就不見了。因為自從將近兩百年以來，人們對這些中世紀的奇異教堂就是這麼作的。它們內外都受到損壞。牧師們給它們塗油灰，建築家刮削它們，於是民衆突然到來，把它們完全毀掉。

這樣一來，除了本書作者在此供給它的一點微弱記憶之外，刻在聖母院幽暗的塔樓裏的神祕字跡，和它悲慘地記述的陌生命運，如今都已一絲無存。在牆上寫這個字的人已經消逝，好幾世紀以來，在一代一代中間，也輪到這個字從教堂消逝，就連那教堂本身，或許也快要從大地上消逝了。

作者就根據這個字寫下了這部書。

一八三一年二月。

定刊本前記（一八三二年）

人們誤傳本書在一些『新增』的篇章還沒有加進去之前就出版了。應該說是一些『未印稿。』事實上，人家許會把一些增補的篇章當成一些『新寫』的東西。本版中所增加的一些篇章可並不是新的。它們也和本書其餘部分同時寫成，它們產生於同一個日期，來自同一種思想，它們一直就是巴黎聖母院原稿的一部分。並且，我不了解人們會以爲這種性質的作品寫完之後還能有什麼新發展好加上。這部作品並非隨便寫成的。據我看來，一部小說，以各種必需的方式，同它所有的篇章一齊產生；一個劇本同它所有的各場一齊產生。不要相信構成你們所謂小說或戲劇那個全體，那個神祕的小宇宙的各部分沒有獨立性。接枝法和銲接法只能把這類作品帶向錯誤，它們只應當迸出一道光綫，如此而已。作品一經完成，不要去改動它，也不要去碰它。書本一經印出，作品的性質——適勁或否——一經被認識和宣

佈以後，正如嬰兒一經發出他第一聲啼哭，他就算誕生了，他就在這裏，他就是那個樣兒，父親和母親都不能再作什麼，他是屬於空氣和陽光的了，活着或者死去，得聽他自己。你的書有缺陷嗎？糟透了。不要在有缺限的書裏增加篇頁。它不完整嗎？你應該在它成形的時候就使它完整。你的樹有了節結？你不能把它弄直。你的小說有了病象？你的小說難望長成？你不能還給它以它所缺少的呼吸。你的劇本是生成是跛的？相信我，不要給它裝上一條木頭腿子。

作者又接觸到一個特殊的性質：讀者很明白這些增補的篇章不是特意爲本版寫的。它們沒有在本書前一些版本中印出，乃是由於一個簡單的原因。當聖母院初版的時候，包括這三章的那部分草稿弄丟了。得把它們重寫或是略過去。作者考慮到其中有兩章特別重要，是關於藝術的，絲毫無損於小說和戲劇的內容，讀者不會看出它們的失蹤，僅只有他——作者自己，知道這個欠缺的祕密，他採取了略過去的办法。並且，如果需得全盤承認，那是他的惰性使他從重寫那失去的三章這件工作上退縮了的。他已找到了創作另一部新小說的捷徑。

如今，這些篇章重又找到了，他抓住這第一個機會把它們放還原位。

現在這兒就是他作品的全部，他所夢想的樣子，他所造成的樣子，不論它好還是壞，結實還是脆弱，但這就是他所願意的樣子。

無疑的，除了對於一些聰慧者之外，這些重新找到的篇章在人們眼中不會有什麼價值，他們在巴黎聖母院中只找到了戲劇和小說。但也許會有另一些讀者，並不以研究本書中所隱藏的美學和哲學思想爲無用，而願意在讀着巴黎聖母院的時候，樂於分析藏在小說之下的非小說成分，然後通過詩人的不變的創造，去尋求人家向我們所作的這些略具野心的表現，歷史家的體系和藝術家的目的。

特別是爲了這些原則，這些增加的篇章將使巴黎聖母院變得完整，並且容許它值得費神去使之完整。

作者在其中有一章裏表現並引伸到了近代建築學在衰落，說到它的毀滅，依他的看法，現在這個藝術之王的毀滅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一個意見已經在他那兒生根並且反映出來了。可是他覺得需要在這裏說他很希望未來會把錯誤指示給他。他知道任何形式的藝術都有希望於未來，人家曉得在我們的工場裏正滋長着我們的在萌芽中的天才。種籽撒在田裏，收穫一定會好的。他只怕——人們將在本版第二冊（按即自第七卷以下）裏看出爲什麼緣故——元氣已不能回復到這個建築學的古老的土地，它使幾世紀以來一直是最好的

同時今日的青年藝術家們又有着這樣豐富的生命，這樣的力量，這樣的所謂前定命運，尤其是在我們的建築學派中，現在那些教授雖則可憎，卻不只是不自覺地，而且也是違反本心地，造成一批優秀的學生，正如賀拉斯（Horace）^①所說：『陶工想作一些兩耳罐，卻相反地作成了一些銅壺』（*Currit rota, urgens exit*）。

可是無論怎麼樣，不管建築學的將來如何，不管我們的青年藝術家一旦如何解決他們的藝術問題，我們在期待新的紀念碑之中，還是保存着古老的紀念碑吧。假若可能，讓我們給我們的民族吹進一些對於民族藝術之愛吧。作者宣告，那就是本書的主要目的之一；那就是他生命的主要目的之一。

巴黎聖母院也許在中古藝術方面，在這種卓絕的藝術方面，展開了一些真實的景色；這種藝術是某些人至今不會知道的，或者更糟地，是別一些人至今不會留意過的。但作者的意思想遠非自認已完成了他自願致力的那個工作。他已經在不止一次事件中為我們的古老建築辯護過。他已曾高聲責難過許多濫用、破壞、和不敬的行爲。它不會聽任它的。他常常強使自

① 古拉丁詩人。

已回復到這個主題上。他也將不會倦於護衛我們的有歷史性的建築物，我們那些破壞學院和教堂裏的偶像的人們是激烈地攻擊它們的。眼看着一些中古建築在怎樣的手裏傾倒，而讓一些油漆匠人一直處理着這偉大藝術的遺蹟，這是可悲的事。而且對於我們這些局外的人，我們這些有知識的人，則是一種羞恥，我們這些人看見他們的作爲，而只向他們咒罵幾聲就自以爲滿足。我們在這裏所說的並不是那些發生於外省的，而說的是發生在巴黎，在我們的門口，在我們的窗下，在這個大城市裏，在這個文字的城市裏，在這個有報紙，有言論，有思想的城市裏的。爲了結束這篇序文，我們忍不住要把它指出來。這一類的藝術破壞行爲是每天在我們的眼睛底下，在巴黎愛好藝術的羣衆的眼睛底下，面對着被這許多無恥所蒙蔽了的批評，異常平靜地被籌劃、討論、開始、繼續、和指揮着的。他們破壞了大主教管區裏的低級趣味的建築，那倒沒多大壞處，但他們還一古腦兒破壞了大主教的私邸，這卻是那些建築破壞者沒有能够辨認出來的，十四世紀罕有的遺物。他們把穀粒和稗子一齊拔掉，表示平等看待。人們說拆毀崇高的凡賽恩（Vincennes）小教堂，是爲了把那些石頭去建造不知什麼城堡，那是連多美斯里爾（Daumersnil）也不需要的。當人們耗費巨資來重修，當人家重建布朋（Bourbon）宮邸這種廢址，他們聽任聖禮拜堂（Sainte-Chapelle）裏的華麗的玻璃窗被日

交夜替時的大風打掉。好久以來，聖·加克·得·拉·布歇西 (Saint-Jacques-de-la-Bouchorie) 教堂鐘樓上都有着一個看台的，而它在一個早上被人用鋤鉞打壞了。他們找了一個石匠來在法院的莊嚴的塔樓之間蓋一所小白屋。他們又找來另一個去拆去聖·惹赫曼·兌·勃雷 (Saint-Germain-des-Près) 教堂，那是有三座鐘樓的封建時代的修道院。無疑地，他們還會再去找一個來打倒聖·惹赫曼·羅克惹華 (Saint-Germain-l'Auxerrois) 教堂。那些石匠都被稱為建築家，他們由縣府或低級機關給錢，而且他們穿上了綠色衣服。假鑑賞對於真鑑賞所能作的一切壞事，他們通通作過。在我們這樣寫的時候——可歎的現象！——他們裏面的一個正處置着居萊莉 (Les Tuileries) ① 另一個正損傷非立伯·得羅赫姆 (Philibert Delorme) 的臉孔中部。看着這位先生的笨拙建築學怎樣厚顏地把文藝復興時代最精緻的建築物完全摧毀，實在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種尋常的恥辱！

一〇·二〇·一八三二·巴黎。

① 古法蘭西君王們的宮室，一五六四年，大建築家非立伯·得羅赫姆所建。

目次

原序	一
定刊本前記	五

第一卷

一 大廳	三
二 比埃爾·甘果瓦	二七
三 主教大人	四二
四 加克·戈勃洛爾老爺	五二
五 加西莫多	六六

六	愛斯梅哈爾達·····	七八
---	-------------	----

第二卷

一	度過難關·····	八五
二	格雷勿方場·····	八九
三	Besos Pera Golpes ·····	九二
四	夜間在街上追逐美女的困惱·····	一〇八
五	跟着來的苦惱·····	一一五
六	打破了的瓶子·····	一一九
七	新婚之夜·····	一四九

第三卷

一 聖母院·····	一六九
二 巴黎鳥瞰·····	一八三

第四卷

一 善良的靈魂·····	二一九
二 克羅德·孚羅諾·····	二二五
三 <i>Immanis Pecoris Custos, Immanior Ipse</i> ·····	二三三
四 狗和他的主人·····	二四四
五 克羅德·孚羅諾續篇·····	二四六
六 不孚衆望·····	二五五

第五卷

- 一 克羅德和煉金術……………二五九
- 二 『這個將殺害那個』……………二七六

第六卷

- 一 古代法官一瞥……………三〇一
- 二 老鼠洞……………三一六
- 三 一個玉蜀黍餅子的故事……………三二二
- 四 一滴眼淚換一滴水……………三五二
- 五 玉蜀黍餅的故事的終結……………三六五

第七卷

- 一 靠羊兒守秘密的危險……………三六九

二 一個牧師和一個哲學家是兩回事……………三九二

三 鐘……………四〇六

四 'ANAPKII……………四一〇

五 兩個黑衣人……………四三二

六 法比隊長……………四四一

七 妖僧……………四四九

八 臨河的窗子的用處……………四六二

第八卷

一 銀幣變枯葉……………四七七

二 銀幣變枯葉續篇……………四九一

三 銀幣變枯葉續完……………四九九

四 LASCIATE OGNI SPERANZA……………五〇四

五 母 親.....	五二四
六 三人心不同.....	五三一

第九卷

一 昏熱病.....	五五九
二 駝背，獨眼，跛脚.....	五七五
三 聾 子.....	五八一
四 陶罐和水晶瓶.....	五八六
五 紅門的鑰匙.....	六〇二
六 紅門的鑰匙續篇.....	六〇六

第十卷

一	甘果瓦在倍赫拉赫丹街上的一連串妙計	六一三
二	做流浪人去	六三一
三	快樂萬歲！	六三五
四	一個惡作劇的朋友	六四八
五	法王路易先生的祈禱室	六七五
六	『小七首在刀鞘裏』	七二一
七	夏多倍赫來搭救你了	七二三

第十一卷

一	小鞋	七二九
二	“La Creatura della bella Vestita”	七三七
三	法比的結婚	七八九
四	加西莫多的結婚	七九一

譯後小記	七九五
校後小記	七九七

第一卷

一 大廳

自從巴黎的人們被城區、大學區和市區裏一片闐鳴的鐘聲驚醒的那天以來，到現在已經有三百四十八年六個月零十九天了。

一四八二年正月六日，歷史上沒有關於它的任何記載。把巴黎的市民和鐘一大早就激動起來的事件，也沒有什麼值得留意的地方。那既不是畢加爾人（picards）^①和勃艮地人（bourguignons）^②的進攻，也不是什麼抬着神龕的行列，也不是拉斯葡萄園（Vigne de Las）的學生暴動，也不是「可敬可畏的國王陛下」的進城，甚至也不是巴黎法院前面舉行的男女小偷的漂亮絞刑。更不是那種十五世紀常有的盛裝的、戴着翎毛的外國公使們突然的蒞臨。才不過兩天之前，最後一隊這類的人馬——佛蘭德的使臣們（ambassadeurs flamands）^③就帶着爲法王太子與佛蘭德公主瑪格麗特聯姻的使命，到巴黎來了。布朋主

教非常厭煩，但是爲了討好國王，他不得不向這一羣沒禮貌的佛蘭德市長們扮笑臉，並且用那樣的『美德，寬厚和滑稽劇』在他的布朋大廈招待他們，當一場大雨汎濫到他的門上，浸溼了他的大幅幃幔的時候。

正月六日，讓·得·特渥華（Jean de Troyes）^②所謂『那激動巴黎市民們的情緒的日子』是具有雙重意義的，從不可記憶的時日以來，那天就是同時紀念主顯節和愚人節的日子。

那天，格雷勿方場上定規要放焰火，布拉格小禮拜堂要植五月柱（Plantation de mai）^③，法院裏要上演宗教劇（Mystère）^④。頭一天晚上，市政府裏的人們就穿着胸前帶白色十字的紫紅羽緞短衣，在各公共場所，用喇叭把這事通知了大家。

① Pycardy，英吉利海岬中的一個舊省份。

② Bourgundy，法蘭西王國時的一個公爵領地。

③ Flanders，歐洲舊管區，今分屬於荷蘭、比利時和法蘭西三個國家。

④ 十五世紀史學家。

⑤ 是一種用花和彩帶綁繫而成的木柱，從前每逢五月節，少男少女們繞之而舞。

⑥ 希臘羅馬教的一種祭典，又是中世紀的一種敬神的戲劇。

一早起，男女市民們就把房屋和店舖關閉起來，從各處走向前面所說的三個地方。每個人都選擇一種：有的去看焰火，有的去看宗教劇，有的去看五月柱。不過崇尚古風的巴黎傻子們，大半是去看正合季節的焰火，或去看那要在遮蓋和關閉得很好的法院大廳裏表演的宗教劇；那些愛熱鬧的人們，竟同意讓那可憐的紮得不好的五月柱，在布拉格小教堂的墓地裏，孤零零地顫抖於正月的天空底下。

提到法院去的每一條街道上，民衆特別擁擠，因為人們知道前晚到達的佛蘭德使臣們，預備參加宗教劇和『愚人之王』的選舉——這也是同時要在大廳裏舉行的。

在那天，要擠進大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雖然它號稱爲當時全世界容積最大的一個。
（真的，那時梭瓦爾 [Sauval] 還沒有測量過孟達慈行宮 [Chateau de Montargis] 的大廳呢。）站在窗子上的觀衆們，看見被羣衆湧塞着的法院方場像一個大海，裏面有五六條路，像一些河口似的，每隔一會兒就冒出一些人頭。人羣不斷地加增，向着方場上不規則的水池邊，那些像海岬樣四處凸出的屋角下擠軋。在法院的高高的峨特式前牆的正中，有一道被人們不斷地上上下下的大階梯，人們從升降口的中間分開，伸展到兩旁梯級上，成爲巨大的人的潮流。我說這個大階梯在這地方的川流不息的情形，正像小瀑布流向湖泊裏一樣呢。叫聲，笑

聲，千萬人的腳步聲，形成一片巨大的聲浪，這片巨大的喧噪一刻一刻地加增，那向階梯行進的人流倒退着，騷動着，旋轉着。於是就有一個弓箭手衝進來，或一匹市政府軍警的馬跑來維持秩序；這是一種值得稱讚的遺法，從市長傳授給警吏，警吏傳授給巡隊，巡隊傳授給我們的巴黎憲兵。

每個門口上，窗戶上，小窗洞上（Lucarne）^①和屋頂上，密集着成千的好市民底溫靜而誠篤的面孔，望着法院，望着人羣，再也不要求別的娛樂了；因為很多巴黎人都喜歡朝觀衆們看；而對於我們這些人，只要一道牆後面正在發生着什麼事情，就很可能激起我們的好奇心。

假若我們——一八三〇年的人們，能够自由地在想像裏和十五世紀的巴黎人混在一起，並且同他們推推擠擠地，肘靠肘地，闖闖碰碰地走進這個法院大廳——它在一四八二年正月六日那天顯得那麼狹小，——這個景象就不會沒有趣味或是沒有魔力了，而我們周圍的一切古老事物也就會顯得好像全都新穎。

假如讀者願意，我們將讓他試着去想像同我們一道，在那些穿着寬袍、短上衣和小外衣

① 即牆頭和屋頂上的圓形小窗，又名老虎窗。

的人羣中跨過大廳門限時所得到的印象。

起初，耳朵裏一陣悶鳴，眼睛裏一陣眩暈。在我們頭頂上是一道雙尖頂的穹窿，鑲嵌着木刻，塗作天藍色，飾有金色的百合花紋；在我們腳下是一條黑白相間的大理石鋪道。離我們幾步遠是一根大的圓柱，又一根，又一根，一共是七根，排列在大廳裏面，從中支撐着那雙尖拱的起拱點，圍繞着最初四根圓柱的是一些小攤，閃耀着許多玻璃和假金的首飾；在最後三根圓柱的四周，是一些被訴訟人的袴子和檢察官的衣袍磨光了的橡木凳子。大廳周圍，沿着高牆，在一些門扉之間，十字窗之間，圓柱之間，無盡地排列着自法哈蒙(Pharamond)以來的法蘭西帝王們的雕像。那些懶惰的帝王，垂着胳膊，低着眼睛；那些勇而好戰的帝王，頭顱和手臂都舉向着天空。其次，在一些尖拱形的窗子上，是各種顏色的玻璃窗葉；在大廳的寬廣的出口處，是一些有精美雕刻的富麗的門扉。所有這一切：穹窿頂、圓柱、牆壁、窗格、木器、門扉、雕像，從上到下都塗着雅緻的藍色或金色，當我們看見的時候有點兒暗淡，在光榮的一五四九年，它們就已經差不多完全消失在灰塵和蛛網下面了。傳說那時居·布厄爾(Du Breuil)還稱讚這個地方。

現在請讀者想像這個長方形的大廳吧。這個大廳爲正月的蒼白的光線所照耀，被那沿

牆搖蕩和繞着七根圓柱旋轉的光怪陸離的羣衆佔據着，讀者對這個地方的大體已經有一個模糊的概念，我們還要試着更正確地去敘述它的一些古怪的細節。

真的，假若哈維亞克不曾暗殺亨利第四，那麼在法院的紀錄廳裏就不會有關於他的事蹟的文件；他的從犯們也就不會樂於消滅這些文件；那末，也就不會有放火者不用較好的方式而被迫去焚燒紀錄廳，以圖燒掉那些文件。結果，也就不會有一六一八年的大火災。那末，這個古老的法院，還有它底古老的大廳，就會依然矗立，我就可以向讀者說：『你自己去看看！』我們倆都會省得麻煩：我省得描寫，而他就省得去讀這麼一個記述。這就證明了一個新奇的事實：凡是大事件都有靠不住的結局。

首先，哈維亞克很可能沒有從犯，其次，即使他偶然有了從犯，他們在一六一八年的大火災裏也沒有作過什麼，這裏有兩種很可信的解釋：第一，誰都知道三月七日半夜以後，有一個一呎寬、一呎半高的火星，從天空裏掉到法院來了。第二，提阿費爾 (Theophile) ① 有四行詩：

① 古時主數。

是馬赫塞爾(Marcel)當着法王太子面前殺死羅伯爾·得·克雷蒙(Robrte de Clermont)和相班尼元帥(Le marchal de Champagne)的那塊石板哪兒是偽羅馬教皇班雷狄克(Benedict)的勅書在那兒被扯成碎片,和那些可笑地穿着法衣,戴着法冠的巴黎人,奉了勅書光榮地走出來,在街上搖來擺去的,那道小門哪兒是那個大廳,同着它的金色和藍色,同着它的尖穹窿,它的雕像,它的圓柱,它的飾滿雕刻的巨大的拱頂哪兒是那個上議院哪兒是那直立在門口的石獅子,低着頭,夾着尾巴,好像所羅門(Salomon)座前的那些獅子樣,在法院前面顯出適於權力的恭順的樣子哪兒是那些漂亮的門扉,漂亮的玻璃窗哪兒是那些曾經使比斯哥赫雷特(Biscomette)喪膽的鑿花的兵器哪兒是居·亨塞(Du Heney)的精緻的雕刻?……時間和人類對這些奇蹟作了什麼關於這一切,人們給了我們一些什麼,關於法蘭西的古老歷史,關於這一切峨特式的藝術除了笨重的勃羅斯真拱(M. de Bross)除了聖·惹赫維(Saint Gervais)走廊的粗陋的建築,這就是關於藝術的;至於歷史,我們還記得

① Epice 一字有兩種意義(一)香料(胡椒之類)(二)法官的薪俸。此處係雙關用語。

② 法院的法文原名是 Palais de Justice, 意為正義宮,故此處說是正義女神的宮殿。

那依然存在於潘特于 (Potus) 人們底閒談中的關於那根巨柱的一些傳說。

這不是什麼大事件。——讓我們仍然回到真正的古法院裏的真正的大廳上去吧。

這個巨大的平形四邊形地方的兩頭都不空，一頭被那著名的大理石台子佔住，那台子是從未見過的那麼長、寬、和厚，如像那些老書記們用了可以使加爾剛居亞 (Gargantua) 稱羨的風格所描寫的：『全世界再沒見過像這樣的一塊大理石；』另一頭是那座小禮拜堂，路易十一的塑像跪在聖母面前，他曾經搬開了查理曼 (Charlemagne) 和聖路易——他信以為像所有法國國王們一樣得天獨厚的兩位聖者——底雕像，沒有留意到在那皇家雕像的行列裏留下了兩個空空的位子。這個依舊很新的小禮拜堂，建造了才不過六年，完全是優等建築學的動人的式樣，卓絕的雕刻，精美深沉的石工，向我們指示了峨特式藝術時代結束，進入了十六世紀中葉的文藝復興時代的優美的想像境界。門廊上面的菊形窗，是一個優美光輝的傑作：簡直可以說是一個有花邊的星星。

在大廳中央，正對着大門，是一座周圍掛着金色花緞的花樓，背靠着牆壁，那兒有一個窗戶作為特別入口，從窗戶通到上議院，這座花樓是築來便於迎接佛蘭德使臣們和別一些被請來參加宗教劇的人們的。

按照習俗，宗教劇應該在大理石台子上演出，它一早起就爲了這個被放在那裏；它的富麗的大理石底板，完全被法院書記們의 脚跟擦傷了，架着一個相當高的木架，它那從整個大廳都可以看到的台面，作爲劇台，它下面掛滿帷幔，作爲演員們的更衣室。那顯明地放在外面的樓梯，作爲兩者之間的通路，它粗糙的梯階供進出之用。沒有什麼料不到的活動，沒有什麼突然的劇情會不經過這道樓梯而發生的。多幼稚的雜揉着藝術與機械的天真誠實的佈置呵。

四個法院警士，負着監視人民無論在節日或是行刑日所表現的歡樂的責任，直直地挺立在大理石台子的四個角落上。

戲劇得在法院的大鐘敲正午十二點的時候才開始。這對於一場戲的演出也許是太遲了；可是應該按照使臣們的時間。

羣衆已經從一早就等候着。這些愛熱鬧的老實人中間，有的從黎明時候就在法院的階前發着抖；有的甚至宣稱他們在大門的拱頂下面過了一夜，爲的準可以最先擠進去。人羣一刻刻加密，像溢出的水流似的，開始沿着牆壁上升，向圓柱四周膨脹，氾濫到柱頂盤線上，到屋簷上，到窗子的支柱上，到建築物所有的凸出部分，到所有的浮雕上。照例，這種沮喪、厭倦、不能

忍耐，和一個特許的日子的嘲罵與瘋狂的自由，和一些爲各種事情而起的爭執，比如被手肘碰了一下，或是腳被釘鞋踏了一下；以及因長久等待而起的疲乏等等，在使臣們還未到來之前，已經使那關閉的、騷動的、毆鬪的、擠壓的、擁塞的羣衆發出尖銳痛苦的叫號。只聽到一些對於佛蘭德人，對於商會會長，對於布朋主教，對於法院執事，對於奧地利的瑪格麗特夫人，對於教堂侍衛，對於冷和熱，對於天氣，對於巴黎主教 (*Vêveque de Paris*) 對於愚人之王，對於圓柱，對於雕像，對於那關着的門、開着的窗子等等的埋怨和咒罵；成羣的學生和散在人羣裏的僕役們都非常高興，他們不滿意地把他們的嘲諷和辱罵用普通的低級幽默像針刺一樣投出去。

另一羣人裏面有一批這樣的快活鬼，在打破了一扇玻璃窗之後，大膽地坐到柱頂盤線上去，把他們的眼光和笑聲向四面射去，裏裏外外，大廳上的羣衆和方場上的羣衆都聽得見。從他們模倣人家的樣子，他們連珠似的笑聲，他們從這頭到那頭和同伴們交換的嘲諷，很可以看出這羣小夥子毫沒有會場中其餘的人所感到的那種疲勞和厭倦，而且他們知道怎樣在目前的景象中挑取一個，以支持他們忍耐地等待那另一個。

「無論如何，那是你，惹昂·孚羅諾·得·梅朗的羅！他們裏面一個頭髮淡金色，容貌

俊美而頑皮的青年，高踞在柱頂上的爵床科植物的雕刻上叫道，「你名叫惹昂·居·木蘭 (Jehan du Moulin) ①倒更好些，因為你的兩隻胳膊和兩條腿很像風磨的四隻翅膀呢——你來多久了？」

「魔鬼見憐，」惹昂·孚羅諾回答道，「已經四個鐘頭啦，我希望這四個鐘頭會從我的淨罪時間裏扣掉。七點鐘的時候，我聽到西西里國王的八個歌手在聖禮拜堂裏唱起最初的彌撒曲。」

「漂亮的歌手們，」另一個插嘴道，「他們的嗓子比他們的尖帽子還尖！在奉獻給聖·讓 (Saint-Jean) 的彌撒曲之前，國王應該先問問聖·讓是不是喜歡人家用方言去唱拉丁文的讚美詩呢。」

「他製作那個曲子就是爲了西西里國王那些該死的歌手們呀！」人羣中一個老婦人在窗下不滿地叫喊道，「我問問你！一次彌撒就要一千巴黎鎊呀！②這些錢都由魚市上賣鹹

① Moulin 是風磨，du moulin 意思是風磨之子，因他幼時曾寄養於磨房主人家，所以有此綽號。

② 古法國幣制有兩個標準，就是巴黎的 (Paris) 和杜爾的 (Tournois)，巴黎鎊即老佛耶，值二十五梭爾 (Sol) 或蘇 (sous)，杜爾鎊值二十梭爾——英譯者註。

水魚來負擔呀！』

『安靜些，老婦人！』一個肥胖莊嚴的人握着鼻子站到那個賣魚的婦人旁邊說道：『應該好好地做一次彌撒。你總不願意國王再生病吧？』

『說得好，Gilles Lecornu！』閣下，國王的皮貨商頭兒！』盤踞在柱頂上的那個學生叫道。

所有的小鬼們聽見這個可憐的國王皮貨商頭兒的不幸的名字，迸出一片鬨笑。

『Lecornu Gilles Lecornu』有的叫道。

『Cornutus et hirsutus』①另一個叫道。

『哎當然！』那個柱頂上的小鬼接着說，『他們有什麼好笑光榮的Gilles Lecornu，國王私邸管家Jehan Lecornu的兄弟，凡新森林的第一個守門人Mahiet Lecornu的公子，他們都是巴黎市民，老子兒子都是結了婚的！』

玩笑愈來愈厲害。那個肥胖的商人決不回答一個字，盡力想掙脫那從四面八方投射到他身上的眼光，但他又流汗又喘氣還是徒然；好像一個木器的角隅想向木器裏縮進去一樣，他的努力只是使他的因羞恥和憤怒而脹得紫紅了的、易於中風的大臉孔，更固執地從他旁

邊的人們的肩頭上呈露出來。

最後，一個同他一樣肥胖，低矮和嚴肅的人，來幫助他了。

「多討厭！學生們竟敢這樣向一個公民講話！我在你們這個年紀，像這樣做就得挨一頓鞭子，然後被燒死的！」

羣衆哄笑起來了。

「呵哈，誰在唱這種調子？那不吉祥的鴟梟是誰？」

「喏，我認得他，」一個說，「那是安得尼·米斯尼哀老闆！」

「因為他是和大學訂立合同的四個書商之一，」另一個說。

「那個書店裏，什麼都用四來計算，」第三個嚷道，「比如四個國家，四個學科，四個節日，四個學監，四個選舉人，四個書商。」

「好呀，」惹昂·孚羅諾說道，「讓「四」見鬼去吧！」

⊙ 意爲奸婦之本夫。——英譯者註。

⊙ 有角、有毛的。——英譯者註。

「米斯尼哀，我們要燒掉你的書！」

「米斯尼哀，我們要鞭打你的夥計！」

「米斯尼哀，我們要撕破你妻子的衣服！」

「那豐滿的好心眼的吳達赫小姐呀！」

「假若她成了寡婦，她仍然會一樣新鮮活潑的。」

「讓魔鬼抓了你們去吧！」安得尼·米斯尼哀老闊咆哮道。

「安得尼老闊，」惹昂說，他還是吊在柱頂上，「別作聲，否則我就要跌到你頭上去！」

安得尼老闊舉起眼睛測量了一下柱子的高度，想了一想那個滑稽人物的重量，又把高度和重量相乘起來一算，於是他住口了。

惹昂——戰場的主人，勝利地加上說：

「我會這樣作的，雖然我是副主教的兄弟！」

「我們大學裏的人都是些好好先生，在這樣一個日子裏也決不強迫人尊重我們的特權！總之，市區裏有五月柱和焰火，城區裏有宗教劇，愚人之王，和佛蘭德使臣們；在大學區裏，什麼也沒有！」

「可是莫貝赫方場是够大的呢！一個坐在窗前桌子上的小夥子說。

「打倒校長和選舉人和代理人們！」惹昂叫道。

「今晚應該在加以雅廣場上把安得尼書店中的書籍拿來放焰火！」

「還有那些抄寫人的桌子！」他旁邊的人說。

「還有那些助手的棍子！」

「還有那些長者的痰盂(craquois)！」

「還有那些選舉人的碗櫥！」

「還有醫生們的箱子！」

「還有校長的凳子！」

「打倒呀！」小惹昂用低平的唱歌似的聲調說：「打倒安得尼·米斯尼哀還有助手們

和書記們；神學家們，醫學家們，選舉人們和校長！」

「這可不是世界的末日到了！」安得尼老闊用手掩住耳朵，喃喃道。

「說起校長麼，校長剛好到廣場上來啦！」窗子上的一羣裏面有一個嚷道。

所有的眼睛都朝他轉過去。

『可真是我們可敬的校長蒂波先生嗎？』惹昂·孚羅諾·居·木蘭問道：他盤踞在裏面的一根柱子上，看不到外面的一切。

『是的，是的，』其餘的人一齊回答，『是是，正是他，校長蒂波先生。』

那的確是大學校長，伴同着大學裏所有的高級職員們排着隊去迎接使臣，這時候正打從廣場走過。擁在窗子上的學生們嘲弄地向他們致敬，並且可笑地向他們喝采。走在他的同伴們前頭的校長接受了這第一次襲擊，那是猛烈的一次。

『日安，校長先生，呵哈，那末，日安呀！』

『他在這裏作什麼，這個老賭徒？難道他丟掉了他的骰子戲了嗎？』

『看他騎着騾子怎樣搖擺着走來——那騾子的耳朵還沒有他自己的長呢！』

『呵哈，日安，蒂波校長先生！賭徒蒂波！老笨蛋！老賭徒！』

『上帝保佑你！昨晚你又擲了「二六」麼？』

『呵，多瘦長的臉！那是被對於遊戲和賭博的愛好所扭曲、撕毀、和打擊了的。』

『你這樣是要上哪兒去呵，倒霉的蒂波，你這樣把背朝着大學往市區奔馳？』

『他一定是到 Thibautode 街上找客棧去哪！』惹昂·居·木蘭叫道。

「打倒醫生們！」

「打倒主要的爭論和談諧！」

「我給你行脫帽禮，聖·惹雷韋也勿的大學監，你侵害過我呀——那是真的他給我在諾爾曼省的小阿桑里阿·發爾斯巴達那裏弄了一個位置，他屬於布赫熱省籍，雖然他是意大利人。」

「這是一種侵害。」所有的學生們一齊叫喊道：「打倒聖·惹雷韋也勿大學監！」

「呵嚇！加其·得·拉得俄先生！呵赫路易·達于葉先生！呵赫朗貝·阿克特芒先生！」

「讓魔鬼勒死那德國大審官吧！」

「還有聖禮拜堂的牧師們，和他們的灰色披巾；*Cum tunicis gris*！^①」

「*Seu de pillibus gris* *foutratis*！」

「阿拉赫！藝術大師們！所有穿漂亮黑袈裟的人們！所有穿漂亮紅袈裟的人們！」

「那就給校長作了一條漂亮尾巴了！」

「可以說是一個威尼斯總督走去和大海結婚呢！」

「看呀，惹昂！聖·惹雷韋也勿的牧師們！」

「牧師們見鬼去吧！」

「克羅德·夏赫長老！克羅德·夏赫博士！你是不是要尋找瑪麗·拉·西赫拉德？」

「她是在格拉梯尼街上。」

「她給流氓頭兒鋪床。」

「她付出四個辨士； *quatuor denarios*」^①

「*Aut unum bombum*」

「你願意她當面付給你嗎？」

「同學們，畢加爾的選舉人西蒙·尙甘先生，把他的妻子帶在馬鞍後面！」

「*Post equitem sedet atra cura*」^②

「勇敢呀，西蒙先生！」

「日安，選舉人先生！」

① 這裏重覆用拉丁文講一遍，就像我國有些人——尤其是大學生——講話時喜歡夾兩句英文一樣。

② 全前註。

③ 「在騎士背後坐著黑色的愛麗。」——英譯者註。

「晚安，選舉人太太！」

「他們很幸運看見這一切，」惹昂·得·梅朗的羅微笑着說，他仍然高踞在柱頂盤線的褶縫裏。

同時，和大學訂立合同的書商安得尼·米斯尼哀老闖湊着國王皮貨商頭兒 *Gilbert Lecornu* 的耳朵說：

「我告訴你，先生，世界的末日到了，人家從來沒見過這樣放縱的學生。這些都是那毀了一切的世紀的該死的發明：砲術、古砲術、射石砲術，尤其是印刷術，這是從德國流傳過來的另一種瘟疫。再不要手抄本了，再不要書了！印刷術殺害了書業！世界的末日到了。」

「我也從天鵝絨衣料的風行上看出了這點啦！」皮貨商說。

這時敲了十二點鐘。

「哈……」大家同聲說道。學生們緘默了。接着是一陣大騷動，一陣頭和脚的大移動，一陣咳嗽聲和擡鼻涕聲。每個人調整自己的位置，顛着脚尖立起來，使自己便於觀看，接着是一片沉寂；所有的人都伸着頸子，張着嘴，所有的眼睛一齊望向那大理石台子。什麼也沒有出現。那四個軍警一直立在那兒，呆笨地一動不動，像四個塗色的雕像。於是大家的眼睛望向那座

給佛蘭德大使們預備的花樓門依舊關閉着，花樓依舊空着。這羣人從早上就盼望着三種事物：中午，佛蘭德的使臣們，宗教劇。現在只有中午是按時到來了。

這太糟糕啦。

人們等候了一、二、三——等候了五分鐘，等候了一刻鐘。什麼也沒有。花樓空空地，劇台啞默着。這時煩燥變成了憤怒，激動的話語起初只從一些低抑的聲音裏流露出來，那是真的——「宗教劇！宗教劇！」人們沉悶地喃喃着，所有的人都仰着頭。一個發着轟響的風暴，浮動在這股人的潮流上。是惹昂·居·木蘭首先點燃了這把火。

「開演宗教劇！讓那些佛蘭德人見鬼去吧！」他像條蛇一樣在柱頂四周扭動着，用力大聲地喊。

羣衆鼓掌。

「開演宗教劇，他們重覆說，『佛蘭德人見鬼去！』」

「我們要馬上開演宗教劇，」那個學生又說，「要不然我們就把法院執事吊起來，作為玩笑和教訓。」

「說得好，」大家叫道，「我們先把這些軍警吊起來！」

接着是巨大的歡呼聲。那四個可憐鬼開始變得蒼白起來，大家面面相覷。羣衆向他們湧過去，他們看見那把他們和羣衆隔開的欄杆可怕地彎曲了，並且在人流的壓力下破裂了。

危急的時刻。

『吊起來吊起來！』人們從四面叫喊着。

這時候我們在前面描寫過的幃幔忽然揭開，走出一個人來，他一出現就使得羣衆平息了，好像魔術似的，使他們由憤怒變成了好奇。

『肅靜！肅靜！』

那人搖擺着，四肢顫抖着，一直走到大理石台子邊上，恭敬地行禮，愈走近愈顯得恭敬。

這時漸漸回復了寂靜。只剩下常常從羣衆的沉默中升起的輕輕的低語聲。

『公民先生們，』他說，『公民女士們，我們十分榮幸地宣告，我們將要在大主教面前表演一個很好的諷刺劇，劇名聖母瑪麗亞之審判，由我扮演周比得。⊖大主教這會子正陪伴着光榮的佛蘭德的公使奧地利公爵；他剛才一直在波兌門 (Porte Baudets) 聽大學校長的演講而耽擱了。等大主教大人一到，我們就開始。』

實在，不用別的，只需這個周比得的插入便把那四個軍警救了。假若我們曾經幸運地發

明這個真實的歷史，並且在審判女神的前面作證，那句古典的格言「*Nec deus inderisit*」就不能在這個時候用到我們身上。此外，大神周比得裝束得很美，不費力地集中了羣衆們的注意，而使得他們安靜下來。周比得穿着一件有鍍金鈕扣的黑天鵝絨鎧甲，頭上帶一頂飾着鍍銀鈕扣的頭盔；要不是那佔了他面部一半的又紅又厚的鬚鬚，要不是他手裏拿着釘了鐵釘並且飾有長長短短的金箔條兒的一捲鍍金硬紙——人們很容易看出那就是雷電；——要不是他的顏色鮮明的，穿着希臘式繩鞋的雙足，那末，由於他莊嚴的樣子，他倒很像是貝雷先生兵團裏的布赫東⊖射擊手。

⊙ *Jupiter* 希臘神話中掌管宇宙的大神。

⊙ *Breton* 法國城名。

二 比埃爾·甘果瓦

當這個人講話的時候，被他的服裝激起的一致的滿意和崇敬都被他的話語趕跑了；當他說出那不幸的結尾：『等大主教大人一到，我們就開始。』他的聲音便消失在人們的咒罵聲裏。

『馬上開始！宗教劇！馬上上演宗教劇！』人們叫喊着。在所有的人們的聲音之上，大家聽見意昂·得·梅朗的羅的聲音，好像從粗暴的音樂裏透出來的一片笛聲：『馬上開始！』這位青年學生尖銳地叫喊道。

『打倒周比得和布朋主教！羅班·布斯本和別一些待在窗口上的青年們怒吼着。

『馬上開演諷刺劇！』羣衆重覆着，『立刻，馬上！要不然就拿沙袋和麻繩把小丑和主教給吊起來！』

那可憐的周比得，嚇瘋了，面色在脂粉底底變成了蒼白，手裏的雷電掉了下來，把帽子摘下來拿在手裏，戰慄地行着禮，咕咕巴巴地說：『大主教……公使們……佛蘭德的瑪格麗特夫人……』他不知該怎麼說法。總之，他害怕被吊死。

爲了儘管等待而被民衆吊死，爲了不會等待而被主教吊死，他從兩方面看到同一個景象——就是說，看到同一個絞架。

幸好有一個人來解救他，來替他作主。

一個站立在欄杆裏邊的大理石台子四周的空地上的人，誰都一直還沒有看見他，長而瘦的身體完全被他所靠着的柱子遮住；我們所說的這個人，長瘦，美好，蒼白，雖然額上和頰上已經有綉紋，可還是顯得年青，有着明亮的眼睛和微笑的嘴唇，他穿着一件破舊的黑哩噠衣服，走到大理石台子跟前，向可憐的受難者作了一個手勢，而那一個完全惶惑着，並沒有看見他。

這個新來者又向前走了一步：『周比得！我親愛的周比得！』

那一個還是沒有聽見。

最後這個高長美好的人不耐煩起來，差不多走到他的鼻子底下，叫道：『米歇爾·吉波』

倫！

「誰叫我？」周比得好像忽然從夢中驚醒似的說。

「是我，」穿黑衣服的人回答。

「啊！」周比得說。

「馬上開始吧！」那個人說，「讓觀衆滿足。我負責去求大主教原諒，大主教去求市長原諒。」

周比得這才透了一口氣。

「公民先生們！」他用盡肺量向那還在繼續朝他吼叫的羣衆喊道：「我們馬上開始。」

「Evoe, Jupiter! Plaudite, Civesi!」^①學生們歡呼着。

「呀呀！呀呀！」羣衆叫嚷着。

一陣重重的鼓掌聲；周比得已經退到帷幕裏面去了，廳子裏的歡呼聲還在震動。

這時，那個巧妙地「使得暴風雨平靜下來了」——如像我們親愛的老郭乃依（Con-

neille）^②所說——的陌生人，有禮貌地退到圓柱的半陰影裏去了，要不是站在最前面的兩

個年青女人注意到他和米歇爾·吉波倫的談話而把他拉了出來，他一定還是在那兒像先

前一樣不看，不動，也不說話的。

『老師，』兩個年青女人中的一個說，一面示意要他走向前去……

『別那麼叫，親愛的麗埃拉赫德，』她的美麗、新鮮、穿着漂亮的星期日服裝的同伴說。『他不是一位教師，而是一個普通人，不用稱老師，稱先生得了。』

『先生，』麗埃拉赫德說。

『你們要我作什麼呢，小姐們？』他熱心地問。

『呵，沒有什麼，』麗埃拉赫德困惑地說，『這是我的同伴惹斯蓋蒂·拉·讓新想同您講話。』

『不是，』惹斯蓋蒂紅着臉說，『這是因為麗埃拉赫德叫您是老師，我告訴她說大家都叫您先生。』

兩位女郎低下了眼睛。那一個卻只想把談話連接下去，便微笑着望着她們說：

① 『敬禮，周比得！市民們，喝采呀！』——英譯者註。

② Pierre Corneille (一六〇六—一六八四)，法蘭西悲劇之父，名悲劇熙德 (Cid) 的作者。

「你們再沒有話同我講了嗎，小姐們？」

「呵，什麼都沒有。」惹斯蓋蒂回答道。

「沒有什麼。」麗埃拉赫德說。

高個兒美少年退了一步。但是那兩個觀者卻不想那麼容易地讓他走開。

「先生，」惹斯蓋蒂活潑地說，帶着打開了的水閘或是下了決心的婦女的那種急躁；「那末，你認得那個將要在宗教劇裏扮演聖母的兵士吧？」

「您是說扮演周比德的嗎？」陌生人說。

「噯！是的！麗埃拉赫德說，「她真笨！那末，你認得周比得？」

「米歇爾·吉波倫嗎？」陌生人回答道；「認得的，夫人。」

「他有一撮多美的鬍鬚！」麗埃拉赫德說。

「他們打算在那上面講的也是很美的嗎？」惹斯蓋蒂膽怯地問。

「非常美的，小姐！」陌生人毫不遲疑地回答。

「那將是怎麼一回事呢？」麗埃拉赫德問。

「聖母的審判——一個諷刺劇，假若你高興，小姐。」

「啊，那是不同的了。」麗埃拉赫德說。

接着是一個短暫的沉默。陌生人打破了這個沉默說：

「這個諷刺劇是一個全新的戲劇，還沒有上演過的。」

「那末，」惹斯蓋蒂說道，「那和兩年前公使們到來的時候演過的不一樣了？那回有三個女孩子擔任其中的角色……」

「扮的是西亨勒們(Sirenes)①。」

「全都是裸體的。」那個青年說。麗埃拉赫德低下眼睛。惹斯蓋蒂看見了也照樣做。青年微笑地說下去。

「那是很好看的。今天這個諷刺劇是特別為佛蘭德公主演的。」

「劇裏有小調沒有？」惹斯蓋蒂問道。

「呵，」陌生人說，「在一個諷刺劇裏呀——那就違反了這種戲劇的性質，假若這是一個滑稽劇那就正好……」

① 希臘神話中意大利海岸附近島上三個癡癡女神，相傳慣以歌聲蠱惑航海者而使之覆滅。

「可惜！」惹斯蓋蒂說，「上次那一天，有一些無知識的男女在棚梭噴泉格鬪，唱了一些讚美歌又唱一些小調。」

「那對於一個公使是適合的，」陌生人很乏味地說：「對於一個公主可就不適合了。」

「在他們近旁，」麗埃拉赫德又說，「有一些樂器奏着美麗的樂曲。」

「並且爲了使得行路人精神暢快，」惹斯蓋蒂接下去說，「噴泉由三個噴口裏噴出酒，牛奶，和香料藥酒，讓人們隨便喝。」

「在棚梭下面不遠，」麗埃拉赫德說，「在特安里堆，人們表演着耶穌受難的啞劇。」

「要是我還記得不錯！」惹斯蓋蒂嚷道，「耶穌在十字架上，兩個強盜一左一右！」

這時，這兩位年青女伴溫暖地憶起公使到來的景象，同時談說起來。

「前面一點，在畫門上，是別一些穿着很華麗的人。」

「在聖·安羅桑噴泉，有一個獵人追趕着一隻牡鹿，帶着巨大的狗叫聲和獵角聲！」

「在巴黎刑場，那些斷頭台上正扮演着狄哀甫 (Dieppe) 的監獄。」

「當公使走過的時候——你知道的，惹斯蓋蒂——人們就攻打監獄，那些英國人差點連賴子都打斷哪。」

『在加特雷 (Châtelet) 門對面，有些非常漂亮的人物』

『在俄向惹橋上 (Pont-au-change) 呢，他們把橋都遮沒了！』

『當公使走過的時候，人家在橋上放出二百多打各種不同的鳥兒；那是非常好看的，麗埃拉赫德。』

『今天的更要好看。』最後她們的聽者說；他好像不耐煩聽她們了。

『你擔保今天的宗教劇會好看嗎？』惹斯蓋蒂問。

『一定的，』他回答道；接着他又加重語氣：『小姐們，我就是這個劇本的作者。』

『真的？』

兩個年青女郎驚異地說。

『真的！』詩人略略抬了抬頭回答；『那是說我們是兩個：惹昂·馬赫相鋸好了樹枝，搭好了舞台全部架子，而我寫好了劇本——我名叫比埃爾·甘果瓦。』

就連熙德的作者也沒有能够比他更驕傲地說比埃爾·郭乃依呢。

我們的讀者也許已經看到和發覺到，從周比得消失在韓幕後面，到新諷刺劇的作者這樣唐突地激起了惹斯蓋蒂和麗埃拉赫德的天真的讚賞，這中間流過了多少時間。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全體羣衆，幾分鐘之前還是那樣鬧嚷嚷的，現在卻很柔順地等待着滑稽劇的演出；這就證明了一個永恆的，而且常常會在我們劇場上得到證明的真理：要羣衆耐心地等待，必先向他們申明馬上就要開始。

無論如何，學生惹昂是不會睡着的。

『阿拉！』他忽然在大家喧嚷之後的平靜的期待中叫喊起來：

『周比得，聖母，魔鬼的傀儡們！你們開玩笑麼？戲劇！戲劇！立刻開始。要不然我們可又來

啦。』

用不着再說什麼。

一陣抑揚的樂聲從舞台裏面傳出，幕拉開，跳出來四個花面紋身的人物，爬上舞臺粗陋的樓梯，到了台上，在觀衆的面前排成一隊，深深地鞠躬；於是交響樂停住。宗教劇開始了。

那四個角兒，得到人家因他們的鞠躬而給與的足夠的喝采之後，在觀衆的嚴肅的沉寂之中，作了一個開場白，請讀者恕我們不寫出來了。此外，像我們如今依然盛行的一樣，羣衆留

心演員們的服裝更甚於留心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實際上這是對的。他們都穿着半黃半白兩色的衣服，只有從質料上才能分辨出來：第一個是銀色和金色的花緞，第二個是銀色和金色的絲綢，第三個是銀色和金色的麻布，第四個是銀色和金色的棉布。第一個右手執着一把劍，第二個拿着兩把金鑰匙，第三個拿着一副天秤，第四個握着一把鐵鉞。那些沒有從這些顯明的記號上看清楚的懶惰的知識分子，他們可以讀到這些大字：在花緞袍子的邊上是『我名叫貴婦，』在絲綢袍子的邊上是『我名叫牧師，』在麻布袍子的邊上是『我名叫商女，』在棉布袍子的邊上是『我名叫工人。』那兩個男主角，由於他們特別短的衣服和帽子的式樣，很容易被觀衆分辨出來；那兩個女主角衣服較長，頭上戴着頭巾。

無論誰，只要不是太笨的，也總可以從這詩劇的開場白裏了解工人是商女的配偶，牧師是貴婦的配偶；這兩對快樂的夫婦共同有着一隻金的海豚，他們想把它判給女人中最美的一個。他們於是走遍全世界以尋找這個美人，當他們連續地拒絕了戈公德女皇，達赫達惹的大克昂的女兒，和別的許多人之後，工人和牧師，商女和貴婦，就來到了法院的大理石台子上，

⊙ 意思是說又要開始囉啦。

賜給這裏的誠實的觀衆們這樣多的諺語和格言，好像人家可以將藝術才能消耗在考察、辯論、決心、想像和行動上；大學者們就是用這些東西取得博士帽和學位的。

所有這一切的確都很好看。

這時，在聽着這四個角兒競賽地傾倒出這些隱喻的羣衆中間，再沒有一隻比他的耳朵更留意的耳朵，再沒有一顆比他的心更跳動的心了——比他，這作者本人，這位詩人，這勇敢的比埃爾·甘果瓦。他剛才是禁不住高興才把他的姓名告訴了那兩個漂亮女郎的。他轉到離她們幾步遠的地方，在他的柱子後面，傾聽着，觀看着，微笑着。戲劇開場時候的掌聲，還在他的耳朵裏震響；他完全沉浸在當一個作家看着自己的理想從演員們口裏逐一落到寂靜衆多的觀衆中間時那種激奮裏面了。神聖的比埃爾·甘果瓦！

說來很可惜，這個最初的狂喜很快地就被擾亂了，甘果瓦剛剛把這個歡樂與勝利的酒杯舉到唇邊，一滴苦汁就滲了進去。

一個襤褸的乞丐，沒有乞討到什麼，混雜在人羣裏面，也許他沒有從他旁邊人們的口袋裏找到足夠補償的款項，就想到去坐在很容易被看見的地方，以招徠注意和佈施。於是當喜劇才開始了頭幾句，他就藉花樓包箱的柱子的幫助，爬到那繞着欄杆的飛簷上，在那裏他坐

下來，用他的一身襤褸和佈滿右臂的可怕的膿瘡，乞求人們的注意和憐憫。他不說一句話。

一貫的寂靜使得滑稽劇順利地繼續下去，要不是惹昂·孚羅諾倒楣地從柱頂上看見了這個乞丐和他的種種怪樣子。這個年青的幽默家迸出一聲大笑，也不顧慮到會不會擾亂觀衆的凝神傾聽，就高興地嚷道：「呀，瞧那個病鬼在求乞呢！」

好像誰扔了一塊石子到一池塘的青蛙中間，或是向一羣鳥兒放了一槍，你可以想像得到這個不適當的笑聲會在凝神傾聽的觀衆中間引起什麼樣的效果。甘果瓦好像觸電似的抖了一下，喜劇忽然停住了，所有的頭顱一齊騷擾地轉向這個乞丐，他毫不慌亂，卻在這個機會裏看出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收獲，於是半閉着眼睛，用一種悽慘的聲調說：「請慈悲呀！」

「什麼，用我的靈魂發誓！」惹昂說，「這是克羅班·徒意福呀。呵，赫，朋友，你的瘡是在腿上的，怎麼又跑到胳膊上去哪？」

這樣說着，他機巧地丟了一個小銀角子到那個乞丐放在生瘡的臂上的大帽子裏面。乞丐並不迴避他的銀角子和他的諷刺，仍然繼續用悽慘的聲音叫道：「請慈悲呀！」

這個插曲引起了觀衆相當的慌亂。有有些人，以羅班·布斯本和所有的青年們爲首，快樂地讚揚着這個喜劇中間的奇怪的二重奏——學生的尖嗓子和乞丐的沉着的高音。

甘果瓦很不高興。他從最初的一陣昏眩狀態中清醒過來，大聲向着台上的四個演員喊道：『繼續下去，——見什麼鬼——繼續下去！』他簡直不屑向那兩個打斷了戲劇演出的人投一個輕侮的眼光。

這時他覺得有人拉了一下他外衣的邊緣，他回過身去，有一點惱怒，並且痛苦到笑也笑不出來。但他應該笑的。這是惹斯蓋蒂·拉·讓新的美麗的手臂；她穿過了欄杆，這樣來招引他的注意。

『先生，』這位女郎說，『他們還會繼續下去嗎？』

『一定的，』甘果瓦回答道，他對於這個問題毫不震驚。

『那末，老師，你是不是高興給我解釋——』

『他們要講什麼？』甘果瓦打斷了話頭說，『好，你聽！』

『不，還是他們一直講着的。』

甘果瓦跳了一下，好像一個人忽然被人家碰着了傷口似的。

『這個笨女孩子真討厭！』他在牙齒縫裏說。

從這時起，他對惹斯蓋蒂就不存什麼希望了。

同時，演員們服從了他的命令，羣衆看見他們重新表演都準備傾聽，但是好些美好的東西丟失了，劇本裏兩幕中間的銜接處完全被削了去，而那卻是甘果瓦心靈的光輝。

但是寂靜漸漸回復了，學生住了嘴，乞丐數着他帽子裏的幾個錢，戲劇順利地進行着。

這實在是一個很好的作品，我們覺得如果演員們把它稍加修改，在今天演出來也是很好的。有點兒冗長和空洞——就是說合乎規律——的表演，是單調的，甘果瓦憑他自己胸懷的坦白，讚賞着它的明朗。正如人們可以猜想到的，那四個諷刺的角兒跑遍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一，而沒有找到適於承受他們的金海豚的人，已經有些疲倦了。於是來了這條大魚的頌詞，帶着一千種對於佛蘭德公主的未婚夫的美好的幻夢，說到昂布瓦斯便慘淡地結束了，決沒有想到工人和牧師，貴婦和商女，曾經爲了他跑遍全世界。我們所說的這個皇太子^①是年青、漂亮、強健的，尤其是（一切皇家美德的漂亮的本源！）他是『法蘭西之獅』^②的兒子，我申言這個大膽的比喻是值得崇敬的，而且戲劇的自然歷史，在諷刺詩或者賀婚詩的時期，對

① 按即昂布瓦斯。原文皇太子與海豚同音，皆爲 *Dauphin*，故以海豚比喻皇太子。

② 按即國王。

於把一個海豚比喻一個獅王之子，絕不會表示驚訝，正是這些罕有的班達赫風 (Pindarie) ① 的混合物證明了那種熱忱。然而，按照批評家們的意見，詩人儘可以把這個美好的思想發展成不下二百篇詩呢。依照市長先生的命令，宗教劇直要從中午延長到下午四點，應該好好地講一點什麼。可是，羣衆還是耐心地聽着。

當商女和貴婦正在辯論，當工人閣下正在念着這個卓絕的詩行：

我從沒有在森林裏看見過更莊嚴的野獸！

忽然，一直到那時都毫無理由地關閉着的大門，更無理由地打開了，守門人的響亮的聲音突然地通報說：『布朋主教大人到。』

三 主教大人

可憐的甘果瓦！無論是聖·讓的雙料大爆竹所發的聲響，二十支火繩槍的放射，比里塔上著名的古砲的射擊——這種古砲在一四六五年九月二十九日，那圍攻巴黎的時候，一砲就打死了七個布爾剛地人——或者是廟門上貯存的彈藥的爆炸，在這肅靜的戲劇性的時候，都不會像從一個看門人嘴裏說出的『布朋主教大人到』這幾個字那樣震驚他的耳朵。

並不是比埃爾·甘果瓦害怕或者輕視主教先生，他既沒有這種懦弱也沒有這種傲慢。我們如果用現今的話來說，他是一個聰明的折衷主義者，且有高尚、堅決、中庸、溫和的精神，他總知道站在一切的中央——*Stare in dimidio rerum*，總有充分的理由和自由哲學，而這些都是他的基本性格。這是高貴的特性，決不同於哲學家們；如像亞西倫（*Ariane*）^①一樣，智慧彷彿給了他們一個線球，從世界開始就用來穿過迷宮而解釋人類的事務，任何時代都可

以找到他們，常常總是同樣的，就是說他們總是適合一切時代的，除了我們的甘果瓦不算——如果我們可以把他應得的這個說明加在他身上，他在十五世紀可能是他們的代表人——那確實是他們的精神鼓舞了居·布尼爾神父，他在十九世紀寫出這樣不朽的卓絕而天真的話：『我在鄉籍上是個巴黎人，在語言上是個 Parrhisan（自由論者，）因為在希臘文中，Parrhisa 這個字就是自由講話的意思；我甚至把他們應用到主教大人們，和太子貢第殿下的叔父和弟兄身上，同時對他們底神聖懷着敬意，不攻擊他們任何人的侍從——他們的侍從是很多的。』

那末，比埃爾·甘果瓦的不快的印象，並不是因為對主教懷恨，也不是忽視他的蒞臨；剛剛相反，我們的詩人有着太多的良知和太破的上衣，不會爲了他的戲劇的開場白中有太多的隱喻而感到特別的不安，尤其是那些對於法蘭西獅王之子的稱頌，應該被一個最優秀的人聽到。並不是趣味在詩人高貴的天性中佔着優勢，我猜想詩人的本質可以用『十』這個數字來表現的。確，當一個人分析它的時候，如哈布萊 (Rabelais)^① 所說，就會發現只有十分之一是趣味，而十分之九是虛榮心。但是當大門爲主教而開的時候，甘果瓦的十分之九的虛榮心，被羣衆的讚賞氣息誇大了，變成一種深深的狂熱，使得我們剛剛在詩人天性中發現的

那對於趣味的細膩的愛好，好像被窒息了似的，完全消失了；此外還有一種可貴的成分，真實同仁愛的美德，詩人們沒有它們便無從和世界發生關聯。甘果瓦高興去感覺、觀看，和激動一羣人——一羣真正的無賴，但那有什麼關係呢？他是被那時時出現在他的賀婚詩裏面的一些詩句弄得呆笨驚恐和窒息了。但我敢斷言他享有那種普通的快樂，不像拉風登 (La Fontaine) ⑤在他的喜劇斜紋綢緞 (Florentia) 第一次公演的時候，問道：『這狂亂的詩章是哪一個低劣的作者寫的？』甘果瓦倒很想問問他旁邊的人說：『這是誰的傑作？』現在你可以想像主教的意外的突然到來，對他有怎樣的影響了。

他所就怕的事情很快就實現了。主教的進來使得觀衆沸騰。所有的頭顱一齊向花樓轉過去。聽不見別的話，只聽到大家重覆叫着：『主教！主教！』不幸的戲劇又第二次被打斷了。

主教在花樓的門限上停了一會兒。當他向觀衆傲慢地看了看，喧鬧聲重又升起。每個人

⑤ 希臘神話，亞西倫爲 Grete 國王 Minos 之女，愛 Thessarus，授以引路之紅線，使出迷宮，偕往 Dia 島，傳說後來又爲 Thessarus 所棄，嫁與 Dionysus 爲妻。

⑥ 法國幽默作家（一四九〇—一五五三）

⑦ 法國詩人（一六二一—一六九五）

都想有更好的聲音。

他的確是一個高貴的人，看看他比看一個喜劇值得。查理·布朋主教，里昂的大監督和公爵，果爾 (Charles) 的大主教，同時因他的兄長比埃爾——波惹的勳爵——曾娶路易十一的長女爲妻，而與皇家有着姻戚關係，因爲他的母親阿涅·得·布爾果尼，而與勇敢的查理有着親戚關係。這個果爾的大主教性格裏的超越的、觸目的特點，就是具有廷臣的精神和權力的忠誠。你可以想像得到這雙重關係所給與他的無數阻礙，和他的精神之舟必得從其間駛過去的那些岩石，爲了不致和路易或查理弄得關係破裂——後者既是夏西布得漩渦又是西拉岩 (cette Charvade et cetero Seylla)，曾經使勒姆公爵 (Le duc Nemours) 和聖波爾將軍 (Le Comte de Saint Pol) 覆沒。謝天謝地，他總算得免於顛覆，一無阻礙地到達了羅馬。但是他雖然已在港口，想起他長時期的驚險辛苦的政治生涯中種種際遇，心中還是不能安寧。他講起一四七六年，照例總是說那對於他是『既白且黑的』的意思；說他在那一年裏曾經失去他的母親布朋公爵夫人和他的表兄布爾果尼公爵，前一個哀傷因爲後一個而使得到了安慰。

不過，他是一個好人。他愉快地過着他的主教生涯，喜歡在加里約皇家葡萄園裏遊玩，不

憎恨西加赫·拉·加赫馬和多馬斯·拉·沙啞德；給少女們的佈施比給老婦們的多；爲了這一切原因，他在巴黎市民中間總是受歡迎的。大主教到哪兒總被一些主教和一些整齊漂亮的高等牧師們圍繞着，他必要時參加宴會；聖·惹赫曼·多克塞爾的虔誠的信徒們，在黃昏時份經過布朋宅邸的光亮窗子，不止一次聽到在黃昏之前給他們唱晚禱歌的聲音，雜在一片玻璃杯相碰的聲音裏，在唱着伯羅第十二——那曾三次加冕的教皇——Bianus papalter——的酒徒頌，很起反感。

無疑地，這是他的恰如其份的名聲使羣衆在他剛進來的時候就把一個惡劣的表示壓制住了，他們一會兒之前還很不高興的，並不以爲應該在選舉愚人之王的日子對主教表示

① 從前爲東沙爾平果爾 (Alpos 羣島之西) 和西沙爾平果爾 (Alyes 羣島之西) 羅馬人曾在其上建立里昂、里昂等名城。

② 古神話，查理布底爲無厭神女，大神周比得曾經令他變爲西西里海邊的危險漩渦，航海者要想避免這個漩渦，又爲對面意大利的西拉岩礁所阻，終難免覆沒。此處用以借喻兩個皇家關係的危險形勢。

③ 勒姆 (一四三七—一四七七) 曾數次反抗路易十一，以致致死。聖波爾 (一四一八—一四七八) 爲路易十一時之將軍，以叛亂罪被處絞刑。

敬意。但巴黎人是很不能忍受怨恨的；並且關於這權威的表演的開始，這些好市民征服了主教，這個勝利對於他們就已足够了。況且布朋主教是一個漂亮人物，整齊地穿着一件很美麗的紅袍子；這就是說他被所有的婦女——也就是全部觀衆中最好的半數——所愛戴，爲了主教在戲劇上演了一會兒之後才來，就要嘲罵他，那是不得當的，惡劣的，尤其當主教是一個漂亮人而且整齊地穿着紅袍的時候。

他走進來，帶着大人物面對羣衆時候的照例的微笑向觀衆鞠躬，慢步走向他的鋪着華麗天鵝絨墊的靠椅，神色好像一心在想着別的事情。他的隨員們——如今我們稱之爲大僧正和牧師的，當他走上花樓的時候就跟在他後面，更增加了不少的喧嘩和好奇心。每個人都高興指點他們，說出他們的名字，他們至少認識其中的一個；他，馬賽的主教阿羅丹先生，假若我沒有記錯的話；他，聖·丹尼教長；他，聖·惹赫曼·兌勃雷的大僧正；羅伯爾·得·雷斯賓納斯，他是路易十一的一個夫人的放浪的兄弟；所有的人都帶着荒謬和粗俗的神氣。學生們咒罵着。這是他們的日子，他們的愚人節，他們恣意笑樂的日子。這一天，沒有什麼惡劣行爲不是被許可而且被認爲神聖的。羣衆中間還有些愚蠢的饒舌者：西蒙·加特里烏，阿尼拉·加丁，羅賓·比埃得布。在這樣美好的一天，在這些教民和妓女之間人們不是可以隨便發發誓和罵罵

上帝嗎？他們作得不錯，在一片喧鬧聲中，從學生們的舌尖上滑下大聲的咒罵和惡言——少年們和學生們底舌頭，在一年裏其餘的時候都是害怕着聖·路易底烙鐵的，可憐的聖·路易！他們在他自己的法院裏對他表示怎樣的厭惡！其餘花樓上新到的人們，各穿着一件灰色的，或白色的，或紫色的袈裟。至於惹昂·孚羅諾·得·梅朗的羅，因為他是一個副主教的兄弟，大胆地穿了件大紅色的，把眼睛盯住大主教，用他最高的嗓音唱着：“*Cappa repleta nero*！”

我們赤裸地敘述出來以幫助讀者的了解的這些情節，就這樣在未到達花樓包廂之前被全體的喧嘩抹了去。要不是按照習俗這一天有一切自由，要是在別的日子，大主教早就觸怒了。並且他臉上表示着一副有心事的樣子。另一種掛慮跟在他旁邊，和他同時進了花樓。這就是佛蘭德的使臣。

他不是一個深沉的政治家，他不是來計劃他的堂妹馬格麗特·得·布爾果尼同她的表兄威尼斯太子查理的婚姻的可能結局；或是與奧國大公爵和法蘭西國王之間的相互理解能繼續多久，或是英格蘭國王要怎樣輕視他的女兒。這並不怎樣令他不安，他每天黃昏消磨在加里約的葡萄園裏，從沒有想到幾瓶那樣的葡萄酒（真的，已經給醫學家果瓦克紀埃滲混了一點，）那曾經被路易十一誠懇地送給愛德華第四的，會在一個美好的早晨，使路易十

「從愛德華得到解脫。『最崇敬的大使奧地利公爵先生』沒有帶給大主教任何煩慮，但他從另一方面將他煩擾着。他，查理·得·布朋，對於那些什麼公民，他，一個大主教，對於那些市參議會會員，他，一個法國人，一個酒友，對於那些好喝啤酒的佛蘭德人，必須熱烈歡迎而且好招待——我們在本書第二頁上已經講過——而且還是當着羣衆面前，這實在有點困難。的確，這是那些討好於國王的事情裏面最討厭的一種。

這時看門人用一種嚴肅的聲音通報道：『奧地利公爵先生的隨員們到。』不用說，整個大廳裏的人也跟着念了一遍。大主教用全世界最好的禮貌——他在這方面很有研究——轉過身去。

於是，奧地利的馬克西米良的四十八個使臣一雙雙地來到了，都帶着嚴肅的樣子，在查理·布朋帶來的那些嘻嘻哈哈的教會人們中間，顯然完全不同。爲首的是若望神父；其次是聖·倍赫丹的僧長；金羊毛寺的大僧正；加克·得·果瓦；多比先生；和剛城 (Gand) 的高級執行吏，會場上的羣衆非常寂靜地抑制着笑聲，聽着他們木然地，鄭重地，把他們的不清楚的名字和不足道的職位告訴守門人，守門人又把這些名字和職位胡亂攪混着遍告羣衆。這些人們是：盧瓦省的執行吏盧瓦·何羅夫老爺；布魯捨爾城的執行吏格雷·兌居埃爾得大

人，烏瓦赫米惹爾的首領和佛蘭德的總理波爾·得巴埃斯特爵士；昂維城的市長惹昂·戈倫老爺；剛城的第一任執吏的祕書喬治·莫瓦老爺，和吉爾多夫·凡·兌爾老爺；還有比埃倍格爵士，惹昂·比羅克爵士，第馬·赫惹爾爵士等等。執事們，執吏們，市長們，市長們，執吏們，執事們；通通是僵硬，古板，迂執，穿着天鵝絨和緞子的衣服，帶着黑天鵝絨帽子，上面嵌着大簇的西勃烏金線。總之，全是佛蘭德的漂亮頭顱，嚴肅而善良的面孔，好像昂布昂（Ranbrant）^⑤所畫的夜景的黑色背景上的人物一樣堅強而嚴肅。奧地利的馬克西米良有理由『十分相信這些人額頭上都寫着審慎、堅決、幹練、忠實，和一切難得的質素，』像他所宣稱的那樣。

也有一個例外。這是一個美好，聰明，機警的面孔，口鼻又像猴子又像外交家。大主教在他面前走了三步，行了一個深深的鞠躬禮。人家通報他的名字是『居約姆·韓，一個剛城的議

⑤ Tolison od'or 布爾果尼的伯爵美男子非里甫 一四三八年建於 Bourges 城。

⑥ 比利時城名。

⑦ 荷蘭名畫家兼雕刻家（一六〇六—一六六九），在光影方面有輝煌成就。

員和養老院院長。』[⊖]

沒有多少人知道居約姆·韓是什麼人。他是一個罕見的聰明人，在革命期間一定會很有才幹，但是在十五世紀他卻被迫作了空洞的角色，如聖西蒙公爵（*le duc de Saint-Simon*）[⊖]所說：『生活在礦工們中間。』而且，他被稱為歐洲第一個礦工，他和路易十一有很親近的關係，常常幫助這個國王處理一些祕密的事件。民衆完全不知道這些情形，看見大主教向這個不足道的佛蘭德議員表示那樣的禮貌，他們非常詫異。

⊖ 那時荷蘭首相的職名。——英譯本註。

⊖ 法國哲學家（一七六〇—一八二五）。

四 加克·戈勃洛爾老爺

當這個剛城的思想家同大主教交換一個低低的鞠躬和更低的談話的時候，一個身體很高，臉很大，雙肩很寬的人，向前走到居約姆·韓跟前：簡直可以說是一條叭兒狗站在一隻狐狸旁邊，他的氈帽同皮外衣，在他周圍的穿絲綢同天鵝絨衣服的人們之間非常觸目。守門人以爲他是一個走錯了路的馬夫，把他攔住了。

『喂，朋友，這兒不准走的！』

那穿皮衣的人把他的肩膀一推。

『這傢伙要我作什麼？』他用一種突然的聲音說，使得整個大廳裏都注意起這奇怪的談話來。『你沒有看見我是同他一道的嗎？』

『你叫什麼名字？』守門人問。

「加克·戈勃洛爾」

「你的職位？」

「襪店商人，剛城的三鏈記襪店。」

守門人遲疑不決。通報執行吏們和市長們，那還說得過去；但是通報一個襪店商人，那就困難了。大主教爲難着，所有的人們傾聽着，觀看着。大主教老人家兩天以來就爲了對付這些佛蘭德狗熊們苦惱着，他想使得他們在民衆面前像樣一點，但他失敗了。這時居約姆·韓帶着一個優美的笑容走向守門人，用極低的聲音向他說：

「給剛城執行吏們的書記加克·戈勃洛爾老爺通報。」

「守門人，」大主教高聲說：「給光輝的剛城執行吏們的書記加克·戈勃洛爾老爺通報。」

這是一個誤會。只有居約姆·韓一個人能够把這個困難蒙蒙混過去；但是加克·戈勃洛爾聽到大主教的話了。

「不！憑十字架發誓！」他用雷霆一樣的聲音叫：「你聽見沒有，守門人？我是剛城的襪店商人加克·戈勃洛爾，不多也不少，憑十字架發誓。襪店商人，這是够漂亮的大公爵先生曾經

好幾次在我的襪子堆裏找尋他的手套呢！^①

爆發了一陣哄笑聲和讚歎聲，詭辯在巴黎是馬上就被了解的，而結果常常是被稱讚的。我們還得說，戈勃洛爾是平民，他周圍的羣衆也是平民。他們中間的聯繫是敏捷的、迅速的，而且可以說是誠懇的。佛蘭德的襪店商人的高傲的誇口，一面羞辱了廷臣們，一面卻在所有平民們的心上喚起一種不知怎樣的莊嚴意識，這種意識在十五世紀時候還是模糊不清的。這是平等的，這個襪店商人公然向大主教抗議！這對於那些習慣於必得服從替大主教穿衣服的人——聖·惹雷韋也勿寺院爲牧師們的侍衛和僕人——的可憐蟲們是很好的反應。

戈勃洛爾倨傲地向大主教行禮，大主教向這個使路易十一佩服的莊嚴崇高的市民還禮。而居約姆·韓，那個『聰明而狠惡的人』（如非里甫·得·果明所說，）帶着一個有味道的、優越的笑容看着他們；他們各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大主教惶惑而惱亂，戈勃洛爾安靜而傲慢，而且無疑地在想着他的襪店商人的稱號也和別的稱號一樣好，瑪麗·得·布爾果尼，

① 手套(glove)是Gant(glove)和Gand二字的雙關語，Gand是剛城(Chent)名字的法譯。——英

——戈勃洛爾今天來主持她的婚姻的瑪格麗特的母親——對於這個襪店商人，比對一個主教還害怕！因為激動人民起來反抗勇敢的查理的女兒的寵臣們的，不是一個主教；當佛蘭德的公主匍匐在絞台下面用眼淚和哀懇向民衆求情的時候，用一句話就把民衆鼓動起來反抗她的，也不是一個主教；這個襪店商人，只要抬一抬他皮衣裏面的兩隻胳膊，顯赫的居·丁倍古爾先生和威廉·伊格雷大法官的兩顆頭顱就得掉落下來！

但是對於這可憐的大主教，一切都還沒有完結，有了這樣的兇惡的伙伴，他得啜乾他的懺悔之杯。

讀者們也許還沒有忘記在戲劇開場的時候鑽進大主教的花樓包廂裏的那個莽撞的乞丐。貴賓們的到來沒有引起他絲毫注意，當主教們和使臣們像真正的佛蘭德的青魚一樣湧進來的時候，他自由在地坐在花樓包廂裏，並且大胆地把兩條腿在軒椽上架成十字，這種少有的傲慢舉動，人們起初都沒有看見，他們正注意着別的事情。而他，從他那個方向，大廳裏的什麼都看不見；他態度冷淡地搖着頭，用一種機械的習慣，在一片喧囂聲裏重覆地說着：「請慈悲吧！」的確，恐怕只有他一個人沒有屑於轉過頭去看看戈勃洛爾和守門人的爭吵。然而偏巧這個剛城的襪店主人，人們已經熱烈地同情他，大家把眼睛望着他的，他這時走來

坐在花樓的第一排座位上，剛好在那乞丐的頭頂上面。看見這個佛蘭德使臣看了看這個位置在他下面的乞丐，友愛地拍着他全是補丁的肩頭，人們就大大驚怪起來。這個乞丐回過頭來；兩張面孔都表現出驚訝、熟識和快樂。接着，一點也不管人們的注視，這個褸店人就這個乞丐手握着手低聲談起話來。克羅班·徒意福衣服飄拂在花樓的金色幃幔上，就像一隻橘子上爬着條青蟲。

這個簡單的新事件在大廳裏引起這樣一種狂歡的喧嘩，大主教趕忙要看看是怎麼回事；他半傾斜着身子，可是他從他站着的地方只能很不完全地看見徒意福的破衣袖，就很可能地設想這個乞丐正在那兒乞討，他被這個情形激怒了，叫喊道：『法院執事先生，把這傢伙給我拋到河裏去！』

『憑十字架發誓！大主教大人，』戈勃洛爾仍舊握着克羅班的手說，『這是我的一個朋友呵。』

『吁呀！吁呀！』羣衆喊叫着。從這時起，戈勃洛爾在巴黎也像在剛城一樣地『被羣衆愛戴了；』非立甫·得·果明說過，『在這種混亂的情形裏，這種人一定會受到愛戴的。』

大主教咬着嘴唇，向他旁邊的聖·惹雷韋也勿大僧正低聲說：

『大公把這些有趣的使臣們送來向我們通報瑪格麗特的到來！』

『大主教先生，』僧正回答道：『您同這些佛蘭德匹夫們一起竟忘記禮貌了。該稱 *Margaritha ante porcos* 的。』

『更該稱她爲 *Porcos ante Margaritam* 呢，』大主教微笑一下說。

穿着袈裟的小羣人都被這種談諧的話弄得快活起來。大主教感覺到一點安慰，他已經報復了戈勃洛爾；他也因爲他的諧語贏得了讚歎。

現在，讓我們的讀者們中間那些能够把幻想同事實歸納起來的人（如像現今人們的說法，）容許我們問一問，他們能否從我們給他們的印象，清楚地想像出法院大廳的巨大的平行四邊形的樣子。在大廳中間，靠着西面牆上，有一座寬大而壯麗的花樓，垂着金色幃幔，一些莊嚴的人物在守門人繼續大聲通報之後，從一個小小的尖拱門裏，成隊地走進去。在最前面的座位上，已經有許多尊嚴的人們，包裹在灰鼠皮，天鵝絨，和緋色布裏面。在一直寂靜肅穆的花樓的四周、下面、對面、全場，是巨大的人羣和巨大的喧嘩。人們的千百道眼光望着花樓裏每個人的臉，千百種聲音喃喃地說着每個人的名字。的確，這個景象很奇怪，值得觀衆留意。但在那邊，在那盡頭處，上下各站着四個塗着花臉的人的，是什麼台子呢？在台子旁邊站着

那個穿黑衣服的面色蒼白的人是誰呢？哎呀，親愛的讀者，這就是比埃爾·甘果瓦同他的戲劇。

我們完全把他忘記得干干淨淨的了。
而這正是他最害怕的。

自從大主教進來以後，甘果瓦就不停地急於要補救他的序幕。首先他加入正在懸懸不決的演員裏面，要他們繼續下去並且提高聲音；後來，看見沒有一個人在聽，他又阻止了他們。這種停頓一直繼續了約莫一刻鐘之久，這中間他不停地手忙腳亂地懇求惹斯蓋蒂和麗哀拉赫德叫她們的鄰人們把戲劇繼續看下去——但一切都是徒然。沒有一個人會從大主教，從大使，從這大圈子裏唯一可以集中視線的花樓掉開頭出。我們抱歉地說，應該相信是序幕的開始使得羣衆有一點厭倦了，但大主教的來到引起了這樣一個可怕的變動。而且，在花樓上也和在大理石台子上一樣，都是那同一個景象：工人和牧師的爭吵，貴婦和商女的爭吵。大多數人卻寧願看到他們全都善良地、有血有肉地生活，呼吸，行動，大家緊靠臂膀，在這些佛蘭德使臣之間，在這個教會的法庭裏，在大主教的袍子下，在戈勃洛爾的外衣底下，而不願看見他們塗抹着，裝扮着，作着有韻律的對話，包在甘果瓦給他們穿上的黃色和白色的衣服裏，就

像草人一樣。

當我們的詩人看到寂靜略略回復了以後，他想到一個可以補救一切的計劃。

「先生，」他轉身向他旁邊一個肥胖的、有着耐煩的面容的人說，「我們要重新開始嗎？」

「什麼？」

「噫，宗教劇呀！」甘果瓦說。

「只要你願意。」那人說。

這句贊成的話使甘果瓦滿意，便自動來作他的事情，他開始儘可能學着羣衆喊嚷的聲音，叫喊道：「重新開始上演宗教劇呀！重新開始呀！」

「見鬼！」惹昂·得·梅諾的羅說，「他在那邊唱些什麼，在那盡頭處？（因為甘果瓦用四個人的聲音叫着）說吧，同學們！宗教劇不是還沒有完嗎？他說要重新開始，這是不對的。」

「不！不！」所有的學生們一齊叫道：「打倒宗教劇，打倒！」

但是甘果瓦更增加了勇氣，更大聲地叫：「重新開始！重新開始！」

這些叫聲引起了大主教的注意。

「法院執事先生，」他向一個離他幾步遠的高大的穿黑衣服的人說：

「這些傢伙是不是在聖水盆裏呵，竟弄出這種地獄裏的喧嘩？」

法院執事是一個兩面人，是司法界裏的一隻蝙蝠，同時像老鼠又像烏雀，像裁判官又像大兵。

他向大主教走去，加倍不高興地、口吃地向他解釋羣衆的輕舉妄動：說中午在大主教蒞臨之前就到來了，喜劇不等大主教到來就被迫開演了。

大主教大聲笑起來。

「我相信就是大學校長也會這樣作的！你以為怎樣？居約姆·韓老爺？」

「老爺，」居約姆·韓回答，「我們應當高興，因為我們已經逃過了戲劇的一半。這倒是一種收穫。」

「這些傢伙還要繼續他們的表演麼？」執事問道。

「繼續吧，繼續吧！」大主教說，「這對於我都是一樣的。在這個時候，我要讀我的祈禱書。」

執事走到花樓邊上去，用一個手勢叫大家肅靜以後，叫喊道：

「鄉下的和城裏的公民們，爲了使得那些想戲劇重新開始的人和想它即刻結束的人都滿意，主教吩咐繼續演下去！」

兩方面都應該好好聽從。這時作者和觀衆都長久地埋怨着大主教。

舞台上的人們重新提起興緻，甘果瓦希望他底作品的其餘部分仍能被觀衆聽到。這個希望也像他其餘的幻想一樣，很快就被摧毀了。觀衆有一會兒的確回復了寧靜；但是甘果瓦沒有留意到到大主教吩咐繼續演下去的時候，花樓上並沒有坐滿，而當佛蘭德使臣們就坐以後，他們一行的其餘那些人還在不斷地進來，守門人一問一答地斷斷續續地反復通報着他們底名字和職位，作成一種相當大的騷擾。請想想在戲劇的一幕中間，在兩個詩句中間——或者常常是在兩個不完全的詩句中間，守門人叫喊出這樣的插曲：

「加克·夏赫莫呂老爺，國王的教堂法庭律師！」

「惹昂·得·哈爾雷老爺，巴黎巡夜騎士辦事處的守衛和武官！」

「加以約·得·惹羅哈克老爺，騎士，布於沙克的爵爺，國王的砲兵長！」

「特厄·哈居也老爺，國王的法蘭西、相班尼和勃依的森林的管理人！」

「路易·得·格哈韋耶老爺，國王的騎士，顧問，和帳房，法蘭西海軍總司令，凡新森林的

守護人！」

「得里·勒·梅赫西老爺，巴黎盲人院的管理人！」

等等，等等，等等。

這簡直不能忍受。

這個奇怪的伴奏，使得戲劇難以繼續，使甘果瓦更爲激怒，因爲他知道戲劇繼續下去興趣就會迅速地增長，只要它能够被人留意聽，就會收到完全的成功。實在不能想像一個比這更聰明更富於戲劇性的結構。序幕裏那四個角色因爲致命的窘困而歎息了，當那個扮愛神（Venus）的，穿着件漂亮的繡着船形巴黎城區紋章的外套，來到了他們面前。她走到皇太子面前要他承認她是最美的女子，周比得——他底像打雷一樣的聲音滾響在更衣室裏——支持她；這個女神（不帶一點幻想成分）就要把皇太子拿去了——這就是說，就要和他結婚了，這時一個穿白緞衣服，手裏拿一朵白菊花（佛蘭德公主底名字的象徵^①）的女孩子，走來和愛神爭辯。在辯論之後，愛神，瑪格麗特，和全班人員，協議去請聖母給予公正的裁判。還有一個好角色，就是莫索不達米亞的倍特王。可是在這樣久的停頓之後，很難看出戲劇的連續情節了。這些人物全是打從樓梯上去的。

① 法文 Margerie 一字原爲菊花，借用作女人名字。此處持菊花的女子即瑪格麗特公主。

這一切都作好了。沒有誰對這些美人感到興趣，也沒有誰了解她們。自從大主教到來之後，差不多可以說忽然有一條不可見的繩子把觀衆的眼睛從大理石台子上拉到花樓上去了，從大廳的靠南一端拉到西邊去了。沒有什麼能打破觀衆底着了魔似的情緒，所有眼睛都釘在那邊，那些新來者和他們的雜亂的名字，和他們的面貌，和他們的衣服，都成爲一種沒有完結的消遣。這是很可痛心的。除了惹斯蓋蒂和麗埃拉赫德——當甘果瓦拉着她們的衣袖，她們就變得一刻比一刻昏眩——和那個肥胖有耐性的同伴之外，沒有一個人在聽也沒有。一個人在看那可憐的遭了遺棄的宗教劇。甘果瓦只看見人們的側面。

他帶着怎樣的悲痛看着自己的詩歌巨著一片一片地墜落！想想就是這些爲了急於要聽到他的著作而反抗過大主教的觀衆，現在達到目的了，都毫不在意了！這就是那個曾經博得滿場喝采的表演羣衆的好意永遠是一變再變！他們還曾經想要吊死那幾個衛士！如果還能回復到那個甜蜜的時刻，他什麼不願意給出呢？

守門人的粗糙的獨唱終於停止了。所有的人都到了，甘果瓦重新振作起來。演員們勇敢地繼續表演。襪店商人戈勃洛爾不知怎麼一下子站了起來，甘果瓦聽見他在觀衆屏息凝神的當兒，講出這些討厭的話：

「巴黎的市紳先生們和鄉紳先生們，憑十字架發誓，我不知道我們在這裏作些什麼。我清楚地看到在那個角上，在那邊的台子上，有幾個人好像要打起來。我不知道這是否就是所謂宗教劇；但這並不好玩。他們互相用舌頭吵架，再沒有什麼別的。我等候第一擊已等候了一刻鐘。但是什麼也沒有發生。這是一些懦夫，他們只會互相咒罵。應當請來一些倫敦或者羅兌丹的鬪士；那就好了，你們可以從方場上就聽到幾下子拳擊的聲音。但這兒這些傢伙是可憐的。他們至少應該跳一個滑稽舞，或者別的假面舞給我們看。人家告訴我的不是那邊那個玩意兒。人家應允了我一個愚人節。並且選舉愚人之王。我們在剛城也有愚人之王，我們在這方面也是不落後的，憑十字架發誓！但是在這兒我們怎麼弄的！像在這兒一樣，我們聚集了一大羣人。每個人都可以輪流從一個窗口伸出頭去，並且向別的人怪笑，那個笑得最醜的，就在羣衆的歡呼聲中被選爲愚人之王。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景象。你們願意照着我國的方法來選舉你們的愚人之王嗎？那將比聽這些傢伙饒舌有趣得多。假若他們願意來到這兒從窗口伸出頭去做怪笑，那一定很好。你們說怎麼好，市民先生們？這裏我們有足够的奇怪男女來舉行一個佛蘭德式的笑樂，我們有够難看的面孔可以預期一個漂亮的怪笑表演。」

甘果瓦想要答覆，但是昏亂、惱怒同憤慨擋住了他說話。並且，襪子商人底建議被那些因

五 加西莫多

只一霎眼之間，戈勃洛爾的意志就變成了事實。市民們、學生們、律師的書記們，都幫忙工作。大理石台子對面的小禮拜堂被選作了表演怪笑的舞台。打碎了大門頂上的圓窗上的一塊玻璃之後，他們同意讓競選的人們從那石頭的窗洞中伸出頭去。爲了便於爬上去，人們不知從哪兒弄來了兩隻大桶，並且把它們重疊地堆起來。規定每個候選者無論男女（因爲也可能選上一個女性的愚人之王，）應該蒙着面躲在小禮拜堂裏直到表演的時候，爲了使得他們底怪笑能夠引起更深的印象。不到一會兒小禮拜堂裏就擠滿了競選者，因此把大門關起來了。

戈勃洛爾在他的位置上命令一切，指揮一切，安排一切。在叫嚷聲中，和甘果瓦同樣不快樂的大主教，藉口說他有事，說他要去作晚禱，同他的侍從一道退了出來。那些曾經那樣激動

於他的蒞臨的羣衆，對於他的離開卻絲毫無動於中。只有居約姆·韓留意到他老人家的不安。羣衆的注意像太陽一樣地繼續轉移，它離開了大廳的一端，在中間停留一會，現在到另一端來了。大理石桌子和掛着錦幔的花樓已經熱鬧過；現在又輪到路易十一底禮拜堂的塔上了。空地上從這時起就自由地容納各種笑鬧，只有佛蘭德人和平民們在那裏。

怪笑的表演開始了。第一個出現在老虎窗上的面孔，眼睛紅紅的，嘴張得大大的，額上的綉紋像我們的皇帝時代的騎手們的長靴一樣發出一串連荷馬也會以爲是天神樣的不斷的笑聲。這時大廳裏完全像奧林匹亞山（Olympe），甘果瓦的可憐的周比得比誰都知道得更清楚。第二個，第三個怪笑表演繼續着，接着是另一個，接着又是另一個，笑聲和快樂的踏腳聲經常重覆着。在這種情景之中，我們不知道有着一種什麼奇怪的昏眩。一種什麼迷惑和陶醉的力量，關於我們的節日和慶祝方式，要給讀者一個明確的觀念是很困難的。請你們想像各種奇形怪狀的面孔不斷地出現在窗口上：有三角形，有不等邊四邊形，有圓錐形，有多面形；各種人類的表情：有憤怒，有狂歡；各種年紀：有初生的嬰兒的綉紋，有將死者的衰老的綉紋；各種宗教的幽靈：從孚恩（Faune）到倍爾惹比特（Belzébuth）；各種像獸類的輪廓：有張大的牙床和嘴巴，頭顱和鼻子。請想像所有新橋（Pont Neuf）上的奇怪的頭像——那是惹赫

曼·比龍 (Germain Plon) ① 的石刻——都活了，能呼吸了，一個個走來用他們光輝的眼睛望着你們；所有威尼斯狂歡節的假面從你們的眼鏡前面走過；一句話，這是一面照出人類百態的鏡子。

笑鬧越來越變成佛蘭德式的了。就是年輕的鄧尼埃 (Deniers Le Jeune) ② 也只能對它有一個不完全的概念。可以想像這是沙爾瓦脫爾之戰變成了酒徒們的盛會。再沒有學生，再沒有使臣，再沒有市民，再沒有男人，再沒有女人；而只有克羅班·徒意福，Gilles Lecornu，西蒙·加特里烏黑，羅班·布斯本，大家通通無拘無束。整個大廳只是一個粗暴同狂歡的大熔爐，在那裏每張嘴裏都各有一個叫聲，每對眼睛裏各有一種光輝，每副面孔上各有一副怪笑，每個人各有一種姿態。全體喊叫和喧嚷。這些輪流地從窗口上出現的面孔像是些被扔在烈焰中的木塊，從這沸騰的羣衆中，好像爐裏的熱氣一樣地升起一種尖銳的、清亮的、像昆蟲振動翅膀的聲音。

① 希臘神話中衆神所在之處。

② 法國彫刻家。

③ 佛蘭德的畫家（一五八二—一六四九）。

「噯！他媽的！」

「看這個傢伙！」

「這不算什麼！」

「又來了一個！」

「居葉梅·莫惹比，瞧那個牛鼻子，他只差兩隻角了。」

「那不是你的丈夫。」

「又是一個！」

「什麼愚人之王呀！那樣怪笑的人是誰？」

「呀呀，那是騙人的。應該看着他的面孔。」

「這個該死的倍赫特·加爾波！她會這個的。」

「呀呀，呀呀！」

「我氣都透不過了！」

「還有一個的耳朵伸不出來！」

等等，等等。

應該提到我們的朋友惹昂了，在這片喧嚷聲中，人家還是可以看見他高踞柱頂，好像一隻船上的小茶房高踞在桅桿上一樣。他用一種不可見的瘋狂推動着。他的嘴張得極大，發出一個沒有人聽到的叫聲，並不是因為他的聲音被大家的喧嚷遮沒了，而是因為他盡量用了最高的高音，用了梭維 (Saurveur) ① 的一萬二千度顫音或是比俄 (Brid) ② 的八千度顫音。至於甘果瓦，沮喪了一陣之後，他重新打起精神。他用力撐持着災難。『繼續下去，』他向着他的講話的機器——他的丑角們——說了第三次，接着他大步地在大理石台子前面走來走去，他甚至也想到小禮拜堂的窗洞口去出現一下，並不是因為他對於向人們怪笑有什麼興趣——『但是，不，那對於我們是不值得的：不用報復掙扎到底！』他自語道，『詩歌對於民衆的力量是很大的，我要使他們回頭。我們要看誰會勝利，是怪笑呢還是好作品。』

哎呀，他自己是他的戲劇唯一僅存的觀衆了。

這是極其不幸的。大家只把背朝着舞台。

① 法國幾何學家兼醫藥學家，生於 La Flèche (一五四三—一六一六) 曾發明補助聽覺的藥品。

② 法國天文學家、數學家、兼醫藥家，生於巴黎 (一七七四—一八六二)。

我弄錯了。那個當他在危急時候曾經和他商談過的肥壯的人還在望着舞台呢。至於斯蓋蒂和麗埃拉赫德，她們已經離開了好久了。

甘果瓦深深地被他唯一的觀衆的忠誠所感動。他向他走去，輕輕地搖着他的胳膊同他講話；因為這個勇敢的人正靠着欄杆微微有點瞌睡。

「先生，甘果瓦說，『我感謝你。』」

「先生，肥壯的人打了個呵欠說，『爲什麼呢？』」

「我看你被這些喧嚷聲弄疲倦了，它們使你不能自在地傾聽。」詩人說道，『但是安靜着吧，你的大名將要流傳後世。你的大名什麼，請問？』

「雷諾特·加多，巴黎加特雷的掌印人，聽您吩咐。」

「先生，您在這裏是繆斯 (Les Muses) ① 的唯一觀衆。」

「您太客氣了，先生，加特雷的掌印人答道。」

「您是唯一留心聽了這個戲劇的人。」甘果瓦說，『您對它有什麼高見？』

「哎，哎！」這個肥壯的官吏朦朧地答道，『實在說起來，那是相當有趣的。』

甘果瓦不得不同意這個讚許；因爲一陣歡呼聲夾雜着奇怪的叫聲把他們的談話打斷

了。愚人之王被選出來了。

『呀呀！呀呀！』人們從各處叫喊着。

實在，這會兒從窗洞口顯現的是一個卓絕的怪笑。在所有一切五邊形、六邊形和不等邊形的面孔之後，出現了一個不合於觀衆幻想中的幾何圖形的面孔，再不需要什麼，只這個卓絕的怪笑就使得觀衆同意了。連戈勃洛爾自己也歡呼起來。而曾經是一個候補者的克羅班·徒意福——天知道他的樣子能有多麼醜——承認自己輸了。我們也要照樣服輸；我們不妄想能給讀者任何概念，關於那四面體的鼻子，那馬蹄形的嘴，那豬鬃似的赤紅色的眉毛，下面的小小的左眼，那完全被一個大瘤遮沒了的右眼，那像城垛樣參差不齊的牙齒，那堅硬的嘴唇——一顆牙齒如象牙一樣地從唇上突出來——那彎曲的下巴，尤其是那佈滿全臉的輕蔑、驚奇，和悲哀的混合表情。假若你們能夠，請想像那整個情形吧。

全場的歡呼聲，大家向禮拜堂擠去。他們把幸運的愚人之王勝利地帶出來，驚奇和讚賞這時到了最高點。那被大家當作了滑稽表演的，只是他的臉孔。

但他底全身差不多就是一個滑稽像。一個巨大的頭顱上長滿着紅色頭髮；兩個肩膀之間隆起着一個駝背，當他搖擺時，從前面都能看得出來；兩股和兩腿看起來奇怪極了，好像他們只能用膝蓋動作；從前面看去，好像是兩把鐮刀，刀柄同刀柄相聯起來；兩脚肥大，兩手粗壯；而且，在種種的畸形之中，有一種不容懷疑的堅強、嚴肅、勇敢態度；對於那希望『強力』也能像『美』一樣是從和諧產生的永恆的定律，要算是一個奇特的例外。這就是民衆將要獻出的恐人之王。

他看起來彷彿一個被打碎了而沒有好好拼攏來的巨人像。

當這個怪物出現在小禮拜堂的門限上，無表情，又胖又矮，身體的高度和寬度差不多，像一個偉大的人物所說，『下部是方方的，』從他一半紅色一半紫色，散綴着銀色的鐘形花紋的衣服上，特別是從他十足的醜陋上，觀衆立刻就認出他是誰，同聲喊道：

『這是加西莫多，那個敲鐘人！這是加西莫多，那個聖母院的駝子。加西莫多，那個獨眼人！加西莫多，那個跛子！呀呀，呀呀！』

那個可憐人有這許多綽號可以任人挑選呢。

『孕婦們當心！』學生們叫道。

「或是希望有孩子的女人們當心！」若望說。

婦人們真的用手把臉孔遮住。

「呵，這隻難看的猴子！」

「又難看又兇惡！」另一個說。

「這是個魔鬼！」

「我不幸住在聖母院附近，整晚上都聽到他在屋簷上徘徊。」

「同貓兒一道。」

「他常常在我們屋頂上。」

「他從煙囪裏向我們拋擲一些符咒。」

「有一個晚上，他跑到我們屋頂窗上向我扮了一個鬼臉。我相信那是一個人，我害怕極

了！」

「我斷定他還出席妖怪們的安息日會。有一次他掉了一把掃帚在我的屋頂上。」

「呵，這個瞧着就討厭的駝背！」

「呵，可惡的人！」

「呸！」

男人們卻很高興，大家讚賞着。

加西莫多，那鬧嚷的總原因，他老是站在小禮拜堂的門口，筆直地，嚴肅地，暗淡地，儘人們稱讚。

有一個學生——我相信是羅班·布斯本——跑到他面前當面嘲笑他。加西莫多不說一句話，把他攔腰抱起來，丟到十步以外的羣衆中間去。

戈勃洛爾先生非常驚異，向他走去。

「憑十字架發誓！天父呵！——你是我生平所看到的醜人中最醜的一個人。你在羅馬也會像在巴黎一樣地當選爲愚人之王呢。」

他一面說着，一面高興地把一隻手放到那個怪人的肩上。加西莫多一動不動。戈勃洛爾接着說：

「你是個好角色，我想款待你一次，雖然那將花費我十二個新的杜爾鎊。⊖你的意思怎樣？」

加西莫多不回答。

『憑十字架發誓你是個啞子嗎？』

他的確是個啞子。

這時他開始對戈勃洛爾的態度表示不快。他突然轉身向他作了一個可怕的露齒的怪笑，使得那個佛蘭德人像一隻叭兒狗在一隻貓的面前一樣退後了。

於是在這個外國人四周圍上了一圈害怕的和恭敬的人，至少佔了十五步的半圓形。一個老婦人向戈勃洛爾解釋加西莫多是怎樣變啞了的。

『啞子！』那個襪店老板帶着他底佛蘭德式的肥胖的笑容說，『憑上帝發誓那正是一個十全的愚人之王呢！』

『噫，我認得他！』惹昂叫道；爲了更近地看一看加西莫多，他終於從他的柱頂上下來了；『這是我底副主教哥哥的敲鐘人——日安·加西莫多！』

『鬼東西！』羅班·布斯本說，他跌下來以後還在痛着。『當他出現的時候——他是個駝背；當他走路的時候——他是個跛子，當他看着你的時候——他是個獨眼；當你要同他講』

話的時候——他是個啞子。——那末，他的舌頭生來幹什麼用的，這個獨眼？」

「他願意說話的時候他才說話，」一個老婦人說道，「他敲鐘敲啞了，不是生來啞的。」

「那就害了他了。」惹昂評論道。

「而且他還多了一隻眼睛。」羅班·布斯本又說。

「不是這樣，」惹昂嚴峻地說道；「有一隻眼睛比完全瞎了更糟。他能知道他缺少什麼。」

這時所有的醫生們，所有的隨從們，所有的扒手們，同着學生們一起排成行列，到牧師的貯藏室裏去找尋愚人之王用的紙糊冠冕和可笑的袍子。加西莫多任人家給他穿戴，他不笑，並且帶着驕傲的溫和樣子。於是人家讓他坐在一乘繪着花紋的轎子上，十二個愚人之友會的會員把他抬在肩膀上；一種痛苦而嚴肅的快樂佈滿在這個怪物的陰沉的臉上了，當他看見自己雙足底下的那些美麗、端正、完好的人們底頭顱的時候。接着，這個喧囂的行列就按照習俗穿過法院所有的走廊，到一些大街和公共場所遊行起來。

六 愛斯梅哈爾達

我們得高興地告訴讀者，在這整個情景中，甘果瓦的戲劇好好地上演着。被他振作了的演員們沒有中止扮演他的戲劇，而他也沒有中止傾聽。不管人們的喧鬧，他決定把劇演完，希望挽回人們的注意。當他看見加西莫多、戈勃洛爾和愚人之王的隨從們從大廳裏大步地走出來的時候，這個希望更顯得光輝了。羣衆在他們後面跟着湧了出來。「好極了！」他說，「這些惡棍們滾蛋了！」——不幸全體都是惡棍。一霎眼間大廳就空了。

實在說起來，也還有幾個觀衆留在那裏。有的散在各處，有的成羣圍着柱頭，都是些婦女、老人和孩子們，那也有相當鬧了，有幾個學生騎坐在窗子上望着廣場。

「好的，」甘果瓦想，「這裏還有這樣多人想把我的戲看完。他們人數少，但這是高尚的羣衆，是有文學修養的羣衆。」

一會兒之後，在聖母出場時應該奏的音樂沒有奏出。甘果瓦預先就知道他的音樂被愚人王的行列利用了。『略過它，』他不介意地說。

他以為一羣市民正在談着他底劇本，他便向他們走去。下面就是他聽到的談話：

『陳多先生，你知道愛姆·得·勒姆先生的拉瓦赫大飯店嗎？』

『知道的，就在布哈格小教堂的對面。』

『好，財政部正要把它出租給史學家居約姆·亞力山大，每年六里烏零八梭爾。』

『租金好貴呀！』

『得啦吧！』甘果瓦歎息着，其餘的人傾聽着。

『同學們！』一個跨在窗子上的青年忽然喊道：『拉·愛斯梅哈爾達來了！拉·愛斯梅哈爾達在廣場上！』

哈爾達在廣場上！

這個字引起了一個魔術般的效果。所有留在大廳裏的人通通跑到窗口上去，爬到牆上去看，並且重覆地叫：『拉·愛斯梅哈爾達！拉·愛斯梅哈爾達！』

同時人們可以聽見外面有一陣歡呼聲。

『拉·愛斯梅哈爾達這個字是什麼意思？』甘果瓦失望地互握着雙手說。『啊，我的天，』

現在好像快要到窗子上來了！」

他轉身到大理石桌子跟前，看見表演中止了。這正是周比得應該帶着他的雷電出場的時候。而周比得卻呆呆地立在台腳下。

「米歇爾·吉波倫！被激怒了的詩人叫道，「你不是個惡棍吧？那末快上去！」

「唉，」周比得答道，「一個學生跑來把樓梯搬走了。」

甘果瓦看了看。事情真是這樣，劇台上的進出口完全被遮斷了。

「惡棍！」他喃喃道。「但是他爲什麼要搬去這樓梯呢？」

「爲了去看拉·愛斯梅哈爾達。」周比得憐憫地答道。「他說：「這裏有一道沒人用的樓梯！」於是他就搬了去。」

這是最後一個打擊，甘果瓦忍從地接受了它。

「讓魔鬼帶了你們去吧！」他向演員們說，「假若人家給我錢，我也會給你們的呀。」

於是他低着頭退了出來，但他一直像個被打敗了的將軍。

在走下法院底兩邊的石級的時候，他在牙齒縫裏喃喃地說道：

「這些巴黎人都是漂亮的草包和笨大！他們來看一個宗教劇的，卻什麼也沒有聽到！他

們全都是笨大——克羅班·徒意福，大主教，戈勃洛爾，加西莫多，還有魔鬼！但是聖母瑪麗亞不是的！假若我早知道，我一定早就給了你們，你們這些張着嘴的呆子！至於我，我來是爲了看人們的臉孔的，我卻只看見些背脊！我是個詩人，卻被當作了個賣狗皮膏藥的了！真的，荷馬曾經在希臘的塔上討過飯，拉松（Lason）^①曾經流浪在摩斯古人（Moscovites）^②中間。但是我情願讓魔鬼把我抓去，要是我懂得了他們所說的拉·愛斯梅哈爾達是什麼意思！這個字最初是什麼意思？這是個埃及字呀！』

① 古詩人。

② Moscovie 爲 Moscou 區域舊名，該區差不多遍佈俄羅斯全國。

第二卷

正月裏夜到來得很早，當甘果瓦走出法院時，街道已經黑暗。這個夜的到來使他高興；他正想找一些比較幽靜的街道以便隨意沉思，以便讓哲學首先來醫治詩人的創傷。事實上哲學是他唯一的隱蔽所；因為他不知道向哪兒投宿。在他的戲劇試演的顯著失敗之後，他不敢回到他自己的住處——在水上樓街 (Rue Grenier-Sur-jean)，正對着乾草港 (Port-au-Foin)。他斷定市長先生應該為他的賀婚詩給他足夠的錢，讓他付還他欠居約姆·杜爾克斯·西爾老板——巴黎的牲畜稅承包人——的六個月房租——就是說十二個梭爾；他在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短褲、襯衣、和帽子，合起來還不到一個梭爾。略略考慮了一會之後，他躲到禮拜堂的庫房監獄的出口處；至於夜間住宿的地方，他可以在巴黎所有的街道中任擇一處；他想起上次在沙瓦特街上一個法院律師的門口，看見過一個騎馬蹬，那時他曾

經向自己說這個石頭有時可以給一個乞丐或是一個詩人作很好的枕頭他感謝上天送給他這個好念頭；但是當他正要穿過法院的廣場走向城裏的曲折處——那裏有着些彎彎曲曲的古老的街道，比如巴耶西街、老他勃西街、沙瓦特街、居勿西街等等，那裏的九層樓的房屋至今還矗立着；那時他看見愚人之王的行列也從法院出來，橫過街道，帶着巨大的叫聲和火炬，向他，向甘果瓦走來。這個景象重新撩起他的自尊心的創傷；他逃開了。在他的戲劇的失敗之後，所有這些能叫他記起那個節日的一切都刺激他，使他的創口流血。

他想打從聖·米歇爾橋 (Pont Saint-Michel) 走，有些兒童在那裏跑來跑去地玩着焰火和鞭炮。

『該死的爆竹！』甘果瓦咒罵着，彎着腰爬上了俄向惹橋。在橋頭的屋子上掛着三幅大旗，上面畫着國王、太子和佛蘭德的公主，另外有六幅小的，那是奧大利的公爵、布朋大主教、波惹先生，讓得·法朗士夫人和布朋的義子先生，還有一個不知是誰；通通用火把照着，人們讚賞着。

⊙ 原題爲『從查西布底溢滿到西拉岩礁』見第四六頁註二。

「幸運的畫家惹昂·孚爾波爾！」甘果瓦重重地歎了口氣說，他轉身背朝着那些男女畫像，一條街在他面前；他找着一條這樣黑暗這樣荒僻的街，希望在這裏逃過節日裏可見可聞的一切。他走進這條街。一會兒，他的脚踏到了什麼東西；他絆了一下，跌倒了。這是五月柱，法院書記們在那天早上放在法院院長的門口表示慶祝的。甘果瓦英勇地忍受了這個新的打擊，他爬起來，走到水邊去。把那民事和刑事的法庭扔在背後，沿着皇家花園的牆壁走去，在那沒有好好修補的河岸，灰塵飛到他的頭髮上，他到了城區的西頭，他久久地俯看着船夫島 (L'ilot du Passours-aux-Vaches)，這個島如今已消失在銅馬和新橋之下。這個小島在黑暗中像一個黑堆，一條窄窄的白色小河把它和他隔開着。只要一點點亮光，人就可以找到那供給船夫們晚上經過時住宿的像蜂房樣的小屋了。

「幸福的船夫們！」甘果瓦想，「你們不想望光榮，也不用寫賀婚詩那些結婚的國王和布爾果尼的公爵夫人們算得了什麼！你們還認識別一些瑪格麗特，給羊羣修剪四月的草地呢！至於我，一個詩人，我受人譏笑，我冷得發抖，我欠人家十二個梭爾，我的鞋底薄得可以作你燈上的玻璃。謝謝，船夫們！你們底茅屋使我眼光清明，使我忘記了巴黎！」

一個比聖·讓爆竹大一倍的爆炸聲忽然從那幸福的茅屋裏發出來，把他從他底詩的

幻夢中驚醒。這是那船夫在慶祝節日，放了一串鞭炮。

這個鞭炮聲使得甘果瓦毛骨悚然。

「倒霉的節日！」他喊道，「你要到處追趕我嗎？呵，我的天，直追到船夫島來了！」

他看着脚下的塞倫河，一個可怕的念頭抓住他：

「呵！」他說，「我多願意跳到河裏去，假若河水不像這樣冷！」

於是他下了一個失望後的決心。因為他不能逃過愚人之王的選舉，惹昂·孚爾波爾的油畫、五月柱、焰火同鞭炮，他便決定大膽攢進節日的中心，到格雷勿廣場去。

「至少，」他想，「我在那裏會有一堆火烤烤，還可以從市區公共食堂裏弄到一頓三大塊上等糖點心的碎片作為晚餐。」

二 格雷勿方場

格雷勿方場現在差不多已只剩有一些模糊的痕跡了。那個可愛的角樓佔據了方場靠北的一角。它已經埋沒在使得那些雕刻底生動的輪廓線變得黏溼的劣等石灰之下，又被那些很快地吞沒巴黎所有的古老建築的許多日漸增加的新房子所壓陷，也許不久就會完全消滅。

大家打格雷勿方場經過的時候，都要對這夾在兩座路易十五時候的房屋之間的角樓投以一個憐憫與同情的眼光，他們可以容易地想像屬有這個角樓的大厦底形狀，想像出一個完全十五世紀的古老的峨特式的地方。

它那時也像現在一樣，是一個四邊不整齊的方場，一邊靠着碼頭，其餘三邊靠近一排排高高的、窄窄的、黑絨絨的房子。白天裏，人家可以看見這些房屋的各種樣式，通通有着石刻或

木刻，這已經表現出中世紀各種建築形式的完全標本，從那方形窗上的尖拱的起拱點，到羅馬式的半圓拱——它已經為尖拱所代替，仍然佔據着那個在塞倫河岸邊，靠近達勒西街，位於方場一角的古老的荷蘭塔的第一層。到晚上，人家從這堆建築物就只能看到方場四周的屋頂尖角底黑暗參差的輪廓。

在方場東邊的正中，矗立着一座分為三間的沉重錯雜的建築物。它有三個名字可以說明它的沿革，它修造的目的，和它的建築方式：它名叫太子宮——因為查理第五沒有接位以前曾經在那裏住過；又名交易所——因為它曾經是城中旅店；又名圓柱房——由於那些撐持着它的三座大樓的大圓柱。在這裏具備着像巴黎這樣一個好城市所需要的一切：一座小禮拜堂，爲了向神祈禱；一個大廳，爲了容納羣衆和安置國王的侍衛們；樓頂上還有一個兵器室，因爲每一個市民都知道，在一切緊急時候爲這個城市抗辯和懇求特權都是不合宜的，所以他們經常在城中旅店的頂樓上保藏着一兩支生鏽的好火繩鎗。

格雷勿方場如今仍舊是以前那個慘淡景象，由於它所引起的不愉快的印象，和遮住圓柱房的多米里格·波加爾德的幽暗的城中旅店。一個永遠的絞架和一個絞台——或者照那時的說法，一個法官和一架梯子——緊挨着被放在路中間，引不起人們對那不幸的地方

的特別注意，在那地方多少健康而富於生命力的人斷送了性命。那裏在十五年之後發生了一種聖·瓦葉熱病，一種害怕被絞死的病，一切病症中最奇特的一種，這不是從神那裏來的，而是從「人」那裏。

想到那種死的痛苦在三百年以前還擁塞着格雷勿方場，大廳，太子宮，居特渥華十字架，豬市，可怕的蒙特佛貢，警衛崗，貓場，聖·德門，草場，波兌門，聖·加克門，用它底鐵輪，石架，和所有他那些永遠擋在路上的死刑架；我們還沒有算上市長們，主教，牧師協會，僧長們，和執掌生殺之權的大寺院住持的無數種「梯子」還沒有算上塞倫河畔的各種審判圖畫，而在不斷地失掉了它底一切甲冑，它底痛苦的淫靡，它底想像和夢幻的刑罰，它底每五年要在大加雷特定製一個新皮床的拷刑之後，那古老的君權至上的封建社會，如今差不多已經消失，我們的法律和我們的城市之外了，這說起來是令人欣慰的；它從每一部法典中被搜查出來，從每個地方被驅逐出來，在我們廣大的巴黎城中，僅只剩有格雷勿方場底可恥的一角——只有那一個悲慘的、祕密的、不安的、無恥的絞刑臺，當它很快地執行了一次絞刑之後，常常還好像馬上又要開始工作。

III Besos Pera Golpes ①

當比埃爾·甘果瓦到達了格雷勿方場的時候，他已經凍僵了。爲了迴避俄向惹橋上的羣衆和惹昂·孚爾波爾的油畫，他是打從風磨橋上走來的；但是主教所有的風磨的輪子，在他走過時無情地濺了他一身水，把他的衣服全浸透了。他並且覺得他的戲劇的失敗使他比一向更怕冷。於是他急急走向那明亮地在場子中央燃着的焰火。但是有相當多的一羣人在他四周圍成了一圈。

「該死的巴黎人們！」他自語道，（因爲像甘果瓦這樣一位戲劇家正是獨白的角色。）
「他們把燄火擋住了！還不如待在廚房角落裏。我的鞋子可喝飽啦，那些該死的風磨簡直是

朝我哭了一陣！巴黎主教和他的風磨們見鬼去吧！我倒想知道一個主教要風磨作什麼，他想等着做一個磨坊老闆麼？假若他不要別的，而只要我的咒詛，我就咒詛他，咒詛他的教堂，和他的那些風磨！等一會，瞧他們現在會不會走開，這些傻瓜！請問他們在那邊幹什麼！他們烤火呢——好玩意兒！他們瞧着一百根柴火燃燒，好景緻！

再走近點一看，他才看見那個圓圈的人數很多，不僅僅是些爲了在皇家焰火上取暖的人，他看到這一大羣人並不僅僅是被那百多根燃燒的柴火吸引來的。

在焰火和人羣之間的一塊空地上，一個年青女郎在跳舞着。作爲一個懷疑派的哲學家，和一個諷刺詩人的甘果瓦，被這個燦爛的景象迷住了，不能一下子肯定地看清楚這個女郎究竟是人，是仙，還是天使。

她個兒不高，但是她優美的身材看起來這樣細長。她的皮膚略帶棕色，但人家可以想像它在陽光下一定像羅馬婦女和安達路斯的婦女一樣是淡金色的。她底小小的兩腳也是安達路斯式的，它們正舞着一個兩腳相併的步法。她在一張隨便鋪在她腳下的波斯地毯上跳舞着，轉旋着；當她每次轉過身來的時候，她光輝的臉經過你面前，她烏黑的大眼睛朝着你一閃。

所有在她周圍的人們都目不轉睛，大張着嘴；當她這樣伴着鼓聲跳舞時，她兩隻圓圓的結實的手臂把一面小小的鼓高舉在她的黃蜂樣小巧玲瓏的頭上，還有她的沒有縐褶的金色緊身衣上，她底舞動時膨脹起來的帶小斑點的袍子上，同着她的裸袒的肩膀，她的時時從裙子裏露出來的兩腿，她的黑頭髮，她的光亮的眼睛，說實話，她看起來簡直是個超自然的生物。

『真的，』甘果瓦想，『這是一條蛇，這是一個森林女仙，這是一個女神，這是一個梅拉倫山上的女酒神！』

這時這條『蛇』的一條髮辮散開了，辮子上別着的一根黃銅別針掉到地上。

『不是，』他說道，『這是一個吉卜西女兒。』所有的幻想一下子消失了。

她又開始舞蹈。她從地上拾起兩把劍，把尖頭靠在額上，然後使它們向一邊旋轉，自己向另一邊旋轉。她的確是一個吉卜西女兒，一點不錯，甘果瓦雖然有一點不高興，但這整個景色是相當地嫵媚迷人；焰火以紅紅的光照耀着她，戰慄在四周圍的觀衆們的臉上，在這位女郎

的棕色的額頭上，在方場盡頭投下一個微弱的反光，夾帶着它們底波動的影子，一邊射到圓柱牆的黑暗而古老的正面上，一邊射到絞台的石架上。

在這光亮照耀下的成千的面孔中間，有一個面孔好像比其餘的更注意那跳舞女子。這是一個嚴肅、平靜、而陰沉的人底面孔。這個人，他的衣服被周圍的羣衆遮沒了，他看起來頂多不過三十五歲，他是個禿頭，只還有幾撮稀少的已經灰白的頭髮；他的高而廣闊的額頭已開始起縐；但是他的深湛的眼睛裏閃着一種奇異的青春，狂熱的生命，深沉的熱情。他不停地把這種目光投向那個吉卜西女孩，而當這個十六歲的活潑的女孩子跳着舞着激動着觀衆的時候，他覺得他的希望對他越變越黯淡。間或一個微笑和一聲歎息在他的嘴上相遇，但那個微笑是比歎息還痛苦得多的。

年青女郎喘息地停止了，觀衆溺愛地稱讚她。

『得加里，』那吉卜西女孩喊道。

於是甘果瓦看見一隻美麗的小山羊走來，雪白，敏捷，機警，光滑，有兩隻鍍金的角，一雙鍍金的脚，和一個鍍金的項圈，它一直蜷在地毯的一角看着它的主人跳舞。甘果瓦一直沒有看見它。

「得加里，」跳舞者叫道；「該你來了。」

她坐下來，快樂地把她的小鼓送到小山羊面前。

「得加里，」她繼續叫道，「現在是什麼月份？」

小山羊舉起一隻腳在鼓上敲了一下。人家聽到那是說一月。觀眾喝采起來。

「得加里，」女郎把鼓翻了一面，又說，「今天是幾號了？」

小山羊舉起鍍金的腳在鼓上敲了六下。

「得加里，」這個吉卜西女孩時時改變拿鼓的姿勢，繼續說，「現在是幾點鐘？」

山羊敲了七下，同時圓柱房裏的鐘也敲了七下。

人們簡直驚異了。

「這裏頭有邪法！」人羣裏一個陰險的聲音說道。這是那個禿頭的人，他的眼睛沒有離

開過那吉卜西女孩子。

她戰慄了一下，轉過身來；但是喝采聲蓋過了那陰沉的呼聲。

這些喝采聲甚至把那陰沉的呼聲完全從她的心上抹去了，她繼續盤問她的山羊。

「得加里，告訴我，城裏的手槍隊長居約姆·赫米在聖燭節那天是怎麼個樣兒？」

得加里用兩條後腿站起來，咩咩地叫着，並且用一種可笑的斯文樣子走起路來，觀眾看見它這樣模倣着手槍隊長底可笑的笑熱誠的樣子，全體迸出了一陣大笑。

「得加里」被這更多的喝采鼓勵了的女孩子說：「皇家教堂法庭律師加克·夏赫莫，呂先生怎樣祈禱？」

山羊坐在後腿上，咩咩地叫着，用前脚做出奇怪動作，除開缺少那不好的法蘭西話和不好的拉了話之外，表情，舉動，和姿勢，都活像是加克·夏赫莫坐在那兒。

觀眾更熱狂地喝采。

「這是褻瀆神聖的！這是侮辱神聖的！」又是那個禿頭人的聲音。

那吉卜西女孩又轉身一下。

「啊！」她說：「是那個可惡的傢伙！」於是她把下嘴唇伸到上嘴唇外面，熟練地扁一扁嘴，用脚尖旋轉着，開始用她的小鼓向觀眾收錢。

各種大銀幣、小銀角、銅錢，像下雨一樣擲來。她忽然一下子轉到甘果瓦面前。甘果瓦那樣窒息地把手伸向口袋，她便停下來等着。「見鬼！」甘果瓦搜遍了他的口袋之後，這樣叫道，意思是說口袋完全是空的。但這時那漂亮的女孩子站在那裏，用大眼睛望着他，把鼓朝着他，等

待着。甘果瓦大顆大顆地流汗了。

假若有一個祕魯寶石在他口袋裏，他也一定把它拿給那跳舞者了，但是甘果瓦沒有祕魯寶石，而美洲又還沒有被發現。①

幸好一件意外的事情解救了他。

『你不走開嗎？你這隻埃及的蟋蟀！』一個尖銳的聲音從方場一個最暗的角落裏叫道。年青女郎驚駭地回轉身來。這不復是那個禿頭人的聲音；這是一個女人的聲音，一種虔誠的、憎惡的聲音。

可是，這個使得那吉卜西女郎害怕的聲音，卻叫徘徊在近旁的一羣小孩子高興起來。『這是那個荷蘭塔裏的女修士！』他們大笑地叫道，『這是那個小麻袋在咆哮呢！她大概沒有吃晚飯吧？看看我們能不能從城區食堂裏弄點東西給她！』

人們全都急忙跑到圓柱房去。

① Chandelour, 二月二日，聖母瑪麗亞產後淨穢，攙耶穌往聖殿之日，舉行蠟燭隊，拔除一年間聖壇上所用的蠟燭。

② 美國俗稱金圓國，美國人最會賺錢 (Make money)。

這時甘果瓦有了從跳舞者身邊離開的勇氣了。孩子們的叫聲使他記起他自己也沒有吃晚飯。他跑到城區食堂。但是小鬼們的腿比他跑得快；當他跑到的時候，他們已經把桌子弄光了。甚至連五個梭爾一磅的 Camichon 也沒有了。只有馬第·比兌倫於一四三四年畫在牆上的幾株瘦瘦的水仙花，間雜着幾株玫瑰。這是一個寒酸的食堂。

不吃晚飯就睡覺是一件不易忍受的事。沒有地方睡覺也和沒有晚飯吃同樣糟糕。甘果瓦正是這樣。沒有麵包，沒有住處；他看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全沒有，便加倍地感到需要它們。他早已發現了這個真理，就是：周比得在一陣厭惡情緒中創造了人類，而在一個哲人的一生的命運總是攻擊着他的哲學。至於他，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完全的阻礙。他聽到他的胃像敲鼓一樣地響着，他非常惶亂地發覺倒霉的命運用飢餓戰勝了他的哲學。

這個悲哀的夢境愈來愈使他沉迷，忽然一個充滿痛苦的奇怪的歌聲，把他救起。這是那個吉卜西女郎在歌唱。她的歌聲和她的舞蹈一樣，和她的容貌一樣。這是無定的、嫵媚的，也可以說是相當純潔、嚴肅、空靈，像生着翅膀一樣。這裏有連串的旋律和意外的音韻，接着是一些夾雜着粗細聲調的簡單句子；接着是一些像夜鶯樣的跳躍的聲音，但總是和諧的。接着是一些八行詩體的平句的波動，同着那年青歌手的胸脯一起一伏。她的奇怪的面孔伴隨着歌裏

那可憐的蟋蟀忽然停頓了。甘果瓦堵住自己的耳朵。

「呵，」他叫道，「該死的鋸子把琴絃弄斷了！」

別的觀衆也像他一樣喃喃着：「魔鬼把這個小麻袋抓去吧！」這個看不見的老厭物也許會懺悔她對吉卜西女郎的攻擊了，要不是大家的注意這時轉向了愚人之王的行列——它在走遍一切重要街巷之後，帶着它所有的火把同叫聲，進入了格雷勿方場。

我們底讀者看着那樣離開了法院的這個行列，一路更沒收了巴黎所有的乞丐、小偷和流浪人；這個行列到達格雷勿方場的時候，顯出一種體面的樣子。

首先是埃及。那個埃及及公爵騎着馬走在前頭，伯爵們在他腳下替他拉着馬韁，扶着馬鞍；他們後面，混雜地走着吉卜西男女，肩頭上坐着啼哭的小孩；所有的人們，公爵、伯爵和平民，通通是衣衫襤褸。接着來了黑話王國——這就是說所有巴黎的小偷，嚴肅地有秩序地排

⊖ 「他們是阿拉伯的騎者，

看去同影像一樣，

帶着刀劍，肩頭上，

還有百發百中的橫弓。」——英譯者註。

成梯形；最矮的走在最前面。他們四個一隊地向前移動，帶着他們底奇怪職業的各種等級的標記，大部分是殘廢的，有的斷了腿，有的沒有胳膊；還有矮胖的人、僵硬的人、瘋癲的人、跛足的人、流浪的人、懶惰的人、窮苦的人、卑鄙的人、病弱的人、商人、假慈善家、孤兒、高級牧師、乞丐——連荷馬也會感到疲於記述的一大羣數不清的人。在乞丐們和高級牧師們和假慈善家們之間，人們很難辨認出誰是竊賊之王，他蜷伏在一乘兩條大狗拉着的小車子裏。在這黑話王國之後，來了加里雷帝國（Calibe）。加里雷帝國的皇帝居約姆·盧梭高貴地走着，穿着繡着葡萄的紫紅花的袍子，前面是一些丑角作着軍隊裏的拍子和舞蹈；周圍是他的執戈者們，他的副官們，他的侍從們。最後來了律師公會，同着綴滿花朵的五月柱，黑色衣服，安息日的神聖的音樂，高大的有黃暈的蠟燭。在這羣人中間，愚人社的社員們抬着一個輦輿，比在瘟疫流行時候的聖·惹雷韋也勿的神座更豪華地裝飾着小蠟燭。新的愚人之王，聖母院的敲鐘人駝子加西莫多，拿着圭杖，穿着袈裟，戴着王冠，煊赫地坐在這個輦輿上。

這個奇怪行列的每一部門都有它奇怪的樂隊。吉卜西人敲着他們的 Dalafos 竊賊們是沒有多少音樂的種族，還用着十二世紀的六絃琴、羊角和哥特式的三琴絃。加里雷帝國也沒比他們進步多少，人家在它的音樂裏找不到初期藝術的可憐的三絃琴，它仍舊被拘囚

在 Re-lami 的藝術裏。但是在愚人之王的四周，卻用宏大的粗糙的聲音奏着那個時代最富麗的音樂。它們是最高音、次高音、和中音的六絃琴，還不算笛子和銅樂器。唉，我們的讀者該記得這正是甘果瓦的樂隊。

在從法院到格雷勿的勝利的行列裏，加西莫多底愁苦可怕的臉上的驕傲和滿足的光輝，真是難以描畫。這是他第一次感覺到一種從未經驗過的自尊的快樂。他一向只認識那種鄙視他的環境和厭惡他的本身的恥辱。他雖是那樣聾，他卻像一個真正的愚人之王一樣欣賞着他所憎恨的人們——因為他知道自己被他們憎恨——底喊叫聲。他的人民是一羣愚人、流氓、小偷、和乞丐，那有什麼關係！他們只不過是人民，而他卻是統治者！他熱誠地聽着這些諷刺的喝采，這些嘲弄的恭敬，我們得說明，這一切使得羣衆方面起了一點真正的恐怖。因為這個駝背是很健壯的，因為這個跛子是靈活的，因為這個敲鐘人是兇惡的：這三者使得滑稽成分減少了。

並且，這個新的愚人之王把他所曾經經驗過的和一些他所希望着的情感加以衡量，這遠

非我們所能相信。在這個殘缺的軀體裏面的靈魂，自己合乎需要地有着對於殘廢和聾啞的感觸，但他在那時所感覺到的還是絕對地模糊不清。只有歡樂失掉了，驕傲依然存在。在這個暗淡的不幸的面孔底四周，有着燦爛的光輝。

這不能不說是可驚可怕——當加西莫多在這種半昏迷狀態中勝利地經過聖母院前面時，忽然一個人從人羣中跳出來，用很憤怒的姿勢奪掉了那表示他底愚人之王的身份的鍍金圭杖。

這個傢伙，這個冒失鬼，正是那個禿頭人，他在一會兒之前混進了吉卜西人羣裏，用可怕可恨的話吓唬過那可憐的女孩子。他穿着袈裟。當他從人羣中跳出來的時候，一直沒有注意他的甘果瓦立刻就認出了他；『真的，』他驚呼了一聲說，『這是我在愛赫梅時候的老師，多姆·克羅德·孚羅諾副主教！他同那個獨眼人搗什麼鬼？他會把他吞下去的！』

一聲恐怖的叫喊。可怕的加西莫多從輦輿上跳了下來，婦女們回過臉去，免得看見他把副主教撕成碎塊。

他向那牧師鞠了一躬，並且向他跪下。

牧師踢他的脚，折斷他的圭杖，扯下他的袈裟。

加西莫多依舊跪着，低着頭，抱着雙手。

於是他們之間來了一些奇怪的記號和手勢，因為他們誰也沒有說話。牧師激動地直立着，橫暴地恫嚇着，加西莫多卑躬地服從地匍伏着。這時加西莫多的確可能用他的拇指把牧師捏碎的。

最後牧師粗暴地搖着加西莫多的肩膀，作了個手勢叫他起來並且跟他走。

加西莫多站起來。

愚人社的人們呆木了一會之後，想對這把他們底愚人之王粗暴地拉下了王位的事情加以抗議，吉卜西人們、乞丐們、和律師的書記們，都圍着牧師叫喊起來。

加西莫多在牧師面前，緊握着強健的拳頭，像一隻發怒的老虎樣磨響着牙齒，看着加害他的人們。

牧師又裝出一副陰沉的樣子，向加西莫多作了個手勢，悄悄地退去了。

加西莫多走在他前面，在人羣裏替他開路。

當他們橫過了羣衆和方場，一羣好奇的懶惰的人想跟上去。加西莫多於是作了後衛，走在副主教後面，他是方方的，胖胖的，矮矮的，怪樣的，粗魯的，縮手縮脚的，露出長牙，像瘋狂的野

獸樣咆哮着，一個手勢或者一個眼色就使得羣衆大大地騷動一陣。

人們讓他們進入一條窄小的黑暗的街道，那裏再沒有誰敢冒險跟上去；單是想一想西莫多底露出的長牙齒，就足夠把人止住了。

『這樣就好了！』甘果瓦說，『可是我到哪兒吃晚飯去呢？』

四 夜間在街上追逐美女的困惱

甘果瓦偶然想追隨那個吉卜西女郎。他看見她同着她的山羊走到了古特雷西街上。

「爲什麼不追上去？」他自語道。

熟習巴黎街道的甘果瓦，覺得再沒有什麼比追隨一個不知往哪兒去的美女更便於幻想的了。在他自願地放棄了他的自由意志的時候，在他從一個幻想又引起另一個幻想的時候，無疑地就有一個幻想的獨立性和盲目的服從性，我不知道是奴隸性和自由性兩者之間的什麼東西，使得甘果瓦高興，他一個心靈本來就混沌、無決斷、而且複雜的人，總是走極端，總是不斷地懸在人類的一切嗜好之間，把它們一個一個地互相抵消。他喜歡把自己比成穆罕默德的墳墓，被兩個方向相反的磁石吸引着，永遠吊在天花板和地磚之間，在升起和沉落之間，在天頂和地底之間。

假若甘果瓦生在我們的時代，他將會多麼美妙地站在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之間呵。而他不够長壽到活上三百年，這是可惜的，他之不存在於今天，是一件非常顯明的憾事。並且，對於甘果瓦在這樣不知往哪兒投宿的時候，再沒有比在街上追逐一個路人（尤其是女的）更樂意的了。

他若有所思地走在那年青女郎後面，她正抱着她美麗的山羊，加快着脚步，她看見人們回來關上店門；在那天裏只有那些店舖是開着的。

『終竟，』他差不多這樣想道，『她總得有個地方住宿呵；吉卜西人都有好心腸的！——誰知道……』

跟着這種思想，從他心裏又生出了一種不知什麼崇高的意念使他遲疑了。

一刻一刻地，當他打那些最後關上店門的商人面前走過，他聽到一些談話的片斷，打斷了他底快樂的幻想的鏈子。

比如兩個老人像這樣互相問詢：

『蒂波·費立克爾老闆，你知道天冷起來了嗎？』

（甘果瓦是自從冬天一開始就知道天冷的。）

『是的——好，波立法斯·迭若姆老闆！我們會不會像三年以前——像在八十年代裏一樣，每捆柴賣到八個梭爾呢？』

『呸，那算不了什麼，蒂波老闆，在一四〇七年冬天裏，從聖·馬丁節①一直到聖燭節都凍着冰！天氣冷得那樣可怕，國會裏的書記們每寫三個字，筆尖上的墨水就結了冰！這把法院的記錄都打斷了。』

再過去，一些鄰家婦女拿着蠟燭站在窗前，霧氣使她們的蠟燭流着淚。

『布他格小姐，你的丈夫有沒有告訴你那件不幸的事？』

『沒有，你說的是什麼事呢，居爾剛小姐？』

『加特雷的書記惹葉·若丹先生的馬被佛蘭德使臣們和隨從們驚駭了，把塞雪斯丁的供獻人踢倒啦。』

『真的嗎？』

『沒有比這更真的了。』

① Saint-Martin 在十一月十一日，約當中國小陽春節。

「一個市民的馬，那還沒有什麼；要是一個騎士的馬，那才好啦！」

窗子關上了。但是甘果瓦已經失掉了他思想的線索。

幸好他重又找到了它，而且不費力地把它連接起來，由於那還在前面趕路的美好的女孩和她的得加里——那個美好嫵媚的生物；他崇拜着她們的小小的腳，美麗的造形，可愛的姿勢，差不多把她們滲入了他的幻想裏，她們的聰明和友愛使他相信她倆都是少女，而她們步履的輕捷、靈敏，和熟練，又使他相信她倆都是羊兒。

街道愈走愈加黑暗和荒涼。滅燈鐘已響了好久，路上只能偶然碰到一個行人，窗上偶然射出一縷光亮。甘果瓦跟着吉卜西女孩走進了那些圍繞着「神聖的嬰兒們」^①底古墓的錯綜紛歧的窄巷、弄堂，和十字路，它們就像是一堆被貓兒弄亂了的線。「這是些很少有旅店的街道呵！」甘果瓦說；他在那些不斷出現於他面前的成千的曲折裏迷失了，那個女孩卻走到一條好像很熟習的路上，毫不遲疑地更加快了脚步。至於他，他會完全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要不是在經過拐角處的時候看見一個高大的阿爾的刑台——阿爾底空花尖頂底黑黑的凸出部分，活生生地伸出在韋黑得雷街上一個還有燈火的窗上。

他引起那年青女郎的注意已有好一會了；她好幾次不安地向他回過頭來；她甚至停住

了一會脚步，藉着一個麵包房底半開的窗裏射出的一線光亮，把他從頭到脚地仔細打量；一轉瞬間，甘果瓦看見她略扁一扁嘴——像他看見過的一次那樣地——便走開了。

這個微微的扁嘴使甘果瓦陷入深思。在這個可愛的怪像裏有着什麼輕蔑或戲弄的意。但他仍然低着頭，計數着街石，跟上了那漸走漸遠的女郎，轉過一條街，當他看不見她的時候，他忽然聽到一聲尖銳的叫喊。

他加快脚步。

街上一片陰暗。藉着街角上聖母像的鐵籠裏燃着的一隻流着燭油的蠟燭的光，甘果瓦才看見那吉卜西女郎在兩個人的胳膊裏掙扎着，他們想阻止她叫喊。那隻可憐的山羊嚇壞了，低着頭啐啐地叫着。

『救命，救命！』甘果瓦喊道，並且勇敢地向前走去。一個正抓住那女郎的人向他轉過頭來，這正是加西莫多底可憎的臉。

甘果瓦沒有逃走，但是他不能再走上去一步。

加西莫多走向他，用手背向他一擊就把他打到四步之外，再回過身去走進黑暗裏，把少女舉起來放在一個肩膀上，好像放上一個綢披巾似的。他的同伴隨着他。山羊跟在他們後面，可憐地啾啾叫着。

『捉兇手呵，捉兇手呵！』可憐的吉卜西少女喊道。

『那邊去，可憐的傢伙們，替我去把那個惡棍趕走！』忽然附近一個騎馬的人用打雷一樣的聲音叫道，他正從鄰近的一條巷子裏突然橫衝直撞地走來。

這是國王的侍衛長，從頭到腳武裝着，手裏拿着寶劍。

他從加西莫多底牢固的手臂裏把那吉卜西女郎拉出來，放在他的馬鞍上，那可疑的駝背驚駭了一陣，衝過來反抗他，緊跟在那侍衛長身後的十五六個弓箭手，就把他們的雙邊劍舉起來。這是在巴黎憲兵隊長羅伯爾·兌斯都特韋耶將軍領導下的皇家雙重衛隊裏的一部分。

加西莫多被包圍了，抓住了，綁上了。他亂動着，吐着唾沫，咬着牙齒，要是在大白天裏，他底因憤怒而漲紅起來了的面孔，一定會把衛隊們吓跑了。但是黑夜解除了他的可怕的武器——他的醜惡。

他的同伴在爭打時消失了。

吉卜西女孩挺直地騎在軍官的馬鞍上，把兩隻手放在那青年人的肩頭，仔細看了他幾分鐘，好像被他英俊的面容和他打救她的好心感動了。接着，她首先打破了沉默，用更溫柔的聲音向他說：

「軍官先生，您尊姓大名？」

「我是侍衛長法比·得·夏多倍赫，我聽您吩咐，我的美人！」那軍官立正了答道。

「謝謝！」她說。

這時侍衛長法比·得·夏多倍赫把他的鬚鬚觸到了少女，她便從馬上一下子滑下來，像一隻掉到地上的箭一樣地逃跑了。

她消失得比閃電還快。

「您要幹什麼，侍衛長？」一個兵士說，「會唱歌的鳥兒已經逃了，蝙蝠卻還留着。」[⊙]

⊙ 蝙蝠在黃昏時捕食小鳥。這裏是一個玩笑的比喻。

五 跟着來的苦惱

跌倒而昏迷了的甘果瓦，依舊留在街角上的聖母像面前，他漸漸回復了知覺；起初幾分鐘他飄浮在一種不無痛苦的半朦朧的幻想上，天使似的吉卜西女郎和那隻山羊的面貌，同加西莫多底粗重的拳頭連在一起。這只是一會兒。他的身體挨着街路所引起的寒冷的感覺，使他一下子清醒過來，使他打起精神。『哪兒來這股冷氣？』他粗聲地自語道。他發見自己差不多是在一條陰溝裏。

『獨眼的駝子見鬼去吧！』他咬牙切齒地說，並且想立起來。但是他太昏眩，太衰弱了。需要使得他重新躺下。他的兩隻手還相當能夠自由活動，他搖了搖鼻涕，表示聽天由命。

『巴黎的爛泥，』他想到（因為他非常相信那條陰溝將作為他的住處了）。

你能把一個意想不到的住處怎麼樣呢？

「巴黎的爛泥特別討厭，它裏面一定有着大量的碳酸鹽和硝酸鹽。至少，尼古拉·佛拉梅爾和煉金家們是這樣想的……」

「煉金家」這個名詞使他忽然想起副主教克羅得·孚羅諾。他記起剛才看見的凶暴的景象，記起那吉卜西女郎在兩個人手中掙扎，記得加西莫多還有一個同伴，而那個副主教底高大陰沉的容貌混亂地走進他的記憶。——「這多奇怪！」他想；根據着這個材料並且把它作爲基礎，他建造起一個設想的幻想大廈——哲學家們的紙糊的堡壘。接着他又一次回轉到現實裏，他忽然叫道：「哎呀，我快要凍成冰了！」

那個地方的確愈來愈待不下去。陰溝裏的每一滴水都從甘果瓦的懷裏帶走一滴溫暖，他底身體的溫度和陰溝的溫度之間的平衡，開始猛烈地顯著起來。

另一種性質完全不同的厭倦一下子打擊着他。

一羣小孩子——成年流浪在巴黎街上，永遠被呼爲「流浪兒」的赤足小野人，當我們也還是小孩的時候，我們每天傍晚放學時他們都向我們投石子，因爲我們的褲子不是破的

——這樣一羣小滑稽家跑到甘果瓦躺着的地方，完全不在乎他們的笑聲會不會驚擾附近人們的睡夢。他們拖着一個不知作什麼用的大口袋，僅只他們走路的聲音就可以驚醒一個死人。並不完全是死人的甘果瓦，半抬起身來。

『呵赫！愛亨甘·康兌西！呵赫！讓·班斯布爾！孩子們尖聲叫道；『那個角落上的鐵貨店商人老愛斯打西·慕朋剛剛死掉了。我們有他的草蓆，我們要去把它當焰火燒掉。今天是歡迎佛蘭德使臣們的日子呵。』

他們剛好把草蓆扔到了甘果瓦身上，他們走到他旁邊來了，沒有看見他。同時，他們裏面的一個抓了一把草蓆到聖母像面前的蠟燭上去點燃。

『該死！甘果瓦喃喃道，『我現在不是又太熱了麼？』

時候危急了。他幾乎一邊是水一邊是火。他用了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就像一個偽幣製造者要被人煮死而掙扎逃走時一樣，直直地站了起來，把草蓆向流浪兒們擲回去，逃跑了。

『聖母呵，』孩子們叫喊道，『那個鐵貨店商人又復活了！』

輪到他們逃跑了。

草蓆作了戰場的主人。倍爾福赫、居惹神父，和戈何惹慈都這樣記述：第二天那一區的牧

師就把這床草蓆鄭重地拾起，並且拿去放在聖·好運（Sainte-Opportune）教堂的貯藏室裏——一直到一七八九年，聖物保管人就從莫公賽耶街拐角處的聖母像的奇蹟，每年得到了一筆可觀的收入，說是在一四八二年一月六號到七號之間的晚上，聖母的顯靈把愛斯打西·慕朋死後惡意地藏在他的草蓆裏打算爲害的冤魂趕跑了。

六 打破了的瓶子

甘果瓦用兩條腿儘快地跑了一陣之後，不知道自己在哪兒，他的頭在許多街角上磕碰了，掉下了好幾條陰溝，跨過了許多街道，許多胡同，許多小巷，在舊哈爾路的許多曲徑中尋找一條通路，一面正在驚慌中探索着 *Tota via, Cheminum et Viaria* 這幾個拉丁字是什麼意思，忽然我們的詩人停住了，他喘息了一會，接着就被一個突然來到他心裏的雙關論法抓住了。他把手指頭放在額頭上自語道，『比埃爾·甘果瓦先生，我覺得你像個呆子樣在那兒跑着。那些小滑稽家們也像你害怕他們一樣地害怕着你的。我告訴你，我覺得當你向北逃跑的時候，你一定聽到他們底穿着木屐的腳向南逃跑。總是這兩樣事裏的一樣：或許孩子們逃跑了；那末他們在恐慌中忘了拿走的草蓆，就正好是你一早起就到處跑着找尋的救濟床，而聖母把它送給了你，用以報答你在她的光榮之下，完成了一個伴着勝利和紀念的宗教劇；或許

孩子們沒有逃跑，把草蓆燒了起來，那就正是你想看玩和烘烤的好火。在這兩種情形之中，管是好床還是好火，總之草蓆是天賜的。莫公賽耶街角上的崇敬的聖母瑪麗亞，也許就是爲了這個才叫愛斯打西·慕朋死去的，你這樣拚命用兩腿像畢加爾人逃開法國人一樣地逃跑，把你以前找尋的東西丟在後面，這真是發瘋；你真是個笨大！』

於是他回轉脚步，連耳朵鼻子都留神着，一心貫注地跑去找尋那個幸運的草蓆，但是徒然。只有一些交錯的房屋、死巷、小胡同；他在其間不斷地猶豫和懷疑，比在杜赫雷爾旅邸中（Hotel des Tournelles）^①更狼狽更迷惑。最後他忍耐不住了，痛苦地叫喊道：『這些街道真該死，這是魔鬼照着他底鐵叉的式樣築造的！』

這個叫聲使他稍稍覺到安慰，他在一條窄長的巷子裏看見一線微紅色的反光，終於振作起精神。『讚美上帝！』他說道，『它在那邊呢！那就是我的燃燒着的草蓆呀。』他把自己和夜間翻了船的水手相比，虔誠地說道：『Salve, Salve Maris Stellae！』

他這句意大利話是向聖母還是向草蓆說的呢？我們完全不得而知。

① 宮廷的一部分，法皇亨利第二曾在其中爲廷臣 Montgomery 所刺傷。

他在長巷裏走了不到幾步——長巷是彎曲的，沒有鋪砌，越來越加泥濘和傾斜——他看見一件相當奇怪的事，這條巷子並不荒涼，沿着這條巷子，這裏那裏地有一羣面目模糊的平民，全都在向着巷頭上搖搖的火光移動。好像一羣笨拙的昆蟲從一片草葉爬到另一片草葉地向着船夫的火光移動着一樣。

沒有什麼比得上發現自己的錢袋空了那樣危險的了。甘果瓦繼續前進，走進了一羣最懶散地跟在別一些人後面拖着步子的怪樣的人們裏面一個的身邊。他再走近些的時候，才看見那不過是一個可憐的跛子，用兩隻手跳着走，好像一個只剩兩隻前腿的蜘蛛。當他走近這帶着人的面型的蜘蛛時，它用一種悲切的聲音向他叫道：『*La buona mancia signor*！
buona mancia！』

『魔鬼抓你去！』甘果瓦說：『我也同你一道被抓去，假若我能知道你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他走過去了。

他又進入另一羣移動着的人裏面的一個，打量着他。這是一個雙倍的殘廢者，跛一隻腳，缺一隻胳膊，他底拐杖和木腿使得他好像一具行走着的絞架。長於崇高的古典的比喻的甘

果瓦，把他比成韋爾甘①底活三角架。

這個活動三角架走過時向他脫帽行禮，但是他把他的帽子像隻理髮師的盆子似的舉到了甘果瓦的下巴底下，在他的耳邊叫喊道：『*Cener caballero, para comprar un perlaso*

de pan』②

『這個人也是像這樣說話；但這是一種古老的語言，假若他懂得，他是比我幸福的。』甘果瓦說。

接着他念頭忽然轉變，拍拍自己額頭說：『那末，今早上他們說的「拉·愛斯梅哈爾達」是什麼意思呢？』

他想加快脚步，但是又有什麼東西在他路上第三次煩擾着他。這個什麼「東西」或毋寧說什麼「人」，是一個瞎子，一個長鬚子的，有猶太人面貌的小個兒瞎子，因為一條很大的

① 「施捨吧，慈悲的先生」——英譯者註。

② *Vulcania* 為大神名，貌奇醜。

③ 「慈悲的先生，施捨一點夠買一片麵包的錢吧」——英譯者註。

狗向他吠着，他向四周揮着條棍子，用一種匈牙利的鼻音說道：『Faciote caritatem』①

『好了，』甘果瓦說，『終於有一個說基督教徒的語言的人了！我該裝出一副樂善好施的樣子，在我這個囊空如洗的時候。』他向那個瞎子轉過頭去說，『我的朋友，我上禮拜才賣掉了我的最後一件襯衫；這就是說 *Vendidi hebdomade nuper tran-ita meam ultimam chemisam*——因為你只懂得西塞羅的語言。』

說完他就把背朝着那個瞎子，繼續走他的路；但是那瞎子也和他同時開步走，這時那兩個殘廢人，一個斷胳膊的和一個跛脚的，也急急忙忙地拖着拐杖，拐着木腿走到他們旁邊來。三個人合在一起，緊跟着甘果瓦，向他唱起來：

『施捨吧！瞎子唱道。

『慈悲呀！斷胳膊的人唱道。

而那個跛子便重覆着這個唱句：『一片麵包呀！』

甘果瓦掩住耳朵。『呵，巴倍爾 (*Babel*) 塔呀！』他叫喊道。

他開始跑起來。瞎子也跑，跛子也跑，缺臂也跑。

接着，當他剛一走到街上，就被缺臂、瞎子、和跛子包圍了。從一些房屋裏，從附近的小巷子

裏，從地窖裏，走出來一些跛子、獨眼，和瘋癱病者，嘶鳴着，吼叫着，呼號着，一拐一拐地，慢慢地向光亮處跑來，滿身泥濘，好像雨後的蝸牛一樣。

甘果瓦，一直被那三個麻煩鬼跟着，不大知道究竟會變成什麼情形，在別人中間驚訝地走着，一會兒轉向跛子，一會兒碰着了缺臂，一會兒又踏着了生瘡的人；好像一個英國船長被囚在大堆的暗礁中間。

他忽然想試着轉身逃跑，但是太晚了，所有的地方都已在他後面關閉，那三個乞丐把他捉住了。於是他繼續走，被這翻騰的波浪推動，恐怖着，昏迷地覺得彷彿置身於一個可怕的夢裏。

於是他到達了一個街的盡頭，街盡頭是一個廣場，那裏千萬條光亮搖搖地射到黑夜的濃濃霧罩裏。甘果瓦向那兒跑去，希望他的輕快的腳能够幫助他逃開那三個緊跟着他的乞丐。

『Onde vas, hombre!』 跛子丟掉了木杖，用他那好像從前在巴黎鋪道上走過幾何

○ 『施捨呀!』——英譯者註。

○ 『人哪兒去哪?』——英譯者註。

形步子的兩條好腿跑在他後面。

這時那個缺胳膊的人直立起來，用他鐵一樣強壯的胳膊把甘果瓦抓住，瞎子用光亮的眼睛對面望着他。

『我是在什麼地方呵？』駭壞了的詩人說。

『在怪廳(Cour des Miracles)裏，』另一個剛剛加入的旁觀者說。

『用我的靈魂發誓，』甘果瓦說，『我看見瞎子睜着眼睛，跛子跑起來；但是他們本來的面目哪兒去了？』

他們用一個陰險的笑回答他。

這個可憐的詩人向四周圍觀看。他的確是在這座可疑的怪廳裏，誠實的人從沒有在這樣一個時辰侵入過那兒，這是奇幻的圈子，加特雷和市政府的職員們如果冒險到那裏去就會悄悄地不見了；這是小偷們的城市，是巴黎臉上一個可厭的瘤子；奔瀉的水每天早上從那兒流出，每天晚上流回來一條沉滯的陰溝，帶同着經常浪盪在幾條重要街道上的無賴、乞丐，和流浪人；晚上蜂王同着黃蜂們帶了他們的收穫物回到那裏；這是一個謊話病院，這裏有吉卜西人、裸體的牧師、失意的學者，他們屬於不同的國籍：有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德國人。他們屬

於不同的宗教：有猶太教人、基督教人、回教人、和偶像崇拜者；他們全身蓋滿了用顏色畫出的膿瘡，白天是乞丐，晚上是小偷；這是個龐大的更衣室，那時代所有巴黎鋪道上的盜竊、奸淫、和暗殺的案件的永恆喜劇的扮演人，都是在那兒上裝和下裝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廣場，形狀不規則，鋪砌得也不好，像那時巴黎所有的地帶一樣。那一羣羣怪樣的人圍着取暖的一些火堆四處照耀着。這些人來來去去，並且叫喊。可以聽到尖銳的叫聲、孩子們的哭聲、和婦女們的聲音。在一個光亮的背景上顯得黑黑的這些人底頭顱和手臂，做着各種奇怪的姿勢。在火光顫抖的地上，在一些無定形的大塊陰影裏面，時時可以看見一條狗像人一樣地走過，或是一個人像一條狗一樣地走過。種族和地域的界限，在這個城市裏就像在地獄裏一樣地被抹殺了。男人，女人，禽獸；年齡，性別，健康，疾病，在這羣人裏面彷彿都是一律的；他們走在一起，混在一起，疊在一起，每個人和大家分享一切。

微弱搖擺的火光，使可憐的甘果瓦忘了他的煩惱，向這廣場四周看去，看見了一座古老房子的可怕的骨架；這房子的一些前牆已經朽壞、倒塌，每一堵牆上伸出一個或兩個有光亮的頂窗，在黑暗中看來好像一些老婦人的巨大的頭顱，排成一圈，又奇怪又乖張，眯着眼睛望着這個魔鬼們的安息日會。

這好像是一個沒人看見過，沒人聽到過的，不成形的，蠕動着的奇幻的新世界。

甘果瓦越來越害怕。被那三個乞丐抓着，像被三把鉗子鉗住了一樣，被他周圍叫囂着的人們底面孔弄昏了，不幸的甘果瓦嘗試着重新打起精神，記一記那天是不是禮拜六。但這些努力都是徒然；他底記憶與思想裏的絲都已碎斷了；疑慮地想着一切，從他所看見的想到他所感覺的，他發出這個難解的問題：『假如我就是我，這些又是什麼？假如這些就是這些，我又是什麼呢？』

這時在圍繞他的羣衆中起了一聲清楚的叫喊：『帶他去見國王！帶他去見國王！』

『聖母呵！』甘果瓦喃喃道，『這兒的國王，那一定是一隻公山羊吧。』

『去見國王去見國王！』每個人的聲音都這樣重覆着。

人們拉他走。他們把手伸到他身上。但是那三個乞丐不讓他們這樣作，把他從那些人拉開並且嘶聲叫道：『他是我們的！』

詩人底已經破了的緊身上衣，在這次掙扎中完全瓦解了。

在跨過這可怕的方場的時候，他的昏眩已被驅散，走了幾步，就回復了真實的知覺。他開始習慣了這個地方的空氣。最初一會兒，從他的詩人頭腦——在那裏也許一切都簡單而平

庸——裏，從他空空如也的胃裏，升起一片煙——也可以說是一層霧氣，籠罩在他和事物之間，使他只能從不連貫的夢魘的霧中向它們略一瞥視，只能從這暗淡的夢——它使得一切輪廓顫抖，一切形象狞笑，一切事物像是聚集成奇怪的小堆，使物體膨脹得像是些龍蛇獅虎，人們膨脹得像是些妖魔鬼怪。漸漸地這個幻覺裏的景象，變得那麼瘋狂和過分了。現在在他的四周扮演，弄痛了他的眼睛，踏痛了他的腳，把他起先相信會被圍繞着的許多詩章一片片地毀壞了。他不能不見他不是在黃泉道上行走，而是在泥濘中行走，不是被魔鬼推擠着，而是被強盜們推擠着；不是他的靈魂走到了那裏，而是他實實在在的生命（因為他缺少小偷與誠實人中間的重要的聯繫物：錢袋。）最後，更貼近和更冷靜地觀察着這個地帶，他便從魔鬼的筵宴中跌落到了酒店裏。

色。
這座怪廳事實上不過是一個酒店，但它是一個強盜們的酒店，一切都染着血和酒的紅色。

當他底衣服破爛的伴送人終於把他伴送到了目的地時候，映入他眼中的景象不但把他帶回了詩的境界，並且簡直就是一個地獄的詩的境界。這是一個比向來的酒店都枯燥和簡陋的酒店。假如我們不是在十五世紀，我們會說甘果瓦是從米蓋朗基羅降到了卡羅。

在那燃燒於一個大圓爐裏並且從一個空的三角架上把火舌伸出來巨大的火燄的周圍，放了一些朽壞的桌子，沒有用起碼的幾何學常識使它們成行地排列起來，或留心它們至少不要在一些太奇特的角上互相觸碰。這些桌上有一些裝着酒和啤酒的瓶子閃着光，在這些瓶子的周圍聚集着許多被火光和酒弄成了紫紅顏色的酩酊的面孔。這裏有一個大肚子的臉色快活的人，粗魯地擁抱一個肥胖肉感的妓女。這裏有一個假扮的兵士，或者用黑話說，一個遊戲人物，他一面吹着口哨取下他假裝的創傷上面的綳帶，解開那從早上起就綁在他強壯有力的膝蓋上的成千的布條。在他後面有一個人正準備着牛油和牛血，明天好塗到那『神聖的腿』上去。較遠的兩張桌子上，一個穿着整套香客服裝的騙子正在哼着一隻悲哀的『聖后』歌，沒有忘記唱讚美歌和鼻音的方法。在另外一處，一個年青的流氓正在向一個老販子學習如何裝瘋，這個販子也正在教給他含着一片肥皂在嘴裏作出泡沫的方法。旁邊一個水腫病人正在弄平那腫脹部分，並且向着四五個正在捏着桌子上爲了那晚上從袋子裏偷來的一個小孩而爭吵着的四五個女賊的鼻子，所有這些情景，兩個世紀以後『在廳裏顯得如此可笑的』正如梭瓦爾(Sauval)所說，『他們過去給國王消遣的那種叫作「黑夜」的皇家舞蹈，分成了四部而在小布朋戲院裏跳了起來。』一個在一六五三年目擊這副

情景的人又說。『怪廳的變幻從來沒有表現得像那樣成功過。關於這個，幫斯哈德（Bense-rade）^①給我們寫了一些相當優美的詩章。』

巨大的笑聲和蠢笨的歌聲到處響着。每個人自管自地，罵着，唱着，完全不聽他旁邊的人說些什麼。瓶子打翻了，發生了關於瓶子的爭吵，而打翻了的瓶子又把破衣服掛破了。

一隻高大的狗用後腿坐着，望着火。幾個孩子也參加了這個宴飲。那個偷來的孩子哭叫着。另外一個四歲大的胖小孩，兩腿懸空地坐在一個太高的凳子上，桌子齊到他下巴底下，他不說一句話。第三個用手指頭把從蠟燭上流下來的一隻大鼎鏟裏去了，他發出了一聲可以使斯差第維里亞斯（Stradivarius）^②震驚的叫喊。

火邊有一隻大桶，大桶上站着一個乞丐。這就是乞丐之王在他底寶座上。

① 十五世紀（一四七五—一五六八）意大利大畫家、大雕刻家兼大詩人。

② 法國畫家兼雕刻家（一五九二—一六三五）

③ 路易十四時的宮廷詩人。

④ 意大利最有名的樂器製造者（一六四四—一七三七）

那三個帶着甘果瓦的人把他領到大桶前面去，喧嘩靜息了一會兒，除了那個依然佔住那隻大鍋子的小孩。

甘果瓦也不敢呼息也不敢抬起眼睛。

『Hombre, quita tu sombrero』^①那帶着他的三個人中間一個說道；而當他還沒有懂得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時，另一個就替他把帽子脫下了。那是一頂可憐的帽子，真的，但是在一個有太陽的日子或是一個下雨的日子仍然是有用的。甘果瓦嘆息起來。

這時那高高坐在位子上的王向他說話了。

『這個傢伙是什麼人？』

甘果瓦戰慄起來。這個現在帶着恫嚇調子的聲音，使他記起另一個那天早上給了他底戲劇一個首先的打擊的聲音，它曾在觀衆中間哼着：『請慈悲吧！』他抬起頭來。這的確是！

羅班·徒意福。

克羅班·徒意福掛着王徽，衣服上的補釘沒有比平常多一塊或是少一塊。他胳膊上的瘡傷已經完全不見了。他手裏拿着一根帶白皮條的鞭子，那是那時候主教的侍從們用來擋住羣衆的，人們叫做『boullayes』的那一類。在他頭上有一頂高而尖的冠冕；但很難分辨出

那究竟是一個小孩的睡帽呢還是一頂王冠，因為它和這兩者都如此相像。

這時甘果瓦，認出了這個乞丐國王的就是大廳裏的激怒的乞丐，不知爲什麼就有了點希望。

「老爺，」他訥訥地說道，「先生——我應該怎樣稱呼你呢？」最後他用了他的最高的嗓音說，不復知道怎麼樣可以再高聲些或是再低聲些。

「先生，陛下，或者同志——你願意怎麼叫就怎麼叫，但是快一點。你將怎樣替你自己辯護？」

「你將怎樣替你自己辯護！」甘果瓦想道；「我不喜歡這句話。」他又用剛才那樣的聲音說道：「我是那個今天早晨……」

「讓魔鬼抓你去吧！」克羅班打斷他說：「只通報你的名字，不用別的。聽着，你是在三個有力的統制者的面前。我自己，克羅班·徒意福，居恆（Thunes）國王，乞丐區域的最高統制者大Coche的繼承人；你看見的那個頭上纏着布的面色發黃的老人是韓加底·斯波加底。

——埃及和波西米的公爵；那個注意着旁邊人而不在聽我們說話的胖子，是加里雷的皇帝居約姆·盧梭。我們都是你的裁判官，你不是一個乞丐，而走進了乞丐區域，你偷盜了我們這個區域的特權。你應該受罰。除非你是一個歹人、窮鬼、或漂泊者——這就是說，除非你是好人們所說的一個小偷、一個乞丐，或是一個流浪人。你是一個這樣的人嗎？證明你自己，陳訴你的身分吧！

「哎呀，我沒有這種光榮，我是一個作家……」

「够了。」徒意福說道，沒有讓他講下去。「得把你吊死，事情很簡單，老好的市民先生們！我們要像你們對付我們的人一樣來對付你們的人了！你們頒佈給流浪人們的法律，流浪人們也向你們頒佈！假若這是罪惡的，那是你們的過錯。我們看見一個好人將要在麻繩圈子裏時時露齒作怪像了；這是件光榮的事。來吧，朋友們，快樂地把你們底破布分給女人們。我要把你吊死使流浪人們開心，你得把你錢袋裏的錢給他們喝酒。假若你想舉行什麼儀式，那邊地窖裏有個很好的耶穌石像，那是我們在聖·比埃爾·俄倍孚偷來的。你可以向他禱告四分鐘。」

這個宣佈是可怕的。

『講得好，憑我的靈魂發誓！徒意福像個主教似的在講道呢！』加里雷的皇帝說，他一面把瓶子摔破，用來墊高他的桌子。

『皇帝陛下和國王陛下！』甘果瓦用冷靜的聲音說道（因為他不知怎麼又回復了勇氣，他說得很堅決，）『你們沒有仔細想想我底名字叫比埃爾·甘果瓦，我是一個詩人，今天早上在法院大廳裏還上演過我的宗教劇。』

『呵，原來就是你呀，先生！』克羅班說，『我也在那兒，憑上天發誓好，同志，因為你今天早上曾經使我們厭煩，就可以作為你今天晚上不被吊死的理由嗎？』

『我很難逃脫了，』甘果瓦想。他再作一次努力，『我不知道為什麼詩人不能算作流浪人一類。』他說，『伊索（Aesopus）^①是一個流浪人，荷馬是一個乞丐，梅赫居西斯（Mercurius）是一個強盜……』

克羅班打斷了他的話。『我知道你想把一些好聽的話來作弄我們。皇天在上！你得被吊死，不用多囉！』

① 古時有名的寓言家，伊索寓言的作者。

『請原諒，居恆國王陛下，』甘果瓦回答道，他一步不放鬆地辯論着。『不用費事……只要一會兒……請聽我說……你不能不聽我說完就定我的罪……』

事實上他底優美的聲音完全被四周的鬧嚷聲蓋住了。那個小頑童用了從未有過的力氣拚命地刮着那隻鼎鏊，又有一個老婦人走來在三角架上放了一隻裝滿了油的鍋子，它在火上叫着，像一羣跟在一個帶假面的人的背後叫喊的孩子。

這時克羅班·徒意福好像同那個埃及公爵和加里雷皇帝——他完全醉了——商量了一會。於是他尖銳地叫道：『肅靜！』鼎鏊和油鍋還不聽他說話，仍舊繼續着它們的鬧嚷。從他的桶上跳下來，朝着鼎鏊踢了一腳，它就同那個小頑童滾到了十步之外，又朝油鍋踢了一腳，鍋裏的油就一齊翻倒在火上了；然後他重新走上他的寶座，不管那個頑童底窒悶的哭聲和那老婦人底嚙嚙——她底晚餐消失在白色的火光裏了。

徒意福作了個手勢，於是公爵、皇帝，以及這個乞丐王國裏所有的大員們和瘋癩病者，一齊走來在他周圍排成一個馬蹄形，仍然被牢牢地抓住着的甘果瓦站在中央。這個半圓形滿是補釘、破布、金箔；滿是鐵耙、小斧頭；滿是赤裸的腿子和胳膊；滿是骯髒、憔悴、蠢笨的面孔。在這個衣衫襤褸的人們底圓圈中央，克羅班好像是這個議會的總督，好像是這個草原的王，好像

是這個祕密會議的教皇，他使一切人懾服，首先由於那高高的木桶，其次由於一種不知什麼崇高的態度，凶猛可怕，使得他底兩眼炯炯有光，在他野蠻的輪廓上，改正了流浪民族的獸性的形式。人家可以說他是豬羣裏的一隻野熊。

『聽着，』他用粗硬的手撫摸着甘果瓦底消瘦的下巴說，『我看不出你怎麼能够不怕吊死。真的，你是不太歡喜絞刑的；你們這些公民，你們對它是不太習慣的，你們把它當成了一件大事。無論如何，我們對你並沒有惡意。這兒有一個可以逃避這些事的辦法，你願意加入我們一夥嗎？』

你可以想像到這個建議對於甘果瓦有怎樣的影響。他本來差點已經沒機會救起自己的生命，而且已開始打算聽天由命了的。他熱烈地抓住這個建議。

『我願意，真的。那好極了。』他說。

『你同意加入強盜羣中嗎？』克羅班又問。

『我同意加入強盜羣中，一定的。』甘果瓦答道。

『你承認你是一個自由市民嗎？』

『我承認是一個自由市民。』

『黑話王國的一份子？』

『黑話王國的一份子。』

『一個流浪人？』

『一個流浪人。』

『憑你整個靈魂作證嗎？』

『憑我整個靈魂作證。』

『我得讓你注意，』國王又說，『就這樣你也還得被吊死的。』

『見鬼！』甘果瓦說。

『不過，』克羅班泰然地說，『你將會遲些時候被吊死，同着比較多的儀仗，在巴黎這個價值的好城市裏，在一個石架上，被那些好人們吊死。』

『願如你所說。』甘果瓦答道。

『你還得冒另一些危險。作為黑話王國的一份子，你不能付清道捐、貧苦捐、和燈火捐，那都是巴黎市民的事情。』

『正是這樣，』詩人說。『我是一個流浪人、一個乞丐、一個自由市民、一個強盜——是你

們所願意的一切。而且我比這一切還多一種身分，居恆國王陛下，因為我是一個哲學家。
omnia in philosophia, omnes in philosopho continentur 你知道。』

居恆國王縐縐眉頭。

『你以為我是什麼，我的朋友？你用什麼樣的匈牙利人的猶太調兒在那兒向我們唱着？我不懂希伯來文。不是一個猶太人也可以作一個兇漢的。我甚至不再偷盜。我作得比這更高明。我殺人，缺少腦袋——好；缺少錢袋——不成。』

甘果瓦試着在這些漸漸被惱怒縮短了的話語中滑進一句請求寬恕的話——『我請你原諒，陛下，這不是希伯來文，而是拉丁文。』

『我告訴你，』克羅班激怒地說道，『我不是一個猶太人。而且我要吊死你，你個鬼東西！就像你面前那個猶太小販一樣，我希望有一天把他像一個假錢似的釘在橫臺上！』

他這樣說時，用手指着一個小個兒，生着鬍鬚的匈牙利的猶太人，這個人已經用他的那句『Factote caritatem』向甘果瓦打過招呼，他不懂別種語言，驚奇地看着國王向他發洩最壞的諷刺語句。

最後克羅班終於安靜了。

「惡漢，」他向詩人說道：「那末你是願意做一個流浪人了？」

「沒有問題，」詩人回答道。

「這還不能完全決定，」乖戾的克羅班說。「好的願望不能使得晚餐多有一根葱，好的願望也不能引我們走進天堂；也許，天堂和黑話王國是兩回事，要被黑話王國收留，你得證明你有些什麼好本領，得證明你能够偷錢袋。」

「我會偷的，」甘果瓦說，「我會作一切你們高興叫我作的事。」

克羅班作了個手勢，幾個小偷離開了圓圈又馬上回來。他們抬來了兩條木樁，每根木樁向下的一端都綁着一塊寬寬的木板，木樁就很容易地直立在地上，兩根木樁的頂端是一根橫木槓，這就作成功一個很好的便於攜帶的絞架。甘果瓦滿意地看見它一霎那就在面前作好了，什麼也不缺少，甚至那根優雅地搖擺在木槓頂上的繩子也不缺少。

「他們將要作什麼？」甘果瓦有點不安地問自己。同時他聽到一陣鈴聲，使他的憂慮告了個結束，這是一個小偷模型，乞丐們把它底頸子吊在繩索上，它瘦得像隻雀子，穿着紅衣服，掛滿了小鈴子，足夠用以裝在三十個卡斯提爾（Castilian）的馬被[⊙]上，這許多鈴子隨着繩子的搖擺響了好一陣，聲音慢慢地低下去，終於完全寂然，那個模型也完全不動了；這種絞

架代替了漏壺[⊖]的功用。

於是克羅班指着放在小偷模型脚下的一個搖搖欲倒的凳子說：『到那上面去！』

『該死！』詩人答道，『我會把賴子勒破了的，你的好凳子像馬赫第雅爾（Martial）[⊙]底兩行體詩一般殘缺，它一隻脚是五個音步的，另一隻脚是六個音步的。』

『上去！』克羅班又說。

甘果瓦踏到凳子上去，在一陣頭昏目眩之後，找到了它的重心。

『現在，』居恆國王又說道，『把你的右腳盤到左腿上，再用你的左腳尖站直。』

『陛下，』甘果瓦說，『那末你一定要我弄斷幾根骨頭嗎？』

克羅班點了點頭。

『聽着，朋友，你話講得太多了。兩句話就可以說明的。你要像我教給你的那樣用腳尖站住，這樣你就可以够得到那個小偷的口袋；你就在那裏偷；你把在那裏面找到的一個錢袋拿

⊙ Castilian 爲西班牙一城市名。馬被用以蓋馬者。

⊖ 古希臘、羅馬，和中國人用以計時者。

⊙ 古拉丁詩人（四三一—〇四）

出來；假若你能够不叫人聽到一聲鈴子響就把一切作完，那就好，你可以作小偷了，我們在一禮拜之內不做別的，光只鞭打你。」

「我的天，我不敢保證，」甘果瓦說，「要是我把鈴子弄出了聲音呢？」

「那末你就要被吊死。懂得嗎？」

「我完全不懂。」甘果瓦答道。

「再聽我講一遍。你要在這個小偷身上搜索，並且把錢袋取出來；要是你弄響了一個鈴子，你就要被吊死。懂得了嗎？」

「沒有什麼，」甘果瓦說，「我懂得了。還有呢？」

「假若你作到沒有弄響一個鈴子就偷出了錢袋，你就是一個扒手了，你將在一禮拜之內被我們不斷地鞭打，你一定懂得了吧，現在？」

「不，陛下，我還是不懂。哪一種比較好呢，被吊死還是被鞭打……？」

「但是一個扒手呀！克羅班又說，『一個扒手，這難道不值什麼嗎？我們將爲了你的利益而鞭打你，訓練你使你習慣於挨打。』」

「非常感謝。」詩人答道。

「來，趕快！」克羅班用腳踏着木桶說，木桶響得像個大鼓。「搜索那個小偷模型吧，把這件事作完它。我最後再警告你一次，要是我聽到了一個鈴子響的聲音，你就得被吊死在那個小偷模型的地方。」

乞丐們對克羅班的話大加讚賞，他們團團圍住絞架，無憐憫地笑着，甘果瓦看出他太使他們高興，因而就完全不害怕他們了。唯一剩給他的希望，只是那派給他的可怕的工作。他決心冒險，但是他首先向那個他將要去偷竊的模型作了個虔誠的祈禱，因為軟化牠比軟化扒手們容易些。這無數個帶着銅舌頭的鈴子，好像許多條蛇底張露着的牙齒，預備咬人並且發出嘶嘶的叫聲。

「呵，」他悄悄地說，「我的生命就繫在這些鈴子中間最小的一個的最輕微的震動上嗎？」他雙手合十地說道：「呵，鈴子們，別搖響吧！小鈴鐺們，別敲響吧！小鐘們，別作聲吧！」

他再向徒意福作最後一次的努力。

「假若忽然來了一片風把鈴子弄響了呢？」

「那你也要被吊死，」那一位毫不遲疑地答道。

看到再沒有緩刑、減刑，以及一切補救的可能，他便勇敢地下定了決心。他把右腳盤到左腳

上，他用左脚尖立起來，伸開兩隻胳膊；但是當他一觸到那個小偷模型的時候，他用一隻腳支持着的身體，就在那只有三隻腳的凳子上搖擺起來；他失掉了平衡，機械地想把模型抓住，那時模型起初跟着他的手轉動了一下，接着就在兩根木柱之間厲害地搖擺起來了，它身上的千百個小鈴子要命地響起來了，甘果瓦昏了過去，沉重地跌倒在地上。

『該死！』他跌下時這樣叫了一聲，於是臉孔朝下躺在地上。

這時他聽到他頭上的要命的鈴聲，和乞丐們底鬼叫一樣的笑聲，是徒意福底聲音在說：『把這傢伙給我拉起來，並且馬上給我吊死他！』

他站起來。人家已經把那個模型搬開，給他讓出了地方。

乞丐們把他放到凳子上。克羅班走向他，把繩子套上他的頸子，並且拍拍他的肩膀說：『永別了，我的朋友，現在即使憑了教皇的好心腸，你也逃不掉了。』

甘果瓦在嘴唇上輕輕地說出了『慈悲』這個字。他把目光向四周看去。但是沒有一點希望：大家都在笑着。

『倍雷偉尼·得·雷多瓦爾，居恆國王向一個站在行列前面的大乞丐說：『爬到那橫槓上去。』』

倍雷偉尼·得·雷多瓦爾輕捷地爬到了橫槓上，一會兒之後甘果瓦抬起眼睛，恐怖地看見他已蜷伏在自己頭頂上的橫槓上面。

『現在，』克羅班·徒意福說，『我一拍手，安得尼·勒·虎惹，你就一脚把凳子踢開；法郎梭·相得勃勻，你就拉住那傢伙的腿；你，倍雷偉尼，你就爬到他的肩頭上；你們三個要同時動作，聽見了嗎？』

甘果瓦發抖了。

『你們都在那兒了嗎？』克羅班·徒意福向那三個準備像蜘蛛捉小蟲似的向甘果瓦衝撲上去的乞丐說。那可憐的罪人還得有一會兒可怕的等待，這時克羅班平靜地把一些沒有燃着的柴踢到火裏去。『你們都在那兒了嗎？』他重覆道，並且張開兩手準備拍。再過一秒鐘，他就要拍手了。

但是他停住了。好像忽然想起了什麼。『等一會兒！』他說，『我忘掉了……照習慣，在我們還沒有問問有沒有什麼人想要他之前，我們不能吊死一個人的。——夥伴們，這是最後一個機會了。他應該同一個流浪女或是一根繩子結婚。』

這是一句空話，對甘果瓦來說，這是一句空話，這是一句空話，這是一句空話，這是一句空話。

甘果瓦重新呼吸。在半個鐘頭之內，這是他第二次的重生。他還不太相信得過。

『呵拉！克羅班走到他的坐椅上叫道，『呵拉！女人們，女人們！你們中間有女人嗎？一個女巫或者她的雌貓，總之，一個需要男流浪人的女流浪人！呵拉，戈雷特·拉·夏洪勒！愛麗沙·徒萬！西蒙·若都娃！瑪麗·比埃得布絨·拉龍格！倍哈赫德·法盧愛爾！米歇爾·惹拉！耶紅！耳朵的克羅德！馬居恆·惹何孚！呵拉！依沙布·拉·第埃尼！來看看吧！一個不用什麼麻煩就可以得到的丈夫，誰要他？』

在這個悲慘的情形下，甘果瓦無疑地不存着多少希望。流浪女們對於這個提議沒有表示反對。那可憐人聽見她們回答道：『不，不，吊死他，他應該讓大家快活！』

這時從羣衆裏面跳出了三個女人，向他看。第一個是個方臉孔的女郎。她細心地觀察這個哲學家的可憐的上衣。他的上衣是破光的了，只剩着幾根線。女郎做了個怪像。『破布渣！她喃喃着，又向甘果瓦說：『讓我看看你的斗篷吧！』

『我把它丟掉了。』他回答道。

『你的帽子呢？』

「他們把它拿去了。」

「你的鞋子呢？」

「它們差不多快要破光了。」

「你的錢袋呢？」

「唉，甘果瓦吶吶地說：『我已沒有了最後一個銅子。』」

「那末讓他們吊死你，並且謝謝他們！」

流浪女說完就把背掉向他，走了。

第二個，又老又黑，滿臉縐紋，就連在怪廳裏也還顯得很醜，圍繞着甘果瓦轉來轉去。他甚至害怕她會要他。但是她卻在牙齒縫裏說道：『他太瘦啦！』並且也掉頭走開了。

第三個是一位少女，相當稚嫩，也不太醜。『救救我吧！』那可憐人低聲向她說。她憐憫地看了他一會，接着便俯下眼睛，絞弄着她的裙子，遲疑不決。他用眼睛跟隨着她每一個動作，這是最後一線希望了。『不，』最後少女終於說道：『不！居約姆·羅格茹要打我的。』她回到人羣中去了。

接着他便直直地站到桶上去；『沒有人要嗎？』他模倣着拍賣貨物的人底聲音叫喊着，使得大家樂開了；『沒有人要嗎？——二——三！』於是他點了點頭就轉向木架，說道：『判定了！』

倍雷偉尼·得·雷多瓦爾，安得尼·勒·虎惹，法郎梭·相得勃勻，都向甘果瓦走來。

這時女乞丐們中間起了一片叫聲：『拉·愛斯梅哈爾達！拉·愛斯梅哈爾達！』

甘果瓦抖了一下，把頭轉向那歡呼聲所自來的方向。羣衆散開來，讓路給一個面容純潔而光輝的人。

這便是那個吉卜西女郎。

『拉·愛斯梅哈爾達！』甘果瓦叫道，他被感情激動得呆了。這個魔術樣的名字，使他記起白天裏的一切事情。

這個罕見的生物好像是到怪廳裏來試驗她底嫵媚和美麗的力量。當她走過時，男女乞丐們都溫柔地排列着，他們兇狠的顏色也因為看見她而開朗了。

她用輕快的脚步走向這個犯人。她底漂亮的得加里跟在她後面。甘果瓦差不多已經半死。她靜靜地端詳了他一會兒。

『你要吊死這個人嗎？』她嚴厲地向克羅班說。

『是的，妹妹，』居恆國王答道，『除非你會要他作丈夫。』

她略微扁了扁嘴。

『我要他。』她說。

這時甘果瓦相信他自己從早上起就一直在作夢，而現在依舊在作夢。

這個刺激雖然是愉快的，但是也太厲害了。

活結被解掉了，人家讓他從凳子上下來。人家強迫他坐下，他異常激動。

那個埃及公爵一句話也不說，抱來了一個瓦瓶。吉卜西女郎把它遞給甘果瓦，『把它捧

到地上去！』她向他說。

瓦瓶被摔成了四塊。

『兄弟，』埃及公爵把雙手放到兩人的額上說道：『她是你的妻子；妹妹，他是你的丈夫。以四年為期。去吧！』

七 新婚之夜

一會兒之後，甘果瓦在一個有圓拱頂的，相當嚴密和溫暖的小房間裏，坐在一張好像只爲了便於從旁邊的高食櫥裏拿東西的桌子跟前，預料還會有一張很好的床，並且和一個漂亮的少女單獨在一起。這個冒險是非常迷人的。她開始莊嚴地自以爲是一個神話裏的人物；他時時把眼睛向四周看，好像是看看那被兩個有翅膀的怪物抬着的火爐是不是依舊在那兒，只有那個怪物能够這樣快地把他從地獄帶到了天堂。他又時時刻刻把眼睛盯着他的緊身上衣上所有的破洞，爲了抓住現實，不致完全迷亂。他的理知在幻想上飄來盪去，只有這條線索可以抓住。

少女好像絲毫不注意他；她走過來，走過去，整頓整頓東西，向她的山羊說幾句話，向這裏那裏扁扁一扁嘴。最後她走來坐在桌子前面，甘果瓦可以隨意觀看她了。

讀者，你也曾經是小孩子，也許你很幸運，現在還是小孩子。你會不止一次地（至於我，我常常整天地——而且那是我消磨日子最好的方法，）在一個晴朗的日子，沿着一座座矮林，在流水邊追逐一隻綠色或藍色的蜻蜓，它時常伸出銳敏的觸角，從樹枝的尖端掠過。你記起你帶着怎樣愛戀的好奇心，全神貫注着那個嗡嗡着跳躍着的旋風似的小東西，它兩隻翅膀又紫又藍，翅膀中間浮動着一個被它迅速的動作掩避着的難以捕捉的身體。那從它閃動的翅膀間看起來非常模糊的會飛的生物，對於你顯得那樣怪誕，奇幻，不可捉捕，無法看清。但是當那隻蜻蜓終於停留在一根花枝上，你能够屏息地仔細觀察它的薄薄的長翅膀，光滑的皮，兩隻水晶似的眼睛，你多麼震驚，並且多麼害怕重新看到它的身體躲進陰影，或是遁入虛空。記起這些印象，你就容易想像，當甘果瓦觀看着愛斯梅哈爾達底看得見觸得到的形體時的情形了，那是他僅僅曾經當她在人羣中歌舞時略一閃視過的。

他愈來愈沉入他的夢幻了。——『這就是——』他用眼睛朦朧地追隨着她，自言自語地說，『這就是所謂拉·愛斯梅哈爾達嗎？一個高級的生物！一個街上的舞女！正是如此！今天早上打斷了我底戲劇的就是她，今天晚上救了我命的就是她。我可憐的天才！我可愛的天使！——她是一個漂亮女人，依我說！——她這樣救了我，一定會熱狂地愛我的！——可是，』他忽

然帶着來自他底個性和他底哲學思想深處的真實之感說道，『我不太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但我是她的丈夫了！』

這個思想在他的心裏和眼睛裏，他步向那個少女，態度這樣莊嚴優美，使她退後了一步。

『你要我作什麼？』她說。

『你能够問我這句話嗎，可敬的拉·愛斯梅哈爾達？』甘果瓦用一種充滿感情的聲音說，連他自己聽着也覺驚異。

那吉卜西女郎睜開她的大眼睛，『我不懂你的意思。』

『什麼？』甘果瓦說，聲音愈來愈熱切，想着他最後只須履行怪廳的偉業了。『我不是屬於你的嗎？可愛的朋友？你不是屬於我的嗎？』

說着，他非常坦白地抱着她的腰。

吉卜西女郎像一條鰻魚似的從他手臂中溜開。她從小房間的這一端跳到那一端去，低下頭，又抬起頭，手裏拿着一把小刀，甘果瓦還沒有一刻工夫去看清這小刀從哪兒來的，她樣子就變得激動而狂亂，撇着嘴唇，張開着鼻翼，兩頰紅得像杏子，兩眼閃着電一樣的光。同時，那隻白山羊來到她面前，向甘果瓦做出挑戰的樣子，用相當美麗尖銳的鍍金的兩角碰他。這一

一切都發生在一霎那之間。

那隻蜻蜓變成了毒蜂，它不要別的，只想刺人。

我們的哲學家呆呆地立着，把呆木的眼光在山羊和它的主人之間移來移去。

「聖母瑪麗亞！」當他底驚駭略略平息，能够說話了，他終於說道，「原來是兩個潑婦呵！」

站在他對面的吉卜西女郎打破了沉默。

「你應該是一個比較膽大的人！」

「請原諒，小姐！」甘果瓦微笑說，「但你爲什麼要我作你的丈夫呢？」

「該讓他們把你吊死嗎？」

「這樣說來，」詩人說，他對於愛情的希望受了打擊了，「你同我結婚就只爲了打救我，再沒別的意思嗎？」

「你還希望我有什麼別的意思？」

甘果瓦咬着嘴唇。『好吧，』他說，『我並不是像我所相信的那樣一個勝利的愛神了。可是那麼，打破那個瓦瓶有什麼用處？』

這時愛斯梅哈爾達的小刀和山羊的兩隻角依舊保持着防衛姿勢。

『拉·愛斯梅哈爾達小姐，』詩人說，『我們和解吧。我不是加特雷的書記，也不會同你爭辯說你不該在巴黎，在大主教的禁令之下私自懷着把小刀。你大概不知道在一禮拜之前，羅愛爾·雷斯克利波凡曾經因為帶了一把劍，被罰了五個或者十個梭爾。但這不干我的事。還是說我們的吧。我用我天堂的希望向你保證，我不得到你的同意和允許決不碰你；但是給我吃晚飯吧。』

到底，像兌斯勃俄 (Despreaux) 先生一樣，甘果瓦已經『不存着什麼希望』了。他不是那種以強迫手段去獲得少女的騎士和軍官之流。他在戀愛上也和在別的一切事情上一樣，總是無可無不可地；並且一頓伴着親密談話的晚餐，對於他正是戀愛冒險的開場和結束中間的一個美好的插曲，尤其是當他正餓的時候。

那吉卜西女郎不回答。他輕視地扁扁嘴，把頭伸得挺直地像隻小鳥樣，突然大聲笑起來。那把漂亮的小刀子就像它出現時那樣地忽然不見了；甘果瓦無從發現這隻黃蜂把它的刺藏在哪兒。

一會兒之後，桌上便擺上了一塊裸麥麵包，一薄片醃豬肉，幾個乾縐了的蘋果，和一瓶啤

酒。甘果瓦狠吞虎嚥地吃着，聽着他的刀叉和碟子相碰的聲音，你會說他的愛情變成食慾了呢。

少女坐在他對面，靜靜地看着他吃，她顯然在想着另一件事情，時時露出笑容，她用可愛的手撫摸着那溫柔地伏在她膝上的小山羊的頭。

一支帶着黃暈的蠟燭照耀着這幅健啖和夢幻的景象。

這時甘果瓦最初的食慾滿足了，他看見桌上只剩下一隻蘋果，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你不吃嗎，愛斯梅哈爾達小姐？」

她搖搖頭作為回答，而她底沉思的眼睛釘在圓拱形的天花板上。

「你在想着什麼鬼事情呵，甘果瓦想道，並且望向她所望着的地方：『也許是那個圓拱頂上的石刻底怪樣子吸引着她的注意。什麼鬼東西！我一定可以和它較量一下！』」

他高聲叫道：「小姐！」

她彷彿沒有聽見。

他更高聲地叫：「愛斯梅哈爾達小姐！」

白費力氣。那少女底心在別的地方，甘果瓦底聲音無力把它喚回來。幸好那隻山羊插了

進來，輕輕地拖着它主人的衣袖。

「你要什麼，得加里？」愛斯梅哈爾達好像從夢裏驚醒，忽然說道。

「牠餓了，」甘果瓦說，又理開了話頭很使他高興。

愛斯梅哈爾達撕了一點麵包，得加里高興地在她的掌心裏吃起來。

甘果瓦不再給她時間讓她繼續做她的夢。他提出一個巧妙的問題。

「那末你不願要我作你底丈夫嗎？」

少女牢牢地看着她，說：「不願。」

「作你的愛人呢？」甘果瓦又問。

牠扁了扁嘴，答道：「不願。」

「作你的朋友呢？」甘果瓦追問。

她仍然牢牢地看着他，想了想，說道：「也許。」

這個在哲學家聽來如此親切的「也許」給了甘果瓦一些勇氣。

「你知道什麼是友誼嗎？」他問道。

「知道的，」吉卜西女郎答道，「那是像兄妹樣的，兩個相觸而不相連的靈魂，就像一隻

手裏的兩根手指頭。」

「愛情呢？」甘果瓦問。

「呵，愛情麼！」她說，聲音顫抖着，眼睛閃着光。「那是兩人合而爲一。那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合成一個天使。那就是天堂。」

這個街頭舞女說着這樣的話的時候，美得出奇，有力地震撼着甘果瓦，使他覺得這種美和富麗的東方語言很能配合。她底玫瑰色的純潔的嘴唇半開着；她底思想在她光輝莊嚴的前額上掠過，好像一面鏡子上掠過了一口氣息似的；在她底低俯着的長而黑的睫毛下，閃出一種難以描繪的光輝，使她底面容帶着一種理想的柔和美，就像拉斐爾 (Raphael) ① 後來在貞潔、莊嚴、崇高的神祕的交點上所尋求的。

甘果瓦依舊追問下去。

「要怎樣一個人才能使你快樂呢？」

「應該是個男人。」

① 十九世紀法國大畫家兼雕刻家和建築家，爲印象派鼻祖（一八四三—一五二二）。

『我呢，』他說『那末我是什麼人呢？』

『應該是個頭上戴着盔，手裏握着劍，靴跟上有着金馬刺的男人。』

『這樣說來，』甘果瓦答道，『沒有一匹馬就不能作一個男人了。——你愛着一個人嗎？』

『愛情的愛？』

『愛情的愛。』

她沉思了一會，然後帶着一種奇怪的表情說：『我很快就會知道。』

『爲什麼不是今晚就會知道呢？』詩人柔聲地說，『爲什麼那個人不是我呢？』

她嚴厲地看了他一眼。

『我只能愛一個能够保護我的人。』

甘果瓦臉紅了一下又馬上止住。他想這個少女顯然指的是她在兩個鐘頭之前那種情境中他沒有給予她什麼幫助。這個被那天晚上發生的別一些事件抹去了的回憶，重回到他的心裏。他拍着額頭。

『的確，小姐，我應該從那兒開始，原諒我的一些雜亂的思想。你是怎樣逃出了加西莫多的掌握的？』

這句問話使那吉卜西少女抖了一下。

「呵，可怕的駝子！」她用手掩着臉孔驚叫道，好像冷得很似的戰抖起來。

「的確可怕！」甘果瓦仍然不放棄他的思想說，「但是你怎樣逃脫了他的？」

愛斯梅哈爾達歎了口氣，笑了笑，依然默不作聲。

「你知道他爲什麼追趕你嗎？」甘果瓦又說，試着繞一個灣子重新提出他的問題。

「我不知道。」少女說。她又很快地接上說：「但是你也追趕我來着，你爲什麼追趕我？」

「老實說，」甘果瓦回答，「我也不知道。」

大家沉默了一會。甘果瓦拿刀子敲着桌子。少女微笑着，好像穿過牆壁凝望着什麼。忽然她用一種朦朧的聲調唱起來：

Quando las pintadas aves

Mudas están, y la tierra……①

①「當色彩鮮豔的鳥兒們沉默着，當大地……」——英譯者註。

她忽然停止了，撫摸着得加里。

「你有一個美麗的動物。」甘果瓦說。

「這是我的妹妹。」她答道。

「人家爲什叫你作拉·愛斯梅哈爾達呢？」詩人問。

「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還有呢？」

她從胸前取出一條用亞特雷亞哈契珠鏈繫在她頸子上的長方形小口袋。這個小口袋發出一股強烈的樟腦味。它外面用綠綢子裹着，中間有一大塊像綠寶石似的綠色玻璃。

「也許是爲了這個東西。」

甘果瓦想拿那個小口袋。她縮回去了。

「別碰它。這是一個護身符。你會着迷的——要不它會迷住你的。」

詩人底好奇心愈來愈被激動了。

「那是誰給你的？」

她把一根指頭放在嘴唇上，把小口袋藏到胸前。他嘗試着提出一些問題，但她不大答理。

「拉·愛斯梅哈爾達」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她說。

「這是屬於哪一種語言的？」

「這是埃及話，我相信。」

「我有一點懷疑，」甘果瓦說，「你不是法國人嗎？」

「我完全不知道。」

「你有父母嗎？」

她唱起一隻古老的歌來：

我的父親是隻雄鳥，

我的母親是隻雌鳥，

我過河不用吊橋，

我過河不用小船；

我的父親是隻雄鳥，

我的母親是隻雌鳥。

「這隻歌很好。」甘果瓦說，「你幾歲來法國的？」

「很小的時候。」

「到巴黎呢？」

「去年當我們從巴巴爾門經過的時候，我看見一羣鳥兒從蘆葦叢裏飛到天空，那正是八月末尾；我說：「這個冬天一定很冷。」」

「那個冬天是很冷。」甘果瓦說，因為重新接上了話頭而高興着，「我每天朝手指上呵氣過日子。那末你天生有預言的本領嗎？」

她又恢復了她那坦白的態度。

「沒有。」

「那個你們叫埃及公爵的人，是你們區域的首領嗎？」

「是的。」

「並且是他替我們主持了婚姻的，」詩人怯怯地說。

她又習慣地扁扁嘴說：『我連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的名字？假若你想知道，比埃爾·甘果瓦——這就是我的名字。』

『我知道一個比這更好的名字。』

『多狠心！』詩人說。『沒有關係，你不會激怒我。你和我比較熟識以後，你也許會愛我；你那樣坦白地把你的身世告訴了我許多，我也要把我的告訴你一些。我的父親是戈內斯地方一個書記的兒子。二十年前，在巴黎的包圍戰中，我的父親被市民們吊死，我的母親被畢加爾人給殺了；於是我在六歲上便做了孤兒，鋪在我腳下的只有巴黎的街路。我不知道從六歲到十七歲這幾年我是怎麼過去的。這裏，一個賣水果的婦人給我一隻青梅；那裏，一個麵包匠去給我一塊麵包；晚上我被那『十一到二十個』獄卒捉到監牢裏去，在那兒我找到一捆稻草作為床鋪。這一切並沒有阻止我長大，長高，像你所看見的這樣子。冬天，我在精神旅社（Hotel de Sens）的拱門下晒太陽取暖，我覺得聖·讓的火炬要到三伏天才點起來真是滑稽。十七歲上，我想找一個職業。我不斷地試着做一切事。我當了兵，但是不够勇敢。我作了修士，但我不够虔誠。於是，我吃了苦頭。失望之餘，我去給拿大斧頭的木匠當學徒，但我不够強壯。我很想望當一個學校的校長；我沒有讀過書是真的；但這並不能成爲一個理由。過了一些時候，我發

現自己缺少點作任何事件的什麼東西；看到自己作什麼都不好，我就決定作一個詩人，一個韻文作者。這是一個流浪人可以經常從事的職業，而這又比我的一些年青壞朋友勸我作的偷盜的事更有價值。在一個美好的日子，我幸運地碰到了多姆·克羅德·孚羅諾，那個巴黎聖母院的副主教。他對我發生了興趣。從他那裏，我現在變成了一個知名的學者，懂得從西塞羅^①的阿非斯們到塞雷斯丹教派的神父們底莫爾第阿羅格時候的拉丁文，熟習教育、詩歌、音韻學，甚至幾何——那個哲學中的哲學。我就是今天早上在大廳裏當着羣衆上演並博得了許多彩聲的宗教劇的作者。我另外還寫了一部六百頁的書，敘述一四六五年出現的巨大的彗星使得一個人瘋狂了的故事。我還有別的一些成績。因為我學過製造大礮，我幫助了讓·莫格製造你今天早上看見在加昂當橋上試放的大礮——這個試放殺死了二十四個看熱鬧的人。所以你看，我並不是一個不好的配偶。我還會許多別的奇妙的技藝，我要把它們教給你的羊兒。比如模倣那個該死的巴黎主教——他的水車沿着麥里耶橋向所有的行人噴射。並且，我的劇本將會替我賺一筆錢，假若人家會付給我的話。最後，我聽你吩咐，我和我的靈魂、我的劇本、我的文章，準備同你在一起生活，小姐，隨你的意思，純潔而快樂地生活，假若你覺得可以，我們就作夫婦，假若你以為像兄妹樣比較好些，就作兄妹。」

甘果瓦停住了，等待着他的表白在少女方面引起的反應。少女的眼睛盯在地上。

「法比，」她低聲說，接着轉向詩人：「法比」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甘果瓦不大明白他剛才說的一番話和這個問題有什麼關聯，但也樂於炫耀一下自己的博學。「這是個拉丁字，意思是太陽。」

「太陽！」她叫道。

「這是一個漂亮的弓箭手的名字，他是一個神。」甘果瓦說。

「一個神！」吉卜西女郎重覆道。她的語音裏帶着沉思和熱情。

這時，她的一根別針鬆開了，掉到了地上。甘果瓦很快地俯身去檢，當他抬起頭來，少女和山羊都不見了。他聽到門上有上鎖的聲音。這道門無疑是和隔壁的密室相連的，被反鎖起來了。

「她至少給我留下了一張床吧？」我們的哲學家說。

他環視小室。沒有什麼傢俱，只有一個長長的木箱，四邊上還雕刻着花紋，當甘果瓦躺下

去的時候，使他覺得自己是米克俄梅加①全身躺在亞爾甫羣島上。

「好吧，」他說，盡力使自己躺得舒服些。「應該忍耐一點。這是一個奇怪的新婚之夜。可惜。但這個碎瓶縮婚的方法相當明白古怪，倒使我高興。」

① 服爾泰 (V. L'aire, 十六世紀法國大文豪及大學者) 小說中的英雄和神祇。

第
三
卷

巴黎聖母院這個教堂，如今無疑仍然是一個莊嚴崇高的建築。雖然它這樣古老，卻還是美好依舊，但人們在它面前仍不能抑止憤慨和感傷，當他們看見時間和人類在那莊嚴的建築上所留下的無數損壞和傷痕，毫不顧到給它放上第一塊石頭的查理馬尼（Charlemagne）^①和給它放上最後一塊石頭的非利浦·奧古斯特（Philippe-Auguste）^②

在我們這個年老的天主教皇后底臉孔上，我們常常在一條綉紋旁邊發現一個傷疤。“Tempus edax, homo edacior.”這個句子，我想應該譯成『時間是盲目的，人類是愚蠢的。』假若我們有閒工夫和讀者去一個個地觀看這個古老教堂的種種創痕，我們可以看出時間給它的毀損還不算什麼，那全是人們，尤其是弄藝術的人們底罪過。我應該說是『弄藝術的人們』的，因為近兩世紀以來，有些卑鄙的傢伙也弄起藝術來了。

首先，只舉出幾個比較顯著的例子。一定很少有什麼建築比得上它的正面那樣漂亮的了，那裏有三個聯在一排的大門，有二十一個穿着舊的繡花袍子的帝王的神龕；中間的巨大的天窗被兩個小小的橫窗護着，好像一個牧師被執事和副執事陪着一樣；一座鏤空花的高樓，用它細細的柱子撐持着一個沉重的天花板；最後是那兩座黑而厚的塔帶着它們傾斜的簷屋——部分和諧，全體壯麗，每隔五大步一個地安排着，呈現到眼睛裏來，雖堆積而並不混亂，帶同着無數雕刻的和塑造的肖像，很適合全體的莊嚴偉大；可以說是一個巨大的石頭交響樂；整個人類和人民的巨大工程，好像伊利亞特和她的姊妹娥芒斯娥斯①聚合和交溶了起來，整個時代巨大的力量底聯合產物，在每一塊石頭上都可以看到藝術家的天才鍛鍊出來的工作底奇功，以千百種姿態跳躍而出；總之，一種人類的創造力，像神的創造力一樣強壯

① 即法皇查理一世（亦作 Charles le Grand 或 Charles 1^{er}）（1741—1814），武力蓋全

歐，又酷好文學和藝術，曾創立幾個大學校，至今聖查理慶節（正月二十八日）仍為各校的節日。

② 即法皇非利甫二世（1180—1223）。

③ *Romanero* 為前期浪漫派小說通用的名字，其中包括許多藝術傳說。*Hiude* 為荷馬史詩之名。此處

和豐富，彷彿具有兩重性格：真實與永恆。

我們所說的這個正面，其實應該說是教堂全部；我們所說的這個巴黎的大教堂，其實應該說是中世紀所有的天主教堂。這個藝術所包含的一切都是來自她本身，合乎邏輯而又相當對稱的。量一量巨人的大指拇，也就等於量了他的全身了。

還是來說聖母院的正面吧。如今當我們正要專心地瞻仰這個莊嚴宏壯的教堂的時候，它顯得這樣可怕，正如一些幽默家所說：『用它的龐大把觀者駭住了（*quae mole sua terrorem ineuiti spectantibus*）』

它的正面今天已失掉了三件重要的東西。第一是那從屋頂到地上的十一級階梯；其次是那裏面有着一列肖像神龕的三道大門，還有二樓上那二十八位法國古代帝王的塑像，從西爾得得到非利甫·奧古斯特——他手裏拿着一個『帝國疆域球儀。』

時間使這個城市的地平線緩慢而不可避免地升高，把那道階梯消滅了。雖然這種巴黎地面的升高，把那增加教堂底巍峨的十一級階梯一級一級地吞沒了，但時間所給與它的也許比從它所帶走的還多些，因為那是時間使得它的正面有着多少世紀的幽暗顏色，保留着它美好時代的古老紀念的。

是誰把那兩排塑像打倒了？誰使那些神龕空了？誰在那大門中間悄悄築了一道新的冒充的尖穹窿？誰大膽地毀壞了那上面雕着路易十五的肖像，旁邊還有比斯戈來特的阿拉伯式的浮雕的木質的大門？那是人類；是建築家，是我們今日的藝術家們。

如果我們走到這個建築物裏面去看看：誰打倒了那盡人皆知的聖·克利斯朵夫（Saint-Christophe）的塑像，在一羣塑像裏面，它正如宮中許多廳堂裏面的大廳，或是一切海岬中的斯特拉斯布（Strasbourg）海岬^①一樣。還有那些散佈在教堂中部和唱詩室的許多柱頭之間的千萬個肖像，有的跪着，有的立着，有的騎在馬上；其中有男人、女人、小孩、帝王、主教、士兵；有石頭刻的、大理石刻的；有用金子、銀子、銅，甚至蜜蠟鑄的；是誰粗魯地破壞了它們？——這不是時間。

誰把那精巧地放滿了聖體盒和聖骨盒的峨特式祭壇，改換成了這個帶着天使和雲彩的，整個看起來就像瓦爾·得·格雷斯（Val-de-Grâce）或是昂瓦里德（Invalides）的漂泊的怪人似的，笨重的大理石棺材？誰在那愛赫康居朝（Hercandus）的查理曼鋪道上，笨拙地

① 亞爾沙斯（Alsace）的一個海岬。

嵌入了這難看的，刻錯年月的石頭？這不是路易十四爲了償還路易十三的宿願而作的嗎？

誰把些冷冷的白色玻璃，代替了那些放在大門的菊形窗和東邊半圓窗上的穹窿之間，曾經使得我們底祖先們一進去就移不開眼睛的，深色的玻璃？十六世紀的低級唱詩人，看見我們的汪達爾（Vandals）^①的大主教塗在教堂裏的漂亮的黃色灰粉，又將怎麼說？他也許會記起這是那種劊子手刷在牢房上的顏色；他會記起小布朋大廈，因爲保安隊的叛亂而塗成了黃色，『這樣一種好質料的黃粉，』正如梭瓦爾（SARVAL）所說，『粉刷得這樣好，一個世紀以後也不會掉色的。』他將會以爲這個神聖的地方已經變成了地獄，而逃跑開去。

假若我們不在那些無數的野蠻迹象上停留，就一直走上了這個大教堂——人們把那傾斜在十字窗交點上的漂亮小鐘樓弄得怎麼樣了？這座小鐘樓並不比它旁邊的聖禮拜堂（也是被毀壞了的）的閣樓更脆弱或是更結實些，它比塔樓更凸出在天空下，尖峭，美觀，莊嚴。它在一七八七年被一位有着『好鑑賞力』的建築家刮掉了，於是他以爲應該用大量的鉛粉來把那傷痕遮住；那整個看起來就像是一隻湯鍋的蓋子。

中世紀卓絕的藝術就是像這樣在各處被處置着，尤其在法國，我們從它們的廢墟上可以看出它們所遭受的三種傷害的三種不同程度：首先是時間，它這裏那裏地使它拆裂，並且

剝蝕了它的表面；其次是政治上和宗教上的改革，那種自然的瘋狂的憤怒都衝向它身上，剝掉了它的雕刻的袍子，打破它的菊形窗，扭斷它的阿拉伯式的奇怪的鏈子，搗碎它的神像，因為他們有的戴着法冠有的戴着王冠；最後是那愈來愈笨拙和荒誕的流派，它自從文藝復興時代的自由燦爛的傾向以來，被建築學的必然的衰微承繼了。流派所給與它的損害比革命給它的還多。它們附着於藝術的骨架主義，它們砍伐了、斫傷了、殺害了這座教堂——它的形狀連同它的象徵，它的理論連同它的美觀。於是它們以一種新面目出現了；時間和革命至少還沒有像這樣放肆。因為有着那種『好鑑賞力』它們無恥地破壞了峨特式的建築，而代之以它們流行一時的華而不實的東西，它們的大理石紐帶，它們的金屬紋章，帶着一種像害着癲瘋病的灰暗顏色的橢圓形、渦形、螺旋形；一些幃幔，一些花圈，一些流蘇；一些石刻的火燄，銅鑄的雲堆，充血的愛神，肥胖的小天使；這些東西起先用加兌新·得·梅第西(Catherine de Medicis)①的雄辯把藝術的面目吞沒了，兩個世紀以後，又在杜巴西(Dubarry)②的閨房

① 從前居於波羅的海海岸的一個民族，第四、五世紀中曾蹂躪果爾、西北利亞、北非洲等地，於四四五年

劫掠羅馬。

裏讓它死去，帶着被扭曲了的醜怪樣子。

這樣，把我們提出的這幾點總結一下，如今對於峨特式建築的殘跡的損壞就可分爲三種。那些表面上的縐紋和疤痕，那是時間作成的；那些搗毀、碎裂、折斷的殘忍痕跡，那是從呂兌（Luther）^④到米拉波（Mirabeau）^⑤時期的革命作成的；那些割裂、砍傷、使關節脫離又使之復原的行爲，那是教授們按照韋特依勿（Vitruve）和韋略爾（Vignole）而作的希臘的和羅馬的野蠻工程；汪達爾人所製作的壯麗的藝術，學院把它殺害了。因了時間同革命的緣故，它的廢墟已顯不出什麼完整和偉大，卻和一羣幼稚的建築師結了緣，被他們認爲特權地加以破壞和譏謗；被他們趣味低劣的認識和選擇所劫掠，而代以路易十五的仿照光榮的巴赫（巴隆神廟（Parthenon）^⑥）蓋修的，參差不齊的峨特式的菊形建築。這真像是驢子的腳踢在一條快死的獅子身上。這真像是老橡樹生了冠冕一樣的密葉，因爲豐茂，就被青蟲們蛀蝕了，咬傷了，扯碎了。

這和那個時代多麼不同，羅伯爾·斯拉里斯（Robert Cenalis）把那時的巴黎聖母院和愛法須斯的有名的狄安娜神廟^⑦——那曾經被古時的異教徒非常稱讚的神廟，它曾使愛羅斯特拉特（Trostrate）因之而不朽^⑧——相比，他覺得這個天主教堂『在長度、寬度、高

度和構造方面，都比那神廟更好。」

然而巴黎聖母院不能被稱爲一個完整的建築，或是說它屬於什麼範圍，什麼等級。它既不是一個羅馬式教堂，也不是一個峨特式教堂。這個教堂是不只屬於一個典型的巴黎聖母院就像杜赫呂大寺院一樣，沒有那些有迴環的圓拱頂作爲生產因素的教堂慣有的厚而重的四方形，圓而大的拱頂，冰冷的隱蔽所，威嚴的淳樸。它也像布赫斯的大教堂一樣，沒有巨大的、輕捷的、重疊的、擁塞的、粗糙的、風化的穹窿。不可能把它列入這些暗淡、神祕、低矮，好像被圓

① 亨利第二之妻、法郎梭第二、查理第九和亨利第三之母。曾在亨利第九年幼時垂簾聽政。她具有政治才能，但無真知卓見。

② 公爵夫人，曾爲路易十五所寵嬖。

③ 德國宗教改革家（一四八三—一五四六）曾將聖經譯爲德文，并吩咐建築居兒式教堂。

④ 全名應爲 Honoré-Gabriel Mirabeau（一七四九—一七九一）爲法國大革命時最優秀的演說家。

⑤ 雅典的著名大神廟。

⑥ 大神周比得之女，爲森林女神，喜狩獵。

⑦ 愛法須斯地方的隱士，曾建築一個「射箭的狄安娜」神廟，因此不朽。

拱割裂了的教堂裏面；它的天花板差不多是埃及式；一切都是象形的，一切都是祭典式的，一切都是象徵式的；裝飾品中菱形和鋸齒形比花紋多些，花紋比鳥獸多些，鳥獸又比人像多些；與其說是建築家的作品，不如說是主教的作品；它是藝術的第一個變形，全受了始於東羅馬帝國（bas-empire）時候，而終於好征戰的居約姆（Guillaume）^①王朝的神政和軍政的鍛鍊。我們底大教堂也不可能列入另一些教堂裏面，那些教堂巍峨臨空，全是彩繪玻璃和雕刻，形狀尖峭，姿態生硬；一方面有着帶政治意味的公共場所氣派和小市民氣派，一方面又有藝術品的自由、廣闊、和倔強；建築的第二個變形，就不復是象形的、不可更改的、和祭典式的了，而是美觀的、進步的、平民化的，始於十字軍時代而終於路易十一王朝。巴黎聖母院不是像第一種那樣的純粹羅馬式，也不是像第二種那樣的純粹阿拉伯式。

它是一個過度時期的建築。沙克遜族的建築家們完成了它中部的柱頭，而那些稱雄於羅馬古城的十字軍時代的尖穹窿，只用以支撐圓拱。尖穹窿從那時起作了主人，構成了教堂的其餘部分。可是它不熟練地、膽怯地立在那兒，逐漸地傾斜、擴展開去，保持着一個限度，而不敢像後來那些奇怪的教堂那樣一下子變得陡峭起來。人家可以說它是受了近旁那些羅馬式的柱頭的障礙。

此外，這類過渡時期的羅馬式或者峨特式的建築，它和純粹的形式一樣值得研究。它們表現出一種沒有它們就會消失掉的藝術的雲影。這就是把尖穹窿接到圓拱上去的方法。

巴黎聖母院特別是一個這種變遷的奇怪的標本。這個可敬的建築物的每一個面，每一塊石頭，都不僅是我們國家歷史的一頁，並且也是科學史和藝術史的一頁。這樣，我們只在這裏指出重要的幾點：當小紅門差點浸入了十五世紀峨特式建築的領域時，那些本堂的柱頭，它們的體積和重量，把你帶回聖·惹赫曼·兌·勃雷時代的加赫羅凡利昂大寺院（*Carlo-vingian*）。人家會以為這道門和這些柱頭之間相隔着五六個世紀。直到煉金家們自己，也只能在這個大拱門的象徵裏找到一個滿足他們底學術的大意，而這在聖·加克·得·拉·布歇西（*Saint-Jacques-de-la-Boucherie*）教堂裏是完全的象形式。像這樣，羅馬式的寺院，哲學味的教堂，峨特式藝術，沙克遜藝術，那使人記起格雷戈瓦赫第七（*Grégoire*）^①的粗重的

① 卽法皇居約姆一世，爲政有惡聲。於一一五四—一一六六年統治着法國，好武功。初被封爲羅爾曼公爵，曾在英格蘭，卽位前曾與其子羅伯爾（被支持法皇非利甫一世）作戰。

② *Grégoire VII*（1015—1097），於1085年爲羅馬教皇。

柱頭，那從尼古拉·佛拉梅爾開始，繼續到呂兌時候的煉金術的象徵，天主教的統一和分裂。聖·惹赫曼·兌·勃雷教堂，聖·加克·得·拉·布歇西教堂，通通都摻雜、連接和混合在這個聖母院裏了。這個中心的最大的教堂，在巴黎所有的古老教堂中像一個怪獸；它的頭像這一個，四肢又像那一個，軀幹像另一個，而有些部分則像它們全體。

我們再說一遍，這種希伯來人的建築物，對於藝術家們、考古家們，和史學家們，是不無趣味的。從藝術的觀點上看來，它們使人覺得是初期的東西，在它所表現的——也就是塞克羅（Cyclopéens）^①的遺跡，埃及的金字塔，和印度的巨塔所表現的——建築學的效果上，個人工程的成份較少於社會工程；在工作上是民衆的幼稚較多於天才的發明；這是人民的貯存；這是世紀的累積；這是人類社會不斷蒸發下來的渣滓；總之，這是一種系統。每一個時間的波浪都增加它的沙層，每一代人都堆積些渣滓在這個建築上，每個人都搬走它的石頭。海瀨們和蜜蜂們這樣做，人們這樣做。建築學的大標記——巴倍爾塔（Babel）^②是一個蜂巢。

大教堂，好像大山一樣，都是世紀的成績。常常，當藝術轉變了時，它們也依然前進：*Perdent opera interrupta*。它們平靜地繼續跟隨着轉變了的藝術。新的藝術拿走了它就在那裏找到的建築物，把它本身嵌在上面，使它本身和它同化，依着它的幻想把它發展，而且如果

它能够，還把它完成。作品沒有苦惱地、不費力地、不假思索地照着自然的平靜的規律作成了。這是一片突起的岩石，這是一道環繞的壕溝，這是一個重新堆好的土坡。真的，這從同一個建築物上的幾種藝術到更高的幾種藝術的不斷的銜接，可以作為好些厚厚的書籍的材料，而且它常常是人類的通史。這個人，這個建築家，這個無名氏，在這些沒有任何作者名字的巨著中消失了，而人類的智慧卻在那裏凝固了，集中了。那個建築家就是時間，那個泥水匠就是人民。

在這裏把我們的印象和歐洲宗教建築學——那東方形式的年青姊妹——連接起來，它就像是一個明顯地分為三個重疊區域的構造：羅馬層，峨特層，文藝復興層——我們更願稱它為希臘羅馬層。那個羅馬層，是最古老最深的一層，被圓拱佔據了，而又被峨特式的柱頭撐持着，在現代的那一層重現出來，高出於文藝復興層之上。尖穹窿在兩者之間。分屬於這三層之一的這些建築，是全部分明的、統一的、完整的。這是利米埃日大寺院 (L'abbaye Junieges)。

○ 希臘神話中之獨眼巨人。

○ 巨塔。聖經上載，亞伯拉罕的子孫們曾經想從這座塔爬到天上去。

這是赫姆斯大教堂 (Cathédral de Rims) 這是俄赫雷昂的十字架 (Saint-Croix d'Orléans)。但是這三層的邊緣卻互相摻雜，好像太陽的七種顏色互相摻雜一樣。這就是那種複雜的建築，多種的變換的建築。一個脚下是羅馬式，中部是峨特式，頭部是希臘羅馬式的建築。這就是人們費了六百年功夫建築起來的。這是一件少有的事。那座愛達姆望樓 (donjon d'Etampes) 就是一個標本。但是這兩重構造的建築是比較常見的。這是巴黎聖母院這個尖穹窿的建築，把它最初的幾根柱頭伸到了羅馬，像聖·得里教堂 (Saint-Denis) 的拱門和聖·惹赫曼教堂的本堂一樣。這是布西赫魏爾牧師公會的半峨特式的可愛的大廳，它的羅馬層一直到半中腰。盧昂的大教堂也是這樣的，要不是它的中間凸出部分的尾端低垂到了文藝復興層的中央，它就是完全的峨特式了。

此外，所有這些隱蔽處，所有這些不同處都只在教堂的表面。這是改頭換面了的藝術。這個天主教堂的毀壞，與它們無關。內面的排列，各部分的合乎邏輯的配置還是一樣。不管一個教堂的有雕飾的輪廓是怎樣的，我們至少總可以在它下面找到羅馬會議廳的雛形。它永遠照着同一規律在地上發展着。兩個本堂毫不偏斜地互相交叉成十字形，頂端圓得像個輪子，作為牧師座；作為通路和小禮拜堂的兩廊的，是一種旁邊散步的地方，它裏面主要的本堂被

柱頭中間的空隙顯露出來。這些都安排好了，這些小禮拜堂，這些拱門，這些塔，這些鐘樓，這些尖閣，隨着世紀、人民和藝術而變化無窮。宗教改革一次發動和確立之後，建築學就作出適於它的一切。塑像、彩繪玻璃、老虎窗、阿拉伯式圖畫、穹窿、柱頭、浮雕——它把這一切部門用適於於它的方式連合起來。因此這些建築物外形上不可思議的變化的底裏，卻存在着這樣的秩序和一致。樹幹總是老樣兒，樹葉卻時落時生。

二 巴黎鳥瞰

我們已經給讀者描述了巴黎聖母院，我們概括地指出了它在十五世紀時有着而現在已消失了的美麗部分；但我們忘記了那最重要的，那就是從它最高的塔頂上俯看的巴黎全景。

在那些鐘樓上的傾斜的厚牆之間的令人毛髮豎立的陰暗裏摸索了很久之後，你最後忽然攀登了那兩層有陽光和空氣的高樓之一，真的就有一幅美麗的圖畫同時把它的全景展開在你的眼前。讀者會想像到這個景象的，要是你們中間，有些人幸運地看到過一些完整地流傳下來的純粹峨特式的城市——比如巴發雷的勒浪布潤城，西班牙的維多利亞城；或者甚至比較小些的（假如它們還被好好地保存着在，）像布雷達尼的韋特雷城，布魯斯的諾爾德霍生城。

三百五十年以前的巴黎，十五世紀時候的巴黎，就已經是一個大城了。我們這些現代的巴黎，通常把它向來所佔的面積估計錯了。自從路易十一以來，巴黎沒有增加過三分之一；事實上，它所失掉的美麗成分比它所增加的面積還多些。

誰都知道，巴黎是起基在那個叫做城區的搖籃似的小島上。它的堤岸就是它的第一道城牆。塞倫河就是它的第一道城壕。巴黎有好幾世紀都只是一個島，有兩座橋，一座在北部，一座在中部，兩個橋頭同時作了它的城門和堡壘。大加特雷門在右岸上，小加特雷門在左岸上。而且自從第一朝的帝王以來，巴黎就橫跨河面，被範圍在那狹窄的島上，不能再越出一點。所以在大小加特雷門之外，建起了最初幾道城牆和幾個城樓。這個古老城牆的遺蹟在過去幾個世紀都還留着；現在就只存在着對於它的記憶了，這裏那裏地留着點痕跡，波兌門或波多瓦耶門、巴戈達門（*Porta Bagauda*）成堆的房屋漸漸地從城裏蔓延到城外，把這些城牆擠倒而且吞沒了。非利甫·奧古斯特給它一個新的範圍，他在巴黎四周築起一連串高而堅固的城壘。在一百多年之內，房屋又漸漸稠密起來，它們的水平線從地面上逐漸上升，像蓄水池裏的水一樣。它們開始變高，一層樓高過一層樓，一座房子高過一座房子，它們像壓縮了的液體一樣膨脹起來，一座房屋總得高過它鄰近的許多房屋，才能得到一點空氣。街道愈來愈深，

愈來愈窄，聚集到一起而且變得幾乎沒有了。於是那些房屋跳出了非利甫·奧古斯特的城牆，快樂地伸展到平地上，紛亂錯雜，好像一羣逃出監獄的囚犯。它們隨意地坐落在那裏，並且隨意地開闢了一些花園。自從一三六七年以來，這個城市的範圍擴展得又需要一道新的城牆了，尤其是在右岸上；查理第五建築了一道這樣的城牆。但是像巴黎這樣一個地方，是無止境地增長着的。只有這樣的城市才會變成一個國家的首都。它們是一些蓄水池，一個國家所有的哲學的、政治的、論理的、智慧的河流，一個民族所有的當然潮流，都導源於此；它們可以說有些文化的壁壘，也可以說是些文化的溝渠，作爲一個國家的生命和靈魂的商業、工業、郵政、人口，都不斷地，一個世紀到一個世紀地，在那裏匯集和瀟清。所以查理第五的城牆也遭遇到非利甫·奧古斯特的城牆同樣的命運。它從十五世紀末葉就倒坍了，毀壞了，而城郊的區域也就擴展得更遠。在十六世紀，它好像更顯然地逐漸退到了那古老的城中，而在它外面已經另起了一個新城。這樣，回溯到十五世紀，那時巴黎已經摧毀了它的三道城牆，好像一個小孩長大起來，脹破了舊年的衣服一樣。在路易十一的時候，還可以在有些地方，在房屋的大海，看到傾圮的古城牆上的城樓，好像是突出在一汪大水中的小山頂，好像舊巴黎的羣島沉浸在新巴黎下面。

從那時起，巴黎大大地改變了——這對於我們真是不幸；但是它只忽略了一道城牆，就是路易十五所建築的城牆，它值得那國王建築它，值得詩人這樣歌頌它：

Le mur murant Paris rend Paris murmurant. ①

在十五世紀的時候，巴黎還是分作三個市鎮的，劃分得很清楚，每一個都有它的相貌，它的特徵，它的姿態，它的風俗，它的光榮和它的歷史：它分爲城區、大學區、和市區。城區佔據在島上，是其中最古老、最小的一個，它是其他兩個的母親，它在它們中間好像一個老婦人在兩個美麗的女兒中間一樣。大學區佔據着塞倫河左岸，從杜赫雷爾塔到雷斯爾塔——今日的巴黎把前者用作了酒市（Halle aux vins），後者用作了造幣廠（Monnaie）。它的城牆佔據了居利安修建過浴池的那個鄉野。聖·惹雷韋也勿山崗被圍在它裏面。這個城牆最高的地方是巴巴爾門，它差不多就是如今龐特隆門的所在。市區，那三個區域中最大的一個，沿着右岸

① 大意：——環繞巴黎的城牆回應着呢喃的巴黎。

仲展開去，它的碼頭間斷地沿着塞倫河，從比里塔到布瓦塔，即是說從現在的格雷里也·達朋當斯地方到現在的居耶西地方。這四個地方——塞倫河同它們的城牆互相交錯：——左岸上是杜赫雷爾塔和雷斯爾塔，右岸上是比里塔和布瓦塔，如今被稱爲『巴黎的四塔』。市區比大學區更深入郊野。市區的城牆上高出的部分是在聖·得里門和聖·馬赫丹門，它們至今沒有改變。

像我們剛才說的，巴黎的這三個大區域，都各自成爲一座城，但是非常不完整的，每一個不靠着其餘兩個就不能單獨成爲一座城的。所以它們每個各有不同的外貌，在城區裏包括着教堂，市區裏是些宮殿，大學區裏是些學校。不算老巴黎所管轄的區域，只把一些聚集在一起的地帶算進去，我們通常可以說這個島是歸大主教管的，右岸是商會會長管的，左岸是大學校長管的。巴黎市長——它是皇家官吏而非地方官吏——管轄着全部。城區裏有聖母院，市區裏就有盧浮宮和市區旅社，大學區裏就有梭爾朋；[⊖]市區裏有市場，城區裏就有大醫院 (Hôtel Dieu)，大學區裏就有勃雷阿克雷 (Près au Clercs)。[⊕]學生們在左岸上他們的勃雷阿克雷地帶犯了罪，卻要到島上的法院裏去受審判，而在右岸上的蒙特佛貢去受刑罰，除非校長認爲大學比國王重要，而出來干涉；因爲吊死學生是他們自己私人的事情。

(大部分的這種私人事件，還有好些比這更重要的，被國王們附會成了叛亂。這是一種永遠不變的情形。國王不等到人民造反是不肯加恩的。)

有一個古執照把這個情形講得很明白確當：——

『Civibus fidelitas in reges, quae tamen aliquoties seditionibus interrupta,
multa peperit privilegia.』^①

在十五世紀時候，塞倫河在巴黎城中有五個小島：盧韋耶島 (Ile Louviers)，從前有許多大樹而現在只剩下些樞枝；牡牛島 (Ile aux Vaches) 和聖母島 (Ile Notre-Dame) 都很荒蕪，都屬於大主教。在十七世紀時候，人們把兩個島併作一個，在上面建造房屋，我們現在把它叫作聖·路易島；最後是船夫島 (Ile du Passeur aux Vaches)，它後來沉沒在新

① 古巴黎的大學，以其創建人之名爲名。

② 在聖·惹赫曼·兌·勃雷附近，是從前巴黎大學生們散步和開紀念會的地方。

③ 『忠於帝王們，雖然幾次被叛亂所毀，仍使市民們得到許多特權。』——英譯者註。

橋下面了，這樣城中就有五座橋，三座在左邊——石頭的聖母橋和俄向惹橋，木頭的麥里耶橋，兩座在右邊——石頭的小橋和木頭的聖·米歇爾橋。五座橋上都滿是房屋。大學區有非利浦·奧古斯特所建築的六道大門：從杜赫雷爾塔開始，它們是聖·維克多門、波兌爾門、巴爾門、聖·加克門、聖·米歇爾門、聖·惹赫曼門。市區有查理第五所修造的六道門：從比里塔開始，它們是聖·安東尼門、廟門 (la Porte du Temple)、聖·馬赫丹門、聖·得里門、蒙特馬赫特門 (la Porte Montmartre)、聖·呵羅雷門 (la Porte de Saint Honoré)。這些門都是堅固而美觀的，是那種不能憑力氣把它們破壞的門。奔騰的冬潮流在一條深而寬的壕溝裏，沐浴着巴黎所有城牆的牆基，水是從塞倫河裏來的。晚間人們把城門關上，塞倫河就被這個城市兩邊一些粗大的鐵鏈隔開了，巴黎靜靜地睡眠。

對這三個區域作一個鳥瞰時，城區、大學區、市區，每個區域的街巷都分不清地糾纏在一起，呈現到眼睛裏來。不過第一眼就可以看出這是三部分合成一個的。馬上你就看到兩條平行的，沒有坡坎和亂石的長街，橫貫這三個區域，從這頭到那頭，從南端到北端，差不多是一條線，垂直於塞倫河。人們不斷地從一個區域的城牆裏向另外兩個區域的城牆湧去、擠去，而三個區域連起來只是一個。第一條街從聖·加克門通到聖·馬赫丹門；它在大學區的一段叫

作聖·加克路，在城區的一段叫作猶太路 (rue de la Juiverie)，在市區的一段叫作聖·馬赫丹路。它已在小橋和聖母橋的名字下兩次跨過塞倫河。第二條街，在塞倫河左岸的一段叫作豎琴路 (rue de la Harpe)，在島上的一段叫作製桶場路 (rue de la Barrière)，在右岸的一段叫作聖·得里路。塞倫河一邊是聖·米歇爾橋，另一邊是俄向惹橋，從大學區的聖·米歇爾門直達市區的聖·得里門。可是，在這樣許多名字下，它們仍然只是兩條街，但它們是巴黎爲首的兩條街，主要的兩條街，最大的兩條街。這個城市裏其餘的街道都是從它們引出或是向它們匯集的。

除了這兩條橫貫巴黎並且佔據了它全境的主要街道之外，市區和大學區各有它們主要的街道，同塞倫河平行，在有的地方同那兩條爲首的大街成垂直。所以在大學區裏，你可以從聖·安東尼門筆直地走到阿羅雷門；在市區裏你可以從聖·維克多門筆直地走到聖·惹赫曼門。這兩條大街，和那兩條最大的街成十字形，作成一個架子，在那上面巴黎市街以各種可能的方式互相連接着和交叉着，成爲一個市街網。越過這個難解的網，我們仔細觀察，就可以看見兩堆禾苗樣密集的大道，一堆在大學區，一堆在市區，從橋上通到城門。

這種幾何圖形，有的到今天依然存在着。

那末，在一四八二年，從聖母院的塔頂上看去，所有這一切是個什麼樣子呢？這就是在這兒敘述的。眺望者喘息着到達了那上面，首先被那些屋頂、煙囪、街道、橋樑、廣場、寶塔和尖閣弄得頭昏目眩了。三角牆，尖屋頂，牆角裏突出的尖樓，十一世紀的尖石塔，十五世紀窄長的尖石碑，城樓底光光的圓塔，教堂底有花紋的方塔，大的和小的，厚重的和輕便的——一切都一下子呈現到你眼睛裏來。眼睛久久地逡巡在這一片高高低低的密堆裏，其中沒有一個沒有它存在的來源和理由，它的精神和它的美，沒有一個不是藝術品，從那正面有繪畫和雕刻，內部是木質的，有圓形大門和臨空的樓梯的最小的房子，到有着一連串高塔的皇家的盧浮宮。但是當眼睛停在成堆的建築物上面的時候，這裏面還有些最重要的。

首先是城區。梭瓦爾稱它爲城島，在他的瑣細的敘述裏，有一些好句子：『城島像一個船身浸入水中的大船，差不多在塞倫河的中部。』我們剛才說過，在十五世紀，這隻大船是由五座橋把它和兩岸連繫起來的。這個船形的島曾經是一開頭就被描寫的，因爲照法凡（Fa. vyn）和巴斯解（Pasquier）的敘述，那大船就是從那裏而不是從諾爾曼的圍城中，作了古時巴黎兩臂上的紋章的。對於那些能够了解它的紋章的人，它是一個代數學，一種語言。中世紀全部歷史的第二部是寫在那個紋章上，就像第一部歷史是寫在一些羅馬教堂的象徵飾

物上。這是神權制度的象形以後的封建制度的象形。

城區首先尾朝東頭朝西地呈現到眼睛裏來。把眼光回到它的頭部，你面前就有了一大堆的古老的屋脊，那上面突出來聖禮拜堂的圓形頂樓，好像是一匹大象的背上揹着一座塔。這裏這座塔樓是最雄偉，最開曠，建築得最精緻的，從它的穹窿間望不見一線天空。在聖母院前面更挨近的地方，三條街一直伸到教堂前面那有着許多古老房屋的美麗廣場。在這個廣場的正對面，直立着大醫院的打纜的陰沉的前牆，和它的好像蓋着疤痕和釘刺的屋頂。其次，右邊、左邊、東邊、西邊，在這個城的窄小的地盤裏，升起它的二十一座教堂的鐘樓，它們是屬於各種年代、各種形式、各種大小的，從聖·得里·居巴的低矮毀壞的羅馬式鐘樓，到聖·比埃爾·呵·北孚和聖耶特西的美好的尖閣。在聖母院後面，北邊是有着峨特式迴廊的修道院，南邊是大主教的半羅馬式的宮邸，東邊是名叫兌罕 (Terrain) 的荒場。在這許多房屋之中，眼睛依然能夠從那冠於石頭窗頂的，甚至在皇宮屋頂上也有的高高的煙囪蓋，看出這個城市在查理第六的時候供給居維納爾·兌·于赫山 (Juvenal des Ursins) 用的旅邸，再

① 法國官吏，曾任商會會長，一四〇八年被封邑於 Isbaeu de Baviero。

遠一點，是巴呂市場 (Marché-Palus) 的臨時矮屋；此外還有老聖·惹赫曼 (Saint Germain le Vieux) 教堂裏的新的牧師座位，在一四五八年，從大街的一端一直伸展到費白韋斯 (Feyves)；其次，間或是些擠滿着人的空場，間或是一個刑台突出在街角上，間或是一塊非利甫·奧古斯特的精緻的鋪路——在路中間嵌着美麗的石板，作為馳馬之用的，在十六世紀，卻被那叫作里格鋪道 (Pavé de la Ligne) 的碎石路所代替了——間或是一座荒蕪的後庭，帶同着一道傾斜的樓梯，好像十五世紀所築造的，而如今還能在布林多雷的一條街上看到的那一種；最後，在聖禮拜堂右面朝西的地方，是法院，它的那些塔樓沿河逶迤着。覆蔽着城市西頭的那些花園裏的樹木，擋住人向船夫鳥瞭望。至於河呢，從聖母院頂上望去，你決不能看到它是在城的兩面。塞倫河在橋下不見了，而橋又在房屋下不見了。

當視線掠過這些橋——它們的頂端，並非因為年代久遠，而是因為被水氣浸蝕過，呈着綠色，——如果向左朝大學區望去，第一眼看到的建築將是一羣大而低的城樓，那是小加特雷門，它的大門正好吞沒了小橋的一端；其次，假若你的視線從東頭拉到西頭，從杜赫雷爾塔到雷斯爾塔，那兒是一長串有着欄杆和有色玻璃窗的房屋，在鋪道上層樓重疊，一些商店無盡地沿着曲折的路排立着，時常被一個街口所切斷，間或又被一座石屋的門面或牆角所阻

擋，它們自在待着，帶同着它們的庭院和花園，廂房和正屋，在這一堆堆狹窄擁擠的房屋之間，就像一個主人在羣僕之間一樣。碼頭上有五座或者六座這樣的房屋，從那用倍赫拉赫丹 (Bernarins) 把杜赫雷爾塔和它巨大的緊鄰分開了的洛林客棧 (Logis de Lorraine)，到雷斯爾客棧——它的巨大的頂樓是巴黎的界標，它尖尖的屋頂，一年裏總有三個月裏把它們底黑黑的三角形遮蔽住燦爛的落日。

塞倫河這個岸上的商店比那個岸上少些；學生們底吵架和格鬪比工人們還多。實在說來，這裏沒有碼頭，除了從聖·米歇爾橋到雷斯爾塔的那一段。塞倫河邊其餘的地方，有的是一片光禿禿的河岸，比如在倍赫拉赫丹一帶，有的地方是一大堆屋基浸在水中的房屋，比如在兩座橋之間的那一帶。大羣的洗衣婦，從早到晚，沿岸叫喊着，談論着，歌唱着，並且用力捶打着衣服，像我們現在一樣。看看這個景象，是巴黎一個不小的享樂。

大學區看起來像個圓點。它從一端到另一端，完全是構造得差不多的堅固的建築。這成千的屋脊，窄小，嶙峋，拘謹，差不多全都是依照着同一個幾何圖形建造的，從高處看起來，它是同質的結晶體，同樣的那種街道沒有把這混雜的房屋分割得太不平均。四十一所學校以適當的平等的姿勢聚集在那裏，又隨處散佈着；這些美麗建築物底奇怪有趣的地方，是它們的

屬於同一藝術的簡單而突出的屋頂，它們事實上只是屬於同一個幾何圖形的一堆方形或立方形。它們參入全部而不混亂，它們使它充實而不過載。幾何學是一種和諧的學問。一些漂亮的旅店也間雜在左岸的如畫的望樓之間：勒維赫客棧 (Le logis de nevers)，羅姆客棧 (Le logis de Rome)，和如今已不存在的赫姆客棧 (Reims)；爲了安慰藝術家，克呂尼大廈 (l'Hôtel de cluny) 至今還存在着，但它底塔在若干年前就被人愚蠢地弄掉了。在克呂尼大廈附近，那有着美麗的圓拱的羅馬式的宮殿，是居利安浴池。有很多寺院，帶着一種比大廈更莊嚴的美，但是和大飯店一樣精緻，一樣寬闊。首先觸到眼睛裏的是倍赫拉赫丹，帶同着它的三個鐘樓；聖·惹雷韋也勿，它那至今依然存在着方塔，使人想起其餘的幾個塔而悵；梭爾朋 (Sorbonne)，一半是學校，一半是寺院，它那可敬的本堂如今依然存在；漂亮的馬呂恆 (Mathurins) 方形寺院，[⊙]它旁邊是聖·倍路瓦寺院，在本書第七版到第八版中間這個時候，人們在它的牆內封閉了一個劇台；果赫得里耶 (Les Cordeliers) 俱樂部，和它屋頂上的巨大的三角牆；奧古斯特教堂的優雅的鐘樓，成爲巴黎這邊岸上第二個有雉堞的建築（第一個是雷斯爾塔），突出在西邊。那些學校，事實上是道院和俗世之間的聯繫物，在一連串的旅館和寺院之間成爲一個中心建築，帶着一種充滿優美的嚴峻氣概，雕刻之富麗不下於宮

殿，建築之莊嚴不下於寺院。以介乎節約和奢侈之間的適當方式所建造的教堂，不幸差不多已經毫無痕跡存在。那些教堂（它們數不清地分佈在大學區裏，而且屬於建築學上每一個時代，從聖·居利安的圓穹窿，到聖·塞維漢的尖穹窿。）那些教堂包容這全部，而且，好像是一片和聲之外另起的一片和聲似的，它們時時刻刻突出在那些屋頂、斜牆、晒樓和尖閣之間——尖閣底輪廓線也只是這些屋脊上底尖角的壯麗的誇張物。

大學區的所在是多山的。聖·惹雷章也勿突起在東南方像一個巨疣，從聖母院頂上望去相當大。那些狹窄擁擠的街道（現在是拉丁區）那些分散在這些隆起物頂上的一堆堆房屋，非常雜亂，而且把它們的兩簷伸展到河邊，一個低下去，一個高起來，全都是一個緊接着一個。成千的黑點在路上來來往往，成爲一條不息的水流，流到視線裏來，這是民衆，從這麼高和這麼遠的地方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最後，在這些屋脊，這些鐘樓，和這些無數的奇特的建築物——它們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在大學區的邊線上重疊着、伸展着、參差着——的空隙間，從哪裏都可以看見一大堵朽壞的

牆壁，一個結實的圓塔，和一道有雉堞的城牆的大門，形成一個要塞；這就是奧古斯特城牆。那之外就是綠色的田野，斜斜的道路，路的兩旁還有一些郊外房屋，愈來愈稀少了。這些村落裏面有的很重要，從杜赫雷爾塔開始，首先是聖·維克多村 (le bourg Saint-Victor)，帶同着它在比也吾河 (la Bièvre) 的一洞橋，它的寺院——你在那裏可以看到肥壯的路易 (Louis le Gros) ① 的墓誌銘——它的有十一世紀的四座鐘樓的八角形教堂 (在愛達浦 [Frampe]) 也有同樣的一個，至今還未拆毀；其次是聖·馬赫梭村，它已經有三座教堂和一座修道院；再其次，那右邊有着戈倍南磨房和它的四道白牆的，那是聖·加斯克村；它有像美麗的雕刻的十字路，有聖·巴克·居·俄巴教堂，它是可愛的尖形的峨特式；有聖·馬格羅瓦教堂，它有十四世紀的美麗的本堂，拿破崙曾把它改作秣草倉庫；還有郊外聖母院，裏面有着君丁但丁堡的細工鑲嵌。把那座可以和法院相比的富麗的建築物——加特厄修道院 (Chartreux)，與它的一些分開的小花園，以及鬼怪出沒的俄非赫 (Vauvert) 廢墟，留在那寬廣的田野間之後，你的眼睛就移向西方，落到有三個羅馬式尖頂的聖·惹赫曼·免·勃雷大寺院。聖·惹赫曼村，已經成了一個巨大的教區，帶着它的十五到二十條街道遠遠地留在背後了。聖·須爾比十鐘樓 (Saint Sulpice) 在村子的一角。就在近旁可以看到聖·惹赫曼村的方形市

場，那裏現在是正式的商場了；其次是寺院和刑台——有着一個尖頂的漂亮小圓塔。較遠處是磚瓦窰，和瓦窰街（Rue de Four），它伸向田野間的瓦窰旁邊，醫院——荒蕪難看的小房子——就在它的高處。但是最醒目而且最能把視線抓牢的，是那寺院本身。這個寺院的確有些重要地方，又像教堂又像府邸，這個巴黎主教們能在其中住一宿就引以為榮的寺院之宮，建築家曾經給它以天主教堂的姿態，美觀，和有着精緻窗戶的齋堂，那座優美的聖母堂，那高貴的宿舍，那些寬大的花園，那個鐵閘，那個吊橋，那把視線帶到周圍綠野上的雉堞，那些站着金甲衛隊的庭院——這一切聚在一起，環繞着三座坐落在一個峨特式牧師座位上的有圓穹窿的高樓，在地平線上成爲一個壯麗的形體。

終於，在久久觀看大學區之後，你便轉向右岸，朝向市區，景物的性質就突然改變了。市區實際上比大學區大得多，但還是不夠廣闊。最初，你看見它是清楚地分成若干區域。首先，在東南方，在市區裏那如今依舊名叫沼地的一部分——加米羅仁（Camulogène）^①曾在那兒誘

① 卽法皇路易六世。

② 該撒之侍臣。

感過該撒 (César) ① 是一連串的宮殿。泥濘一直鋪到河邊。四座差不多連接在一起的
 旅館：如耶飯店 (Jouy)、桑斯飯店 (Sons)、巴赫波飯店 (Barbeau) 和皇后飯店 (Le logis
 de la Reine)，把它們的蓋着石板的屋頂，投影到塞倫河上。這四座建築填滿了從隆郎第也
赫街 (rue des nonaindières) 到塞雷斯丹寺院 (l'abbaye de Célestin) 之間的空隙，後者
 底尖閣的三角頂和雉堞的輪廓幽雅地突出來。這些在建築物前面水邊的綠色的牆，並不阻
 止眼睛望見它們前面的美麗的角度，它們底有十字形石框的大窗子，它們底滿是雕像的拱
 門，它們底經常削得很利落生動的稜角，和所有這個建築物上偶然的可愛的地方，使得峨
 特式藝術有一種和每個建築物之間的新的聯繫。在這些宮殿後面，奇怪的聖·波爾大廈
 (Hôtel de saint-Pol) —— 它有的地方像座城堡似的被城牆和柵欄圍繞着，有的地方像一
 個加爾蒂然教派的修道院一樣，被許多大樹遮蔽着——底巨大的重疊的院牆，從各方面伸
 出來，法國國王曾在那裏招待過二十二個和太子及布爾果尼公爵同等的王子，和他們的侍
 臣與隨從，還不算那些貴族以及來參觀巴黎的帝王們，和那些分別住在皇家飯店裏的部屬
 們。我們得說明，那時的王子們的住所，至少包括十一個房間，從檢閱廳到祈禱室，還不算那些
 花樓、浴室、煖室，和其他可以看見各個房間的「空地」，還不算那國王底每個賓客照例有的

私人花園，還不算那些廚房、地窖、辦公室和屋內的普通餐室，那些下房——那裏有二十二個工場，從烤房到酒窖，——那些擊槌、打網球、競技等遊戲用的場所；那些鳥棚、魚池、動物園、馬廄；那些圖書室、軍械室、鑄造室。這就是那時的一個皇宮，一個盧浮宮，一個聖·波爾大廈。一個城中之城。

從我們所在的塔頂上望去，聖·波爾大廈雖然一半被我們剛才說過的四大飯店遮住，但仍然卓絕可觀。查理第五建築在他底宮殿一道的三個客棧，雖然巧妙地用有琉璃窗和小柱頭的走廊和正殿連在一起，仍然能够很清楚地看見：小繆斯旅邸 (*Hôtel du Petit-Musc*) 屋脊上圍繞着輕巧的欄杆；聖摩赫寺僧旅邸 (*Hôtel de l'abbé de Saint-Maur*) 有着一座大城堡的形狀，有一個大塔，一些凸堞，一些鎗眼，一些鐵閘，而吊橋的兩道牆之間的寺院的，是在大沙克遜門 (*large porte Saxonne*) 上。愛紋蒲伯爵旅邸 (*Hôtel au Comte d'Etampes*) 上面傾圮的頂樓膨脹到眼睛裏來，像個雞冠一樣顯明；這裏那裏地，有三四株橡樹聚在一起，像是些巨大的花椰葉；成羣的天鵝在魚池裏的清潔的水上遊戲，羽毛間帶着

陽光和陰影；一些可以望到如畫的底裏的庭院；部屬們所住的旅館，帶着它的被沙克遜短柱支撐着的低低的穹窿，它的鐵格子和它的尖銳的軋軋聲；越過這一切，可以看見一堆鱗比的瑪麗亞禮讚樓；右邊是巴黎市長的住宅，被四座精緻的小樓圍繞着；在它的深處，剛才說過的那個聖·波爾大廈帶着它的重疊的前牆，它的自從查理第五以來就沒有停止過的裝修，那些希伯來式的凸塊——兩世紀以前建築家忽然奇想地裝滿了它們的——帶着它所有的禮拜堂的閣樓，所有花樓上的簷屋，成千的預測四種風向的風信標，和它的兩個併立的高塔，塔頂是圓錐形，下面圍繞着雉堞，整個看起來好像捲邊的尖帽子。

繼續一層層地望向這個伸展在遠處的宮庭圓場，越過了市鎮裏屋脊的深谷——它劃出聖·安東尼街的分界——我們經常只注意重要建築的眼睛，就落到安古羅姆客棧，它是一個屹立了很多年代的巨大建築，有的部分是全新而且很潔白的，再沒有比那種藍色上帶紅條子更好看的了。而那現代化的宮殿底凸起的奇怪的尖頂，有水槽，蓋着鉛皮，上面川流着從鍍金的銅皮閃耀出來的成千種阿拉伯式的幻夢，這個帶着金屬裝飾的奇怪的屋脊，優美地突出在那個古老建築的櫻色廢墟中——這個建築上一些古老而龐大的塔，像被歲月乾裂了的木桶，因年代久遠而傾斜着，從上到下都裂了縫，像是些鬆了鈕扣的肚子。後面，突起着

杜赫雷爾宮底林立的尖閣。全世界上從來沒見過——無論在相波林，或是在阿爾韓波拉——比這些林立的尖閣、鐘樓、煙囪、水槽、螺旋梯、螺旋，和好像被暴風雨打穿了孔的燈籠，這些亭台樓閣，或像那時候的人所說的，這些高低和姿勢各不相同的塔，更壯麗、更空曠、更可愛的景象了。你可以說那是一個石頭的大棋盤。

在杜赫雷爾的後面，是一羣黑得像墨水樣的塔，一個套着一個，而被一道壕溝環繞在一堆，那有着比窗戶還多的鎗眼的頂樓，經常升起的吊橋，和經常關閉着的鐵閘的，那是巴士的監獄。那種從雉堞之間伸出來的，遠看好像水槽的黑色缺口，是大礮。

在這可怕的建築物脚前，正在那些鎗礮下面，就是聖·安東尼門，隱蔽在它的兩個城樓底下。

從杜赫雷爾，沿着查理第五的城牆，鋪展着像條精工地毯的滿是花草的皇家公園，在它們底曲折的樹林和小徑之間，你可以認出路易十一曾賜與可瓦克第哀（Coictier）的著名的兌達公園（Delaus）。這位博士的天文台高高地在那片景色之中，像一根荒廢的大柱頭，有一個小房子作爲正屋。可怕的占星術就在那裏舉行。

現在的皇家方場就在那個地方。

像我們剛才說的，那我們曾經想描述給讀者一個大概，而卻只描述了它的頂端的宮殿底四分之一，佔據着查理第五給塞倫河築的垣牆的東邊一角。城市的中心被一堆平民的房屋佔據着。事實上右岸上的城區的三座橋都是從那兒築起的，這些橋在宮殿前面作成一些房屋。這堆小市民的住所，像蜂房中的小洞似的聚在一塊，也有着它的美麗。有些巨大的東西，在這個首都裏的屋脊中間，就像是在海裏的波浪中間一樣。首先是街道，縱橫交錯，有成千的好玩的樣子。市場(Halles)一帶，像一個射出千道華光的星星。聖·得里街和聖·馬赫丹街，帶同着一條接一條的無數條支路，好像枝葉互相糾纏的兩根大樹。其次，是一些彎彎曲曲的小巷，如勃拉特西街(rue de Plânerie)，韋赫西街(rue de Verrierie)，第赫巷，杭得西街(rue de Tixeranderie)等等，分佈全境。也有一些美麗的建築物突出在這個樓閣之海底硬化的波浪中間。俄向惹橋——在它背後可以望見塞倫河從麥里耶橋的水車下面流過——的橋頭上，是加特雷門，已沒有像在居利安·拉波斯達(Julien l'Apostat)時候一樣的羅馬式的城樓，只有十三世紀的封邑似的城樓，是用很堅固的石頭築成的，即使用鐵錘敲打它，三個鐘頭也只能敲下不過拳頭那麼大的一塊。聖·加克·得·拉·布歇西教堂的鐘樓，每個角上都被雕刻物減削得柔和了，雖然它到十五世紀才完成，但那時已很可觀。它那時還沒有那些現在伸

出在屋頂角落上的，看起來像斯芬克斯的怪物——它們成爲現代巴黎的往古之謎。雕刻家何爾特(Rault)在一五二六年才把它們放上去的，他得到二十法郎的酬勞。圓柱房在我們曾給讀者提起過的格雷勿方場上。還有聖·惹赫維教堂(Saint Gervais)，後來被『好鑑賞力』破壞了。聖·梅西教堂(Saint Méry)，它底古老的尖穹窿差不多是圓的；聖·讓教堂(Saint Jean)，它底壯麗的尖閣是盡人皆知的。還有二十座別的建築物把它們底神祕埋藏在這些又黑又窄的街上。此外街上還有那些比較架還多的石雕的十字架；遠遠地，越過那些屋脊，可以望見那些無名公墓的垣牆，阿爾刑台，它底頂端可以從阿斯特西街的兩個煙囪之間望見；達阿瓦十字架的梯子在它底經常黑壓壓地擠滿了人的街巷裏，哈爾·呵·比雷的圍牆，到處可以看見的往日的非立甫·奧古斯特的城牆的遺蹟，沒沒在那些房屋，那些長滿了長春籐的塔，傾圮的拱門，和那些破碎不成形狀的一堵堵牆壁之間；碼頭帶同着它成千的商店和血污的屠宰場；從秣草倉到反省院(For l'Éveque)，塞倫河上全是船舶；這樣，你就會有了這個城市中心四邊形區域在一四八二年的大略印象了。

同着這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旅邸，一部分是住宅——這個市區底第三個部分是一長串的寺院，差不多從東到西地把城市圍繞着，成爲第二道由修道院和禮拜堂作成的城牆，在那道圍繞着巴黎的城牆之內。這樣，恰好在杜赫雷爾公園近旁，在聖·安東尼街和舊廟街的中間，是聖·加兌新寺院，帶同着它底巨大的雕刻，它只被巴黎的城牆界隔着。在新舊兩條廟街之間，是那座廟，那是一堆高挺而荒涼的塔，孤立在巨大的有雉堞的城牆中間。在新廟街和聖·馬赫丹街之間，是聖·馬赫丹寺院，在它的那些花園中間，是一座巍峨堅固的教堂，它塔上的牆壁和鐘樓上的尖閣，就它們底堅固和華麗來講，只有聖·惹赫曼·兌·勃雷教堂可以及得上。在聖·馬赫丹街和聖·得里街之間，伸展着特罕兌城牆 (*l'enclos de la Trinité*)。最後，在聖·得里街和蒙多格耶街 (*Montorgueil*) 之間，是女修道院 (*Filles Dieu*)，在它近旁，你可以看到怪廳底傾斜的屋頂和破敗的垣牆。這是這一串寺院的鏈子裏面唯一的凡俗的一環。

最後，第四部分，露出在右岸上一堆一堆的屋頂之中，佔據着城牆的西角和城牆下的河岸的，這又是一連串宮殿和旅邸，在盧浮宮的下面。奧古斯特的舊盧浮宮，這個大建築物底巨大的塔被另外的二十三個塔所環繞，不算其他的小塔，從遠處看來，好像是落基在阿郎松飯

店和小布朋宮底峨特式屋頂之上。這個奇怪的塔，這個巴黎底巨大的監護者，帶同着它底經常仰着的二十四個頭，它底怪異的軀體，蓋着鉛皮或是鑲着石板，閃着好多條金屬的反光，用可驚歎的方式把這個城市的地位在西邊終止住。

這樣，那羅馬人稱爲 *insula* 的一大堆民房，左右是兩排宮殿，一排爲盧孚宮，另一排爲杜赫雷爾宮，北邊被一帶長長的寺院和道院的牆壁圍住，一切都糾纏和混溶到視線裏來；在這成千的建築物上——它們底磚鋪的或石板鋪的屋頂一個接一個地成爲一條奇怪的鏈子——是岸上的那四十四個教堂底有花紋、有圖像、有雕刻的鐘樓；無數條街道四處散佈着；一邊有一道帶着四方形城樓（大學區的城樓是圓形的）的高樓把它擋住；塞倫河的左岸，被一道道的橋間隔着，許多船隻擁塞着；這就是十五世紀時候的市區底情形。

在牆外，有一些郊外房屋聚集在城門口，沒有大學區裏的那樣多，但是比它們都分佈得廣些。在巴士的監獄後面，是二十座村落聚在一堆，在有奇怪雕刻的佛班十字架和飛牆的郊外聖·安東尼教堂的周圍；其次是波班古赫村（Popincourt），一直沒入麥田中，再其次是赫第耶村（Courtille）——一個到處有快樂的小酒店的村子，聖·洛昂村（Saint Laurent）底教堂裏的鐘樓，從遠處看去好像是屬於馬赫丹門底那些尖塔的；聖·得里村帶同着它底巨

大的聖·拉得垣牆；在蒙特馬赫特門外，是圍着白色垣牆的格朗惹·巴特里也赫村；在它後面，是有白堊質斜坡的蒙特馬赫特門，那時所有教堂的垣牆差不多一樣多，而現在就只剩下磨房了，因為社會現在只需要糧食。最後，在盧孚宮外，可以看見聖·俄羅赫埃村 (Saint-Honore) 伸展在附近，那時已經相當可觀，小勃赫達尼村 (La petite Bretagne) 呈着一片綠色，布赫梭市場 (Marché aux Bourceaux) 展開着，那用以煮死偽幣製造人的可怕的大鍋屹立在它中間。你底眼睛已經注意到那駕臨於荒郊之上，在古赫第耶村和聖·洛舍村之間的，一座遠遠看去好像一道傾圮的柱廊的建築，直立在一片荒蕪的地基上。這也不是巴赫兌隆神廟，也不是奧林匹亞山上的周比得的神廟。這是蒙特佛貢。①

現在，假若我們曾想計數的這無數建築物，照着我們底敘述，還不能在讀者心中喚起一個舊時巴黎的大概印象，我們將再加上幾句。在中央，是城島，它底形體像一個巨大的海鼈，一些石板鋪成的橋像海鼈底腳爪樣伸出在那些像鼈壳樣的灰色的屋頂之下。左邊，是大學區底堅固、稠密、擁擠、鬧雜的四邊形地帶。右邊，是市區底半圓形，裏面有很多的花園和建築。這三個區域，城區、大學區、和市區，都有無數條街道縱橫交錯，像大理石上的條紋似的。塞倫河，『開花的塞倫』——居·布赫爾神父這樣稱呼它——被船舶和島嶼塞滿着，被許多橋樑橫斷

着，流過全區。四周是一大片原野，一塊塊種着各種農產的成千的田畝，一座座像棋盤一樣分佈着的美麗的村落；往左，是易西村 (Tassy)，凡勿赫村 (Vanvres)，俄惹哈赫村 (Vaugirard)，蒙特烏惹村 (Montrouge)，和有着圓塔和方塔的讓第里村 (Gentilly) 等等村子；往右，是另外二十個村子，從貢孚郎村 (Conflans) 到魏爾雷維格村 (Ville l'Évêque)。在地平線上有一帶山巒的輪廓環繞着，像是這塊盆地的邊緣。最後，在遠處，在東邊，是聖·克魯村 (Saint Omer) 和它底礮堡。這就是一四八二年的烏鴉們從聖母院的塔頂上所能看見的巴黎的景象。這也就是服爾泰曾說它『在路易十四以前只有四座漂亮建築物』的那個城市。這四個建築就是梭爾朋寺院 (dôme de Sorbonne)，光榮谷 (Val de Grâce) 和現在的盧孚宮，第四個我不知道，也許是呂克塞姆布赫 (Luxembourg)，幸好服爾泰沒有根據這個來寫他的貢第德 (Candide)①，而他也不是所有世代人們中間最善於像魔鬼樣發笑的人。但這卻證明一個人即使一點也不懂得非他所屬的藝術，也可以成爲一個很好的天才。莫里哀不是相

① 刑場，擺滿了絞架，是往昔督伊德教的神廟所在。

② 服爾泰所著小說，書名即書中主角名字。

信拉斐爾和米蓋朗基羅的光榮，而且稱他們爲『他們那個世紀的米勒們(Miscards)』嗎？我們還是來說十五世紀的巴黎吧。

它那時不僅是一個美麗的城市，它是一個構造一致的城市，一個中世紀建築學與史學的產物，是一部石頭的歷史。這是一座僅僅由兩種形式的建築所構成的城市：羅馬式層和峨特式層，羅馬式層早已在峨特式層之下消失了，只有兌赫姆·得·居利安，還突伸着中世紀的外表。至於塞爾蒂式層，人們就是在掘井的時候也找不出關於它的標本了。

五十年之後，當文藝復興走來把它的富麗的想像和組織，它的卓絕的羅馬式穹窿，希臘式柱子，和峨特式的尖穹窿，它的非常精緻非常理想的雕刻，它的趣味奇特的阿拉伯式花紋和牛床植物花紋，它的當代呂兌的異教建築學，混進它的莊嚴而多變的和諧裏的時候，巴黎也許更美一些，雖然在觀感上沒有那麼和諧。不過這美好的時候沒有多久。文藝復興是最公平的；它不但要創造，而且還要破壞。它的確需要地方。峨特式的巴黎只有一會兒的完整。聖·加克·得·拉·布歇西還沒有築好，人們又開始破壞古老的盧浮宮了。

從此，這座大城就一天天變了樣子。那會使得羅馬式的巴黎消滅了的峨特式的巴黎，也輪到被消滅了。可是填補它的又是什麼樣的巴黎呢？

有加兌新·得·梅第西的巴黎，那便是居里也西；有亨利第二的巴黎，那便是城中旅店，這兩座建築是屬於同一種趣味的；有亨利第四的巴黎，那便是皇宮，正面是用磚砌的，有隅石和石板鋪的屋頂，和一些三色的房子；有路易十三時代的巴黎，那便是光榮谷（Val-de-Grâce）——一個低矮的、傾圮的建築，一些籃子似的穹窿，柱子有些腫脹，拱頂有些彎曲；有路易十四時代的巴黎，那便是安·瓦里得（Invalides），巨大、富麗、鍍着金色，而且寒冷；有路易十五時代的巴黎，那便是聖·須爾比士——一些螺旋、成束的鈕帶，一片片雲霞，一些管形和菊形的裝飾，以及各種石頭；有路易十六時代的巴黎，那便是萬神廟，它是羅馬的聖·比埃爾（這個建築物已經傾斜，輪廓都不直了）底不好的做製品；有共和時代的巴黎，那便是醫專校——一個可憐的希臘羅馬混合式建築物，好像第三年代的羅馬大戲場（Colisée）和萬神廟那樣的，按照米羅規律（建築學上稱爲梅西朵式）的構造；有拿破崙時代的巴黎，那就是凡托姆方場（la place Vendôme）——這是卓絕的，有一排用大礮作成的銅柱頭；有復興的巴黎，那便是布赫惹（Bourse），一排雪白的柱子撐持着光滑的柱頂線，全部是方方的，

費用了兩萬萬。

這種每個構造的方式和形態都相同的建築，有些房屋分爲若干部分，熟習它們的人，底眼睛很容易看出來。知道這，你就發現了一個世紀的靈魂，和一個帝王的相貌，——甚至他敲門的樣子。

真正的巴黎並沒有任何通常的形狀。這裏集合了好些世紀的樣式，而最美的樣式已經消失。這個首都只增加了一些房屋，而且是些怎樣的房屋！通到巴黎去的溝渠，十五年才修理一次。它的建築物上有歷史意義的標記，常常自行消失。那些紀念物愈來愈少，人家看見它們似乎日漸沉落，而淹沒在房屋中間了。我們的祖先們有一個石頭的巴黎；而我們的後代將會有一個石灰的巴黎了。

至於新巴黎的現代建築，我們一提到它們就只願意保持緘默。這並不是說我們不給它們恰當的讚賞，M·蘇弗的聖·惹雷韋也勿寺院，的確是一塊最漂亮的糕餅式的東西，人家用石頭作的東西從沒有像這樣好的。光榮的雷西洪宮 (le palais de Légion) 也是一塊很着眼的糕餅樣的東西。麥田裏的阿爾寺院 (le dome de Halle) 像是一頂英格蘭帽子放在一個大秤盤上。聖·須爾比士教堂的塔是巨大的號角，兩個都是一樣形狀；扭曲猙獰的電

報機，作了屋頂上的可愛的增添物。聖·羅克教堂 (Saint Roch) 有一道只有聖·湯姆·達干 (Saint Thome d' Aquin) 可以與之相比的拱門。在一個地窖裏還有耶穌釘死十字架圖的浮雕和一個木頭鍍金的太陽。這一切都是異常卓絕。勃朗特花園 (Jardin de Plantes) 裏的螺旋形彩燈也是一個高明的工程。至於巴黎公社，它的迴廊是希臘式，門上和窗上的圓拱是羅馬式，而它的大拱頂是文藝復興式；這無疑地是一個最正確最純粹的建築，它的即使在雅典也不曾有過的屋頂就可以證明了——拱頂的輪廓，漂亮挺直，間或幽雅地突出幾根煙囪。我們還得說，假若一座建築的構造定規必須適應它底用途，要使得這種用途只顯明在建築的一方面，那我們對於這座建築之能適宜於作一座皇宮，一個平民的臥室，一個城市的旅社，一個學校，一個馬術練習所，一個倉庫，一個法庭，一座博物館，一個軍營，一個墳園，一座廟宇，一個劇場，就不大會感覺驚異了。而它同時又是一個公社。一個建築物應該適應地方環境。這座建築就是顯明地表現了我們底陰寒多雨的氣候的。它有一個差不多是東方式的平坦的屋脊，這使得在冬天下雪的時候易於打掃，而屋脊也的確應該建造得易於打掃的。至於我們剛才所說的適應需要，它是卓絕地滿足了這個條件的。在法國它是一個公社，要是在希臘，它許會是一座廟宇。建築家真費了很多困難，才把那可能破壞正面底輪廓的鐘面藏了起來；但

是回過來我們又有了一個圍繞住這個大廈的迴廊，在一些嚴肅陰暗的日晷裏，它會大聲地傳播經紀人和掮客們底談論。

無疑地那都是異常高尚的建築。除此之外，還有些漂亮的街道，有趣而多變化的，比如耶弗里街（rue de Rivoli）。我對於有一天在輕氣球上俯着巴黎，將會看到這種豐富的線條，這種華麗的亭台和門窗，這種『面』的變化，這種簡單中的廣大，這種使巴黎像個棋盤的意外的美觀——對於這我並不失望。

別管如今的巴黎在你看來是多麼值得讚賞，你試着去設想一下十五世紀的巴黎吧，在你的想像裏去再創它；看看那越過許多尖牆、頂閣，和鐘樓而照射過來的亮光；更向前望到這個大城的中心，望到島的尖頭，攢到一道道橋拱下那有着比蛇皮還斑斕的綠色和黃色波浪的塞倫河的激流上；把這個古老巴黎底峨特式的輪廓描向藍色的天際，讓它底周圍漫起一片霧靄，和煙囪裏的煙攪在一起；想着它是在一個深夜裏，並且看看這個建築物的迷陣裏那種光明與黑暗的奇怪的遊戲吧；給那裏擲進去一片月光，這片月光將模糊地照見它淡弱的輪廓，而使一些頂樓底巨大頭顱在霧靄中浮凸出來；或是仍然回到那黑暗的輪廓，重新憶起成千的頂閣和三角頂底尖銳的犄角的陰影，並且讓它們比鯊魚的牙齒更加參差不齊地，在

黃銅色的黃昏的天空裏凸現出來——這樣去設想，而且去比較吧。

假如你想得到一個現代巴黎不復能給你的往昔巴黎的印象，你就在一個盛大的節日的早晨，當太陽從巴格 (Bagne) 或是從旁特果特 (Pantecôte) 升起的時候，攀登到一個可以攬望這個首都全景的高處，去傾聽晨鐘，看看天空一角的顏色——那是太陽給它的；成千的鐘一下子顫動起來。首先是一陣寂寞的叮噹聲從一座鐘響到另一座，好像音樂家們宣告演奏的開始。於是看吧——因為耳朵有時好像也能够觀看——看它從每個教堂裏一下子同時升起一根聲音的圓柱，一片和歌的雲煙。最初，每個鐘的顫動挺直地、單純地，也可以說是寂寞地從其餘的鐘聲裏升起，升到清晨燦爛的天空。接着，它們漸漸地愈來愈攪在一起，混在一起，混合為一個大合奏。現在只有一堆嚴肅的震顫，不斷地從無數的鐘裏升起，它們在都市上飄浮，波動，膨脹，轉旋，並且在遠遠的天邊把它底顫音和震動的圈子擴展開來。而這個諧音之海並不是一片混亂，它既深且闊，而又不失其透明。你可以看見從每個鐘裏飛出來的音符，在它裏面蜿蜒着。跟隨着這個清朗而低沉地迴旋的和鳴，你可以看見第八度音從一個鐘跳到另一個，你可以看見它們飛越地、輕捷地、響亮地從銀鐘裏出來，落到木鐘裏就嘶啞而破碎。在它們中間讚賞着聖·厄斯達奇 (Saint Eutache) 教堂底七座鐘的忽起忽落的堂皇的

遊戲；你看見從每個方向跑來了清越而急劇的音符，作出三四個光輝的轉折，又像光一樣地消滅了。那邊是聖·馬赫丹寺院底尖銳而薄弱的聲音；這兒，是巴士的監獄底悲慘而枯竭的調子；在另一端，是盧孚宮的大鐘樓底次中音。宮中的御鐘不斷地向各方面投擲它底燦爛的顫音，聖母院鐘樓底沉重的鐘聲均勻地落在它上面，使它震動得好像鐵塊震動於鐵鏈之下。你時時看到來自聖·惹赫曼·兌·勃雷教堂的鐘樂三重奏，經過你面前。這堆高高的聲音逐漸散開來，讓路給突然高起的聖母頌——它像一頂星星綴成的冠冕樣突閃出來。在下面，在這個合奏的較深處，你可以模糊地分辨出教堂裏面的歌聲，從穹窿底戰慄的空隙裏蒸騰出來，這的確是一個值得一聽的歌劇。一般說來，巴黎白天裏發出的種種聲音，是這個城市在講話；晚上的，是這個城市在歎息；這會兒，是這個城市在歌唱。把你底耳朵傾向着這些鐘樓上的合奏吧，並且去傾聽那百萬人的絮語，那河水底永遠不停的嗚咽，那風底永無休止的歎息，那天邊山嶺上大風琴樣的四座森林底四部合奏，聽它們不輕不重地從最粗和最尖而變得柔和；你說世界上還有什麼比這些鐘聲和鈴聲的匯合，比這音樂的熔爐，比這三百尺高的雲端裏同時吹響起來的石笛，比這個音樂廳一樣的城市，比這個暴風雨的交響樂，更富麗，更輝煌，更燦爛的呢？

第
四
卷

這件事發生在七年之前。在復活節後第一個美好的星期天的早晨，一個活生生的人，被擺在聖母院鐘樓裏前廊左側的一個雕花木床上，靠近聖·克利斯朵夫的肖像——它面對着安東尼·兌·愛沙赫（他從一四一三年就作了爵士，那時神聖與尊嚴都被人拋棄了）底石雕跪像。這種木床是用來放置那些棄兒，以求取人們底慈悲的。誰想要他們，就可以把他們攜去。在這個木床前面，是一個裝布施物的銅盆。

在主曆一四六七年復活節後第一個星期天早上，放在這塊木床上的活生活的人，顯然激起了羣衆很高的好奇心。他們擁擠着圍住那個木床。這羣人一大半是女性，差不多全是老婦人。

前面最靠近木床的一行人中，有四個女人，從她們底灰色披巾，便可以斷定她們是女修

道士之流。我不知道爲什麼歷史沒有把這四位神祕可敬的女士底名字流傳下來。她們是阿涅·拉·埃赫姆、哲安命·拉·達赫姆、昂西埃特·拉·哥第葉、哥歇·拉·維阿雷特，是愛丁·阿墜教堂的四個年老的好女人，她們得到女修道長的允許而走出了教堂，遵守着比埃爾·丹尼的法規，去聽講經去的。

可是，假若這幾位大膽的阿墜教堂的女教士遵守了比埃爾·丹尼的法規，那她們同時可就因爲心裏高興而觸犯了米歇爾·得·勃哈奇和波斯主教的戒規了——這些戒規都是要求保持靜默的。

『那是什麼呀，我的教姊？』阿涅·哥歇說，她看見那放在木床上的，嘶叫着、蜷曲着的小生物，駭住了。

『假若現在的小孩子們就是這種樣子，我們人類將來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呢。』哲安命說。

『我對小孩子們不大熟習，但是這個孩子看來一定是罪過的。』阿涅又說。

『這不是個小孩子，阿涅。』

『這是一個不成形的東西。』哥歇說。

『這是一個奇蹟！』昂西埃特·拉·哥第葉說。

『那麼，』阿涅提示道，『這是四旬齋第四星期裏的第三個奇蹟了，不到一個星期之前，才有過一次俄伯爾·維里葉的聖母懲罰一個假冒香客的奇蹟，而那就已經是本月份的第二個奇蹟。』

『這所謂棄兒，真是一個罪惡的怪物。』哲安侖又說。

『可以說是雷姆的主教把這個恐怖送給巴黎的主教了！』哥第葉雙手合十地說。

『我猜想，』阿涅·拉·埃赫姆說，『這是一個畜牲，一個野獸，一個猶太和牝豚之類；總之，是一個非基督教的，一個應該扔到水裏或火裏去的東西。』

『我很希望誰也不要收養他。』哥第葉說。

『我的天！』阿涅叫喊道，『河邊小巷裏，主教的府邸旁邊那些棄兒院裏的乳娘們，我真替她們可憐，如果人們要把這個小怪物送去給她們哺育的話，我寧願哺育一個吸血鬼！』

『好一個天真的人，這個可憐的拉·埃赫姆！』哲安侖說道，『我的教姊，你不看見這個可憐的小怪物至少有四歲了嗎？他會喜歡一塊肉更甚於你的奶呢。』

實際上，這個『小怪物』（我們很難找出別的語句來形容它）是很頑強，很不安靜的。

一個小人兒，裝在一口蕪袋裏，只留着個腦袋伸出在外面，蕪袋上有居約姆·加赫第耶底名字的首字母，其次是巴黎主教的名字。這個腦袋是很不成形的。你只能看到一叢紅色的頭髮，一隻眼睛一張嘴和一些牙齒。那隻眼睛哭泣着，那張嘴在叫喊，而那些牙齒彷彿只想咬人。整個身體掙扎在蕪袋裏。那在他周圍不斷地來來去去，不斷地增多的羣衆，都覺得非常驚奇。

阿洛綺·得·貢得羅西耶夫人——一個富有而高貴的婦人，手裏攬着一個六歲左右的女孩，一條綢巾從她軟帽的金角上披下來，她走過木床前面時停住了，看了看那不幸的生物，同時她可愛的小女孩佛勒赫·得·李，全身穿着綢緞和天鵝絨，用她美麗的小手指着那悲慘地蜷伏在木床上的生物說道：『檢來的孩子！』

『真的，』那位夫人不快地回過頭說，『我相信人們只會把小孩擺在這兒。』

她扔了一個銀幣到盆裏就轉身走了，銀幣在一些銅幣中閃光，使得那幾個愛丁·阿墜教堂的貧苦的善女人睜大了眼睛。

一會兒之後，莊嚴博學的羅伯爾·米斯梯果爾——國王的首席書記教士——打這兒經過，一隻手拿着一本巨大的彌撒書，一隻手挽着他的妻子（居葉梅特·梅雷斯小姐），所以他身邊有着兩個調節者：一個是精神界的，一個是俗世的。

他審視了那可憐的生物一會，說：

『檢來的孩子！顯然是在弗西惹多河邊檢來的！』

『人家只能看見他一隻眼睛，』居葉梅特小姐接上說，『那另一隻上面有一個大瘤。』

『那不是一個瘤。』羅伯爾·米斯梯果爾又說：『那是一個胚胎，它裏面裝着一個同這傢伙一樣的魔鬼，那個魔鬼也有這樣一個胚胎，那裏面裝着另一個魔鬼，如此類推。』

『你怎麼知道呢？』居葉梅特·拉·梅雷斯問道。

『我剛好就知道。』米斯梯果爾回答。

『首席書記教士先生，你以為這種棄兒是預兆什麼的呢？』哥歇問。

『我以為他們預兆着很大的災難。』米斯梯果爾答道。

『啊，我的天呀！』觀衆裏有個老婦人叫道，『所以去年我們有過一次厲害的瘟疫，而現在人們又說英國軍隊要在哈爾弗勒登陸了。』

『這也許會阻擋了皇后在九月裏到巴黎來。』另一個接口道，『商業已經很不景氣了。』

『我以為如果把那個小怪物擺到一堆柴火上而不是擺在一個木床上，對於巴黎人們比較好些。』哲安命·得·拉·達赫姆說。

「一堆照得很亮的好柴火！」老婦人加上說。

一個年青的牧師，在那兒聽阿墜教堂的女修士底理論和首席書記教士底談話有好一會兒了。他是一個面貌嚴肅的人，前額寬大，眼光深湛。他悄悄地擠到羣衆旁邊，審視着那個「小怪物」並且把手伸到他頭上去。他作得正是時候。因為所有那些虔敬的人們，已經在望着「照得很亮的好柴火」而垂涎了。

「我收養這個孩子。」牧師說。

他把那個孩子抱在他底袈裟裏，帶走了。旁觀的人們用驚駭的眼光看着他。一會兒，他就在那道從教堂通向修道院去的紅門裏消失了。

當最初的一陣驚訝過去之後，哲安命·得·拉·達赫姆向拉·哥第葉耳語道：

「教姊，我不是告訴過你嗎——這個年青的克羅得·孚羅諾牧師是一個巫術家。」

二 克羅德·孚羅諾

實際上克羅德·孚羅諾並不是一個鄙野的人。

他出自一個我們近世紀的語言稱之爲小資產階級或高等市民的中世紀家庭。這個家庭從巴克雷的弟兄們承繼了第四俠浦封邑，那是爲巴黎主教所管轄的。它有二十一座房屋在十三世紀時常常引起法律糾紛。作爲這個封邑的主人的克羅德·孚羅諾，是一百四十個在巴黎及其村落裏有着領地的主人之一；因此他的名字長久地被登記在唐加維爾飯店（屬於法郎梭·得·雷先生）和杜爾學院之間，在鄉村聖·馬赫丹教堂的牧師簿冊裏。

克羅德·孚羅諾的命運自幼就被他的父母決定爲牧師職務。人家教他讀拉丁文。他已經學會了低着眼睛輕聲說話。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把他送到大學區的杜赫西學院去作修士。他就在那裏，在彌撒書和辭典之中長大起來。

他是一個憂鬱、嚴肅、陰沉的孩子，他學習得很熟忱，了解得很快。他在人家糾正他時不大聲叫喊，很少同孚瓦赫街上的酒徒們混在一起，他不知道什麼叫做『*dare alapas et capillos lanierie*』①沒有在一四六三年的暴亂中露過面，史家稱這次暴動爲『大學區的第六次騷亂』。他很少欺侮芒達果的窮學生們（綽號小東西）或是多赫芒學院的公費生們——他們有着剃光的頭顱和灰、藍、白三色的袍子，如像四重冠冕大主教的赦書裏所說：“*azurini coloris et bruni*”。

另一方面，他孜孜不倦地出席於讓·得·布維街上的大大小小的學校。聖·比埃爾·得瓦爾教長在開始宗教法規的課程的時候，時常在他的坐椅對面的聖·凡隆·惹塞爾學校的柱子間看見的第一個學生，便是克羅德·孚羅諾，他拿着他的墨水瓶，咬着他的筆桿，用膝蓋跪着，如果是在冬天，便不斷地呵着他的手指。神學博士米爾·第斯里也先生在每個星期一早上，在歇甫·聖·得里學校的大門剛剛打開的時候，看見首先喘息着跑進來的，便是克羅德·孚羅諾。所以，在十七歲上，這個青年牧師在神學方面就已經可以作一個教堂神父，

①「把拳頭伸到頭上打架。」——英譯者註。

在經學方面已經可以作一個公會的神父，在教育方面已經可以作一個梭爾明大學的博士。學完了這些學科，他又致力於法典。主要是查理曼的牧師會法規。由於他尖銳的求學慾，他一本接一本地貪婪地讀着教令，讀着兌俄多赫·伊斯巴拉主教、布恰赫主教、吳赫姆主教和伊維主教的法令，緊跟着查理曼的牧師會法規，他接着又讀格拉第安的牧師會法規；接着又讀格雷果瓦第九蒐集的材料；接着又讀俄羅夏斯第三的書札“*Super specula*”。他明白了，熟習了這長久的複雜的時期，那時平民法和宗教法在中世紀（自六一八年兌俄多赫時代迄一二二七年勃浦·格赫果西時代）的混亂狀態裏掙扎着，辛苦着。

攻完法典，他又致力於醫學和高等文藝（*Arts libérales*）^①。他研究草藥和膏藥的學科，所以他精於治療寒熱病、跌打損傷、和瘡毒等等。加克·兌斯巴誇他是內科醫生，瑞夏赫·愛倫誇他是外科醫生。他經過了成爲文學士、教師、和博士的各種階段。他學了各種文字：拉丁文、希臘文、和希伯來文——這三所聖殿在那時是很少人踏進去的。他用一種真正的狂熱去獲得和貯蓄這些學問。在十八歲上，他已渡過了種種困難。對於這個青年，生命彷彿只有一個目標：學習。

差不多就在那個時候，一四六六年夏天的炎熱引起了一種廣泛的瘟疫，它在巴黎消滅

了四萬左右的有子爵職位的人，而在別的城市，據讓·得·特渥華所說，它毀了「國王的星象家阿赫路爾先生，一個誠實、聰明和愛的人。」大學區裏謠傳說蒂赫夏浦街是瘟疫最猖獗的地方。克羅德的父母就住在那裏，在他們的領地裏，青年牧師非常驚駭地跑回自己家去。當他剛一進門，卻發現他的父親和母親都已在前一天晚上死掉了。一個在襁褓中的小弟弟還活着，在搖籃裏啼哭。這是克羅德的家庭留給他的唯一一個人。這青年把小孩抱在懷裏，若有所思地走出來。他一直到那時都生活在學科裏的，如今他生活到生活裏來了。

這個變故是克羅德的生命裏一個緊急關頭。他是一個孤兒，一個長子，一個十九歲的家長，他忽然從學校的夢中被喚回到現實的世界裏來。所以，他爲同情心所動，就愛憐地、專心一致地撫養那個小孩，他的兄弟；他有了一種奇怪而甜蜜的、人的感情，那是他對書本從未有過的。

這種感情發展到奇特的地步。在一個如此新鮮的生命裏，那就像是愛情一樣。他從小就離開了他認還認不清的父母，作了修道，而且關閉在書本裏面，熱中於學習一切和瞭解一切。

一直留神着他的偏向於科學的理解力，他的擴展到大學裏去的幻象，這個可憐的學者還沒有時間去感知他的靈魂所在。這個小兄弟，這個小孩子，從天上掉到了他的胳膊裏，使他變了一個新人。他知道世界上除了梭爾朋道院的理論與荷馬的詩歌以外，還有別的東西；他知道人需要感情，他知道沒有溫柔沒有愛的生命，彷彿一個枯燥無味的輪子，轉動時就格格軋軋地響；因為他正在一個幻想接連着一個幻想的年紀，他以為僅僅需要家族和血統的感情，以為愛一個小兄弟就足夠充實一生了。

於是他帶着一種已經很深刻、很虔誠、很專注的狂熱，投身在對於小兄弟的愛情中。這個可憐的、脆弱的、美麗的、淡紅色的生物，這個在另一個孤兒保護之下的孤兒，感動他到心靈深處；由於他是一個嚴肅的沉思者，他便以一種無限的憐憫默想着惹昂，他給他以一切可能的注意和照應，彷彿他是一個很細緻很珍貴的東西。他對於那孩子不僅是一位兄長，他變成了他的母親。

小惹昂還在吃奶的時候就失掉了母親。克羅德把他交給奶媽；除了蒂赫夏浦的奶媽之外，他還有一個從他父親繼承下來的，住在讓第里方塔上磨房裏的奶媽。那是一個小山頂上的磨房，靠近文歇斯特（比塞特）底別墅。磨房女主人正奶着一個漂亮的孩子；那地方離大

學區不遠，克羅德自己把小惹昂帶去給她哺養。

從那時候起，他覺得自己已經負荷着一個重任，生活得更加嚴肅。關於他底小兄弟的思，想不僅是他的慰藉，而且是他研究學問的目標。他決心把他所誓願於神的全部熱忱去照拂他，他別無伴侶，別無孩子，只有他底兄弟的善良與幸福。他比以前更專心致力於他的宗教事業。他的慈悲，他的博學，他作爲一個巴黎主教底近臣的情況，使一切教堂的大門都向他打開着。在二十歲時候，由於神意的特別賜與，他作了牧師，並且因爲他是聖母院牧師裏面最年青的一個，人家叫他司掌管聖壇的職務，那個聖壇，由於它的彌撒舉行得特別晚，被稱爲 *alme* *pignon*（懶惰的聖壇）。

在那兒他更沉迷於他心愛的書籍裏，他從不離開，除了跑上磨房奶媽那裏去一個鐘頭；這種如今已不流行的研究和修煉的混合結果，很快地使他在修道院獲得了敬仰和尊崇。他作修道時博學的名聲就已傳佈在人民中間，像通常一樣，甚至在他們中間得到了『巫術家』的稱呼。

復活節後第一個禮拜天的早晨，他正在那『懶惰的聖壇』上給人念過了祈禱後轉回來，聖壇就在那唱歌室的大門右邊，挨近聖母像，他被那一羣圍繞着木床談說着的老婦人引

起了注意。

他走近那個可憎可怕的不幸的小生物。由於那種悲慘，那種不幸，那種被棄，那關於他底小兄弟的思想——他心裏忽然閃出一個念頭：假若他死了，則他底親愛的小兄弟如果被扔到那悲慘的地方，也同樣會死去。他一下子想到這個，感到一種極大的悲憫，便把那孩子帶走了。

當他把那孩子從麻袋裏取出的時候，發現他非常殘廢。那可憐的小鬼，左眼上有一個瘤子，腦袋縮在兩肩上，駝背，胸骨凸出，跛足；但他顯得很有生氣，雖然不可能知道他嘴裏唧唧響的是哪一種語言，但它顯得健康有力。這種非常的醜陋更增加了克羅德的憐憫心。他心裏發誓要用他對小兄弟同樣的愛把這孩子撫養成成人，好使將來如果小惹昂有了什麼罪過，也可以由這件慈悲的事情而抵消了。這是他爲他兄弟作的一件好事，這是他決定爲他事先積貯的一件善行，爲了怕這小傢伙將來缺少資財——那通過天堂的關卡時要繳納的唯一的本錢。

他給那檢來的孩子受了洗，給他取名叫加西莫多。也許他是想紀念收養那孩子的日子，也許他想要用這個名字來表示這個可憐的小生物底殘缺和發育不全。事實上，獨眼、駝背、跛

III Immanis Pecoris Custos, Immanior Ipse ①

一四八二年，加西莫多長成了，以後他好些年都作着聖母院鐘樓上的敲鐘人，那是由於他底義父克羅德·孚羅諾之賜；克羅德作了羅桑的副主教，是由於路易·德·波芒主教之賜；波芒主教在一四七二年被任命爲巴黎主教，是由於他的恩人奧里維·勒·兌姆之賜；奧里維·勒·兌姆作了路易十一的理髮師，是由於天主和皇上之賜。

於是加西莫多就作了聖母院的敲鐘人。

隨着時間的進展，有一種親密的關係把這敲鐘人和教堂聯繫起來。他底出身不明和像貌奇醜這兩重災難，老早就把他和世界分開，他從小就被幽囚在這兩重不可解脫的束縛裏，這可憐的不幸者，對於不看見那蔭蔽他的宗教的壁壘之外的任何東西，已經習慣了。隨着他的成長和發展，聖母院對於他一直像是一個巢穴，一個家，一個故鄉，一個宇宙。

在這個人和這座教堂之間，一定有一種神祕的超人的關係。很小的時候，他就駝着背，伸着頸子，爬行在它的穹窿的陰影裏，由於他那人類的臉型和像走獸的四肢，他彷彿是那陰暗潮溼的地方生長的一條爬蟲，羅馬式柱頭在那地方投下奇形怪狀的陰影。

長大以後，當他第一次機械地握住塔上的繩子，吊在那兒，把鐘搖動起來的時候，在他的義父克羅德看來，就彷彿是一個孩子初次發聲講話。

就這樣他慢慢地在天主教堂裏成長，在那兒生活，在那兒睡眠，差不多從來不出去，每時每刻都感染着教堂底神祕的影響，他覺得自己是鑲嵌在它裏面，變成了他底一個主要的部分。他的凸出的角（假若我們可以這樣形容他）嵌合到天主教堂的凹陷的角裏，他覺得他不僅是教堂的住客，而且是教堂的自然的内容。差不多可以說他具有教堂的形狀，就像蝸牛具有蝸牛殼的形狀一樣。教堂是他的住所，他的窠，是裝着他的封套。在他和那古老的教堂之間，有一種那樣深的出自天性的同情，有那麼多磁性的密切關係，那麼多重要的相同點，使得他附着於教堂就像烏龜附着於龜壳一樣。教堂成了他的甲壳。

必須請讀者不要忽視我們表現這個人和這座教堂底奇怪的、同等的、直接的聯繫時所用的這些形容語句。同樣也必須說明他怎樣和教堂這麼長久這麼親密地相處。這個住所對於他是合適的。它沒有一個深處不會被加西莫多踏入，沒有一個高處不會被加西莫多攀登。他曾好多次僅僅靠着一些粗糙的雕刻底支持，爬上正面的高處。人家常常看見他爬到那些塔的外面，好像一隻壁虎爬在一道陡峭的牆上：那兩個那麼高，那麼怕人，那末可憎的巨物，沒有使他駭得發昏，也沒有使他突然驚倒。他看着它們在他手底下那麼柔軟，那麼容易攀附；可以說是他馴服了它們。因為用力地跳、爬，和深入那巨大的教堂中部，他變得有點像一隻猴子或者山羊，像一個加拉布孩子在不會走路之前就學游泳，很小的時候就同大海遊戲。

不但他的身體具有教堂的形狀，就連他的靈魂也是如此。這個靈魂是在什麼情形之中，它是藏在什麼樣的褶紋裏，它在那多節的皮囊裏，在那粗獷的生命裏是什麼形狀，這是很難確定的。加西莫多生來是獨眼，駝背，跛足。克羅德費了很大的困難，用了很大的耐心教他說話。那可憐的棄兒註定不幸，十四歲就作了聖母院的敲鐘人。他遭遇了一種新的殘疾：鐘聲破壞了他的聽覺；他於是變成了聾子。大自然在世界上留給他的唯一敞開着的大門，忽然永遠關閉了。

這道門的關閉，隔絕了那條還能深入加西莫多的靈魂的唯一的快樂，與光明的亮光。這道靈魂淪入了深深的永夜。這不幸者的悲哀，變得像他的殘疾一樣地完全不能療治了。並且耳聾又增加了他的瘖啞。因為他自知耳聾，爲了要不被人們非笑，他便決定完全保持沉默，除了在獨自一人的時候才會破例；他自願地把克羅德曾經費盡苦心想解放的舌頭收藏起來。以致當需要迫使他不得不講話的時候，他底舌頭是麻痺的、笨拙的，就像一道有着生了鏽的鉸鏈的門窗。

現在假若我們來嘗試着透過這厚而粗糙的皮囊去探索加西莫多的靈魂；假若我們能測知這個機構的深度；假若我們去洞澈這不透明的軀體，去探索這個遲鈍的生物底內在的幽隱，去燭照它底一些暗角和死巷，並且忽然給與鎖在這洞穴底裏的靈魂一道生活的亮光，我們一定會發現那不幸的靈魂底姿勢是可憐的、畸形的、僵硬的，就像威尼斯的溝渠中的囚犯，在一個太矮太短的盒子裏，彎曲着長大到老。

在一個畸形的軀體中靈魂的確是痛苦的。加西莫多幾乎不大覺得在他身體裏面有一個他底想象所構成的靈魂，在盲目地蠕動。事物的印象在到達他底思想之前，先遭遇到一次很大的折射。他的腦子變成了一個奇特的境地：一切觀念通過它而出，就都扭曲了。由這個折

射而來的反映，便成爲散漫的和迂曲的。

於是，他的有些瘋狂有些癡傻的思想，就遊蕩在成千的眼睛的錯覺、成千的判斷的錯亂、和成千的歧路之間。

這個畸形的軀體，首先混亂了他投向事物的眼光。他幾乎得不到任何直接的知覺。外面世界對於他好像比對於我們遙遠得多。

其次是使他變得凶惡了。

事實上他是非常凶惡的，因爲他本來粗野；他的粗野是由於他的醜陋。他的天性裏有一套邏輯，就如在我們的天性裏一樣。

他的發展得如此奇特的力氣，是造成他的凶惡的另一個原因。霍勃說過：『Malus puer robustus』^①

然而，我們應該公正地說，他也許不是天生凶惡。自從他向人羣中踏着第一個脚步，他就覺得——接着就看出自己是被人鄙棄、嫌厭、和推拒的。人們的談話，在他聽來總是嘲罵和咒詛。他漸漸長大起來，在他四周依舊只找到仇恨。他學到了一般人的凶惡。他拾得了人家用以傷害他的武器。

解它們。他對於又出部分的尖閣裏的那些鐘和拱門上的大鐘，都有一種溫柔的感情。那個又出部分的鐘樓，對他就像是三個大鳥籠，籠裏的鳥被他喚醒，僅僅爲他而歌唱。雖然那使他耳朵聾了的正是這些鐘，但他愛着它們，正如母親們常常更愛那最使她們痛苦的孩子。

真的，只有它們的聲音他還能聽見。在這些鐘裏他特別愛那最大的一個。在這一羣節日裏圍着他喧鬧的女孩子中間他選擇了她。這個最大的鐘名叫瑪麗。她在靠南面的那個塔裏，同着她底妹妹加斯克林——一個較小的鐘，在她旁邊的一個較小的鐘樓裏。這個加斯克林也被那把她送給教堂的讓·蒙塔居給取了個女人的名字，他以爲那是在蒙特佛貢再沒別人能蓋過的大禮物了。在另一個塔裏是另外的六個鐘，最後是六個最小的鐘，在又出部分的鐘樓上，同着一個木鐘，那是只有在昇天節(Holy Thursday)①中午到復活節早晨這段時間裏才會被敲響的。那末，在加西莫多底後宮裏就有了十五座鐘，而其中巨大的瑪麗最爲得寵。

你很難想出他在那些鐘聲鳴奏的日子裏所有的那種快樂。當副主教向他說：『去！』他爬上鐘樓的樓梯比人家下樓還快。他喘吁吁地走進放那個大鐘的屋子；他沉思地、愛戀地向那大鐘凝視一會兒；接着他開始溫柔地向它說話，他用手拍拍它，好像一個善於騎馬的人行

將開始一個長長的馳騁。他對於她即將開始的辛苦表示憐惜。這樣撫慰了一陣之後，他便叫喊一聲，召喚下一層樓上其餘的鐘一齊開始。它們都吊在繩子上，絞盤響着，那巨大的金屬的圓形東西慢慢動起來。加西莫多呼吸迫切地用眼睛跟隨着她的轉動。當鐘舌第一次碰着鐘壁，震動了掛着她的木架的時候，加西莫多也同着鐘一齊搖擺起來。「哇！」他突然瘋狂地又笑又叫。同時鐘的震擊越來越快，當它展開一個更大的角度時，加西莫多的眼睛也就睜得更

大更亮。最後大合奏開始了，整個塔都震動起來，木架，石頭，鉛皮——從塔基到欄杆，一切都同時呻吟起來。加西莫多於是快樂得嘴裏冒着水沫；他走過來，走過去；他從頭到脚同着塔一齊戰慄。那個大鐘開放了，瘋狂了，把她巨大的喉嚨向着塔的左右兩邊擺動，發出一種暴風雨似的鳴奏，響徹四哩之外。加西莫多在這張開的喉嚨面前，他隨着鐘的擺動而蹲下去，站起來，把她喧嘩的呼吸吸進去；他來回地看着那個在他三百呎以下的空處和那每分鐘在他耳朵裏震響的巨大的銅舌。鐘的瘋狂忽然感染了他，他的眼睛變得異常奇特；他像蜘蛛守候蟲豸一樣，隱伏着等鐘擺過來的時候，忽然向她撲去。於是他吊在空當中，同着鐘要命地擺來擺去，他

抓住那怪物的兩隻耳朵，兩膝靠着她，腳跟踏着她，把他身體的重量和力氣一齊加到那鐘樂上。當塔震動的時候，他便叫喊着，磨着牙齒，他的紅頭髮豎立起來，他的胸脯就發出像拉風箱一樣的聲音，他的眼中就射出光燄，那古怪的鐘在他下面喘息地嘶鳴。於是他們不復是聖母院的鐘和加西莫多了；而是一個夢，一道旋風，一陣暴風雨；是一個喧嘩之上的眩暈；是一個生翅膀的怪物底幽靈，是一個一半是人一半是鐘的怪物；是一個大的銅怪所帶來的一種可怕的阿斯多耳夫（Astolpho）^②。

這個怪人使整個教堂裏繞着一股生氣，彷彿從他散發出一種氣氛——至少迷信的人們會這樣說——使聖母院一切石頭都有了一種生氣，使那古老的教堂的深深的肺腑悸動起來。人們知道他在那裏，他們就容易相信看見門道裏和走廊上的那些造像都活起來了，動起來了。事實上，那天主教堂在他手下真像是一個溫馴順從的動物；它等候他的命令而發出聲音；它被加西莫多所佔有，所充實，就像被一種親切的智慧所佔有和充實一樣。你可以說他使得那巨大的教堂能够呼吸。事實上他是在它的各處，他分佈在這個教堂的每一個點上。人們有時駭怕地看見那塔的最高處有一個奇怪的矮子用四肢爬行着，糾纏着，匍匐着，走出到那空處，從一個凸出處跳到一個凸出處，摸索到一些夜叉似的雕像跟前；那就是加西莫多在

開放他的鳥兒們。有時來客在教堂煙囪之類的暗角裏，碰到一個蹲伏着的怪樣子的人，那就是加西莫多在沉思。有時人家瞥見一個鐘樓下面有一個巨大的頭顱和畸形的四肢，在一條繩子的末端瘋狂地搖蕩，那就是加西莫多在敲着晚鐘或祈禱鐘。晚間，人家常常看見一個可怕的形體，在塔頂和教堂周圍那些精緻的空花欄杆上，那依舊是聖母院的駝子加西莫多。於是教堂附近的人們就說整個教堂都是神怪的，不自然的，可怕的；那裏面到處有一些眼睛和嘴巴張開着，人們聽到那些日夜守在教堂裏的，張牙舞爪的石狗、石龍、石獅之類，忽然吼叫起來；聖誕節的晚上，當那巨大的鐘嘶啞地召喚信徒們去作熱忱的半夜彌撒的時候，那教堂的陰暗的正面有一種奇怪的空氣，你可以說那大拱門把羣衆吞沒了，而那上面的老虎窗好像在注視着。這一切都是因為加西莫多。如果是在埃及，人們會把他奉爲這個寺廟的神祇了；而中世紀的人們卻以爲他是個魔鬼，以爲他有魔鬼的靈魂。

他竟到了這種地步：那些知道加西莫多曾在那裏生活過的人們，覺得聖母院如今是荒

① 英國傳說裏的王子，是 Ariosto 的詩篇 *Roland furieux* 裏一個最著名的武士。一個「聲音如此

足見可白，非主人所改盡謂「內氏堅附在也身上了。」

蕪、無生氣，和死沉沉的了；這個巨大的形體是空洞的；這是一具骷髏；靈魂已經飛去，人只能看見靈魂所在的位置，如此而已。它就像一個只有兩個眼眶而再沒有眼睛的頭骨。

四 狗和他的主人

但也有一個人，加西莫多把他除在他對別人的憎恨之外，而且非常愛他，也許比愛教堂更甚；這個人就是克羅德·孚羅諾。

這件事是很自然的。克羅德曾經收留他，給他施洗禮，找人餵養他，撫育他長大成人。他很小的時候，當孩子們和成羣的狗跟在他背後鬧着叫着的時候，他經常在克羅德·孚羅諾的腿膝間躲藏。克羅德·孚羅諾教他說話，教他念書，教他寫字。而最後，克羅德教他敲鐘，他把那大鐘同加西莫多結合了起來，就像把朱麗葉（Juliette）同羅密歐（Romeo）^①結合起來一樣。

① 莎士比亞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裏面的男女主角。

加西莫多對他的報恩是深沉的、熱情的、無限的；雖然他義父的面孔有時候又陰沉又嚴厲，雖然他的話有時是簡短、生硬、和不堪忍受的，而這個報恩作用卻沒有一刻停止支配他。他對於副主教好像一個最下等的奴僕，最溫馴的侍者，最機警的衛士。當這個可憐的敲鐘人耳朵聾了之後，在他和克羅德之間便建立了一種只有他們兩人才能懂得的神祕的手語。因此這個副主教就成了加西莫多唯一可以交談的人。他在這世界上就只和兩件事物有着關聯：聖母院和克羅德·孚羅諾。

沒有什麼權威能比得上這個副主教對於這個敲鐘人的權威。只要克羅德作一個手勢，或者一個想使他高興的念頭，就足夠使加西莫多從那高塔頂上掉落下來。看到所有在加西莫多身上發展得如此奇特的力氣，會因了另一個人的吩咐而變得無影無蹤，那是值得驚訝的，這一定由於一種特意的屈從，一種家族的連繫；也由於一個人對於另一個人的迷戀。這是一個可憐的、畸形的、殘廢的人，在一個聰明、深沉、能幹、高尚的人物面前，低垂着乞憐的眼睛。最後——總之，這是一種報恩作用。是報恩作用的極致，我們無法加以比擬。這件事在常人中找不出例子。那末，我們可以說加西莫多對於那個副主教的愛，比一切犬馬對它們主人的愛更深。

五 克羅德·孚羅諾續篇

一四八二年，加西莫多差不多是二十歲，克羅德·孚羅諾差不多是三十六歲；前一個長大了，後一個老了。

克羅德·孚羅諾已不復是杜赫西學院裏單純的學生，不復是一個孩子的溫柔的保護人，不復是對於好些事物很熟習，對於好些事物很陌生的青年的玄學夢想家了。他是一個嚴厲、陰沉的牧師，主教羣中的第二個頭目；他是羅桑的副主教，手下有着蒙特萊西和加多佛赫兩個教區，以及一百七十四個教區牧師。他是一個陰森可怕的人，當他的頭低垂在胸前，人們從他臉上只能看到禿禿的前額——當他這樣在唱詩室的穹窿下慢慢地走過的時候，唱詩室裏的穿着長袍披着袈裟的孩子們，和聖母院司晨禱的牧師們，就都在他的面前發抖。

多姆·克羅德·孚羅諾^①並沒有放棄研究科學和教育小兄弟這兩件古來也生活約

主要工作。但是時間卻在這兩件甜蜜的工作裏滲入了一些苦味。波爾·第雅克 (Paul Dia-
cob) 說過：『最好的醃肉，日子久了也會發臭。』小惹昂·孚羅諾由於他被哺乳的地方而縛
號居·木蘭。他並沒有依照克羅德·孚羅諾所希望於他的方向而發展。哥哥是一個極為虔
誠、篤實、光榮的學生，而這個兄弟呢，卻像那些樹木似的，園丁枉費苦心，而它們依舊固執地向
着有陽光和空氣的一邊彎過去，這個小兄弟只向着懶惰、無知，和放蕩的方面，交錯地繁多地
伸出一堆堆茂盛的桠枝。他真是一個墮落的魔鬼，使多姆·克羅德皺眉頭，但他的機警和談
諧，又常常使他的哥哥發笑。克羅德把他送進他當初曾在那裏用功研讀過幾年的杜赫西學
院；但那往日以孚羅諾的姓氏為榮的聖殿今日卻以之為辱，這件事很使克羅德痛苦，他常常
向惹昂作一些冗長嚴厲的譴責，對於這惹昂照例不動聲色地聽着。總之，這個年青的壞蛋良
心是有的，就如在許多滑稽劇裏常常看到的那樣。但是，當譴責過去之後，他依舊安靜地回復
了他的放縱行為。他常常欺負『小鷹』（這是大學裏對新生的稱呼），因為他們老實——這是
一種一直保存至今的可貴的遺傳。他常常唆使一部分同學，模倣古人的樣子，成天纏在一個
酒店裏，用大棍子敲打酒店主人，高興地搶奪酒店裏的東西，甚至把地窖裏的大酒桶都打開
來。於是杜赫西學院的副學監送給克羅德一張報告表，邊上帶着這樣的拉丁文附註：『Rixa

prima causa vinum optimum potatum』^①人家說最後他甚至把過剩的空閒時間消磨在格拉梯尼街^②上。這對於一個十六歲的少年真是可怕。

克羅德的人性愛遭了這些情形的阻礙和挫折之後，就更專心致力於科學——這個姊妹至少決不會當面嘲笑你，不會常常傷害人家給她的留心，雖然它的還報有時候相當空虛。他於是愈來愈博學，而同時，由於自然的結果，也越來越有牧師的剛毅，越來越有人的悲哀。在我們每個人的才知中，我們的道德和我們的氣質都不斷平行地發展着，這種平行發展，除非在生活發生大騷亂的時候，才會破壞。

因為克羅德從年青時候起就差不多遍歷了人類學問的積極的、客觀的、合法的範圍，迫使他——除非他決定停留在 *ubi deficit orbis*^③——走得更遠，去為他底難以滿足的求知慾覓取食糧。古時的自嚙其尾的蛇的比喻，對於科學正好合適。克羅德·孚羅諾彷彿證實了

① Dom 是一個冠於牧師階級名姓之前的稱號，相當於「可敬的」(Révérend)。

② 「一場口角，它馬上的結果是一度放縱的狂歡。」——英譯者註。

③ 這條街上賭場很多。

④ 「一切都到了盡頭的地方」(意即窮究一切)——英譯者註。

這個。有些人斷言在吸盡了人類智慧的 *ius* 之後，就敢於進入 *noctas*。人家說他嘗遍了智慧之樹上所有的蘋果，並且由於飢餓或者由於嘴裏沒味，他終於咬食起禁果來。像讀者所知道的，他轉換了好些地方，參加過梭爾明學院的邏輯學會，以聖·伊雷赫為偶像的哲學協會，以聖·馬赫丹為偶像的宗教法辯論會，聖母院聖泉邊的生理學會。名叫『才能』的廚師所苦心經營，而且放在智慧之前，准許取食和已經證明可食的四種菜餚，他全部吞下了，當他的食慾尚未得到滿足時，卻先已吃得過飽，於是他更向前發掘，往下掘得更深，一直掘到那已經完結了、清算了、限定了的科學之下；他也許曾把他的靈魂去探險，到那個岩穴裏，坐在那個化學和天文學的神祕的桌前，——在中世紀時，阿維霍埃 (*Averroës*)，巴黎的居約姆，和佛拉梅爾佔據了這個桌子的另一端——靠着蠟燭的光亮，深入到東方，一直探索到所羅門 (*Salomon*)、皮達果 (*Pythagore*) 與若何阿斯特 (*Zoroastre*)。

至少人家是這樣猜想的，不管猜錯了或者猜得正對。

副主教一定常常造訪聖嬰的墓地，他底父親和母親，同在一四六六年的瘟疫中死去的另一些人，就埋在那裏；但那墳頭上的莊嚴的十字架，還不及那突起在旁邊的尼古拉·佛拉梅爾和克羅德·倍赫雷爾的墳墓上的奇特的肖像能够引起他的注意。

人們一定常常看見他沿着龍巴赫街走去，偷偷地進入埃克西凡街和馬西渥街轉角處的一個小房子，這所房子是尼古拉·佛拉梅爾所建造的，他在一四一七年死於這個房子裏面，此後房子就荒蕪了，已經開始傾圮，各地的煉金家和魔術家都跑到這兒來，在牆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就這樣把牆毀壞了。有些鄰居甚至說他們有一次曾經從孔眼裏看見克羅德挖掘並且翻動那兩個地窖——那裏面的柱頭上滿是尼古拉·佛拉梅爾自己寫的詩歌和象形文字。人家猜想佛拉梅爾大師把『煉金石』埋在這兩個地窖裏了，兩個世紀以來，煉金家們——從馬惹斯特到巴爾非格神父——就沒有停止過挖掘它的土地，直到那房子因了那廢厲害的挖掘和翻動，終於傾圮在他們腳下，化為塵土。

副主教對於聖母院的有象徵意義的拱門一定有着一種奇怪的感情，巴黎的居約姆大主教寫在石頭上的誓言，無疑是被定作了這教堂的休息所裏永遠唱着的聖詩底可怕的首頁。人家又以爲這個副主教發現了巨大的聖·克利斯朵夫像和另一個站在教堂前廊進口處的神祕的大肖像——人們嘲弄地呼它爲勒格先生。但每個人都可能注意到的是，他無數次地用他的空閑時間去坐在教堂前廊的欄杆上，凝望着拱門上的雕刻，有時審視着笨拙的童女門和牠們的到執杓燈，有時審視着聰明的童女門和牠們的端正了的燈；另一些時候他

揣測着那拱門右邊的烏鴉所佔的角度——這隻烏鴉注視着教堂裏一個神祕的地方。那個「煉金石」一定就是藏在那裏的，如果它不是藏在尼古拉·佛拉梅爾底小屋裏。人們順便還說，那時的聖母院被克羅德和加西莫多兩個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和同樣的熱情愛着，真是它的一個奇怪的定命；他被那後一個固執而粗野的人所愛，是因為它的美麗，因為它的巨大，因為它整個的和諧；它被那前一個有智慧與熱情的理想的人所愛，是因為它的意味，它的音樂性，它的神話性，因為它所隱藏的意義，因為藏在它正面的雕刻下面的象徵意義，就像羊皮紙上第二層文字下面的第一層文字一樣，[⊖]總之，是因為它的永遠被天才所希望的奧妙。最後，副主教一定在可以望到格雷勿方場而且埃近鐘樓的塔上，佈置了一間神祕的小屋子，據說無論何人，即使是主教自己，不得到他的許可是不能進去的。這個小屋子從前被柏尚松的雨果主教[⊕]差不多築在塔頂上，在烏鴉們的巢穴之間，並且在那裏修煉他那個時候的巫術。沒有人知道這個小屋裏有些什麼；但是在夜間，從兌罕岸上，可以通過塔背後的窗戶，看見從地底下間歇地射出一道奇怪的、閃爍的紅光，好像是跟着什麼人的吹氣忽明忽滅，那更像是火而不像是亮光。它在黑暗裏，又在這樣高的地方，這真是一件怪事，於是信女們就說：「副主教又在那兒吹氣了；地獄在那邊爆裂了！」

到底那兒並沒有任何巫術的有力證據，但那裏時常有一些煙冒出來，使人猜想到火；而副主教於是有了一个可憎的名聲。然而我們得說，埃及的科學、巫術、魔術，甚至那最純潔無辜的，在聖母院的管事人們之前，也沒有一個比他更頑固的仇敵，更無情的非難者。不管這火是可怕的、罪惡的，或是用以警告『有賊』的，這總擋不住教士們中間一些有學問的人把副主教當作一個探索地獄的，墜入了邪教的深淵的，墮落到神祕科學的黑暗中去了的靈魂。人們的見解都和這差不多；凡稍具聰明的人，都把加西莫多當作魔鬼，而把克羅德·孚羅諾當作巫師。顯然那個敲鐘人得在一個定期內替副主教服役，期滿之後便拿走他的靈魂作為酬報。副主教不論生活得多麼嚴肅，在善人們中仍有着惡劣名聲；而他們中沒有一隻虔誠的鼻子會笨拙到不能嗅出他是一個術士的。

如果在他漸漸老去的時候，他的學術給他作成了坑陷，那末他的心也給他作成了。至少人們就是根據這個去相信的，當他們審視這個他們在其上要透過一層陰雲才能看得出靈

⊙ 古時紙料缺乏，往往將寫過的羊皮紙上的字刮去，再重寫新字。

⊙ Bisuncio 的聖果二世（1326—1332）——作者原註。

魂的面型的時候。這個寬大的前額，這個經常低垂着的頭，這個經常脹滿了歎息的胸脯，從何而來？什麼祕密的念頭使他如此痛苦地歎息，同時使他的蹙蹙的眉毛鎖得更緊，就像兩頭行將相鬪的牡牛？他僅有的一些頭髮爲什麼是灰色？他眼睛裏偶然閃現的是什麼內在的火燄，使得他底眼睛彷彿火爐內壁上穿透的兩個窟窿？

這些厲害的道德成見，在這個故事發生的期間，尤其達到了一個強烈的程度。好多次，唱詩班的孩子一碰到他在教堂裏就立刻吓跑了，因爲他的目光這樣奇怪可怕。在唱詩室裏，他鄰座的牧師好多次聽見他在唱答謝章的時候，插入些難懂的詞句。兌罕岸邊替教士們洗衣服的婦女們，好多次不無恐懼地看見羅桑的副主教底衣服褶痕裏有一些被指甲或爪子抓破的地方。

在別方面，他的嚴肅是加倍的，再沒有人比他更可作爲模範。由於環境關係也由於性格關係，他一向遠離着女人們；他好像比向來都憎恨她們。一件絲綢衣裙的縷縷聲就足夠令他眼睛充血。他在這方面是如此嚴肅，以致當國王的女兒波惹，在一四八一年十二月來探訪聖母院的修道院裏的教士們的時候，他嚴厲地拒絕她進去，向主教提起注意，說記着一三三四年聖·巴爾代勒米節前夕的黑皮書上，禁止教士接近『無論老少、已婚或未婚』的一切女

人。主教抗議地向他提出羅馬教皇的使臣俄多底法令：『某些有德性的女人不能無故而遭拒絕。』但副主教依舊堅持已見，指出教皇使臣的法令是立於一二〇七年，比黑皮書要早一百二十七年，結果它事實上是已經被後來那條法令廢除了的。他拒絕了在公主面前露面。

人家並且看出他對埃及人和吉卜西人的恐怖，長久以來更在加增。他懇求主教發了一道不許吉卜西人到教堂前的空地上來舞蹈和擊鼓的禁令；同時他不辭勞苦地去搜尋那些發霉的舊文件，爲了考察對於男女巫師們所用的火刑或絞刑，因爲他們把不吉的技藝傳給了貓兒或是豬羊。

好多次，一個頑童不惜以他的皮肉去冒險，爲了獲得在加西莫多的瘤子上插進一根針刺的那種難以形容的快樂。好多次，一個漂亮的少女，快樂而羞澀地抓住副主教的黑袍的邊兒，當面向他唱出這隻諷刺歌：『躲開，躲開，魔鬼被捉住了。』有幾次，一羣老婦人並排着伏在一個拱門的階梯上，當副主教和敲鐘人走過的時候，就磨響着牙齒，一面咒罵一面用這種話歡迎他們：『咳，這個人的靈魂同那個人的軀體是一樣的呢！』或者，一羣學生和步兵在一道作踢石子的遊戲，一齊站起來用下面的拉丁話向他們致敬：『Eia! eia! Claudius cum claudo!』^①

但這些傷害經常是在副主教和敲鐘人不知不覺中進行的。加西莫多太聾，克羅德太沉於夢幻，都聽不見這一切爽心悅耳的話。

① 法國諷刺詩人（一五七三—一六一三。）

② 『嗚嗚！克羅德同跛子！』——英譯者註。

第五卷

一 克羅德和煉金術

多姆·克羅德·孚羅諾的名聲傳揚得很遠。這使他在拒絕接見波惹夫人以後不久，必得接受一個訪問。他把這件事的記憶保存了很久很久。

那是一個黃昏，他剛剛從辦公室退回到聖母院修道院的小祈禱室裏。小屋裏除了角落上有幾隻封着的玻璃小藥瓶之外，全是模糊的灰塵，很像是一些凸出物上的灰塵，沒有什麼奇怪或神祕。牆上到處有一些字跡，但那全是純粹的科學語句，或是從一些好作家摘錄來的虔誠的語句。副主教剛剛坐在一個放滿了原稿的大桌子前面，對着亮光，他一時靠在一本翻開着的俄羅西雅斯·得·俄當著的“*De predestinatione et libero arbitrio*”^①這本書上，那是他剛剛拿來的一個印刷的對摺本——他的小室裏唯一的印刷品。正當他沉入夢幻境界的時候，有人敲門。「誰？」這個學者喊道，聲音好像一隻被打壞了骨頭的叭兒狗的驚叫。一

個聲音在外面回答道：「你的朋友，加克·果瓦克紀埃。」他走去開門。

那的確是皇家的醫生，一個五十歲左右的人，他的生硬的面貌，只有因他機智的眼光才改觀了。另外有一個人伴同着他。兩人都穿着深紅色帶小灰點兒的長袍，是繫好和扣好的。帽子也是同樣的質料和同樣的顏色。他們的手被衣袖蓋住，腳被袍子蓋住，眼睛被帽子蓋住。

「上帝助我，先生們！」副主教說，一面讓進他們，「我沒想到有被你們在這時候來訪問的光榮。」副主教一面作着這樣優美的辭令，一面用不安的目光看看醫生又看看他的同伴。

「對於拜訪蒂赫夏浦的克羅德·孚羅諾這樣一位大學者，這絕不能算太夜深。」果瓦克紀埃醫生說道。他底法昂郡的沉重口音，使他的話語拖長得就像他底拖地的長袍。

於是副主教和醫生之間，開始了那時候學者們談話之前相互間照例的寒暄，但這仍不能阻止他們比世界上任何人更互相仇視。並且如今也還有同樣情形：從一個學者口中傾注給另一個學者的，只不過是一瓶帶甜味的苦膽汁。

克羅德·孚羅諾向加克·果瓦克紀埃所致的寒暄，尤其抨擊了無數的事務上的利益，

那是莊嚴的醫生在那樣可羨的職業裏，曾經能夠從國王的每種疾病中拔出來的，那是比尋訪『煉金石』更好更可靠的一種煉金術。

「真的，果瓦克紀埃醫生，我很高興聽到你的令姪主教，我崇敬的比埃爾·維赫塞先生的消息，他不是亞米昂地方的主教嗎？」

「是的，副主教先生，這是上帝的恩賜。」

「聖誕節那天，你在你底伯爵府的同伴前頭，你知道你的儀容多偉大嗎，總理先生？」

「只是副總理而已，多姆·克羅德。唉，沒有什麼。」

「你底聖·安得烈·兌·阿克街上的巍峨的房子在哪兒？那真是一座盧浮宮。我很喜

歡那刻在拱門上的杏子樹 (l'abricotier)，帶同這有趣地刻成杏子一樹 (ABRI-COTLER) 的那幾個字。」

「唉，克羅德先生，這個工程很費了我一點錢。等到房子蓋成了，我卻毀了。」

「呵，你不是還有作法院執行吏和典獄的薪俸嗎？不是還有克羅居的一切房子，一切老虎鉗，一切小屋，一切畜棚的收入嗎？那足夠把一個乳房脹滿乳汁了。」

「今年我的波瓦耶的女管理人什麼也沒有給我。」

「但是你在特西爾，在聖·染姆，在聖·惹赫曼·昂·雷的稅收，經常是很好的。」

「一百二十鎊，而且不是巴黎鎊。」

「你不是還有你底皇家勸議室的收入嗎？那是固定的。」

「是的，克羅德教兄，但是據說那個可惡的波里尼的貴族，不管好年頭還是壞年頭，都只肯出六十個金幣。」

在克羅德向果瓦克紀埃所說的這些恭維話裏，有勉強的、尖銳的、譏諷得很厲害的語氣，有一個高尚而不幸的人偶然向一個惡人的成功開玩笑時那種淒苦、冷酷的微笑。那個人卻沒有看出來。

「用我的靈魂發誓，」最後克羅德握着他的手說，「看見你如此健康我真高興。」

「謝謝，克羅德大師！」

「但是，」多姆·克羅德忽然叫起來：「陛下的御恙怎麼了？」

「他不肯付足他的醫藥費。」醫生望了他的同伴一眼，回答道。

「你以為是這樣嗎？」果瓦克紀埃關下？「同伴說。」

這幾個用一種詭異和責備的聲調吐出來的字，引起了副主教對這個陌生人的注意。老

實說，自從這個怪人踏進了小室的門限，他底眼睛就沒有一刻完全離開他。他甚至缺少千種留意，加克·果瓦克紀埃大夫——國王路易十一的能幹的醫生——的理由，因為他允許他這樣陪伴着，而他的面上沒有半點誠意，當加克·果瓦克紀埃向他說：

「正好，多姆·克羅德，我給你帶來了一個久仰你的大名想看見你的人。」

「先生是弄科學的嗎？」副主教用他那穿透一切的眼睛看着果瓦克紀埃的同伴。他發現這個陌生人眉毛下面也有和他一樣深沉，一樣不信任的眼光。

微弱的燈光只能叫人看出他是一個六十歲左右，中等身材的老人，彷彿病得相當厲害和衰弱，他的面貌雖然很清秀，卻有幾分堅強和嚴肅。他的眼睛在彎彎的眉毛下面閃出深沉的光輝，很像是一道來自洞底的亮光；在他的拉到鼻子上的帽子下面，人家可以看見他廣闊的聰明的前額。

他決心自己來回答副主教的問題。

「崇敬的大師，」他用一種嚴肅的聲調說，「你的名聲傳揚到我的耳朵裏，我想來和你談論談論，我是一個可憐的鄉村紳士，在走進學者們家裏之前先得脫去鞋子的。你該知道我的名字，我名叫杜韓果教友。」

「鄉村紳士有着這個名字多奇怪！」副主教想道。這時他才發現自己面臨着什麼強勁而嚴重的事物。他底絕頂聰明的性情使他猜想在杜韓果教友底帽子底下也有同樣的一種絕頂聰明。一面仔細看着那個嚴肅的像貌，加克·果瓦克紀埃的到來在他陰沉的面孔上所造成的滑稽的笑容便逐漸消失了，就像暮色消失在黑夜的天邊。他憂鬱地、沉默地坐在他的大圈手椅子裏，他的肘子回復了原來靠在桌子上的姿勢，他的手撐着額頭，沉思了一會之後，他才作個手勢讓兩位來客坐下，向杜韓果閣下開始說：

「你是來和我談論的，先生，談論哪一種科學呢？」

「崇敬的大師，」杜韓果答道：「我病了，病得很厲害。人家說你是個大愛斯居拉蒲（Esculape）^①。我是來向你求一個藥方的。」

「藥方！」副主教搖搖頭。他好像想了想，又說：「杜韓果閣下——因為你叫這個名字，回過頭去。你可以看見我的回答已經寫在牆上。」

杜韓果教友聽從着回過頭去。他看見牆上比他頭更高的地方，刻着這樣的字跡：

① 亞坡羅之子，為醫藥之神。

醫學是夢幻的女兒。

——梁北里格。

這時加克·果瓦克紀埃聽他的同伴提出的可厭的問題得到了多姆·克羅德的更可厭的回答。他湊到杜韓果教友的耳邊，用不叫副主教聽見的低聲向他說：『我早就告訴過你說他是個瘋子，是你想來看他的！』

『很可能他是有理由的，這個瘋子；加克博士！』教友也用同樣的聲調回答，痛苦地笑了笑。

『你好像歡喜他！』果瓦克紀埃尖酸地說。接着又向副主教：『你在工作上是很機敏的，而你決不會被依波克哈德（Hippocrates）^①所妨害，正如一隻猴子決不會被一隻胡桃所妨害一樣。醫學是一個夢想！我猜想那些藥物學和重要的藥方如果在這兒，會走出來向你投石子！那末你否認刺激藥對於血液的影響，和膏藥對於肌肉的影響了！你否認人們稱之爲世界的這個花與金屬的永恆的製藥所了，那是特別爲叫做「人」的這種永恆的病者而設的！』

「我不否認醫藥也不否認病者，」多姆·克羅德冷冷地說，「我否認醫學。」

果瓦克紀埃激烈地說道：「那末一滴水的內部是一個斑點；人家用燬老鼠的外用藥去療治好了大砲所打傷的地方；合適地灌輸的黃色血液能使衰老的縐紋回復青春——這些都不是真的了！二加二等於四也不是真的了！」

副主教不爲所動地說道：「我以爲沒有一件固定事物是有固定方式的。」

果瓦克紀埃激怒得脹紅了臉。

「得得 (la, la), 我的好果瓦克紀埃，我們別不高興了，」杜韓果說道：「副主教先生是我們的朋友。」

果瓦克紀埃鎮靜了一下，低聲喃喃道：「總之，他是個瘋子！」

「克羅德大師，杜韓果教友沉默了一會，說，「你很使我窘迫，我有兩個疑難要請你解決，一個是關於我的健康的，一個是關於我的星宿的。」

「先生，」副主教說，「如果那就是你的思想，你最好不必喘息着爬上我的樓梯。我不相

信醫學，我也不相信天文學。」

『真的！』杜韓果教友驚訝地說道。

果瓦克紀埃勉強笑了笑。

『你很可能看出他是個瘋子了，』他在杜韓果教友的耳邊低聲說，『他連天文學也不相信！』

『那是去想像每一道星光都是繞在人類頭上的一根線的方法！』多姆·克羅德繼續道。

『那麼你相信什麼呢？』杜韓果叫道。

副主教猶豫了一會，接着露出一個陰沉的微笑，好像在反駁他的回答：『Credo in

Deum』

『Dominum nostrum』杜韓果教友接着說，一面劃着十字。

『阿門！』果瓦克紀埃說。

『崇敬的大師，』教友又說，『看見你相信這樣一種好宗教，我底靈魂都被媚惑了。但是，你既然是一個大學者，你並沒有到達不相信科學的地步吧？』

『不，』副主教抓着杜韓果教友的胳膊說，他的定定的眼睛裏發出一道熱烈的光。『不，

我不否認科學，我久久地把肚子貼着地，爪子陷到地裏，爬過那洞窖裏的無數條道路，沒有會看不見在我前面遠處，在走廊的盡頭，有一道光亮，一股火燄，或別的什麼東西的，那無疑是那輝煌的中央製藥所的反光，那裏的病人們和智者們會使得上帝也吃驚。」

『到底，』杜韓果教友打斷地說，『你以為什麼才是真的和實在的呢？』

『煉金術。』

果瓦克紀埃喊道：『當然，多姆·克羅德，煉金術一定有它的道理，但是何必詛咒醫學和天文學呢？』

『你的人類的科學是空洞的，你的神的科學是空洞的！』副主教專斷地說道。

『這就導入了愛比達須 (Épidaurus) 和夏爾堆 (Chaldée) 的道路了。』醫生冷笑地解釋道。

『聽着，加克閣下，這是很誠懇的話。我不是國王的醫生，陛下也沒有賜給我兌達呂花園讓我觀望星辰。——別生氣，聽我說——你發現了什麼真理，什麼是愚蠢的事物？——我說的不是醫學，我是說天文學，請指示我那左右並行的書法的價值，和無數 Ziruph 和無數 Ze-

phiroel 的發現。』①

他用一種有力的激奮的姿勢跌坐到他的椅子上。杜韓果教友靜靜地望着他。果瓦克紀埃用力冷笑，悄悄地聳聳肩膀，重覆地低聲說：「一個瘋子！」

「但是，」杜韓果教友突然說道：「那神奇的底裏，你觸到了沒有？你煉成了金子沒有？」

「假如我煉成了一些金子，」副主教回答他一字一字地慢慢地發音，好像一個在考慮着什麼的人。「那麼法蘭西的國王就將是克羅德而不是路易了。」

教友緘了緘眉頭。

「我剛才講些什麼？」多姆·克羅德輕視地笑了笑說，「當我能創造東方的帝國的時候，法蘭西的王位於我算得了什麼呢！」

「那才好！」教友說。

「呵，可憐的瘋子！」果瓦克紀埃喃喃道。

副主教繼續講下去，好像只能應答他的思想。

「可是不，我還得爬行；我在地獄的崎嶇道路上擦破我的臉和膝蓋。我進去了，卻不去靜

⊙ 不詳，或皆爲星系之名。

靜觀！我不去誦讀，卻只去拼音！

「當你懂得誦讀的時候，你就能煉成金子嗎？」

「誰能懷疑這個呢？」

「關於這個——聖母知道——我很需要錢用，我很想讀到你那些書。告訴我，崇敬的大師，你底科學是不是聖母所反對或不喜歡的呢？」

對於教友所發的這個問題，多姆·克羅德快樂地用一種平靜的高聲回答道：「我是屬於誰的副主教呵？」

「那是真的，我的大師。好，你高興答應我的請求嗎？讓我同你一道學習吧。」

克羅德作出一個沙米埃爾 (Samuel) 的莊嚴神聖的姿勢。

「老先生，要作一個通過這些神祕事物的旅行，得要很多年月，你此生剩下的年月已經不夠了你的頭髮已經很灰白！人們從那個洞穴走出來是滿頭白髮，但進去的時候必需是滿頭黑髮！科學是唯一能夠銷磨人類面目，給刻下烙印而使之乾枯的；它並不要衰老帶給它一些縮縮的面孔。但是假若你有在這個年紀使自己受訓練和深入智慧的雙重階梯的志願，那末到我這兒來吧，那很好，我要試試看。對於你這樣一個可憐的老人，我不叫你去造訪古時的

愛阿多居派學者 (Herodotus) ① 所講起的金字塔底陰慘的屋子，也不叫你去造訪巴比倫的磚砌的高塔，也不叫你去造訪印度加克林加神廟的白色大理石築成的巨大的神殿。我也像你一樣，沒有看見過仿照西克哈 (Sikra) 的神聖形式築成的加爾登 (chaldéennes) 的泥水工程，也沒有看見過如今早已傾圮的所羅門廟，也沒有看見過伊斯阿依 (Israel) 帝王們墓園裏的破碎了的大門。我們要細看我們此地現有的愛赫美底書的斷片，我要給你講克利斯朵夫的雕像，那是播種者的象徵；也要給你講聖禮拜堂拱門上的兩個天使——一個的手在一隻瓶子裏，另一個的手在一片雲裏……』

說到這裏，被副主教底不實在的回答打落了馬的果瓦克紀埃重又上馬了，用一個學者糾正另一個學者時的勝利語調打斷他說：『呵，克羅德朋友 (Erras, amice Claudi)，象徵並不是配合，你把阿赫浮錯當成愛赫美了。』

『那是你錯了。』副主教嚴厲地回答道。『兌達呂是地基的名字，阿赫浮是牆壁的名字，

① 古希伯來有名之法官兼預言家。

② 按 Herodote 爲希臘史學家，號稱史學之父。

愛赫美是那建築物的名字。整個兒就是這樣——你想來的時候就來吧。」他轉過身去向着杜韓果繼續說道：『我將給你看那存在尼古拉·佛拉梅爾墳墓底下的一部分金子，你把它和巴黎的居約姆的金子比較比較。我將教給你 *Peristra* 這個希臘字的祕密。但在一切之先，我得先叫你一個個地讀一讀大理石上寫着的字母，書裏面的那些花崗石篇頁。我們將從居約姆大主教的拱門和圓形的聖·讓 (*Saint-Jean Le Rond*)，走到聖禮拜堂，再走到馬西孚爾特街上的尼古拉·佛拉梅爾底房子，和他底在蒙特美韓西的兩條醫院街上的聖嬰墓園中的墳墓。我將讓你去讀聖·惹赫維病院的大門和費法來希街的大門上那些四角包着鐵的象形文字。我們將在一塊兒拚讀聖·果姆教堂，聖·惹赫韋也勿·兌·阿赫當教堂，聖·馬赫丹教堂，和聖·加克·得·拉·布歇西教堂底前牆上的字……』

那眼光非常聰敏的杜韓果，已經有好一會兒顯得不明白多姆·克羅德所說的話，使打岔道：

「呵呀，你的究竟是些什麼書呢？」

「這兒就是一本。」

他一面打開窗子，一面用手指着巨大的聖母院教堂——它底兩座塔的石頭的表面和

巨大的下部的黑黑的側影；高聳到滿是星星的天空，好像一個有兩具腦袋的斯芬克斯，坐在城中央。

副主教靜靜地觀看了一會這座巨大的教堂，接着笑了一笑，把他的右手指着那本打開在桌子上的印刷品，左手指着聖母院，把憂鬱的眼光從書本移到教堂：

「唉，這個要殺害那個的！」

急忙走到了那本書跟前的果瓦克紀埃禁不住叫道：「可是，喂！這兒這幾個字裏有什麼可怕的東西：'GLOSSA IN EPISTOLAS D. Pauli Norimbergae, Antonius Koburger.

1474.' 這不是新書。這是格言大師比埃爾·隆巴赫的書。是不是因為它是印刷了的？」

「你已經說過了。」克羅德回答道。他好像沉入了一個深深的冥想，直直地站着，把他的手指放在從著名的呂韓倍赫惹的印刷品中拿出來的摺本上，接着說出這樣神祕的話：——

「唉！唉！一些小事結果往往作成大事；一個雉塚會成功一個巨大的建築物，一隻里爾的老鼠會殺掉一條鱷魚，一把帶柄的劍會殺掉一條鯨魚。這本書將殺害那座大廈！」

這時修道院裏的晚鐘敲響起來了，加克醫生重覆地低聲向他的同伴說着他那句老話：「他是瘋子！」他底同伴這回卻回答道：「我相信是的。」

這是任何外人都不能再在修道院裏停留的時候了。這兩個客人便起身告退。杜韓果向副主教告辭道：『我敬愛學者們和偉大的靈魂，我對您特別尊重。明天請到杜赫雷爾宮來，找聖·馬赫丹·兌·杜赫道院的院長。』

副主教震驚了，他終於明白了這個所謂杜韓果教友是什麼人了，並且記起了杜爾的聖·馬赫丹道院記錄簿上的條文：『SCILLICET REX FRANCIE, est canonicus de consuetudine et habet parvam prebendam quam habet sanctus Venantius et debet sedere in sede thesaurarii』^①

人們斷定就是從這個時候起，副主教同路易十一之間有了經常的會晤，當他陛下來到巴黎的時候；而且他對多姆·克羅德的信任，遮蔽了他對阿里維·勒·兌姆和加克·果瓦·克紀埃的信任——從後者的情形看來，彷彿因此很欺凌國王。

① 『聖·馬赫丹道院的院長，就是說法蘭西國王，他是僧侶會的會員，按照習慣，有着聖維耶提所有的

小額俸祿，並且要坐在寶座上。』——英譯者註。

二 「這個將殺害那個」

我們的讀者將會原諒我們停留一會，以便找出副主教所說：『這個將殺害那個』這本書將殺害那座大廈』這兩句難解的話裏包藏着什麼思想。

照我們看來，這個意思有兩方面。這首先是一個牧師的意思。這是一個教會人員在一個新的代理者——印刷所——之前的恐懼，這是聖殿裏的人在居當倍赫的清楚的印刷物之前的惶恐和迷惑；這是肌肉同手稿講出來的話和寫下來的話，對於印出來的話所感到的驚訝；這是彷彿一隻麻雀看見天使累戎張開他的六萬隻翅膀時所感到的那種昏眩；這是一個預言者已經聽到解放了的人類在吼叫和奔跑的時候所發出的驚呼，這是當他已經看見將來聰明破壞了忠實，意見代替了信仰，人類推翻了羅馬的時候所發出的喊叫；這是一個哲學家看見人類的思想被印刷發揮出來，看見神政的寶藏消失的時候所作的預言，這是兵士考

察銅錘的時候所感到的恐怖，他說：『塔要倒坍了。』這表示一個權力將爲另一個權力所繼承。這意思是：『印刷將殺害教堂。』

但我們以爲在這第一個最簡單的意思之下，還有另一個更新的意思。是沒有那第一個容易看出，卻比較容易辯論的一種完全哲學式的見解，不復僅止是牧師的，而是學者和藝術家的。這是一種預兆：人類思想改變形式的時候，表現方式也將改變；每代人的主要思想不必用同樣材料同樣方式寫出來，即使那麼堅固耐久地寫在石頭上的書，也要讓紙寫的書來代替，而且更爲堅固和耐久。因此，副主教底雙關語還有第二個意思：它指出一種藝術要被另一種藝術所推翻。它的意思是說：『印刷術將消滅建築學。』

實際上，從世界的開始，直到完全基督教的十五世紀，建築學一直是人類的大書，是人類各種力量之發展或才能之發展的主要表現。

當最初幾代的記憶自覺負載過重的時候，當人類的回憶的負擔變得如此沉重和雜亂的時候，赤裸而散漫的語言，冒着中路失落的危險，人們用最易看見、最耐久、最自然的方法把它們謄寫在泥土上。人們把每種傳說刻在紀念碑上。

最初的那些紀念碑都是用一些『沒有被鐵碰過的石頭』築成的，建築學開始時就

像一切書法一樣。它起首是一些初步工作。人們把一塊石頭豎起來，這就是一個字母，而每個字母都是象形的，每個象形字母下都有一堆意思，就像柱頂上的盤線一樣，初幾世紀的人同時在世界各處這樣作。在西伯利亞·達意的塞爾提族人之中，和在美洲的邦巴族人之中，你到處可以看見一些豎起的碑石。

稍後一些時，人們在碑石上刻些文字。人們把石頭疊置起來，人們把那些花崗石的音綴拚合起來，動詞試着造成一些聯絡。塞爾提族人的長外衣和石環，埃特西斯①人的墳墓，希伯來人的石廓，都是些文字。有的——尤其是墳墓，則是一些固有名詞，有時只要有很多的石頭和很寬的地方，人們就寫上一個語句。巨大的加赫拉斯堆 (karnac)，已經是一個完整的形體。最後人們就作一些書。傳說都是從一些象徵而來，而且在這些象徵之下消失了，就像樹幹消失在它的枝葉之下一樣；人類所確信的這些象徵，增長起來，聚集起來，交錯起來，愈來愈繁複；最初的幾個紀念碑不復能夠容納它們；它們越出界限分散到各處，這些紀念碑很難再

① 意思是說沒有彫刻。

② 意大利中部之古國。

表現最初的傳說，不復能夠把它們在泥土上表現得那樣簡單、明白和準確。象徵需要開展到建築物上。於是建築學同人類的思想一齊發展起來；它成了千頭萬臂的巨人，而在一個永恆的、可見的、可捉摸的形式之下，注視着一切浮盪盪的象徵物。

當兌達爾——他是個權威——測量的時候，當赫非——他是個天才——歌唱的時候，柱頭就是一個字母，拱道就是一個音節，尖塔就是一個字，同時被一個幾何學的規律和詩學的規律所引動，聚合起來，連接起來，溶和起來，在土地上下來，上去，和並列，伸向天空，直到他們在一個時代底普通觀念的指示下寫出了這些最好的書——它們也是最好的建築：巴不 Linga 的塔，埃及的 Rhamseion，和所羅門廟。

爲首的觀念——動詞，不只在一切建築物的底裏，而且也在它的形體上。比如所羅門廟，絕非單純是聖書的封面，而是聖書本身。牧師們在它們中每一個的牆上，都能讀出向眼睛譯述和表示出來的動詞，一個個聖所相遞改變，直到最後一個頂蓋抓住了一種適合於建築學的最具體的形式：圓拱頂。於是動詞便封閉在建築裏，它的形象卻在建築物表面，就好像木乃依身上仍有着人類的輪廓一樣。

不僅那些建築物的形式，連它們所選擇的地位，也顯露出了它們所表現的意思。隨着所

表現的象徵之光明或陰暗，一個廟宇上冠以希臘式的峯頂，看起來很和諧。它們上面塗着的靛藍色使人以為它們是地獄裏的被成排的花崗石巨象撐持着的怪塔。

這樣，在這個世界最初的六千年裏，從最不易記起的郎都斯丹塔到哥羅尼天主教堂，建築物上已經有巨大的人類手跡。那是千真萬確的，不但一切宗教的象徵，就連一切人類的思想，在這本巨大的書裏都有它的篇頁和它的紀念物。

整個文明始於神權而終於共和。這個集權之後緊接而來的解放，也寫在建築學裏。因為，我們如果執着於這一點，就不用相信石工只能夠建造廟宇，只能夠表現神話和僧侶的象徵，只能夠把法律的神祕條文用希伯來文重寫在這些石頭篇頁上。假若是這樣，假若整個人類社會忽然碰到有一天，那神聖的象徵在自由思想下磨損和消滅了，當人們穿上牧師的服裝，當哲學與玄學的廢物吞滅了宗教的臉貌的時候，建築學便不能表現人類精神的新的狀況，它的那些篇頁，右頁繁瑣冗雜，而左頁卻空空如也，它的工作將是混亂的，它的書將是不完整的了。但並不如此。

就拿中古時期來作比——這個時期離我們較近，我們能夠看得清楚。在它最初的時期，當歐洲全是神權政治，當凡蒂岡教皇把停留在京城四周的羅馬所造成的羅馬重要分子都

重新聚集在他的周圍，當基督教開始在古代文化的廢墟上找尋社會的一切階層，而且用它的渣滓重建一個新的僧侶的宇宙的時候，它的祭台就是它的第一道圓拱，在基督教的氣息下，在原始人的手底下，人們首先在洪荒時代清楚地聽到，接着漸漸看到一些死的建築物上——希臘式的或羅馬式的，有浪漫色彩的神祕建築物，是埃及和印度神權時代的土木工程的姊妹——升起一種純粹天主教的溶合象徵，一種和羅馬教一致的混雜的象形文字。那個時代的一切思想的確都寫在那浪漫派的陰暗形式上。你在那上面隨處可以看出那權威的、一致的、難測的、獨立的格雷果瓦第七的肖像，隨處都是牧師，卻沒有普通人；隨處都是上等階級，卻沒有平民。但是十字軍來了。這是一個普遍的大動亂，而凡是普遍的大動亂，無論其原因及其結果如何，其心靈最終的要求總在取回自由。一些新事物將要揭開，於是展開了加克們、勃哈格西們，和里格們的暴風雨時代。權威動搖了，統一動搖了，封建制度要求和神權制度分開，等候着人民必然地跟着來——像常有的情形——扮演獅子的角色。Quia nominor leo，諸侯歸到教會之下，果明政府[⊖]又歸到諸侯之下。歐洲的面貌變了。好哪，建築物的式樣也就變了。就像整個文明一樣，它也翻過了一頁。各時代的新精神發覺它準備在它的默錄上把它寫下來。一些穹窿頂來到十字軍裏，就像自由來到國家裏一樣。這樣，當羅馬漸漸瓦解的時候，

羅馬式的建築死去了。象形文字離棄了天主教堂，而去裝飾塔樓以便給封建制度一點魔力。天主教堂本身——那前此這樣驕傲的建築——從此便被市民們，被果明政府，被自由解放所吞沒了，逃向了牧師，落向了建築師的能力之下。建築師用他自己的方式改正它。永別了，神祕的、神話性的、有規律的作風。這兒有的是幻想和幽默。牧師看見自己有了會議廳和祭壇，便沒有什麼話說。四壁都是建築師所修造。建築的書不再屬於教會，不再屬於宗教，不再屬於羅馬了；它屬於想像，屬於詩歌，屬於人民。這種建築學底無數迅速的改變，才不過是距今三世紀以前的事，如此可驚地緊跟在已有六七世紀的羅馬式建築學底停滯之後。那時藝術長足地進步。大眾的聰明或才能作出主教們所作的事業。每個朝代經過時都要在那書上寫下一行；它抹去了天主教堂表面上的古老的羅馬式象形文字，尤其是我們如今還看見的它安排下的那些隨處插入在新象徵下面的格言。普遍的織物上很難看出宗教的痕跡。人們想知道那時建築師們取得的特權，即使是對於教堂的。那是一些很少或竟完全無可非議的柱頭，就像

① 一七九二年至一七九四年間巴黎各部選舉之委員奪取政權後所建立之政府，其執政時代之一部

分（一七九三—一七九四）即恐怖時代之一部分。

巴黎法院的大廳裏的迴廊。有用各國文字刻成的羅埃（Lorraine）底冒險，比如在布赫惹的大門上。有耳朵像驢子，手裏拿着一隻杯子，在羣衆之前哭着的喝醉了酒的教士，比如在布洽維爾道院的洗臉盆架上。因為思想是被寫在石頭上了，它那時存在着一種權力，簡直可以和我們如今的印刷之真正自由權相比。那便是建築的自由權。

那種自由權去得遠了。有時有一道拱門，一個前牆，或整個教堂全部都呈露一個絕對奇怪卓絕的象徵意義，或甚至與教堂完全不相諧和。從十三世紀以來，巴黎的居約姆，十五世紀的尼古拉·佛拉梅爾，都寫過這些騷動的篇頁。聖·加斯克·得·拉·布歇西教堂就是一個完全相反的教堂。

那時的思想只有這樣的自由。它並且完全寫在人們稱爲建築學的這種書上。要不是借了建築物的形式存在着，如果是在原稿的形式下存在着，它早就被劊子手們在公共場所燒掉了，假若它曾經笨拙地去冒那種危險。建築物的拱門所顯示的思想，表現了書籍的思想的痛苦。土木工程要得見天日，只有一條路，即從各方面急急進行。大量的天主教堂——其數目之多簡直難以相信——覆蓋了整個歐洲，甚至把它們檢定一翻之後也還是很多。社會底一切物質之努力，一切天才之努力，都求達到同一個目的——建築。在這種情形之中，藉着建造

上帝的教堂的口實，美術以巨大的比例發展着。

所以，詩人也變成了建築師。天才分散到成堆的建築上，被封建制度壓迫着，就像被一個地獄裏的障礙物壓迫着一樣，只有在建築學旁邊才能生長，只有被這種藝術打開，而它的伊利亞特^①也採取了天主教堂的形式。別的一切藝術也服從建築學，而且開始了建築學的訓練。這是偉大作品的開端。建築家，詩人，親自察看刻在它前牆上的雕刻，那玻璃窗上的繪畫，那在它風琴上震動和奏鳴的音樂。確實地說，甚至在那可憐的詩學裏也沒有堅持要在手稿的形式下發展下去的，沒有不被迫以韻文或散文的形式走來自禁於建築物之中的；它到底在希臘的犧牲節裏扮演了埃斯起爾 (Eschyle)^② 的悲劇——所羅門廟中的惹雷斯 (Genése)^③。這樣，直到居當倍林，建築學一直是主要的、普遍的寫作材料。這本石頭的書從東方開始，

① 聖經中的大家長，他奉着神的命令同着他的妻子建造阻止洪水的拱門，收容所有成對的活的動物。

② 他攀登到 Arura 山上，於是產生了一支人類。

③ 荷馬史詩名，此處泛指一切藝術佳作。

④ 希臘悲劇之父（紀元前五二五—四五六）。

⑤ 聖經與摩西五書 (Pentateuque) (聖經之開首五卷) 的第一章。

古埃及和古羅馬承繼下來，中古世紀寫下了最後一頁。此外，這個承繼着我們剛才所說的中古建築學底殘跡而來的人民建築學的卓異，以一種類似的變動導入於歷史上別的偉大時期的天賦。爲了在這裏只概括地敘述一種規律要求發展到一些卷帖中，到高高的東方建築學那原始時代的搖籃中，學着印度的建築學，學着腓尼基人的建築學——那是阿拉伯建築學底富饒的母親；發展到古代，學着埃及及建築學——它底埃特爾斯的形式和塞克羅平。底紀念碑只是一個變遷；學着希臘的建築學——它底羅馬形式只是加赫達人（Carthaginois）底墳墓的沉重的引伸；學着羅馬式的建築學，俄特式的建築學。我們在區分這三種變遷的時候，能够在這三個年長的姊妹——印度建築學，埃及建築學，羅馬建築學——身上找到同樣的象徵；這就是神政、階級、集權、格言、神話和上帝；對於這三個年青的姊妹——腓尼基式建築學，希臘式建築學，俄特式建築學，不管它們底本性如何不同，它們仍有着同樣的標記：即自由，羣衆，人類。

不管他名字叫作婆羅門，道士，或教皇，而在印度、埃及，或羅馬的建築物上，我們永遠只能感覺到『牧師』的意義，不是別的，只是牧師。人民的建築物裏沒有相同處。它們比較富麗而較少莊嚴神聖。腓尼基式有商人氣，希臘式有共和黨氣，俄特式有小市民氣。

神權時代的一切建築物底普通特質是少變化，害怕進步，保守着傳統，把一切原始形式認爲神聖，把人類底形式和性質固執地扭曲到難解的象徵底浮面情形中，這是一些只有被傳授的人才能懂得的晦澀的書。此外，一切定形和非定形都有一個意義使它成爲神聖。不要要求印度的埃及的和羅馬的建築物能够把底裏的意義表現出來，或是改善它們的雕塑學。一切完整對於它們都是違反宗教的。在這些建築物裏，神話的頑強彷彿在石頭上伸展着，有如第二個化石。——相反地，民衆建築物的特質卻是變化、進步、奇特、豐富、無窮的動力。對於想到它們的美，注意它，和不斷地糾正它們底塑像的外形或阿拉伯式的雕刻繪畫，它們已相當能够和宗教連繫起來了。它們是屬於世紀的。它們有一些人性的東西，它們常常把它混入它們仍在其領導之下的神聖的象徵，但它們像自然一樣地易於了解。在神權時代的建築學和這種建築學之間，存在着一種神的語言和凡人的語言之間的差別，從象形文字到藝術，從羅門到費狄亞 (Phidias) ⑩。

⑩ 希臘神話中之獨眼怪，習用爲一切怪人怪物之總名。

⑨ 印度四種階級中之最高者，卽婆羅門教之僧侶。

⑧ 古希臘最大之彫刻家，生於雅典城。

假若你很詳細地把我們所說的這一切綜合起來，而不管成千的證明和成千的細節，你就會看出：建築學直到十五世紀一直是人類的重要紀錄，在這個期間，世界上沒有一個稍稍複雜的思想不在建築物上，一切羣衆的和宗教的法律上都有它們的紀念物；沒有任一最重要的人類思想不寫在石頭上。爲什麼呢？那是因爲一切思想，無論是宗教的或哲學的，都有永遠流傳的興趣，那是因爲轉變過一代人的思想還想轉變另一代人，而留下痕跡。原稿的永恆性那麼不確定，而一個建築物卻是一部多麼堅硬、耐久，和不同的書！一把火和一些土耳其人都能消滅那寫下的語言。但要毀壞那建築的語言，可就得要一次社會革命或一次土地革命。野蠻人是刻在羅馬大劇場（Colisee）^①上，洪水也許是刻在皮哈米德（Pyramides）^②上的。到十五世紀就變了。

人類思想發現了一種永恆方式，不僅比建築學更堅固更耐久，並且還更簡單更容易。建築學走下了它的寶座。在俄赫非底石頭字之後來了居當倍赫底鉛字。

『書籍要殺害建築』了。

印刷術的發明是歷史上一個最重大的事件。那是革命之母。那是人類的表現方式完全更新了，那是人類思想拋棄了一個形式而夢想着另一個形式，那是從亞當以來表現智慧的

那象徵之蛇的皮膚完全地無限地改變了。

在印刷的形式下，思想比向來更易不朽；它是飛越的、不可捉摸的、不能毀壞的，它和空氣溶合起來，從建築學的時候起，它就是一座山，而接着成爲一個世紀一個地域的主人。現在它變成一羣鳥兒，飛散在空中，同時佔領了空間的一切點。

我們再說一遍：誰看不出這種方法更難消滅得多呢？它從堅硬的變成生動活潑的了。它從耐久的變成完全不朽的了。你可以毀壞一堆的，但如何去消滅那到處都存在的呢？來了一股洪流，那座山在波濤下久久消失，而鳥們偷偷地飛來；從洪水中僅有的一隻方舟浮出水面，它們便停息在那兒，同它一齊飄浮，同它一齊幫助洪水掃蕩一切，從這混亂中跳出來的新世界，一醒來就會看見毀滅了的世界底思想在它上面屹立，生動有如生着翅膀。

當人們看出這個表現方法不僅更爲易於保存，並且更爲簡單，更爲便當，對一切更爲熟練，當人們看見它不拖帶着一件巨大的行李，不轉移一個沉重的事物，當人們把這和移動了

○ 羅馬時代之大圓形劇場，用以觀看獸類角鬪者，可容八萬觀衆。

○ 埃及的巨大古蹟，自底至頂有一三八呎，爲世界七大古蹟之一。

五六種別的藝術品和金環，這整一座石頭的山，這整一座雕刻的森林，這整一個工程的柱頭，而強迫翻譯到一個建築物上的思想，和著成一本書的思想相比——而這只需要一點兒紙、一點兒墨水、一支鋼筆就夠了——人類的智慧離棄了建築學而採取了印刷術，還有什麼可驚怪的呢？把一條河流最初的河床同它水平線下的河道割斷，河流就會捨棄了最初的河床。

同樣，自從印刷術一發明，建築學就逐漸地變得枯燥無味，逐漸衰頹和退縮。人們好像感覺到水位被它壓落，水流被它消失，時間和人民的的思想被它退歇了！這種冷退的情形，在十五世紀還是差不多覺不出來的，那壓力還太弱，而且更使那以後的建築學脫離了豐富的生命。但是從十七世紀以來，建築學的弊病更顯著了；它已經更不能表現社會的熱情；它變成可憐的古典藝術，它從果爾夫的藝術、歐洲人的藝術、土人的藝術，而變成了希臘的、羅馬的，又有規律又現代化的、類似古代的東西。這個衰落就是人們所謂的文藝復興。這並且是一個很大的衰落，因為古峨特式藝術這個太陽在梅因士的巨大印刷物背後，依舊時時把它最後的光線投到全部希伯來式的拉丁式拱道上和哥林多式（Corinthiennes）[⊕]拱道上。

這就是那個我們把它當作黎明旭日的黃昏夕照。

同時，當建築學已不復是和另一種藝術相同的藝術，當它已不復是一種完整的藝術，一

種崇高的藝術，一種暴君的藝術，它便不復有保持別一些藝術的力量。它們於是自行解放，脫離了建築家的掌握，各自離開了它們的道路。它們各自獲得了這種離異，荒涼增長着。雕刻變成了雕塑學，肖像變成了繪畫學，演奏變成了音樂學。你可以說那就像亞力山大死後，一些帝國瓦解了，一些省份全自成王國。

從那時起就有了拉斐爾、米蓋朗基羅、讓·古絨（Jean Goujon）和巴克里拉，這些十七世紀最光榮最卓絕的藝術家。

和各種藝術同時，思想也從各方面解放。中古世紀的一切傳統在天主教堂上還有很多巨大的痕跡。十七世紀破壞了宗教的一致。在印刷術之前，改革只有一次實行，印刷術卻給它一個革命。把壓力去掉，傳統力量就削弱了。不管那是註定的還是僥倖的，居當倍赫總是呂克底的導師。

同時，當中古世紀的太陽完全沉落下去了，當峨特式藝術的天才永遠在天邊熄滅了，建

○ 哥林多為古希臘之都會。

○ 二人皆德國熱心提倡印刷術之人。

建築藝術就更加逐漸暗淡、褪色、和消逝，印刷的書——教堂的蛀蟲——把它消滅了、吞沒了。它看起來是剝落了、凋零了、憔悴了。它是可憐的、貧乏的、光光的了。它不復能表現什麼，甚至也不能表現另一個時代的藝術的記憶。它回復了原形，被別的一切藝術所捨棄，因為人類的思想捨棄了它，它帶一些訓練給藝術家們的缺點。只有玻璃能够裝玻璃窗。石匠繼承着雕刻家而來。永別了，所有的血液，所有的生命，所有的元氣，所有的天才。它彷彿一個工場裏的可憐的乞丐，從一個稿本拖到一個稿本。米蓋朗基羅一定以為它從十六世紀就死掉了，他只有一個最後的觀念，一個失望的觀念。這位藝術巨人在巴赫兌隆 (Parthenon) 廢墟上重建了萬神廟 (Parthéon) ① 又建造了羅馬的聖·比埃爾教堂。那是值得單獨存在的巨大工程，在那關閉着的巨大的石頭登記簿下面，有建築學的最後的元氣，和那偉大藝術家的印記，米蓋朗基羅死了，這個在魔鬼與陰影中復活的可憐的建築學作些什麼呢？它追隨着聖·比埃爾教堂，模倣它。這是一種妄想。這是一件可憐的事情。每個世紀都有它底羅馬的聖·比埃爾教堂：在十七世紀有瓦爾·得·格瓦斯，在十八世紀有聖·惹雷韋也勿。每個國家都有它底羅馬的聖·比埃爾教堂：倫敦有倍兌布赫，巴黎有兩個或三個。這是繁瑣的遺志，是一個破碎了的大藝術底最後的無聊舉措，它在快死之前回復了幼稚。

假若我們在剛才說的這些特別建築物上去考察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的藝術底一般面像，我們就會看出同樣的減縮和消滅的現象，從法朗梭瓦第二以來，建築物的建築形式就逐漸消失而突現出幾何形式，好像一個瘦弱病人底鱗鱗的骨架。一些藝術性的漂亮線條改成了幾何式的冷峻的線條。一個建築不像一個建築，而成了一個多面幾何圖形。這時建築學急忙遮蔽這種裸袒。希臘式的三角楣和羅馬式的三角楣互相參插。常常有巴赫兌隆上面建造的萬神廟，羅馬的聖·比埃爾教堂。有亨利第四底一些有石基的磚房；有皇宮，有太子宮，有路易十三底一些閉塞的、蕭條的、低矮的教堂，頂上是一個像駱駝背似的圓拱。有馬沙汗式 (Mazarine) 的建築學，那是四國大學 底意大利劣等混合物，有路易十四底許多宮殿，廷臣們底長長的營地，粗糙，凝冷，使人厭倦。最後還有路易十五的，帶着菊形和管筒形，和破壞那衰朽的、殘缺的、奢靡的古老建築學的一切望台。從法朗梭瓦第二到路易十四，錯誤相信了幾

⊖ 雅典城中之著名神廟。

⊖ 羅馬城中之著名神廟。

⊖ 意大利之大主教，曾任路易十三時之第一任首相。

⊖ 馬沙汗所創立之大學。

何學的進展。藝術在骨子裏也並不比在表面上多些。它悲慘地痛苦着。

這時印刷術怎樣了呢？離開了建築學的一切生命都來到它身上：建築學衰落的時候，印刷術就站起來而且長大了。人類思想花費在建築物上的這巨大的力氣，印刷術這時拿去花費在書籍上。所以從第十六世紀以來，從衰落的建築學底水平線上成長的印刷術同建築學鬭爭而且把它殺死了。到了十七世紀，印刷術已經相當權威，相當宏壯，已經坐在它的勝利中，給這個世界一個文藝世紀的大節日。在十八世紀，長久被放在路易十四的宮廷裏之後，它重又握起了呂兌的古劍，穿上服爾泰的武裝，去攻擊古老的歐洲——它早已消滅了歐洲建築學表現方法，在十八世紀告終時，它毀了一切。而在十九世紀，它將重創。

可是，現在我們要問，三個世紀以來，這兩種藝術之中，哪一種才是真正表現了人類思想的呢？是哪一種把它譯述了出來？是哪一種不僅表現它的文學的和學問的觀念，並且還表現它的廣闊、深邃、和普遍的變動？是哪一種永遠位置在人類天才——那千足行走的怪物——之上，而沒有破裂和欠缺？是建築學呢還是印刷術？

是印刷術。假若我們不想自欺的話，建築物是死去了，再不會回來了，它被印刷術消滅了，它因為比較不耐久，因為價錢太貴而被消滅了。每一個教堂都是一個百萬巨富。現在讓我們

再來說明那需得什麼樣的基礎。如果要重寫那建築的書要在土地上重新築造千萬座大廈要回復到那種時代——那時建築物之衆多，正如一個目擊者所說：「我們可以說這個世界在改變的時候，把舊衣服扔掉了以便全身蓋着一件以教堂作成的白色衣服。」*Frat enim ut si mundus, ipse excutiendo semet, rejecta vetustate, candidam ecclesiarum Vestem indueret. (GLABER RADULPHUS).*

一本書很快地作成了，價錢如此便宜，而又能够流傳廣遠！整個人類思想在這個斜波上滾轉時會怎樣驚駭。並不是說建築學再不能偶然有一所漂亮的建築物，一個孤獨的傑作，在印刷術的統治下，我想你依舊能够隨時有一個由一支軍隊用一排大砲作成的柱廊，就像在建築學統治之下的伊利亞特和羅馬斯荷，馬阿巴阿達和里埃布朗讓，都是由全體民衆用一些聚集和溶化了的狂論作成的一樣。二十世紀許會忽然誕生一個建築師，就像十三世紀忽然誕生了但丁①一樣。但建築學將不復是社會的藝術，羣衆的藝術，優秀的藝術了。人類的巨著將不復是要建築起來，而是要印刷出來。

從此，即使建築學還能意外地再起，它也將不復是主人了。它將服從那往日從它收受的文藝法規。這兩種藝術各自的地位都將改變。真的，在建築學的時代，詩歌和建築物很少相像。在印度，韋雅沙是笨重的、奇怪的、難看的，像一座塔。在埃及及東方，詩歌也像建築學一樣有它巨大莊嚴的篇章；在古希臘，有美，有莊嚴，有和平；在基督教的歐洲，有道德的崇偉，有民衆的天真，有一個復興時代底豐富華麗的產物。聖經就像是皮阿米德，依利亞特就像是巴赫兌隆，荷馬就像是費狄亞。但丁對於十三世紀，就像是最後一座羅馬式建築；莎士比亞對於十六世紀，就像是最後一座天主教堂。

這樣，我們把剛才所說的一切——自然是不完全的和不正確的——總括一下：人類有兩種書，兩種紀錄簿，兩種經典——建築物與印刷品；一個是石頭的經典，一個是紙的經典。無疑地，當我們瞻仰這兩種大大地打開在許多世紀中的經典，就會嘆息這花崗石作品的顯明的莊嚴，這些巨大的字母所構成的柱廊、飛柱、尖塔，這些遮蔽全世界人類的山崗和從尖塔到鐘樓，從歇俄甫到斯他甫的過道。應該讀讀這些石頭篇頁上所寫着的經過。應該不斷地翻讀建築學所寫下的書，但不應該否認印刷術達到了建築學底偉大的峯頂。

這個建築物是巨大的。我不知道統計學者曾經是怎麼計算的，當他們把居當倍赫以來

的一切印刷書籍一本本地重疊起來的時候——那簡直可以填滿從地球到月亮的空間；但我們要說的並不是它的這種龐大。同時，當你想在心底喚起從開始到今天的印刷品底一個完整的印象時，這個印象對於我們不像是一個佔據全世界的巨大建築物，人類不休止地爲它工作，它底奇怪的頭隱藏在未來的深深的雲霧中的嗎？這是天才的蟻穴。這是一切金色的蜜蜂——幻想，帶着它們底蜜汁到來的蜂房。建築物有千萬級的樓梯，你到處可以看見在這些梯級上張開着的科學的暗窟擋在進口處，這個藝術在一切表面上使人看到它的阿拉伯式的雕刻，它的老虎窗，和它的鑲邊。那兒每種工程在它的本位上和突出處都是各自獨立，好像很隨便很孤獨似的。一切的結果是和諧。從莎士比亞的天主教堂到拜倫的回教寺院，成千的小鐘樓混亂地聚集在這個普通思想的故鄉。在它的下部，人們寫下了建築學沒有記下的人類底一些古老名字。在它的左邊，刻得有白色大理石的荷馬浮雕，像右邊有各國文字的聖經，挺着它底七個腦袋。神話裏的九頭鳥在遠處嘶叫着，還有別一些神怪的東西。而且這個古怪的建築物還沒有完成。印刷機這個巨大的機器，不停地迸射出社會底天才的種子，以不斷地傾出新物質爲它的工作。人類完全在這個臨時建築物上。每個人都是一個磚石工人。最低微的人也掘下他的洞穴或是放上他的石頭。布赫東 (Bretonne) ①底強勁帶來了滿籃

的色粉。每人都有一個屋基築起來。每個作家底奇怪的個別的作品之外，還有一個意外的集合物。十八世紀給了我們一部百科全書，革命給了我們一種莫里德日報（*Monsieur*）^①的確，它也是一個無盡地成長和進步的機構，那裏也有各種語言，不斷的動作，不倦的努力，有整個人類底劇烈的競爭，有允許天才逃避一個新的流血事件和野蠻人底降服的隱蔽所。它是人類底第三個巴倍爾塔。

① 法國風景畫家（一八二七—一九〇六）

② 官方報紙，爲一七八九年書商 *Panckoucke* 所創。

一 古代法官一瞥

貴人羅伯爾·代斯杜特維依在一四八二年是一個很走運的人，他是騎士，拉馬赫歇的依勿特和聖·昂特西的男爵，國王的顧問官和侍從官，常任的巴黎市長。大約在十七年之前——在一四六五年十一月七日，在那個彗星出現的年頭，[⊖]他就奉上諭委任了巴黎市長的好職位，那是被看作不僅是一種官職，而且更是一種顯位的。Jonnes Lemmeus 說：『*di-gnitas, quae cum non exigua potestate politiam concernente, atque prerogatives multis et juriibus conjuncta est*』[⊕]一個紳士在一四八二年得到國王的信任，國王的委任狀上記載着從路易十一的養女同布朋主教的義子結婚的日期起始，這是一件卓絕的事情。就在那一天，羅伯爾·代斯杜特維依代替了加克·得·維葉的巴黎市長之職，讓·多維先生代替了愛里·德·多赫特的議會首席之職，讓·如芙雷爾·兌雨赫散填補了比埃

爾·得·莫赫維葉的法蘭西大法官之職，赫格羅爾特·兌·多赫曼排擠掉了比埃爾·比耶的皇家宮室主管人之職。自從羅伯爾·代斯杜特維伊作了巴黎市長以來，首長們、大法官們、和主管們，更換了多多少少！據特許狀上說『准予連任，』於是他就好好地連任了下來。他和它貼得多緊，他和它結合得多密切，他和它合併得多好。他多麼巧妙地逃過了路易十一的愛變更的性情——這是一位妒忌、吝嗇、勤苦的統治者，他想用常常更動和指令的方式保持他的有伸縮性的權力。而且勇敢的騎士還達到了使他的兒子承繼自己職位的目的，貴人加克·代斯杜特維依——這是騎士候補人的名字——在他的職位旁邊夢想着巴黎市長的常務官的記錄長之職，已經有兩年了。稀罕得很的，確真是皇恩浩蕩！羅伯爾·代斯杜特維依是一個好軍人，他曾經堂皇地對『公共福利同盟』舉起過旗子，當王后在一四××年來到巴黎的時候，他曾經獻給她一個奇怪的蜜餞牡鹿。他和皇室總管特里斯丹·雷赫米特先生有着很好的友誼。羅伯爾先生的境況是非常甜甜蜜蜜快樂的。首先，他享有着一筆很好的進款，它

○ 這個彗星出現的時候，教皇加里克斯特曾經傳令大家普遍地祈禱。這就是在一八五五年又出現過

一次的那個彗星。——作者原註。

○ 『一種在處理公共安全時有着不小的力量的顯職，附帶着許多的特權。』——英譯者註。

們是像他的葡萄園裏的葡萄那麼過剩的，他有市長的民事與刑事的註冊收入，還有加特雷法庭的民事和刑事的收入，曼特橋和果赫倍依橋的無數筆小款的稅收，和巴黎的劍術學校的技術費、執照製造費和食鹽衡量費。再加上帶着馬隊在城中馳騁的快樂，和在穿着半紅半黃的袍子的城中官吏中間顯示出他底精美的軍裝的快樂——這種軍裝，我們如今在諾爾曼第的瓦爾院長的有雕刻的墳墓上，和他的在蒙兌西的滿是浮雕的黑水晶石上，還能夠看到。並且，管理着獄長、獄卒，和加特雷的兩個檢查員，十六個部門的十六個委員，一百二十個馬夫，一百二十個侍從，他的下衛兵、前衛兵和後衛兵——這難道不算什麼嗎？執掌着高級和低級的裁判，有處理斬刑、絞刑、剝刑的權利，還沒有算上那些牧師會所說的『最初的例子』——巴黎子爵職位與其所屬的七個管區的可怕的司法權——這難道不算什麼嗎？你能够想像還有比羅伯爾·代斯特維依每天在大加特雷法庭裏，在非立甫·奧古斯特底建築的圓拱下安排和管理一切更快活的事情嗎？或者像他慣常的情形，每個黃昏走到皇宮附近的加里雷街上的可愛的房子裏——爲他的太太昂布瓦斯·德·羅赫埃所管領——去解除他的疲勞，在遣送他身邊的一些窮鬼到『愛斯果赫俠西街的小屋裏去過夜之後，那兒是巴黎歷來的市長們和市參議會會長們都曾想過要把它作成監獄的；它也有一丈一尺長，七尺四

寸寬，一丈一尺高。』^①

羅伯爾·代斯杜特維依閣下不僅有着巴黎市長和子爵的特別法庭，他並且參與國王的大法庭。沒有一個略居高位的人不向他求助而能免於刑罰的。這是他，把勒姆赫公爵先生從聖·安東尼的巴士的監獄移到阿爾刑場，把波爾先生移到格雷勿刑場——後者在路上憤怒地大叫，那對這個將軍不懷好感的市長先生看着卻樂開了。

這的確是足夠使他滿足於自己快樂光輝的生活的理由，使他一旦在巴黎市長的歷史中佔據一頁。有着這麼多的想使生活豐富快樂的動機，羅伯爾·代斯杜特維依先生在一四八二年一月七日早上醒來的時候，卻很不高興。哪兒來的這種不高興呢？連他自己也說不出來。是不是因為天色灰暗？是不是因為他的舊蒙兌西地帶太小，把他的市長財產緊縮了很多？是不是因為他看見街上有一些穿着沒有襯衫的上衣，戴着沒有頂的帽子，身邊帶着討飯袋和水筒的流浪漢，四個一隊地從他的窗子下面走過，引起了他的反感？是不是因為他隱隱預感到將來的國王查理第三，要在明年的市長薪俸裏扣除下三百六十鎊七十梭爾八得里的

① 拱頂的高度——一三八二年，作者原註。

數目任憑讀者們去想像吧；至於我們，我們比較相信他之所以不高興，就只因爲他不高興。

並且，這是節日的第二天早晨，這一天人們都疲倦着，尤其是負責清除巴黎在一個節日所造成的有形和無形的污穢的官吏。並且他還得在大加特雷法庭裏審問犯人。但是，我們已經注意到普通法官們，他們執行審判的日子，也就是他們不高興的日子，所以要尋出一個和國王、法律、審判等等字眼聯得起來的人發洩怒氣。

同時審判沒有等他到場已經開始了。照例，他的民事、刑事的檢查官們和特別檢查官們給他料理；從早上八點鐘起，一隊隊的男女市民就擁擠在加特雷法庭的一個黑暗的角落裏，在一個巨大的橡木柵欄和牆壁之間，以最愉快的心情注視着市長先生的副官——加特雷法庭的檢查官孚羅韓·巴赫倍第昂所主持的民事和刑事裁判的各種混亂的、胡鬧的有趣景象。

廳子是窄小的、低矮的、有穹窿形頂板，在盡頭處立着一張雕着百合花的桌子和一把有雕刻的橡木椅子，那是市長坐的，這會兒空着。左邊有一個凳子，是檢查官孚羅韓坐的。下面是忙碌地寫着字的書記，面對着民衆，在大門前面和桌子前面的是市長底強壯的軍警們，穿着有白十字的紫天鵝絨衣服。兩個接待室的衛士，穿着粗絨布的短上衣，顏色一半是紅的一半

見他，除了在教授們的椅子前面。

「你看，」他低聲地向同伴羅班·布斯本說，那位同伴看見眼前展開的景象，正在他旁邊露齒而笑。「那不是新市場的漂亮女郎惹昂東·比宋嗎？——憑我的靈魂發誓，他也定她的罪啦，那個老鬼！他既沒有耳朵也沒有眼睛。因為她戴了兩串珠子，就罰她十五梭爾零四得里！這罰得太多了。唉，兩位紳士！愛格雷·德·蘇阿，和兩丹·德·梅里。兩個候補騎士，Corpus Christa！他們曾經賭博過！我們在這兒什麼時候才能看見我們的校長呢？送給國王一百鎊罰款！好呀，巴赫倍第昂像個鬍子一樣拍打着。——隨他吧！——我情願作我的副主教哥哥，假若這會阻止我賭博的話——成天成夜地賭博，活在賭博裏，死在賭博裏，讓我襯衫底下的靈魂去受火刑吧！——聖母呵，多少個女孩子！一個跟着一個，漂亮的羔羊們！昂布瓦斯·雷居也赫！依沙波·拉·倍雷特！倍哈赫德·惹何南！我都認得她們，老天作證！見鬼，見鬼，見鬼！誰叫你們圍上鍍金腰帶？罰十個梭爾，這些狐狸精！——呵，那個年老耳聾的懦夫！呵，孚羅韓傻瓜！呵，巴赫倍第昂蠢牛！——他坐到桌子前面去了！他吃着訴訟，他吃着公事，他吃着，他嚼着，他脹飽了，他塞滿了！罰金、木塊、稅款、消費、物價、鹽場的賠賺、監獄裏值錢的枷鎖和鐵鏈，對於他都像是聖誕節的糕餅和聖·讓節的糖果！看他吧，那隻豬！——繼續下去好！又是一個可愛的女人！那是

蒂波·拉·蒂波德，一點不錯！——因為她是從格拉梯尼街來的！——那個小伙子是誰？紀埃弗呵瓦·馬朋，哨兵隊的一員，他侮辱了神父的名字。出罰款，拉·蒂波德！出罰款，紀埃弗呵瓦！出罰款吧，你們倆那老聾子！他把兩件事攪混了他八成會罰那個女子侮辱的罪名，而罰那個兵士淫亂的罪名。——注意，羅班·布斯本！他們讓進來的是誰？那麼多的隨從僕人！憑大神周比得的名字發誓，他們會成爲一大隊！這應該有一個交錯舞的大場面，一陣大喧鬧。——來了一個，羅班，來了一個，——而且是一個挺漂亮的！——天曉得，原來是我們昨天的王子，我們的愚人之王，我們的敲鐘人，我們的獨眼，我們的駝背，我們的跛子，我們的醜鬼！原來是加西莫多……』

這一點不錯。

那是加西莫多。他被綑綁着，紮緊着，被人好好地看守着。他周圍的市長的侍衛們，是被候補騎士親自帶領着的，他們穿着胸前繡着法蘭西紋章，背後繡着巴黎紋章的衣服，加西莫多卻什麼也沒有，除了他的奇怪的像貌，只有這足以說明人們爲什麼箭拔弩張。他是沉默的、呆木的、安靜的。他底獨眼不時向綁着他的繩索投一個憤怒的眼光。

他把這種眼光投向他的四周，但那目光如此微弱，如此朦朧，使得婦女們好笑起來。

這時檢查官孚羅韓注意地翻閱着關於加西莫多的備忘錄，那是書記官呈上去的，他看了之後，彷彿沉思了一會。感謝這個在審問之前照例要作的預備，使他自已預先知道了這個犯人底名字、身分、和所犯的罪過；他能夠爲一些料得到的問題預備下答案；能夠把他自己從一些曲折的問難救出來而不致太顯露出他的缺點。備忘錄對於他不過等於一隻狗對於一個瞎子。或者他的缺點偶然被一些省略符號或是一些難解的問題——有的很深奧，有的很笨拙——洩露出來，在這兩種情形之下，這位顯官的光榮依舊受不到任何損失；因爲不管法官笨拙或是精明，總比他是聾子好得多。所以他特別當心地把自己耳朵聾的情形瞞過大家的眼睛，他最後甚至作到連自己也被瞞住了。做起來是比想像起來容易的。每一個駝子都能把頭伸得高高的，每一個口吃的人都能高興演講，每一個聾子都能低聲說話。至於他，他相信自己的耳朵只不過有一點兒不良於聽。這只是當他坦白的時候和撫心自問的時候，對於公眾意見的讓步。

關於加西莫多的案子，他沉思了一會之後，把頭向後仰着，半閉着眼睛，使自己顯得更加威嚴更加公正，這樣他就正好是既聾且瞎。這是完滿的審判所不能缺少的兩件事。他在這種威嚴的姿勢裏開始審問。

「你叫什麼名字？」

「啫，這是一個『前無此例』的情形；一個聾子要審問一個聾子！」

加西莫多一點也沒有聽到問他的是什麼，繼續盯住法官沒有回答。法官是聾的，又一點不知道犯人也是聾的，就以爲他已經回答了他的問題，於是按着通常審問犯人的程序繼續問道：

「很好。你多大年紀？」

加西莫多對於這個問題依舊不回答。法官以爲他已滿足了他的問題，繼續問下去。

「那末，你的職業是什麼？」

依然是同樣的沉默，這時聽審的人們開始互相耳語，並且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够了，」檢查官以爲犯人已經回答了他的第三個問題，不耐煩地說道，「我們當面宣告：第一，因爲你在夜間所作的騷擾；第二，因爲你毆打了一個瘋女人；第三，因爲你背叛和反抗國王陛下的巡隊。對於這點你有什么辯護嗎？」書記官，你把這個犯人所說的一切都記錄下來沒有？」

因爲這句倒霉的問話，聽衆和書記們中間爆發了一陣笑聲，這麼劇烈，這麼瘋狂，蔓延得

這麼快，這麼普遍，使得兩個聾子也覺察到了。加西莫多輕蔑地高聳着他的駝背，同他一樣驚詫的孚羅韓先生，卻以為聽衆的哄笑是由於犯人底無禮的答辯，於是聳了聳肩，憤怒地說道：

「惡棍，爲了你的回答，你就該處絞刑。你知道你是在同誰講話嗎？」

這個警告並不能阻止人們的哄笑。它對於大家顯得如此奇特和滑稽，那陣哄笑連在接待室的衛士們中間都傳遍了——他們底愚蠢是盡人皆知的。只有加西莫多保持着緘默，最大的原因是他根本不了解周圍發生的一切。法官愈來愈激怒了，以爲應該用同樣的聲調繼續下去，希望由此使犯人害怕，以博得聽衆的尊敬。

「這就是說，乖張的強盜，你竟敢誹謗加特雷法庭的檢查官，誹謗巴黎政府裏有名的高級監督——他的任務是審問一切犯罪的、違法的事件，管制一切商業，禁止一切破壞工作，一切囤積居奇的行爲；清除城中的一切水池和空中的一切傳染病，修補一切街道——總之，不斷地留心公共利益，而不希望任何報酬！你知道嗎，我的名字就是孚羅韓·巴赫倍第昂，市長先生的私人祕書，又是委員、監察官、考查官……」

一個聾子和一個聾子之間的談話是沒有理由可以停止的，天知道這個孚羅韓要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才會結束他的高聲辯論，要不是他後面的矮門忽然打開，市長先生走了

進來。

他進來的時候，孚羅韓並沒有停止談話，只是回轉了一半身子，粗魯地向市長指出他剛才向加西莫多作的演講：「先生，」他說道，「我請求你判此地這個罪人大膽和渺視審判的罪名。」

他喘息着重又坐下來，揩拭着額上的汗珠——它們像眼淚一樣大顆大顆地滴到他面前的羊皮紙上。羅伯爾·代斯特維依縐了縐眉頭，向加西莫多做了一個急速的富於表情的姿勢，加西莫多約略懂得了他的意思。

市長嚴厲地向他發問：

「你做了什麼被帶到這兒來的，惡漢？」

那個可憐鬼以為市長在問他叫什麼名字，他打破了一直保持着的緘默，用一種嘶啞的喉音回答道：「加西莫多。」

這個回答這樣地牛頭不對馬嘴，又一次引起了四周的聽衆的哄笑，使得羅伯爾憤怒地喊道：「你同我也開起玩笑來了嗎，可惡的東西！」

「聖母院的好敲鐘人，加西莫多回答說，他以為法官正在問他的名字呢。」

『打奇教堂特別虔誠』

幾分鐘後判決書就寫好了。判決文奇怪而簡短。市長和巴黎子爵的實施法還沒有通過。蒂波·倍雷院長和國王的辯護士何惹·巴亨。它不受這兩個律師在十七世紀初提倡的辯護和責難所約束。一切都是明顯的、料想得到的、容易懂的，人們從那兒筆直走去，沒有叢林或曲折的道路阻隔着，你在每條路的盡頭立刻可以看見那個磨盤，那個絞台，那個絞架。你至少知道你向哪兒走。

書記官把判決書呈遞給市長，他把他的名字簽上，離開法庭繼續在聽眾中間轉了幾轉，彷彿他想在巴黎的監牢中再增加一些人。孚羅諾和羅班·布斯本用袖子掩着嘴笑，加西莫多用可怕的驚詫的目光望着這一切。

這時，當孚羅韓·巴赫倍第昂在簽名之前朗誦判決詞的時候，書記官忽然被感動了，憫起那被定了罪的可憐鬼來，希望能夠減輕他的罪狀，便湊到檢查官的耳邊，指着加西莫多向他說道：『這人是個聾子。』

他以爲這個同樣的殘疾會引起孚羅韓的興趣而加恩於那個犯人。但是首先，像我們說過的，孚羅韓並沒有考慮到人家會以爲他耳聾的情形；其次，他聾到這種地步，以致書記官所

二 老鼠洞

請讀者允許我們回到我們昨天因為同着甘果瓦追逐拉·愛斯梅哈爾達而離開了的格雷勿方場吧。

是早晨十點鐘的時候。一切都顯示着一個節日的第二天的景象。路上蓋滿了垃圾、帶子、破布、成束的羽毛、火炬上滴下的蠟油、公共宴飲時吃剩的食物。大羣的市民，像我們以前講過的那樣到處遊蕩着，脚下踏着燒剩了一半的火炬，站在圓柱房的前面觀看，回憶着昨天懸掛的美麗的東西，注視着它們剩下的釘子，這是他們最後的歡樂了。賣果子露和啤酒的人們擔着他們的酒桶在人羣中穿過，一些有事在身的行人來來去去。商人們在商店的門限內互相談話和招呼。大家都講着節日、使臣們、戈勃洛爾、愚人之王。大家爭着看誰講得最可笑，誰笑得最大聲。這時，四個騎馬的衛兵走來站在絞台的四邊，把散佈在方場上的羣衆大部分聚集了

起來——他們不辭勞苦地來到這裏，是爲了要在刑事執行裏找尋一點快樂的。

假若讀者在看見了方場上隨處的活躍喧嘩的景象之後，把視線投到這座半峨特式，半羅馬式的荷蘭塔上——它的靠碼頭的一角在西邊——他就能在前面的一角看到一本巨大的公用的祈禱書，燭火輝煌地照著，用一間小小的披屋遮住風雨，用一道鐵柵欄擋住強盜偷竊，但人家仍能夠隨時翻讀它。在這本祈禱書旁邊，是一個窄小的尖穹窿的窗洞，開向方場，用兩個鐵格子門擋住——這是那個沒有門的小屋子唯一能夠放進陽光和空氣的所在，這個小屋子在這個古老建築的厚牆裏，充溢着深深的安靜，悲哀的岑寂，雖然鄰近的公共廣場——巴黎底最擁擠最喧嘩的地方——在它四周鬧嚷着。

這個小屋子是差不多三個世紀以前就聞名的，荷蘭塔的女主人荷蘭德夫人，爲了哀悼她的死於十字軍之役的父親，在她自己的房子裏挖修的，她把自己永遠關閉在裏面，在這座房子裏她除了這個洞穴之外沒有給自己留下什麼東西，門和窗戶不管冬天和夏天總是開着，把屋子裏其餘的東西都捨給窮人或是獻給上帝。那位孤獨的女士事實上已經在這個突出的墳墓裏等死了二十年，日日夜夜地爲她父親的靈魂祈禱，她在塵埃上睡覺，連一塊作枕頭用的石頭都沒有，她穿着一件黑色喪服，只靠着過路人放在她窗上的麵包和水來活命；

她就這樣捨棄了自己。她死去，當人家把她放到另外一個墓穴裏的時候，她就將這個小屋子永遠留給了一些痛苦的女人、少女、妻子或是寡婦，她們常常來此爲自己或爲別人祈禱，甚至願意把她們的生活埋葬在深深的痛苦或懺悔中，她那時候的窮人們曾經以很多眼淚和祝福來哀悼她；但他們十分後悔沒有把這個聖女列入聖者之列，因爲缺少贊助者。他們中有些信仰較深的人，希望這件事在天堂裏能夠比在羅馬更容易地完成，所以全都立刻向上帝——而不向教皇——爲死者祈求恩典。大多數人都主張把荷蘭德夫人列入聖祠去紀念，把她的遺物列入聖蹟。這個城市繼承着荷蘭德夫人的遺志，在她旁邊放了一本公用祈禱書，它是在這小屋靠窗一邊的牆上，過路人隨時可以停下來，不僅爲了使他們便於吟誦，也爲了使他們想到布施，使那些繼續荷蘭德夫人之後守在洞穴裏的可憐人，不至被人忘記而餓死在那裏。

而且，在中古時候的城市裏，這種墳墓是不算稀罕的。在最常來往的街上，在最擁擠最熱鬧的市場上，恰恰在正中間，在車馬行走的地方，人們常常可以碰到一個洞穴，一個井，或是一個有牆有柵的小屋子，日日夜夜有一個人，在裏面祈禱着，自願爲永恆爲悲傷和懺悔而捨身。這個奇怪的景象如今給我們喚醒了一切回憶，這個可怕的小屋子，介於房屋與墳墓之間，城

鎖和墓園之間；這個隔絕於人類之外，而被算入了死者之列的活人；這盞在黑暗裏燃到了最後一滴油的燈；這個在墳墓裏閃爍的殘餘的生命；這種氣息；這種聲音；這永遠在一個祈禱榻上的祈禱；這個永遠轉向另一個世界的臉孔，這已經被另一個太陽所照耀的眼睛；這個傾聽墳墓底談話的耳朵；這個封鎖在身體之內的靈魂；這個關閉在地牢裏的身體；和這肉體與柵欄兩重障蔽之內的痛苦的靈魂底跳躍——這一切，那時的人們全沒有看出。那個時候的毫無理由也不崇高的悲憫，沒有在這種宗教行為中發現這些細微的事實。這種悲憫心忍耐一切；它崇奉並敬重一切犧牲，視之爲神聖，卻不去分析那些痛苦，僅僅給與一點低廉的悲憫。它時時給那可憐的苦行人一點布施，從洞口張張看那人是否還活着；但它不知道那人的名姓；它甚至不知道那人開始過這種死人似的日子已經有多少年代；而當一個陌生人問起這個洞裏念誦着的骨瘦如柴的人是誰，假若那是個男人，鄰居們就回答道：『這是一位修士。』假若那是個女人，就回答道：『這是一個女修士。』

那時候的人們就這樣全憑肉眼觀看一切事物，沒有形而上學，沒有誇大，沒有放大鏡。用於物質和用於精神的顯微鏡，都還沒有發明。

此外，雖然人們不覺得怎麼奇怪，但是在城市中心的這種退隱之所，事實上是像我們剛

才所說的，到處都是。在巴黎有着很多這種祈禱用的和懺悔用的小密室；它們差不多全都有人佔據着。真的，牧師不願看見它們空着，好像如果空着就是表示信仰淡漠似的，如果沒有懺悔者，他們就放些瘋癱病人進去。除了格雷勿方場的小屋子之外，蒙特佛貢還有一個這種小屋子，聖嬰墓地的藏骸所還有一個，另外還有一個我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也許在克里雄旅棧。還有別一些地方，你依舊可以從人們的傳說裏找到它們的遺蹟，它的碑石已經傾圮了，宇宙也有它的科學。在聖·惹雷韋也勿山上，有一個中古時候的約伯 (Job)之流的人物，在三十年裏每天在一個山脚下的泉水上唱着七篇懺悔的讚美詩。唱完了又重新開始，晚上唱得更高聲，直到今天古物學家走進能言井街，還相信依舊聽到他的聲音。

說到荷蘭塔的小屋子，我們應該說明，它從沒有斷過隱修的人，自從荷蘭德夫人死後，它就很少空過一年或兩年。很多女人到那兒去哭她們的父母、愛人，或是為她們自己的罪過而哭，一直到死。什麼事都要參與的善於誹謗的巴黎市民，連這也要干涉，竟敢說人家在她們裏面很少看見幾個禁慾者。

按照那時的習慣，用拉丁文在牆上寫了一個匾額，給過路人說明這個小屋子的虔誠的意旨。這個習慣一直保存到十七世紀中葉，在大門上寫一個簡短的匾額以說明一個建築物

的意旨。這樣，在法蘭西，人們依然可以在國王管領的杜赫維爾宮底後門上看見寫着『Silento et spera』幾個字；在依赫蘭德，在那遮着佛赫代斯居別墅底大門的抵禦兵器的牆上，寫着『Forte Scutum』幾個字；在英國，在哥倍赫伯爵底醫院的大門上，寫着『Tuum est』幾個字，那時每個建築都有同樣的意思。

因為完全圍了牆的荷蘭塔的小屋子是沒有大門的，人們就在窗子上鐫刻了兩個巨大的羅馬字：

TU, ORA. ①

這使得那些意識坦白的人們——他們不尋求事物的深意，也不懂得聖·得里門上的『Ludovico Magno』幾個字是什麼意思——給這個黑暗潮濕的洞窟取了個『老鼠洞』的名字。這個譯解也許沒有其餘的高明，但卻比較能够形容它。

三 一個玉蜀黍餅子的故事

這個故事發生的時候，荷蘭塔的小屋子裏是住着人的。假如讀者想知道是誰住在那兒，只需聽聽這三個教姊的談話，當我們請你留意老鼠洞的時候，她們也正在那兒走着，沿着河邊從加特雷門走到格雷勿方場去。

這三個女人中，有兩個穿着巴黎高等市民的服裝。她們底精緻的白色圍巾，她們底閃着紅光和藍光的蘇毛織品的裙子，她們底腳踝處有彩色繡花的白絲襪緊緊地裹在腿上，她們底黑底的黃皮鞋，尤其是她們底帽子，那是一種華麗的高冠，上面有絲帶和花邊，就像如今的鄉下女人們和俄羅斯禁衛軍中的擲彈兵所戴的那種，表示出她們是屬於那種富裕的商人婦階級，介乎人們所謂「婦女」和「貴婦」之間。她們沒有佩帶金鈴鐺和金十字架，但也容易看出牠們不是窮苦人，僅僅是怕弄得太華麗罷了。她們的另一位同伴，也和她們差不多同

樣打扮，但是在她的裝束和態度上，卻有着一種一看就知道她是鄉下女人的氣派。她講話的聲音使人聽出她來到巴黎沒有多久。再加上她的一條兩摺的圍巾，鞋上的緞帶，有橫條紋而非直條紋的裙子，和別的許多不同於高尚趣味的地方。

那走在前頭的兩個女人用巴黎女人帶領着鄉下女人參觀巴黎的特別步子走着。那個鄉下女人手裏攜了一個大孩子，孩子手裏拿着一大塊餅子。

我們不想再加上說，因為天氣寒冷，他把手巾圍在頸子上。

孩子拖着脚步走着，時時刻刻地跌交，使他母親很驚駭。他事實上只在留心餅子而沒有看着路走。無疑是什麼重大的理由阻止了他去咬一口（咬餅子），因為他只是溫柔地望着它。但那位母親一定得把那塊餅子去辦點要緊事，把一個笨拙的小鬼弄成個唐達爾 (Tan-tal) ①，那太殘酷了。

這時那三位『女士』（因為『夫人』的稱呼只限用於貴族婦女）同時說起話來。

『我們得趕快，馬也特女士，』三人中頂年青頂肥胖的一個向那鄉氣的一個說：『我怕我們會到得太晚了。我們在加特雷城門上聽說人家已經把他帶到絞台上去了。』

『啊，睜！你講什麼呀，吳達爾·采斯尼埃及女士？』另一個巴黎女人說道：『他得在絞台上』

呆兩個鐘頭呢。我們還來得及的。你看見過絞台沒有，親愛的馬也特？

「看見過的，在雷姆。」

「啊，吓！你那雷姆的絞台是什麼樣兒？那不過是一隻絞鄉下佬的破欄，那算什麼大不了的東西！」

「絞鄉下佬的！」馬也特說：「雷姆的綢布商場上的絞台是絞鄉下佬的，你應該看見那裏的漂亮犯人，都是謀殺了父母的哪！你說是一些鄉下佬呀，你指的是哪些人呢？」

那個鄉下女人聽見人家侮辱她的絞台，看看快發怒了。幸好那個狡猾的吳達赫女士在這時把話頭轉開。

「那末，馬也特女士，你以為我們的佛蘭德使臣們怎麼樣？你們雷姆也有這麼漂亮的使臣嗎？」

① 中 Lydie 國王，衆神來拜訪他，他使他們去服侍他自己的兒子 Pelops 的四肢，以證明他們的神聖。

周比得把他沉到 Tartare 河裏，罰他永遠不停地受飢渴。人家把他放在水裏，當他想喝的時候水就從他嘴唇下邊逃開，把他放在一些樹下，當他想探樹果子的時候，樹枝就高舉起來。在文學裏，常常把他比譬一切行將滿足時就消失掉的慾望。

「我承認！」馬也特回答道，「只有在巴黎才能看見那麼漂亮的使臣。」

「你看見那些使臣們中間有一個是襪店商人嗎？」吳達赫女士問道。

「看見了。」馬也特說。她的態度好像一個羅馬古時的農業之神 (Saturno)。

「還有那個面孔像肚皮樣的肥胖商人呢？」惹赫維斯說。「還有那個眼睛很小，被發紅的眼皮眯成一條縫的，像刺猬樣的瘦小個兒呢？」

「他們的馬多好看。」吳達赫說；「它們裝扮得就像在他們自己國家裏一樣。」

「啊，親愛的，」輪到那個鄉氣的馬也特用嚴肅的態度打岔道。「假若你在雷姆，在六十年代——十七年以前——看見了王子們和國王侍從的那些馬匹，你又該怎麼說呢！它們有各種各樣的馬鞍和馬飾，有些是用達馬斯布作的，有些是用金色的布作的，還鑲着黑貂皮；有些呢，完全鑲着珠寶，掛着大的金鈴銀鈴。那要值多少錢呵！馬上騎着些漂亮的僮僕！」

「那不算什麼！」吳達赫女士乾燥地答道，「佛蘭德使臣們昨天去城中旅邸赴商會會長的晚宴時，騎着多麼漂亮的馬！人家用葡萄酒、糖果、蜜餞，和別的許多甜食款待他們。」

「你說什麼，我的鄰居？」惹赫維斯叫道。「使臣們是被大主教招待在小布朋晚飯的呀。」

「不是在城中旅邸！」

「的確，在小布朋！」

「的確是在城中旅邸，」吳達赫尖刻地說，「斯古阿伯爾博士還給他們作了一翻拉丁話的演講，他們聽得很滿意。我的丈夫是個書商，他告訴我的。」

「的確是在小布朋，」惹赫維斯同樣迅速地回答道，「你聽，大主教的代理人送了他們十二夸爾^①，滲混了玫瑰露的白葡萄酒，二十四個兩重鍍金的衣箱，許多兩鎊重的火把，六瓶半封口的波恩酒，那是又白又澄清的，你可能找到的最好的酒。我希望那是確實的。我是從我丈夫那兒聽來的，他是十五個接待室侍役的隊長，他今天早上把這些佛蘭德使臣和特來比絨得皇帝的勃雷特·讓底使臣們比較，他們是在前一朝代從美索不達米亞到巴黎來的，他們耳朵上帶着耳環。」

「的確確他們是在城中旅邸用的晚飯，」吳達爾說，她有點被那些談話觸怒了，「人們可絕對沒有看到那麼多的酒肉和糖果。」

① 英美容量名，合四分之一加侖。

「我告訴你，我，我告訴你他們是被城中衛士勒·塞克款待在小布朋的，是你弄錯了。」

「是在城中旅邸，我告訴你！」

「是在小布朋，親愛的朋友！奇幻的玻璃燈照出大門上的「希望」二字。」

「是在城中旅邸，是在城中旅邸！甚至連雨松·勒·烏瓦都吹着笛子！」

「我告訴你不是的！」

「我告訴你一定是的！」

「我告訴你不是的！」

好心的肥壯的吳達赫還預備再辯論下去；她們的口角快要尖銳化了，要不是馬也特忽然叫道：「看那邊橋頭上聚集着多少人呵！他們好像在看他們中間的什麼東西。」

「真的哪，」惹赫維斯說，「我聽見敲鼓的聲音。我相信是那小愛斯梅哈爾達同她的羊兒在表演滑稽劇。趕快，馬也特！加快脚步拖着你的孩子跑！你到這兒來是爲了參觀巴黎的奇景的。你昨天看過了佛蘭德使臣們，今天該看看吉卜西女人了。」

「吉卜西女人！」馬也特緊緊握住她孩子底胳膊，忙忙地趕着路說，「上天保佑我！她會把我的孩子拐去哪來，厄斯達奇！」

她開始從碼頭上向着格雷勿方場跑去，一直到她遠遠地離開了那座橋。這時被她拖着跑的孩子摔了一交；她喘息地停住脚步，吳達赫同惹赫維斯趕上了她。

「這個吉卜西女人會拐去你的孩子！你的念頭多奇怪！」

馬也特若有所思地搖搖頭。

「更奇怪的是，」吳達赫說，「那個教姊對於吉卜西女人也有同樣的觀念。」

「你說的是哪個教姊？」馬也特說。

「呃！」馬達赫說，「居第爾教姊呀！」

「誰？」馬也特又問，「誰是居第爾教姊？」

「你真是個道地的雷姆人，連這也不知道！」吳達赫回答道，「就是「老鼠洞」裏的女

修士呀！」

「怎麼！」馬也特問道，「就是我們要給她送糕餅去的那個女人嗎？」

吳達赫肯定地點點頭。

「正是的。你馬上就能够在格雷勿方場的窗洞上看見她。她對於那些打着鼓預言人們底將來的吉卜西流浪人，也有着和你同樣的觀念。不曉得她怎麼會有害怕術士和吉卜西人

的心理。但是你，馬也特，你怎麼也知道這回事呢，你連看也沒有看見過她？」

「呵，」馬也特雙手捧着孩子底圓圓的腦袋說，「我不願遭遇到巴格特·拉·相得佛勒西遭遇過的事情。」

「啊，你要告訴我們一個故事了，我的好馬也特。」惹赫維斯拉着她的胳膊說。

「我很願意，」馬也特答道，「但是你真是道地的巴黎人，連這也不知道！那末我告訴你吧——但我們不能因為講這個就停住不走——巴格特·拉·相得佛勒西是一個十八歲的漂亮女孩子，那時我也正是十八歲，這就是說在十八年以前。她如今不是一個像我一樣肥胖新鮮的，有丈夫和孩子的三十六歲的母親，那是她自己的過錯。並且從十四歲才開始學好，那可來不及了！——她是舟中提琴手雷赫姆·居倍赫多的女兒，當查理第七經過我們的維斯爾河，從西勒雷到米松去，在船上行加冕禮的時候，他曾在皇帝面前演奏過，那時比塞爾太太也在船上。當巴格特還很小的時候，年老的父親死去了；於是她就只剩下了母親——馬赫多阿東先生的妹妹，馬赫多阿東先生是巴韓·卡赫南街上的銅器商人，他去年才過世的，你看她出身在什麼樣的家庭。她母親是一個好婦人，只教導巴格特作一些刺繡和裝飾品，以補助她們極端窮困的生活。那個小女孩長大起來，但依舊一貧如洗。她們母女相依住在雷姆城

沿岸的佛爾·奔街上。請注意這回事；我相信就是這個把不幸帶給了巴格特的。在六十一年代——正是我們的國王路易十一——上帝保佑他——行加冕禮的那年，巴格特已長得那麼美麗快樂，以致大家只叫她作相得佛勒西。她和她母親度着艱難的日子。自從那提琴手死後，她們家就敗下來，她們的刺繡每禮拜只能給她們賺到六個得里，全部只能換兩個金幣，她父親居倍赫多在加冕禮的時候拉一次提琴唱一曲歌就能賺到十二得里的日子哪裏去了？有一個冬天，就是在六十一年冬天，這兩個女人也沒有劈柴也沒有火爐，天氣非常冷，使相得佛勒西臉上有着漂亮的顏色，所有的男子都叫她：「巴格特！」大多數人叫她：「巴格麗特！」而這卻使她墮落了。——厄斯達奇，我看你要咬那糕餅了！——我們在一個禮拜天看見她胸前佩着一個十字架出現在教堂門前，我們就看出她是墮落了。——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子，你看看！——第一個情人是果赫芒特厄西子爵，他的堡寨就在離雷姆三哩的地方；其次是亨利·得·特西昂古赫，國王的騎兵；其次，比較來往得少些的，是軍中衛士西雅赫得·波里翁——他們的關係一直維持着；國王的口齒伶俐的侍從居也西·俄倍赫絨；其次，多凡先生的理髮師馬賽·得·赫雷比；其次，國王的廚師代吳南·勒·莫網；其次，還有更不年青更不高貴的人——她落到絃琴手居約姆·哈新和掌燈人提也西·得·梅赫的手裏。於是，可憐的

相得佛勒西，她成了一切人的情婦，她到達了她底黃金戲劇的最後一幕了。我將告訴你們什麼呢，女士們？就在那六十一年舉行加冕禮的時候，她給一個流氓頭兒鋪床疊被——就在那同一年裏！

馬也特歎了一口氣，揩掉一顆眼淚。

「這個故事並沒有什麼太別緻的地方！」惹赫維斯說，「據我看來，它和吉卜西同孩子也毫不相干。」

「請耐心聽呀，」馬也特答道，「你馬上就會聽我講一個孩子。——在六六年，距離這個月的聖·波爾節已經十六年了，巴格特產下了一個女兒。她的母親——那一直閉着眼睛什麼也不知道的好女人，已經死去了。巴格特在這世界上再沒有什麼人可以愛，也沒有什麼人愛她。自從她墮落以後，五年來她一直是一個悲慘的生物，可憐的相得佛勒西！她是孤孤單單的，孤孤單單地活着，在街上徘徊，被衛兵們毆打，被褴褛的孩子們嘲笑。接着，她到了二十歲；二十歲對於戀愛的女人，已經是老大的年齡了，人們再不像往日一樣找她刺繡；來了一條皺紋，就去了一個金錢；冬天對於她又艱難起來，她底火爐裏的木柴和食櫥裏的麵包又少起來。她不復能夠到處流浪，因為自從過着縱慾生活以來，她就變懶了，她的感傷更多起來，因為自從

變爛以來她就縱慾起來了。——至少神父聖·赫米先生是這麼說的，他解釋爲什麼那些女人比別的窮女人年老時更受凍餓。」

「是哪，惹赫維斯說；『但是關於吉卜西人』」

「等一會兒，惹赫維斯！」比較有耐性的吳達赫說。『假若一切都彷彿剛開頭，那得什麼時候才可以結束呢？講下去吧，馬也特，我請求你，那可憐的相得佛勒西呵！』

馬也特繼續講：

「她弄得非常悲哀，非常慘，常常哭泣，兩頰瘦得陷下去了。但是在她羞恥的、瘋狂的、被人唾棄的體形下，假若她在這世界上還有某事物可愛或被某事物所愛，她就好像會覺得不那麼羞恥，不那麼瘋狂，不那麼被人唾棄。那麼該是一個孩子，只有一個孩子才能够對這一切全然無知。——於是她嘗試着去愛一個偷兒，唯有他願意要她；但是過了不久她發現那個偷兒看不起她。——對於這類以愛情爲生命的女人，必得有一個愛人或是一個孩子去充實她們的心。否則她們就非常不幸福。——不能够有愛人，她便回過頭來只希望有一個孩子，並且她並沒有喪失虔誠，她就向上帝作永恆的祈禱。上帝可憐她，給了她一個女兒。她的快樂，我不告訴你們，你們也想像得到。一陣瘋狂的眼淚，愛撫，和親吻。她親自給她的孩子喂奶，把她床上

唯一的一條被子給她蓋，而且從此再不感覺飢餓和寒冷。她重又變得美麗起來，一個老大的女人變成了一個年青的母親。她重新作起從前的職業來，人們又重新看到相得佛勒西，她又為她的交易找尋主顧，她把從這些事情得來的錢都花費來給她的小孩買小衫小帽、絲帶和絲織品的頭巾，她甚至還想要買一條被子。——厄斯達奇先生，我早已告訴過你不要咬那塊糕餅。——那小阿涅——這是那小孩的名字，也是她受洗禮時的名字，是由那個家族的名字而來，相得佛勒西已長久沒有用這個名字了——那小傢伙的裝束一定比公主還華麗，穿着絲帶和花邊！國王路易十一一定沒有看見過那麼漂亮的東西！她的母親親手給她縫紉和刺繡，用了精緻的針線和繡聖母袍子似的好手工。她的一雙粉紅色的鞋子是從來沒有過的。它們不比我的大姆指長，當你看見那小孩的小小的腳從鞋子裏面脫出來的時候，你真不會相信它們能夠穿上。但那雙腳是那麼小，那麼漂亮，又是那麼粉紅，比那鞋上的緞子還紅得好！——當你有了孩子的時候，吳達赫，你就會知道再沒有什麼比那些小腳和那些小手更紅得好看了！

福。」

「我不想要更好的，」吳達赫笑着說，「但我希望安得尼·密斯尼先生能有這種幸

「並且，」馬也特又說，「巴格特的孩子不僅只有漂亮的脚，我看見她時她才五個月，她真可愛！她的眼睛比嘴還大。她的更漂亮更可愛的黑頭髮，已經開始蜷曲了。到十七歲的時候，一定會是上好的棕色！她的母親一天比一天更愛得她發狂。她拍她，親她，搖她，給她洗澡，和她嬉笑——她差不多想把她吞下去。她爲了她快樂得昏頭昏腦，她爲了她感謝上帝。尤其她的漂亮的玫瑰色的脚，使她無限止地寵愛，那是一個快樂的願望！她常常把嘴唇去吻那小小的脚，她給它們穿上小小的鞋兒，又給脫下來，崇拜着，嘆賞着，凝望着，就這樣會過去整整一天。她試着使它們在床上學走路，而且願意終身跪在那孩子底耶穌似的小脚面前，給它們穿鞋和脫鞋。」

「這個故事是美好的，」惹赫維斯低聲說：「但是在這個故事裏，我們底吉卜西人在哪兒呢？」

「在這兒。」馬也特答道，「有一天，一些奇形怪狀的人騎着馬到雷姆城裏來了。那是在每個國家流浪的流氓和乞丐，被他們底公爵和伯爵帶領着。他們臉色發黃，頭髮蓬亂，耳朵上帶着銀耳環。婦女們比男人們更醜。她們臉色更黑，常常光着頭，身上穿着破襪的衣裳，肩上繫着舊的披巾，頭髮就像馬尾巴一樣，一羣和普通完全不同的人物。這些可怕的人從波蘭來

到了雷姆。聽說是教皇罰他們一天也無床可睡地在世界上遊蕩七年，以懺悔他們的罪過的。於是他們自稱爲懺悔者而四處嗅着，他們從前彷彿都是些沙哈散人(Sarrasins)，因而信奉大神周比得，用一道教皇的手諭，每次競技得向一切主教、僧長，和一切受了戒戴了十字架的修道士們，要求十鎊的費用。他們到雷姆來，用阿爾惹國王和日耳曼皇帝的名義，給人們預言將來。你知道，單這就足夠使人們禁止他們進城的了。於是整隊人就到勃韓門附近駐紮下來，那兒有一個磨房，在從前的白堊坑旁邊。這就是他們在雷姆做的事情。他們看着你的手掌，給你預言一些奇怪的事。他們堅決地向雨達預言說他將來要作教皇。同時大家傳說他們幹一些偷盜、搶劫和吃人的事。聰明的人們向愚蠢的人們說：「別到他們那兒去，」而他們自己卻祕密地到他們那兒去。這就惹起了大家的憤怒。他們事實上還講了一些使一個大主教也吃驚的事情。母親們自從那些吉卜西人讀出了她們底孩子手上的神祕難懂的文字，就非常驕傲。他們說一個將來要作皇帝，一個要作教皇，另一個要作船長，等等，等等。可憐的相得佛勒西被好奇心攔住了，她想知道她將會有什麼樣的命運，想知道她的小阿涅將來是否要作一個亞美利加女王之類的人物。於是她把孩子帶到吉卜西女人那兒；吉卜西女人們稱讚她的孩子，撫愛她，用她們的黑嘴唇吻她。她們非常驚嘆她的小手，唉，她母親多高興呵。她們特別稱讚

她美麗的和美麗的鞋子。那孩子還不到一歲，她已經能够牙牙學語，像一個小傻子似的向她母親笑，她是肥胖、滾圓的，有着樂園裏的天使底種種可愛的小動作。她被那些吉卜西女人駭怕了，哭了起來。母親更愛憐地吻她，非常滿意於那些預言家給阿涅預言的好命運，快活地離開了她們。孩子將來會是一個美人，一個善人，一個皇后。她回到了佛爾·奔街上她底閣樓裏，驕傲地以爲自己有了一個皇后女兒。第二天早上，她溫柔地望了一會熟睡着的孩子，——因爲她們像往常一樣睡在一起——輕輕地把房門打開了一半，去拜訪一個住在塞西爾街上的熟人，告訴她說她的阿涅有一天會被英吉利國王和埃提阿比的大公邀請去同桌用膳，還告訴她別一些可驚的事。她回家來，上樓的時候沒有聽到孩子的哭聲，她自言自語地說：「好！孩子還熟睡着呢。」她發現她的房門大大地開着，不像她出去時那樣，她走進去，那可憐的母親呵，她跑到床前去……孩子不在那兒，床上空空的。她再沒有她孩子底任何東西了，要不是還掉下了一隻美麗的小鞋。她奔出房門，跑到樓下，把頭往牆上碰着，哭叫道：「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在什麼人那兒呵？誰把我的孩子帶去了呵？」那條街是荒僻的，那所房子是孤男男的，沒有誰能够告訴她什麼。她走遍城裏，找遍一切街道，整天這兒那兒地到處跑，瘋狂地、猛烈地敲打着一切門窗，像一匹丟失了小獸的野獸一樣。她衣服襤褸，頭髮蓬亂，樣子可怕得

很。她的眼睛裏有一股瘋狂的火，燒乾了她的眼淚。她擋住過路的人們，叫道：「我的女兒！我的女兒！我的美麗的小女兒！誰把我的女兒還給我，我就去服侍他，服侍他餓的狗，假如他想吃掉我的心，我也讓他吃。」——碰到了聖·雷米道院的修士，她就向他說：「修士先生，我會用我的爪子把大地掘翻了，還我的孩子呵！」——這太淒慘了，吳達赫，我看見律師朋斯·加拉倍先生都哭起來了。他本是一個極冷酷的人。——呵，可憐的母親！——那天晚上，她回到了家裏。當她不在家的時候，一個隣居看見兩個吉卜西女人，胳膊上帶着個口袋，偷偷地爬到樓上去，一會兒下樓來關了門急急地逃走了。她們走後，人家聽到一種好像小孩子啼哭的聲音。母親一聽說便大笑起來，像生了翅膀似的飛快地爬到樓上，砰地把門推開走了進去——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吳達赫沒有了她底漂亮的小阿涅，她底新鮮活潑的小阿涅，那兒她卻看見了一個上帝的好禮物，一個蜷成一團的小怪物，又難看，又是跛足，又是獨眼，又是駝背，在地板上叫着爬着。她恐怖地用手遮住眼睛。「呵，」她說，「是不是那些惡人使我底女兒變成了這個可怕的畜牲！」隣居們急忙把那跛足小孩抱開了。他會使她瘋狂的。那一定是一個吉卜西人。生下面丟棄了的怪物。他大約有四歲左右，她的語音絕對不是人類的語音，那是些不可能聽懂的字句。——相得佛勒西跪在那隻小鞋子前面，那是她曾經愛過的一切所留給她的唯一的

東西了。她長久地跪着，不動，不說話，也不呼吸。人家以爲她死去了。馬上她又全身戰慄起來，熱狂地親吻那寶貴的鞋子，迸出一串嘆息，彷彿她的心快要碎了似的。我相信我們都同她一齊哭了。她說：「呵，我的小女兒，我漂亮的小女兒，你在哪兒呵？」聽到這個簡直叫人的心流出血淚。我現在一想起來就會哭。你們知道，我們的孩子們就是我們的骨血。——我的可憐的厄斯達奇！假若我失掉了他！——相得佛勒西忽然又站立起來，開始跑遍雷姆的街道，喊着：「到吉卜西人的帳幕裏去！到吉卜西人的帳幕裏去，叫一些人去把那些妖怪燒死！」——吉卜西人們逃走了。——天已經黑了，人們無法追趕他們。第二天，在距離雷姆兩哩遠的地方，在格和底約之間的一座灌木林裏，人們發現了一陣大火燒過留下的殘物，巴格特底孩子穿過的一些衣服，一些血滴，和一些馬糞，前一天晚上正是一個星期六的晚上。人們斷定那些吉卜西人會在那座灌木林裏舉行他們的安息日會，把那孩子獻作了倍爾惹比的犧牲，就像巫術家們常作的那樣。相得佛勒西知道了這些可怕的事，她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嘴唇一動一動地，像要講話又講不出的樣子。第二天，她的頭髮都變得花白了。第三天，她失蹤了。」

「這的確是一個可怕的故事。」吳達赫說，「連一個布爾剛地的土人聽見了也要流淚的。」

「我現在對於你那麼害怕吉卜西人的事也不覺得奇怪了。」惹赫維斯接口說。

「你立刻讓你的孩子遠遠離開吉卜西人是對的，」吳達赫說，「他們也是從波蘭來的呢。」

「不對，」惹赫維斯說，「據說他們是從西班牙和卡達諾格來的。」

「卡達諾格？可能是的。」吳達赫說，「波蘭，卡達諾格，瓦諾格，這些地方我常常弄混。總之，他們一定是吉卜西人。」

「一定是的，」惹赫維斯附和道，「他們的牙齒用來吃小孩是够長的了，我想拉·愛斯梅哈爾達也伸着她的小嘴吃一點的。她的羊兒會玩那麼多的把戲到底有些奇怪。」

馬也特默默地走着。她沉浸在那慘痛的敘述所展開的一個夢境裏面，引起了她的戰慄，一直戰慄到她心臟的每一神經。這時惹赫維斯問道：「沒有人知道相得佛勒西後來變得怎麼樣了嗎？」馬也特不回答。惹赫維斯搖着她底胳膊，叫着她底名字繼續問她，她才從她底沉思裏驚醒。

「相得佛勒西變得怎麼樣了嗎？」她機械地回答道，這句話在她聽起來非常新奇；接着她努力集中她的注意力以便了解這句話：「啊，」她飛快地說道，「人們從不曉得。」

停了一會她又說：

「有些人說看見她在黃昏時候從佛雷相波爾特門走出了雷姆城；另外一些人又說她是在天剛亮的時候從老巴塞門走出去的，有一個窮人在作過市場的地帶發現她的金十字架掛在一個石頭的十字架上。這就是那個快樂的人丟掉了的，在六十一年，那是她的第一個情人——漂亮的果赫芒特厄西子爵送給她的禮物。巴格特從來不願離開它的，雖然她是那麼窮苦。她把它看得像生命一樣寶貴。因此，當我們看見連那個十字架都被拋棄了，我們就全都以為她已經死去。這時又有一些酒徒說是看見她經過巴黎的街道，赤着腳在石路上走。但是她應該是從維塞爾門走出去的，而那已不是第一次了。或者，我相信她的確是從維塞爾門走出去的，但那也就是走出了這個世界。」

「我不懂你的話，」惹赫維斯說。

「維塞爾，」馬也特悲哀地微笑說，「就是那條河呀。」

「可憐的相得佛勒西！吳達赫噤了一下，「她投河了！」

「投河了。」馬也特說，「當她父親居倍赫多從前唱着歌坐在船上從丹格橋下經過的時候，誰會告訴他說他親愛的小巴格特有一天也會從這橋下經過，但是既沒有歌聲也沒有船隻呢？」

「那隻小鞋呢？」惹赫維斯問道。

「同母親一齊失蹤了。」馬也特回答說。

「可憐的小鞋！」吳達赫道。

吳達赫，那肥胖而心軟的女人，同馬也特一塊嘆息嘆息就夠了。但那比較冷酷的惹赫維斯卻還要盤根究底。

「那個怪物呢？」她突然向馬也特說。

「哪個怪物？」後者反問她。

「那些巫婆們丟在相得佛勒西家換去了她的女兒的那個怪物呀！你們把他怎麼處置的？我相信你們一定也把它投到河裏去了。」

「沒有。」馬也特回答。

「怎麼！那末把他燒死了吧？事實上，那樣作是最公道的。一個妖怪孩子！」

「也沒淹死也沒燒死，惹赫維斯。大主教先生對這個吉卜西孩子發生了興趣，給他劃了十字，施了洗禮，把他身上的妖氣去掉了，把他送到了巴黎，當作一個棄兒樣，放在聖母院的木床上。」

「這些牧師們！惹赫維斯咆哮道，『他們是些有學問的人，他們和別人一點不同。我再問問你，吳達赫，把一個妖魔的孩子放在棄兒中間算什麼意思？那個小怪物全身是妖術呀！——好哪，馬也特，在巴黎他們又怎麼處置的呢？我相信沒有一個有慈悲心腸的人肯收養他。』」

「我不知道，」那鄉下女人回答道，「那時我底丈夫正好買下了離城兩里的倍雷記錄廳，不能再留心這件事了；在倍雷前面有兩個惹赫雷高坡，把雷姆的一些城樓都遮得看不見了。」

一面說着，這三個高貴的女公民已經到達了格雷勿方場。當她們熱中於她們底談話的時候，她們走過了荷蘭塔的公用祈禱書也沒有停下來，便機械地向絞台走去，那兒四周的羣衆正在時時刻刻地增多。這個景象可能吸住了她們底注意力而使她們完全忘記了老鼠洞和她們預備作的事情，要不是馬也特手裏攜着的六歲的孩子厄斯達奇忽然提醒了她們。「媽媽」，他說道好，像什麼本能告知他已經走過了老鼠洞似的，「我現在可以咬這塊餅子

了嗎？」

假若厄斯達奇比較正直——即是說假若他不那麼饒嘴，他會再等一會才說的，會只在回去的時候，在大學區，在客棧裏，在拉瓦郎斯夫人街上的安得尼·米斯尼哀先生的家裏，有萊茵河那五座橋把老鼠洞和餅子隔離開了的時候，他才敢膽怯地問：「媽媽，現在我可以吃這塊餅子了嗎？」

而此刻厄斯達奇突然提出的這個問題，卻提醒了馬也特的注意。

「我說，」她嚷道，「我們把那女修士給忘記了！指給我看老鼠洞在哪兒，我要把這塊餅給她送去。」

「我們馬上去吧，」吳達赫說，「這是一件慈善事。」

這才是厄斯達奇意想不到的事情哪。

「好啊，我的餅子！」他說着搖搖頭又聳聳肩，那是他極不高興的表示。

那三個婦人往回走，到達了荷蘭塔，吳達赫就向其餘兩個說：「我們不必三個人同時往洞裏張望，恐怕吓住了女修士。你們兩個要裝出閱讀那本祈禱書的樣子，我就把臉貼到窗上。那女修士有點認得我，我會通知你們什麼時候可以進去。」

她獨自走到窗口去。當她向裏面瞥了一眼，立刻起了一種深深的悲憫，她底快樂新鮮的臉上的表情和顏色忽然改變了，好像同時被一道陽光照着又被一道月光照着。她的眼睛溼了，她的嘴撇起來好像要哭的樣子。過了一會，她把一根手指放在嘴上，作了個手勢叫馬也特去。

馬也特感動地顫着脚尖輕輕地走去，好像人們走向死人床前似的。

這兩個女人，屏住呼吸一動不動地從窗口向老鼠洞張望的時候，呈現到她們眼睛裏來的確是一個悲慘的景象。那小屋子是窄窄的，更淺得厲害，上面有穹窿頂，內部很像一頂大主教的法冠。在石地的一角，坐着——毋寧說是蜷伏着——一個女人。她底下巴靠在膝蓋上，兩手緊緊地交叉着合抱在胸前。她這樣蜷伏着，身上裹着一件全是皺褶的棕色粗布袍子，她長長的頭髮從前額披垂下來，一直沿着腿垂到脚上。人第一眼看見她時只會覺得她是一個怪人，從那小屋的幽暗的深處出現，好像一個黑黑的三角形，從窗上射進來的陽光，把她照成兩個影子，一個幽暗，一個明亮。這是好像人們在夢中或是在哥耶 (Torya) 底奇怪作品裏看到的一個蒼白的、無表情的、陰森森的、蜷伏在墳墓頂上或是頂樓的鐵格子上的半明半暗的幽靈。這也不是一個男人也不是一個女人，也不是一個活着的生物，也不是一個有定形的形

體；這是一個形象，一種幻象，其中有實有虛，就像陰影和陽光。從那披垂到地上的長髮，你很難看清楚她底瘦削而嚴肅的輪廓；從她的袍子下只能看到一雙蜷縮在冷而硬的地上的赤腳的腳尖。在這個裹着喪服的形體上沒有什麼人類的形跡，使人看見它禁不住戰慄。

這個人家會以為是嵌在地上的形象，彷彿也沒有動作，也沒有思想，也沒有氣息。在正月的天氣，只穿着件薄薄的粗布衣服，赤足踏在花崗石地上，沒有火爐，在一個洞穴的陰暗處，從窗口只能透進來冷風而透不進陽光，她彷彿不會呼吸也沒有知覺了。你會說她變成了那洞穴的石頭，那季節的冰塊。她的雙手緊握，目光凝滯，第一眼看去像個幽靈，第二眼看去像個塑像。

她間或半張開發青的嘴唇透一下氣，但仍然是死板機械地，就像飄盪在風中的樹葉子。這時從她悲慘的眼睛裏投出一個眼光，一個無表情的眼光，一個深沉的、朦朧的、呆定的眼光，不停地注視着人們從外面看不見的一個角落；那是把這個悲慘靈魂底一切陰暗思想緊緊拴繫在什麼神祕事物上的一種眼光。

這就是那個因為她的住處而被稱為女修士，因為她底裝束而被稱為小麻袋的人。

那三個婦人——因為惹赫維斯也加入了馬也特和吳達赫一起——從窗口上張望着。

她們底頭把洞裏微弱的光亮都遮沒了，而那個可憐人好像還沒有注意到她們。「我們不要驚動她，」吳達赫低聲說，「她正在專心一致地祈禱。」

這時馬也特帶着逐漸增加的悲傷看着那個蒼白、憔悴、亂髮披蔽的面孔，眼睛裏充滿了淚水。「這件事真奇怪！」她喃喃道。

她把頭伸進窗口的鐵格子中間，以便望到那可憐人一直凝視着的角落。當她從窗口把頭縮回來，她滿臉流着眼淚。

「你們叫這個女人什麼名字？」她問吳達赫。

「我們叫她居第爾教姊。」

「可是我呢，我叫她巴格特·拉·相得佛勒西。」

於是她把一個手指放在嘴唇上，作一個手勢叫那驚呆了的吳達赫去張望。

吳達赫望着，看見了那女修士所專心注視着的角落裏，有一隻粉紅色緞子的小鞋，上面繡滿了金銀線的花。

惹赫維斯也跟在吳達赫後面去張望，於是這三個婦人，想起了那可憐的母親，都哭起來了。

而她們底張望，她們底眼淚，都沒有驚動那個女修士。她底手依舊緊握着，眼睛依舊呆定着，那被她凝望着的小鞋，使得知道了那段故事的人們心痛。

三個婦人依舊不說一句話，她們不敢說話，連低聲說話都不敢。那深深的沉默，那巨大的痛苦，那除了一件事物之外早已消失了了的淒慘的記憶，使她們想到東方的或者基督教的聖壇。她們啞默着，她們沉思着，她們打算下跪了。她們彷彿在陰間走進了一座教堂。

最後，三人中最好奇——因此也比較不敏感——的惹赫維斯試着向女修士講話，她叫道：「教姊，居第爾教姊！」

她這樣重覆叫了三次，聲音一次比一次高。女修士動也不動。沒有一句話，沒有一個眼色，沒有一聲嘆息，沒有一點生命的記號。

輪到吳達赫用更柔和更撫愛的聲音叫道：「教姊！聖·居第爾教姊！同樣的沉默，同樣的死寂。

「一個奇怪的女人！」惹赫維斯嚷着，「大砲聲也驚不醒她！」

「她也許是個聾子！」吳達赫嘆息說。

「也許還是個瞎子。」惹赫維斯附和道。

『也許她已經死了。』馬也特說。

事實上靈魂還沒有離開這個無生氣的、昏沉沉的身體，至少它還退隱或躲藏在深處，而外界的視線已不復能夠到達那裏。

『假若我們把糕餅放在窗子上，』吳達赫說，『那會被小孩子拿跑了的。我們怎樣來把她喚醒呢？』

厄斯達奇一直注意着剛好打那兒經過的一隻大狗拖着一架車子的，這時忽然看見三個女人在窗子上張望什麼，也起了好奇心，便爬到一根柱頭上，用脚尖站着，把他小小的臉放在窗子上，叫喊道：『媽媽，我看看到底是什麼。』

聽到了這清楚、新鮮、響亮的孩子聲音，那女修士戰慄起來。她忽然艱難地轉過身，用兩隻長長的手把額前的頭髮掠向腦後，用一道驚異的、痛苦的、失望的眼光盯住那個孩子。那是一道極明亮的眼光。

『呵，我的天！』她忽然把頭埋到兩膝上叫起來，她的聲音顯得她底心都碎裂了，『至少不要把別人的孩子給我看呀！』

『日安，夫人！』孩子莊嚴地說。

可以說是這個打擊把那女修士驚醒了。一片戰慄從頭到腳通過她全身，牙齒互相碰擊着，她半抬起頭來，把兩膝靠到腰上，用手握着兩腳好像想使它們溫暖，她說：「呵，好冷！」

「可憐的婦人，」吳達赫異常憐惜地說，「你要烤烤火嗎？」

她搖搖頭表示不要。

「好吧，」吳達赫遞給她一個瓶子，「這是一點可以使你暖和的香料酒，喝吧！」

她又搖搖頭，盯住吳達赫回答道：「我要喝水。」

吳達赫勸告她說：「不，教姊，那不是正月的飲料。應該喝一點香料酒，並且吃點我們給你烤的這塊玉蜀黍餅。」

她把馬也特遞給她的餅推開說：「我要一塊黑麵包。」

「這兒，」惹赫維斯也動了慈悲，脫下她底麻毛織品的外衣說，「這件衣服比你的暖和些。把它披上吧！」

她也像拒絕酒瓶和餅子一樣，拒絕了這件外衣，回答道：「我要粗布衣服。」

「但是你要知道，」好心的吳達赫說，「昨天是個節日呀！」

「我知道的，」女修士回答道，「我的壺裏已經兩天沒有水了。」

沉默了一會之後她又說：『這個節日裏，人們把我忘記了。他們是對的。我不關心的世界怎麼會來關心我呢？火爐裏是冷冰冰的。』

說了這麼多話，她好像疲乏了，重又把頭垂到膝上。單純的吳達赫自以為懂得了她最後那句話，認為她是在解釋她的寒冷。她天真地答道：『那麼，你想烤一點火嗎？』

『一點火！』那個女修士用一種奇怪的語調說，『你們也能給那在地底下躺了五年的小孩子一點火嗎？』

她四肢戰慄起來，聲音發着抖，眼睛裏閃着光，直挺挺地跪下了。她忽然把她蒼白瘦削的手伸向那驚訝地望着她的孩子說：『把這孩子帶走吧！吉卜西女人就要打這兒走過呀！』

於是她臉孔朝着地跌倒了。她底額頭碰在地上發出好像石頭和石頭相碰的聲音。三個女人以為她跌死了。過了一會，她又動起來，她們看見她用兩肘和兩膝爬行到放着那隻小鞋的角落裏去。於是她們不敢再看了，她們已看不見她，但她們聽見千萬聲嘆息混合着悽慘的哭聲，和好幾下腦袋碰到牆上的聲音，三個婦人聽到一聲就震顫一下，此外她們再也聽不見別的聲音了。

『她要自殺吧？』惹赫維斯嘆息地把頭伸到窗上說，『教姊，教姊，居第爾教姊！』

『居第爾教姊』吳達赫又叫一遍。

『呵，我的天呀，她動也不動了！』惹赫維斯說，『她該不是死掉了吧？』——居第爾！居第爾！

悲哀得不能說話了的馬也特，努力迸出聲來說，『等一等！』於是她把身子挨近窗口叫道：『巴格特！巴格特·相得佛勒西！』

一個小孩無心地點燃了一隻爆竹而把眼睛爆炸了，也沒有馬也特忽然向洞中的居第爾教姊叫出這個名字那麼可怕。

那女修士全身發着抖，用赤裸的足直直地挺立起來，眼光閃閃地跳到窗前，使馬也特和吳達赫和惹赫維斯和孩子，都一直退到了碼頭上的欄杆邊。

這時女修士底慘淡的面孔彷彿貼到窗口上來了，『呵，呵！』她可怕地笑着嚷道，『這是那吉卜西女人在呼喚我！』

這時她偶然看見了絞台上的景象。她可怕地皺着眉頭，把她底兩隻胳膊伸出在窗子外面，用一種不像人類的聲音叫道：『原來是你呀，吉卜西女兒！是你在叫我呀，偷小孩的女人！好哇，你多可惡！可惡！可惡！可惡！』

四 一滴眼淚換一滴水

這幾句話——假若我們可以這麼說——是那時在它們各自的舞台上同時平行地發展的兩幕劇的關聯；一幕即是我們剛才敘述的，在老鼠洞發生的，另一幕我們即將敘述的，發生在絞台上。第一幕只有讀者已經認識的那三個婦人參與了；第二幕的觀眾卻是我們在格雷勿方場的高處所看到的，聚集在絞台四周的全體羣衆。

這些羣衆，看到那從早上九點鐘起就站在絞台四角上的四個衛兵，就預料到將要施行一種什麼樣的刑罰，即使不是絞刑，也會是鞭撻、割耳朵，或別的什麼痛苦的刑罰；最後，那四個衛士被擠得太厲害，不止一次想用馬蹄和鞭子把他們『趕開』——用他們那時的說法。

羣衆等待着公開行刑，並沒有表現出不耐煩的樣子。他們以望望絞架——一個放在十呎高的地方的，中空的石架——作為消遣。有一個粗糙的石級，人們稱之為『梯子』，由此可

到那最高的頂上，那上面有一個橡木作成的輪盤，人們把犯人綁在這個輪盤上，跪着，手綁在背後，一個被輪盤轉動着的木頭的輪軸，被這個小小建築物擋住看不見，使輪子一直隨它轉動，這樣便把犯人的臉不斷地向四面呈露出來。這就是所謂「磨轉」犯人。

像人們所看見的，格雷勿方場的絞台遠不是照阿爾區的絞台的作法。它不合建築技術，又沒有紀念價值。沒有鐵十字頂，沒有八角燈。沒有伸到頂邊上的有飾花大寫字母的精緻的柱頭，沒有神祕的奇怪的水槽，沒有縷刻的木工，沒有深深地刻在石頭上的雕刻。

應該看看那用不知什麼石頭作成的兩道扶壁和四道平牆，和一個瘦小光禿的像是石頭的絞架。

這對於峨特式藝術的愛好者是一個可憐的款待。的確，再沒有誰比中世紀的好人們更不懂奇特的建築物的了。對於這樣一個絞架的美麗一點都不留意。

犯人終於被綁在一個車後帶來了，當他升到絞台頂上的時候，當人們能夠從各方面看見他被人用繩子和皮帶綁在絞台底輪盤上的時候，場中起了一陣笑聲和叫聲。人們認出了那是加西莫多。

那的確是他，這個改變是奇怪的，他竟被人放在絞台上，就在他昨天被埃及公爵、居恆國

王和加里雷皇帝伴送着，被人崇奉，被人稱爲愚人之王的地方。的確沒有一個人——就連他自己——能够找出這種光榮和這種刑罰之間有什麼關聯。甘果瓦和他的哲學，在這件事情上也是手足無措。

現在我們國王陛下的盟兄弟喇叭手米歇爾·羅瓦赫作了一個手勢叫人們肅靜，並且根據市長的吩咐傳下命令，接着他便和他的穿着制服的隨員們一同走到車子後面。

加西莫多毫不動彈，也不在意的樣子，對於那時的犯罪法的語言所謂『猛烈的牢固的網綁』他以爲一切反抗都是不可能的。就是說，繩子和皮帶一直陷進他肌肉裏去了。並且據說如今囚犯也並沒有得到解放，腳鐐手銬依舊寶貴地在我們之間流傳着，在我們這些文明的、溫和的、有人性的人們中間（包括監牢和斷頭台。）

他一任人家帶着，推着，抬着，舉着。人們從他的面貌上只能看出一個野人或笨人受了驚時候的樣子，人家知道他是啞的，人家還可能說他是瞎的。

人家叫他跪在那個板上，他照着做了。人家脫去他的襯衣，人家把他的衣服一直剝到他的胸脯，他也讓人剝。人家又抽了他一頓皮鞭，他一任人家網着，綁着。只是時時粗重地喘息，就像一隻腦袋被綁在屠夫車後搖擺着的牛。

「笨蛋！」惹昂·孚羅諾·居·木蘭向他的朋友羅班·布斯本說（他倆當然是隨着犯人到這兒來了）「他並不比一隻關在盒子裏的小金蟲明白些。」

當羣衆看見了加西莫多赤裸的背，突起的胸脯，不平的毛茸茸的肩膀，便爆發出一陣哄笑。大家正高興的時候，一個穿着那城市的制服的容貌粗魯的矮個兒，爬到頂上去坐在犯人的旁邊。他的名字迅速地被觀衆輪流講說着，那是比也哈·多赫得許先生，加特雷法庭的劊子手。

他在絞台一角放下一個黑色的鐘漏，上一層滿裝着紅色的砂子，時時向下一層漏着。於是他把他的外衣脫下，大家看見他右胳膊上掛着一些長長的、閃光的、緊紫的、頭上包着金屬的白皮條繫成的鞭子，他用左手隨隨便便地把右胳膊上的衣袖捲到肘上。

這時惹昂·孚羅諾抬起他棕髮的瘦小的頭，在衆人上面叫道（他是爲了這樣才爬到羅班·布斯本的肩頭上的）「來看呵，先生們，太太們！他要狠狠地鞭打他——我的哥哥羅桑的副主教先生的敲鐘人加西莫多了，他是一個東方的建築物樣的傢伙，背脊就像圓拱，四肢就像歪曲的柱頭！」

羣衆大笑起來。小孩們和少女們尤其笑得厲害。

最後劊子用手腳踏起來。輪子開始轉動，加西莫多在他的繩綁中戰抖。他奇醜的臉上忽然現出來的蠢笨表情，更加惹起了羣衆的嘲笑。那些皮條揮在空中發出好像彈子擲響的聲音，一陣陣瘋狂地落到那個可憐人的肩膀上。

加西莫多跳起來，彷彿驚醒了似的。他剛才開始懂得那是怎麼回事。他在繩綁裏蜷伏着一種驚惶和痛苦的抽搐散佈他臉上每一根筋絡，但他不迸出一聲歎息。他僅僅把頭向後轉動，向右轉動，又向左轉動，並且搖擺得像隻被人踢了一腳的牡牛。

一下跟着一下，然後是又一下，又一下，一直不斷。輪子不停地轉動，鞭子不斷地像雨點樣落下來。血迸濺出來了，人們看見成千條血流在那駝子底黑黑的肩膀上流淌着，而皮條揮動的時候，便把一些血滴濺到觀衆中間。

至少看起來加西莫多好像是第一次不能忍耐了。他用力沉默地不大費力地掙脫他底繩綁。人們看見他眼睛冒着怒火，筋絡鼓起來，四肢蜷起來，把皮條、繩子和鏈子，通通掙開了。他的力氣那麽大，那麽不可思議，簡直出人意外。但市政府的鐐銬仍然戴在他身上，它僅只軋軋地響了幾下就算了。加西莫多筋疲力盡地跌倒下來。他臉上的呆笨表情裏有痛苦的和深深夫掉勇氣的樣子，他閉上他的獨眼，把頭俯垂到胸前彷彿死去了似的。

從這時起他便不再動一動。沒有什麼能引起他輕微的動作了。無論是他底不停地流着的血，和加倍狂亂地打到他身上的鞭子，和那個被行刑激動着沉醉着的劊子手底狂怒，和愈重愈響的鞭子底可怕的聲音。

最後，一個穿着黑衣，騎着黑馬，從行刑開始便一直站在石級上的加特雷法庭的看門人，把一根烏木杖向鐘漏伸去，劊子手停止鞭打。輪子停止轉動。加西莫多慢慢睜開眼睛。

鞭打是終止了。劊子手底兩個侍衛把犯人底肩膀沖洗過，給他塗上一種立刻治愈一切創傷的不知什麼藥膏，丟了一件好像牧師袍子的黃色衣服到他的背上。這時比也哈·多赫得許才放鬆了手中的皮鞭，把它上面的血滴抖落到地上。

但是對於加西莫多，一切並沒有完結。他還得在那絞架上一直待完字羅韓·巴赫第昂那麼準確地遵照羅伯爾·代斯杜特維依的吩咐而增加的一個鐘頭；這一切都光榮地符合讓·得·居門(Jean de Cumène)那句適用於生理學和心理學的語：Stridus absurdus。

於是又把沙漏撥轉。又把那駝背像先前一樣綁起來，以便把這個刑罰全部完成。

人民，特別是中古時候的人民，在社會上就像小孩子們在家庭裏一樣。他們長久停留在原始的無知的階段，或道德與知識的幼稚階段。你可以用形容頑童的話來形容他們：

在這種年頭是沒有憐憫心的。

我們已經告訴過讀者，加西莫多是被大家憎恨的，不只爲了一個理由，真的。在這些人羣中沒有誰想到憐憫那聖母院的可惡的駝子。人們看見他出現在絞台上便無限快樂；他剛才所受的酷刑及其遠非人們所能料想的悲慘景象所引起的他們底極端的快樂，更使他憤恨。當『公開的報復』——依照如今一直沿用的法律術語而言——一度滿足之後，就輪到個別的報復了。在這裏也像在大廳裏一樣，女人們特別熱心。全體羣衆都對他懷着一種憤恨，有的恨他的脾氣不好，有的恨他的像貌醜陋。後一種人的憤恨比較厲害。

『呵，邪教的怪物！』一個說道。

『衣袖掃帚的騎馬人。』另一個嚷着。

『做一個悽慘的怪像吧，』第三個說，『那會使你變成惡人之王的，假若現在不是今天而是昨天的話！』

『好哪，』一個老婦人說，『那將是絞台上的怪像，什麼時候才會有絞架上的怪像呢？』

「你什麼時候才會在百尺黃泉之下把你的大鐘頂在頭上呢，可惡的敲鐘人？」

「那麼這個魔鬼將要敲晚禱鐘了！」

「呵，聾子！獨眼！駝子！怪物！」

「這個怪像可以比一切醫藥還能消耗大筆的費用呢。」

而那兩個學生，惹昂·居·木蘭和羅班·布斯本，便尖聲地哼着那隻流行的老疊韻曲：

一根藤條子

對付一個惡漢子！

一根木棍子

對付一隻老猴子！

別的成千種侮辱向他傾注，處處都有人咒詛他，嘲笑他，向他叫罵，向他投石子。

加西莫多是聾的，但他眼光非常銳敏，羣衆底狂怒表現在臉上的並不比表現在聲音裏的少些，而且向他投來的石子也說明了人們爲什麼笑。

他起先沉默不作聲。但那已經被劊子手底鞭打激怒了的忍耐力，漸漸在這些殘酷的蟲豸底刺激之下不可抑制地激動起來。對西班牙鬪牛騎士的打擊從不在意的亞西居斯種的牛，卻被狗和鎗刺所激怒了。

他首先慢慢地對羣衆投以一瞥輕藐的眼光。但因爲他是帶着枷的，僅僅一瞥無法趕開那些可在他的劊口上的蒼蠅，於是他在他的繩綁之中掙扎着，他的狂怒的扭動，使那古老的輪子在他腋下軋軋作響。

這個可憐人，像一隻野獸發現自己不能掙斷束綁，便不動了。只間或從胸間迸出一個沉重的嘆息。他既不害羞，也不臉紅。並且，在這樣極醜陋的臉上，還可能有什麼羞恥呢？但是憤怒，悔恨，失望，卻在這可怕的臉上慢慢地逐漸加厚爲一層陰雲，逐漸像蓄滿了電流，變成千萬道電光在他眼睛裏閃亮。

這時他臉上的陰雲又化開了一會兒，當一個牧師騎着一頭騾子穿過羣衆出現的時候，遠遠地看見了那個牧師和那頭騾子，那可憐的人臉色就溫和起來。那一直抓着他的狂怒變成了溫和的笑容，充滿了一種難以形容的甜蜜、耽愛和溫柔。那牧師愈走近他，他的笑容就愈加明顯，愈加清晰，愈加光輝。這彷彿是一個不幸者所崇敬的救主底到來。當那匹騾子很貼近

刑台，使那個牧師認出了犯人之後，牧師低下了眼睛，急忙回頭就走，用兩個踢馬刺踢着騾子，就像逃避一個恥辱的呼喚似的，他不想在這種場合被一個可憐鬼認出他來而向他致敬。

這個牧師就是副主教多姆·克羅德·孚羅諾。

加西莫多臉色重又陰暗起來。微笑還在那陰雲之間留了一會，但是痛苦的，無力的，帶着深深的悲哀。

時間流過去。他在那兒至少已待了一個半鐘頭，被人不停地困惱着，嘲罵着，甚至被人投着石子。

他忽然又在他的繩綁中用了一種出乎意料的加倍的力氣掙扎起來，使整個載着他的架子都震動了，而且打破了他一直固執地保持着的沉默，用一種不像人聲而更像動物咆哮的聲音嗥叫道：『給我水喝！』

這個悲慘的呼叫，高出於人們的笑聲和鬧聲，卻沒有激起人們的同情，反而更增加了絞台四周的善心的巴黎市民底笑樂；應該說明一下：他們並不比我們給讀者介紹過的那三個可怕的乞丐更少殘忍些和狠心些，他們事實上是屬於市民中最下層的人物。要不是嘲笑犯人的口渴，四周是沒有人會作聲的。的確，這時他看起來奇怪和討厭的成分倒比可憐的成分

多些。他的臉漲得紫紅，淌着汗，眼睛閃着狂野的光，嘴裏因憤怒的痛苦而吐着泡沫，舌頭一半伸出在嘴唇外面。我們得承認，假若這時人羣中有一個好心的男子或者女人敢於送給這個可憐人一杯水，就會被人加上和那可惡的絞台石級連在一起的醜惡的污辱的名聲，使他（或她）從此不能和好人們爲伍。

幾分鐘之後，加西莫多用失望的眼光掃視了人們一遍，又用更憤怒的聲音叫道：『給我水喝！』

只有哄笑聲。

『喝這個吧！』羅班·布斯本叫着，給他面前扔去一塊在陰溝裏浸過的海綿。『喝呀，聾耳朵的惡漢，算我欠着你的債哪！』

一個婦人向他投去一塊石頭：『這就是給你在黑夜裏用你那些倒霉的鐘驚醒我們的教訓！』

『唉，兒子！』一個跛子努力撐着木足走到他面前，叫道：『你還在聖母院頂上咒罵我們不？』

『這個碗給你喝去！』一個男人把一隻破碗扔到他的胸脯上，『我妻子就是因爲看見

你在她面前走過，才生下了一個兩個腦袋的孩子！」

『我的雌貓生了一隻六隻脚的雄貓！』一個老婦人扔了一塊石子到他頭上，嗚咕道。

『給我水喝！』加西莫多喘息着第三次叫道。

這時，他看見羣衆讓出一條路來。羣衆中走出一個裝束奇特的少女，帶同着一隻雪白的、有金色的兩角的小山羊，手裏拿着一個小鼓。

加西莫多一隻眼睛瞬動起來。那就是他昨夜曾經想要背走的那個少女。他模糊地以為她這時就是為此要來懲罰他的。並且這種事在這個世界上是不算稀罕的。他因為耳聾而受了懲處，因為耳聾而受了刑罰。他不懷疑她也是來向他報仇的，也是同別人一樣來打他的。

他的確看見她飛快地爬上了石級，他因憤怒和輕視而感到窒息。他想掙脫枷鎖，並且假若他的眼睛能够作到的話，他會使那少女在到達台頂之前就被他轟下去。

她一句話也不說地，走近那彎着身子躲避她的犯人，從胸衣下取出一個葫蘆，溫柔地拿到那可憐人乾裂的嘴邊。

於是人們看見那一直乾枯的眼睛裏，滾出了一大顆眼淚，慢慢地沿着那難看的、長久失望着的臉頰落下來。那許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流出的一滴眼淚。

這時他把喝水的事忘掉了。吉卜西女郎不耐煩地撇了撇嘴，微笑着倒了一滴水到加西莫多的口裏。他貪饑地吞飲着。他是渴到極點了。

喝完了，那可憐的人伸着他的黑嘴，無疑是想吻一吻那曾經帶給他那麼多安慰的手。但那少女，也許是記起了昨晚上的可怕的襲擊，驚恐地把手縮回去了，好像一個害怕被野獸咬上一口的小孩子。

於是那可憐的聾子用一種帶着責備和無限悲哀的眼光注視着她。

看見這麼一個漂亮，新鮮，純潔，嫵媚，同時又這麼纖弱的少女這樣垂憐於一個如此可憐，難看和凶惡的人，無論如何是一個動人的景象。在絞台上，這個景象更是卓絕的。

全體羣衆也都被感動了。大家拍着手叫道：『呀呀，呀呀！』

女修士就正是在這個時候看見吉卜西女郎在絞台上的，於是她狠狠地咒詛道：『可惡的吉卜西女兒！可惡！可惡！』

五 玉蜀黍餅的故事的終結

「拉·愛斯梅哈爾達臉色蒼白，搖擺地走下了絞台。女修士的聲音還緊緊追隨着她：『下來！下來！偷孩子的吉卜西女人，你會再上去的！』」

「小麻袋又沉入她的幻想中了，」羣衆喃喃道；他們不復再作聲，因為他們中間有些婦女虔敬地沉思起來。沒有人願意攪擾那些日夜都在祈禱的人們。

加西莫多被開釋的時候到了。人家把他解下，而羣衆便散開來。

馬也特和她的兩個同伴剛剛到達大橋邊，便忽然停住問道：「呵唷，厄斯達奇，你把那塊餅子怎麼弄了？」

「媽媽，」孩子說，「當你同那「老鼠洞」裏的夫人講話的時候，一隻大狗跑來把我的餅子咬了一口，於是我也吃起來。」

「怎麼，先生，你整個兒吃掉了嗎？」

「媽媽，是那隻狗吃掉的。我告訴他，他不聽。於是我也吃了，你知道。」

「可怕的饑嘴孩子，」母親又微笑着譴責了幾句。「你看見沒有，吳達赫，我們花園裏沒有一個櫻桃或蘋果能逃過他的嘴巴的，所以他祖父說他日後將會成爲一個少有的船長。我得好好教訓你，厄斯達奇先生！走吧，饑嘴的獅子！」